

嚴靈峯撰

成文出版社印行

無求備齋諸子讀記

靜畧題



無求備齋諸子讀記

靜畧題



「無求備齋諸子讀記」自序

斟讎之業難言哉！必也明統類，通文理，精詁訓，辨章節，定句讀，集旁證，始可以從事矣。清儒長於此道者，其啓迪後學，厥功至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自叙，却力詆之。其言曰：『或據唐、宋類書，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之流，增刪字句，或云：據永樂大典，改某字作某。是猶折獄者，舍當官案牘，兩造辭證，而求情實於風聞道路；得其平乎？是非無正，人用其私；甚且云：「某字據某本作某。」豈知「某本」云者，皆近代坊賈所爲，其人並無依據；是直向鵠者而審音，與盲人而辨色。凡茲數端，大率以今義繩古義，以今音證古音，以今文易古文，遂使孔壁古奧之經，變而文從字順，洵有以悅俗學者之目，然而經文變矣，經義當由茲而亡；可不懼哉！』

夫濫用類書，誠爲校勘之大忌；若謂一無足取，而鄙薄之，亦難免有矯枉過正之嫌。王氏偏激之言，抹殺前賢之功績，亦非持平之論。

靈峯幼習先秦諸子之書，偶有所獲，輒作筆記；長而益進。對於文義之牴牾，語句之晦昧；必悉心以求其通達。寧存闕疑，不作強解。於高郵王氏父子、畢沅、盧文弨、顧廣圻、俞樾、易順鼎、陶鴻慶諸家之說，受賜實多；其有未安者，固不敢苟同，而自標己見。雖播遷無常，時斷時續，但日積月累，亦漸次成帙；顏曰：「讀書撫餘」，冀留鴻爪；藉識治學之艱難。往歲曾加董理，成老子、

楊子、列子、莊子、論語等「章句新編」並墨子簡編，輒有取資於是；不當意者，則屏而棄諸，以免災梨禍棗。然「新編」之作，不免貽「增字改經」之誚，而泥古之士，每資以爲詆訾之口實；畢竟腹非者多，面諍者少。遂使初學之徒，滋生疑惑。茲爲避免任意推蔽，乃決意重加整理，擇其精要，以「札記」體裁出之；內含：老子、列子、莊子、墨子、荀子、韓非子六家，爲「無求備齋諸子讀記」；踵武前修，抑亦可免無謂之非議；此亦「朝三暮四」之類也。未附陶鴻慶老子王弼注勘誤補正及讀語札記，名目雖殊，體例則一；可與全書相互發明，故並收之。儻有紕繆，惟方家提正。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月五日於臺灣省臺北市天母之無求備齋

無求備齋諸子讀記目次

一、自序	一
二、老子	一
三、列子	一三八
四、莊子	二四〇
五、墨子	四一二
六、荀子	四八三
七、韓非子	五一一
八、附錄	
(一)「陶鴻慶老子王弼注勘誤」補正	一
(二)陶鴻慶老子王弼注勘誤	六〇
(三)讀論語札記	八一
(四)本書作者著述年表	一三四

無求備齋諸子讀記

嚴靈峯撰

一、老子

（據清光緒元年浙江書局覆刻明張之象刊王弼注本）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首「道」字爲固有名詞，並全句之主詞。即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者；即「常道」是也。此蓋指道體言也。首「名」字與首「道」字相對待，亦係固有名詞，並爲全句之主詞；因上下兩句文字之結構全同也。此「名」字，即「常名」之「名」也。河上公注：『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河上以「名譽」、「名稱」之「名」作解，非也。王弼曰：『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名也。』王注近之。但河上公注「常名」云：『「常名」，當如嬰兒之未言，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愚頑。』頗爲得之。此即三十七章所謂：「無名之樸」近之矣。「名字」、「名義」、「名稱」之「名」，乃後天所加，如



說文：『名，自命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地陰陽篇：『名者所以別物也。』尹文子大道篇所謂：『稱器有名』之「名」。荀子正名篇云：『名無固宜，約定俗成謂之宜。』既「無固宜」，則非「常名」，無疑。若謂「常名」之「名」，則係「自古以固存」之「名」。此「名」字非命物、命事之「名」，為「永久存在」之「名」。乃與「銘」字相通。周禮春官小祝鄭玄注：『銘，今或書作「名」。』劉熙釋名：『「銘」，「名」也；記名其功也。』禮記祭統：『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是具有「紀念」（俗云：「永銘」），「永久存在」之意義。此即老子二十一章：『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之「名」。——「不去」則「常存」。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名之為言真也，』又云：『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此極言「名」、「實」之「致」。此「真」，即老子二十一章：『其精甚真』之「真」。引申之，即表示「永久之存在」——不關任何動靜與變化；乃「普遍的存在」。此「名」字，即表示：『自存的』，如老子之「獨立不改」，莊子之「自古固存」。佛說波羅密多心經所謂：『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垢不淨；無色、聲、香、味、觸法；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為宇宙本質之最原始態狀——「無名之樸」。「無名」則「不可去」，「無名」，即是其「名」，故亦不能以「名」名之；所以「不可名」，此其所以為「常名」也。故與「始制有名」之「名」異。不能譯作：

“NAME”。頗類於英文“Pure Being”“Being itself”，“Actual entity”或“Primary Substance”。「道」與「名」原係一體之兩面，相為表裏。合而言之，則「混而為一」；別而言

之，「道」為混成，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其中有精，其中有信；為「母」，為「有」。「名」則「復歸於無物」，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為「始」，為「無」，為「樸」，為「自然」。「道」成於「有」而為「母」，「名」隱於「無」而為「始」。故王弼云：『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此「始」，當指「名」言，而王氏以此指「道」；則過矣。世人但知老子書中「道」之一詞之重要，不知「名」之一詞尤為重要。「道」之「不可道」，以其「混成」，以其「周行不殆」；「名」之「不可名」，以其「無名」，「無狀」，故，可思議也。不明乎此，殆不足與語老子哲學之研究矣！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王應麟曰：『首章以「有」、「無」斷句，自王介甫始。』魏源曰：『「無名」、「無欲」四句，司馬溫公、王安石、蘇轍皆以「有」、「無」為讀；河上公諸家皆以「名」字、「欲」字為讀。』丁氏易東曰：『老子曰，「道常無名，始制有名」；則上二句以「有」、「無」為讀者，非也。』按：第二章云：『「有」、「無」相生。』十一章云：『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十四章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四十章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淮南子原道訓云：『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叔真訓云：『物莫不生於「有」也。』據上各節，「有」、「無」兩名，不僅互相對待；而且為「生」與「所

生」而分先後矣。「有」即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亦即『萬物之母』之『道』；『無』即『道法自然』之『自然』。第六章所謂：『天地之根。』亦即『天地之始』也。顧歡曰：『始者，取其無先；母者，取其有功。無先，則本不可尋；有功，則其理可說。』故下接云：『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兩者，即：『天地之始』與『萬物之母』；『異名』云者，謂一以『無』而名之，一以『有』而名之者也。下又云：『同出於玄』者，亦即『有』與『無』兩者皆由『玄』所生者也。抱朴子暢玄篇云：『「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因兆類而爲「有」，託潛寂而爲「無」。……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所去，器弊神逝。』此之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也。陳柱曰：『此天地未開闢之原子，不可分別，不可名狀，不可言說也。故謂之玄之又玄；則原子中又有之原子者焉。愈推愈小。』按：『玄』字古文作，頗類今日科學之細胞 (Cell)、原子 (Atom) 或電子 (Electron) 之假設；且與古文 (『玄』) 字相近似；強運開說：『「玄」、「爻」古爲一字。』『爻』之意義爲爻小、微妙。說文云：『「爻」，幽遠也。』蓋「幽」字亦從兩「爻」也。是則，『有』與『無』亦相當於西文：Being 與 non-being 矣。

又：兩「名」字皆與「明」通，即四十七章：『不見而名』之「名」。釋名云：『名，明也；明實事使分明也。』乃具『說明』之意；非「自命」、「命名」之義也。與英文 "Mean" 字相當。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小篆）、乙本（隸書）並作：『无名萬物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

「不問從「无」、「有」斷句，或從「无名」、「有名」斷句；但「天地」二字作「萬物」與從來所有各本異。惟史記曰者傳引作：『無名者，萬物之始也。』王弼注云：『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爲「萬物之始」。』依注觀之，則王本原亦作「萬物」，並從「無名」斷句無疑。河上公注云：『「無名」者，謂道；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本也；吐氣布化，出於虛无；爲天地本始也。』又云：『「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陽有柔剛，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謂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河上公本雖從「無名」、「有名」斷句；但作「天地」不作「萬物」，則自此本始矣。依帛書本文，此兩句之解釋；又當另費推敲矣。——民國六十五年元月續記。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按：『常無』、『常有』二句，猶云：『以「無」觀之，以「有」觀之。』或『自「無」觀之，自「有」觀之。』莊子秋水篇云：『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德充符篇云：『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郭

象注云：『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因其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故「常無」，欲觀其妙」者；猶云：常自「無」，欲觀其妙；常以「無」而觀其妙也。『「常有」，欲觀其微」者；猶云：常自「有」，欲觀其微；常以「有」而觀其微也。如英文：「Point of view」或「In view of」——即今之所謂：『從某種觀點』，『從某種立場』之意義也。且老子書中，「欲」字連下文作助動詞之例甚夥。如：十五章：『保此道者不欲盈。』二十九章：『將欲取天下而為之。』三十六章：『將欲歛之，……將欲弱之，……將欲廢之，……將欲奪之。』六十一章：『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六十六章：『欲上民，……欲先民……』若以「無欲」、「有欲」為讀，則與上下文均不相附矣。唐王懸河上清道類事相云：『故五千文上經云：「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微也。」今本「微」字錯作「微」，此則字之相類傳寫之誤，其來日久矣。』又：日本源東菴曰：『「微」當作「微」，疑傳寫誤。「微」，微塵，謂萬物之義。』日本三家元珉曰：『十五章，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是此章之意，故改復古云。』姑備此說。

馬王堆帛書甲本作：『恒无欲也，以觀其眇；恒有欲也，以觀其所噉。』乙本作：『故恒无欲也，□□□□；恒又欲也，以觀其所噉。』兩本「欲」下並有「也」字，乃從「欲」字斷句，以「无欲」、「有欲」為讀無疑。然老子全書「有欲」二字連文，僅見於此，他則俱作「無欲」；如：第三章：『常使民無知無欲。』第三十四章：『常無欲可名於小。』第三十七章：『無名之

樸，夫亦將無欲。』第五十七章：『我無欲而民自樸。』考老子第十六章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無作；吾以觀其復。』老子本意欲觀萬物之反復；必先達到「致虛極，守靜篤」而後可。此云：「恒有欲也，以觀其所噉（按：說文：『噉，吉弔切，音咄，吼也。』吼聲只能用耳「聽」，不能以目「觀」。「噉」字疑有誤。）。第三章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有欲」，則其心已亂；心亂又如何可觀萬物？況「恒有欲」乎？此與老子本旨大悖。三十七章云：「不欲以靜。」惟「無欲」乃可「致虛」、「守靜」，乃能觀「萬物」之「復」。故帛書雖古，未必盡屬原文之舊，仍不能令人無惑。——民國六十五年元月續記。

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玄』字，浙江書局覆刻明華亭張之象原本，因避清世祖諱，全書俱改作「元」。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注引王弼曰：「玄，物之極也」。今本無此文。按：王注「妙」字云：『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成。』疑「極」下奪一「微」字；當云：『玄，物之極微也。』

又日本源東菴曰：『「衆」當作「要」。疑傳寫誤。二十七章曰：「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兩章一理，故改復古。』畢沅曰：『古無「妙」字，易，「妙萬慮而為言」；王肅本作「眇」。陸機文賦，「眇衆慮而為言」，即用易文；亦作「眇」。又屈原九歌，「美要眇兮宜修」，並是。』按：抱朴子暢玄篇：『「眇」

昧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此處「妙」，「妙」二字並用。』莊子齊物論篇：『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韓非子五蠹篇：『微「妙」之言也。』是先秦已有「妙」字；畢說似未可盡信。

第二章

前後相隨

次解本、顧歡本『前』均作『先』。蔣錫昌曰：『按顧本成玄英疏「……何先后後？」是成……「前」作「先」。強本嚴君平注，「先以後見，後以先明。」是嚴亦作「先」。老子本書，「先」、「後」連言；不應於此獨異。如七章：「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六十六章：「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六十七章：「舍後且先」，皆其證也。』蔣說是，當據次解本改正。又歐陽修老子說曰：『前後之相應，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是歐陽所見本『隨』有作『應』者。

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易順鼎曰：『考十七章王注云：「大人在上，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爲始

。」數語全引經文，是王本作「不爲始」之證。』易說作『不爲始』，是也。次解本正作『作而不爲始。』此『作焉』卽五十五章：『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之『作』。蓋指無心而作，故曰『不爲始。』猶佛言：『一切衆生，萬勿造因』；是也。又『生而不有』四字；次解本、唐人殘卷甲本均無此句，且與上文不附；依次解本當刪。按：『爲而不恃』之『爲』，當讀去聲「于僞反」。上文既云「不爲始」，此不當作「有爲」解。蓋老子無爲自化，「不恃」、「不爭」，終不以「有爲」爲事。十三章：『貴以身爲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四十九章：『爲天下渾其心。』八十一章：『既以爲人已愈有。』「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並同此。

第三章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按：景龍本、次解本均無『爲』字。馬叙倫曰：『北堂書鈔二七引作「不貴貨使民不盜」，弼注曰，「貴貨過用，貪者競趨；穿窬探篋，沒命而盜。」則書鈔所引疑古本也。今王作「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蓋後人以六十四章改之矣。』馬說是也。按：抱朴子詰鮑篇云：『尚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亦『尚賢』與『貴貨』對文。當據景龍本及王注刪『難得之』三字，並刪去『不』下『爲』字。

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河上公本、景龍本及衆本多無「民」字。易順鼎曰：『晉書吳隱之傳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文選東京賦注、沈休文鍾山詩注兩引亦皆無「民」字。素問王冰注引老子亦無「民」字。按：『民』字疑涉上『使民不爭』、『使民不盜』二句中『民』字而衍。作『可欲』者，亦係後人據韓非子解老篇『禍莫大於「可欲」』。喻老篇『罪莫大於「可欲」』。淮南子主術訓『勿使可欲』。諸句而改。作『所欲』者，疑係據六十五章『各得其所欲』句，及韓非子主道篇『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諸句而改。依文例觀之，似當作『不見欲』爲長；『民』字亦當從河上公本刪。文作：『不見欲，使心不亂。』可與上文：『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貨，使民不盜。』句法一律也。

弱其志強其骨

按：此二句疑有誤。三十章：『勤行者，有志。』即四十一章：『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之『勤行』，被訛爲『強』。莊子寓言篇云：『莊子謂惠施，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疑上句當作『勤其志』。『勤志』，亦即三十章所謂：『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也。韓非子喻老篇云

：『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又：下句若作『強其骨』則誤矣。七十六章云：『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則『骨強』豈不『折』乎？五十五章云：『「骨弱」筋柔而握固。』足證此句當作『弱其骨』。又疑此二句，初誤爲『強其志，弱其骨』，後人將『強』、『弱』二字上下互調；遂成今文。當據老子文義改正。

常使民無知無欲

『無知無欲』句下，原無『無惑』二字。易順鼎曰：『王本疑作「常使民無欲無惑。」按：二十七章王注云：「不尚賢能，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爲盜；不見可欲，則民心不亂；常使民無欲無惑。」皆引此章也。』按：疑『無知無欲』句下，脫『無惑』二字。二十九章王注云：『聖人達自然之性（按：『性』原作『至』，陶慶鴻曰：『「聖人達自然之至」，愚案，「至」當爲「性」字之誤。上節云：「萬物以自然爲性」。』），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爲，順而不施，除其所迷，去其所惑；故心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是文當作：『常使民無知，無欲，「無惑」。』上承上文：『不尚賢』，使民『無知』，『使民不爭』；『不貴貨』，使民『無欲』，『使民不盜』；『不見欲』，使民『無惑』，『使心不亂』。當據王注及文誼增『無惑』兩字。

第四章

多言數窮

按：次解本『言』作『聞』，傳奕本作『言多』，文子道原篇引作『多聞數窮，不如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各本疑均有誤。四十一章云：『大方無隅。』五十八章云：『方而不割。』莊子知北遊篇云：『其用心不勞，其應物无方。』天運篇云：『動於无方，居於窈冥。』如易繫辭傳所謂『神无方』是也。以其『无方』，故能『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言』字似當作『方』；『方』、『言』形近；『方』、『聞』音近，而致誤也。又莊子天下篇云：『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又云：『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駢拇篇云：『『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咸玄英疏云：『『方』，道術也。』郭注云：『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其誼近是。文子引且與『絕學無憂』，『絕聖棄智』並言。墨子小取篇云：『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羅勉道曰：『『多方』，多端也。』『多方』兼賅『多言』，足見作『多方』於義爲長；當據莊子文改正。但作『多言』亦通。蓋老氏『行不言之教』，五十六章：『知者不言。』十七章：『悠兮其貴言。』二

十三章：『希言自然。』金人銘云：『勿多言，多言多敗。』故曰：『多言數窮』也。茲並存之。

不如守中

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作：『不若守于中。』乙本同於甲本。惟第四十二章，甲本作：『中』以爲和。』乙本闕。王弼本、河上公本『中』並作『沖』；王注云：『雖有萬形，沖氣一焉。』此亦足證漢初『中』、『沖』早已通用。拙著老子章句新編於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在重慶初版時，即有見及此。在新編第十章云：『不如守中』句，龍本『中』字作『忠』；『忠』疑係『虛』字之譌。『沖』乃『虛』之段字。『中』字疑係『沖』字之闕壞，失去『彡』旁，校者不察，遂改爲『中』。蓋『中』乃儒家之言，非老氏本旨。第四章云：『道沖而用之，又不盈。』四十二章云：『沖氣以爲和。』四十五章云：『大盈若沖，其用不窮。』竊以『中』當爲『沖』，於義爲長。因改『中』作『沖』。民國五十七年道家四子新編重訂老子章句第七章補足云：『文選張華鷦鷯賦注引字書曰：『沖，中也。是古『中』、『沖』通用。』六十年老子達解第四章：『道沖而用之』句引河上公注：『沖，中也。』所言竟得與二千年之古本暗合，亦讀書之一快意事也。

——民國六十五年元月續記。

第五章

是謂玄牝

河上公注云：『「玄」，天也。……「牝」，地也。』董思靖曰：『陰陽之主，故曰「玄」、「牝」。此言理寓於氣，而「玄」，陽也；「牝」，陰也。蓋陽變而玄妙莫測，陰合而生生不窮故也。』王道曰：『「玄牝之門」，即所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是也。』按：『玄』、「牝」即代表陰、陽、天、地。易坤卦文言云：『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是亦以玄爲陽，爲天之證也。故下云：『是謂天地之根。』

用之不勤

王注云：『無物不成，用而不勞；故曰「用而不勤」也。』於證未得。按：淮南子原道訓云：『旋縣而不可「究」，織微而不可「勤」。』又云：『純道獨存，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高誘注云：『既，盡也；勤，勞也。』又精神訓云：『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

虛受實，必「窮」其節。』上引各節，或以「究」、「窮」相對，或以「既」、「勤」相對；又以「究」、「窮」相對。「既」、「究」、「窮」三字皆具盡、極之誼；「勤」字在此自不當作「勞」解也。三十五章云：『用之不足既。』四十五章云：『大盈若沖，其用不窮。』「用」、「窮」並用。觀「又不盈」句王注云：『其爲無窮，亦已極矣。』「勤」、「窮」音近；疑古相通段。上云「縣縣若存」，蓋縣縣乃不絕之意；下當應以「不窮」也。依義作「窮」爲長。呂知常本「勤」作「慇」。孔叢子抗志篇云：『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正陽帝君注曰：『「勤」訓「窮」。此其所以用之無終窮也。』當改「勤」作「窮」。

第六章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蔣錫昌曰：『強本成疏：「故能長久」；是成作「久」。』黃茂材曰：『萬物莫不資天地以生，而天地實未嘗生之。人自生人，獸自生獸，禽、魚、草、木，自生禽、魚、草、木；天地何與焉。生生者，不生；萬物所以代謝相仍。不生者，不死；天地所以長久不已也。』按：『易恆卦彖云：『天地之道，恆久不已也。』蓋天地不自生天地，而生萬物；故能長久。而萬物則各自生

其類，故壯則老，不道早已。次解本、李道純本、危大有本均作『久』。依七十五章文例：『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譏。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是作『久』於義爲長，當據次解本改正。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王弼注曰：『「無私」者，無爲於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蔣錫昌曰：『老子所謂「後其身」、「外其身」者，即……不爲榮寵等虛名所迷也。』接：弼謂『無爲於身』者，即不以身爲己有，而以身爲天下也。可以寄託天下者，即『身先』、『身存』也。朱得之曰：『此即前章後身而先，外身而存之意。』朱說，是也。此數字疑係十三章之脫簡，並當移在『若可託天下』句下。杜光庭本無『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二句。次解本二「私」字並作「尸」。

第七章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按：『仁』字傳奕本、景龍本、河上公本、鄧綽本、李嘉謀本，俱作『人』。馬叙倫曰：『

「人」、「仁」古通。』疑即七十九章下文：『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諸句，因文字脫佚，僅存『與善人』三字，校者不察，又涉『言善信』一句；遂臆改『人』字作『仁』。並妄置於『心善淵』句下也。按：此『善』字七句，考與全書文例不合；蓋老子文凡對偶三字句，多係偶數；殊少奇數。如：第三章：『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第四章：『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二十二章：『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五十三章：『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五十六章：『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塵。』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且老氏思想，不重『仁』字。如第五章云：『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十九章：『絕仁棄義。』三十八章：『失德而後仁。』故『與善仁』句，疑係錯簡複出；當刪。餘六句作：『居善地，心善淵，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亦成偶數也。

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作：「故□□□□，□□□□，心善淵，予善信，正善治，事善能，踵善時。」乙本作：「居善地，心善淵，予善天，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甲本正無「與善仁」一句；乙本離多「予善天」一句；但亦不見「與善仁」句。作者在民國四十一年九月，老子章句新編三版「節本」，即已發見此點。當時在新第四十七章後注云：『「心善淵」句下，原有「與善仁」三字。按：老子文凡三字對偶句，多係偶數，殊少奇數。原第三章：「虛其心

「四句，原第四章：『挫其銳』四句，原二十二章：『曲則全』六句，原五十一章：『道生之』四句，原五十三章：『朝甚除』六句，八十章：『甘其食』四句；獨此作七句。疑係七十九章錯簡複出於此。茲刪去。」然河上公、王弼二本並有此「與善仁」一句，則此文在漢、魏以來即已增出矣。——民國六十五年元月續記。

第八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彭耜曰：『劉驥本「如」字作「知」。』王注云：『持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德，又盈之；勢必傾危。』按：『已』字疑係『危』字之闕壞，或『亡』字之形誤。淮南子原道訓云：『處高而不機，持盈而不傾。』高注云：『機，危也；傾，覆也。』中庸云：『治亂持危。』論語季氏篇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原道訓又云：『故安而不危。』文子道德篇云：『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下文正云：『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六十四章云：『其安易持。』則此『持而盈之，不知其危』者，即不知居安思危也。易繫辭傳云：『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身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

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正足說明此意。『已』似當作『危』。惟六十四章王注云：『以其安不忘危，持之不忘亡。』則『已』字似又當作『亡』字矣。又：列子力命篇云：『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是古書亦有用『不如其已』爲句也。河上公注云：『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也。』亦通。即下文：『功成，名遂，身退。』四十四章所謂：『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茲並存之。然劉惟永道德真經集義引劉驥注曰：『執持以致其盈，盈則虧矣，「故不如其已」。』是劉本原亦作「如」之證。豈彭氏據劉之別本校之歟？

揣而稅之不可長保

按：『稅』字，景龍本及衆本亦多作『銳』。易順鼎曰：『實則王本作「銳」，與古本作「稅」不同。注云：「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令利，勢必摧毀。」是其證。文子微明篇、淮南子道應訓作「銳」，並同。』易說是也。五十六章云：『挫其銳』，莊子天下篇引「老聃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正與『揣而稅之，不可長保。』同意；且與上文『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句法一律；當據景龍本改正。傳奕本「揣」作「敝」。次解本「保」作「寶」。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按：『堂』字，傳奕本、范應元本均作『室』。陸德明曰：『本作「室」。』范應元曰：『「室」字嚴遵、楊孚、王弼同古本。』依范說，王本原亦作『室』。馬叙倫曰：『各本及後漢書折象傳注引並作「堂」；「室」字是。』「室」與「守」韻。』是『堂』應作『室』。論語先進篇云：『由也升堂矣，而未入於室也。』「室」在內，「堂」在外；此言金玉之守，自以作『室』爲長。當從傳本改正。

第九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傳奕本「抱」作「衷」。按：此章文，與原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諸句，可以相互發明。『載營魄』三字，意義晦昧，各家注釋，亦多穿鑿。唐玄宗以『載』與『哉』通，謂當連上章；即在第九章之末字斷句，作『天之道也哉。』然『營魄』二字，亦無明曉之註。惟莊子庚桑楚篇引『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儻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啼而嗑不噎，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規，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意義近是。至『載營魄』是否卽『衛生之

經』，殊少旁證。楚辭遠遊篇：『「載營魄」而登霞兮。』王逸注：『抱我靈魂而上升也。』解亦殊迂曲。第四章王注云：『地雖「形魄」不法於天；則不能全其寧。』二十五章王注云：『「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及無形。』是王本原作『形魄』之證。『營』、『形』音近，或因而致誤。魄屬形，又疑『營魄』二字，乃古之音注，屬入正文；句當作：『載營抱一，能無離乎？』王注云：『抱一精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賓也。』列子天瑞篇云：『載若形。』又云：『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淮南子說山訓云：『無爲而治者，載無也。』高誘注云：『言無爲而能致治者，常載行其無爲。』又云：『無言而神者，載無。』高注：『道貴無言，能致於神，載行也；常行其無言也。』『行』、『形』古通。道應訓云：『鑿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高注：『言坐自忘其身，以至道也。』莊子達生篇云：『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又云：『神全精復，與天爲一。』馬蹄篇云：『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天地篇：『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抱朴子應嘲篇云：『「載營抱一」，豁景靈淵；背俗獨往，邈爾蕭然。計決而猶豫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界無係於胸間。』疑葛所見本正無『魄』字。又至理篇：『形須神而立焉。……形者，神之宅也。』又云：『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莊子大宗師篇云『夫大塊載我以形。』程大昌易老通言曰：『其以載形而抱一也。』疑程所見本亦無『魄』字，「營」正作「形」。則此句作『載形』於義較勝。『載形抱一，能無離乎？』猶云：聖人抱一，能無使精神離形乎？『載形抱一』正與下

句「專氣致柔」對文。列子天瑞篇云：「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亦「形」、「氣」對言可證。陶弘景養性延命錄引大有經曰：「載形魄於天地。」是「營」古當作「形」。「載形抱一」即係「坐忘」，猶佛家之「入定」。當據文證及抱朴子文改正。

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按：傳奕本、林希逸本「能」下並有「如」字。俞樾曰：「按「能如嬰兒，」河上公及王弼本均無「如」字，於文義未足；惟傳奕有「如」字，與古本合。」俞說是也，當有「如」字。王注云：「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若嬰兒之無所欲乎。」注以「若」釋「如」，疑王本亦當有「如」字。節解曰：「大道流布，若嬰兒也。」唐張君相集解引「張曰」：「（按張君相所引有張嗣、張憑二家，但此「張曰」未指何人。）「心不知心，其心亦寂；故曰「能如嬰兒」。是古本有「如」字之證。二十章云：「我獨泊然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四十九章：「聖人皆孩之」句，王注云：「皆使和而無欲，「如」嬰兒也。」以此例彼，亦當有「如」字。淮南子道應訓引「老子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蓋引古本，有「如」字文義始足。當據俞說及傳本補正。

第十三章

貴大患若身

王注云：「大患榮寵之屬也，生之厚必入死之地；故謂之大患也，人之迷於榮寵，返之於身；故曰，「大患若身」也。」依注當無「貴」字。高亨曰：「此處云：「貴大患若身」，下文云：「何謂貴大患若身」；二「貴」字義不可通，殆皆衍文也。王注曰：「故曰大患若身也」；是王本原無「貴」字。河上公注曰，「貴，畏也；」是河上本原有「貴」字，今王本亦有「貴」字者，後人依河上本增之也。「寵辱若驚」、「大患若身」，皆四字爲句；應據王注刪二「貴」字。」張純一曰：「舊「大」上衍「貴」字，「有」譌「若」……義不可通。」按：釋僧肇曰：「『夫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減身以歸無。」是肇論所據本亦無「貴」字；下文正作「有身」。疑係闕壞，佚去「於有」兩字，而「莫」字又倒譌於「大患」之上；後人妄據下文「貴以身爲天下」句，遂改作「貴」字矣。「大患有身」，即佛說八大人覺經所謂：「心是惡源，形爲罪藪；如是觀察，漸離生死」；是也。故下文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莊子大宗師篇云：「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又知北遊篇云：「若生死爲徒，吾又何患？」即列子楊朱篇云：「公天下之身」也。因上文係四字句，作「寵辱若驚」；當依張說刪改，作「大患有身」；使與上文對應也。又：河上公注云：「「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皆驚。」亦通。劉熙釋名釋言語云：「貴，畏也。」惟老子文作「畏」，不作「貴」。十七章：「其次畏

之。』二十章：『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五十三章：『唯施是畏。』七十四章：『民不畏死，……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皆其證也。且後文：『貴以身爲天下』句，此『貴』字斷不能作『畏』解也。同一章內，一字作正、反二義，易滋誤會；當據張說並涅槃無名論刪改。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焦竑曰：『古本作「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託天下矣；愛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開元本「則」作「若」，無二「矣」字。一「寄」、「託」下並有「於」。』陶邵學曰：『王注：「無以易其身，故曰貴也；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無物可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是王本亦上句作「託」，下句作「寄」。』疑王本兩『若』字均當作『乃』。又：『莊子在宥篇云：「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論語泰伯篇云：『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均上句作「託」，下句作「寄」。是此末四句又當作：『故貴以身爲天下，乃可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茲並存之。又：『貴以身爲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即列子楊朱篇所謂：『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與『公天下之身』也。唯以『身』公於天下者，乃可以『寄』、『託』以天下；是雖『有身』，亦不至於有『大患』者矣！

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

『夷』字，范應元本作『幾』，並注曰：『「幾」字，孫登、玉弼同古本。傳奕云：「幾者，幽而无象也」。』陳碧虛曰：『「夷」，古本作「幾」；「幾」者，幽無象也。』馬叙倫曰：『是王、傳二本並作「幾」。依義作「幾」爲長。說文，「幾，微也；從幺，幺微也。』「幽」亦從幺從火。（依甲文。）傳謂「幾者，幽而無象」；是其義矣。』按：河上公注云：『無色曰「夷」，言一無采、色，不可得視而見之；無聲曰「希」，言一無音、聲，不可得聽而聞之；無形曰「微」，言一無形、體，不可得搏而得之。三者，謂「夷」、「希」、「微」也。』高廷第曰：『首三句，即四十一章所謂：「大象無形，大音希聲，道隱無名也」。』茲並存之。又：黃茂材曰：『此章論「真有」也，雖有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則近於「無」。老子慮夫人之溺於「無」，而不知其「有」；於是爲之別白而言曰，是「道」也，分之則爲三：「夷」、「希」、「微」是也；合之則一，「混然」者是也。是皆「真有」，非「無」，人不能知之，乃謂老、莊爲「虛無」之學，豈足與語「道」哉！』嚴復曰：『無不真無。』陳柱曰：『「無」字之本義，原非與「有」爲絕對之義，如後人以爲零者也；道「隱」而未形，故謂之「無」耳。』

張純一曰：『「無」者，凡夫肉眼不能見之「妙有」。』皆的論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按：孫盛老子疑問反訊引：『混然爲一，繩繩今不可名。』則孫所見本，在『故混而爲一』句下，無『其上不皦，其下不昧』八字；而傅奕本却作『一者，其上之不皦，其下之不昧。』多『一者』二字，馬王堆帛書甲、乙本並有『一者』二字；足證本章文字之有倒譌矣。

是謂無狀之狀

王弼注云：『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疑王本原作『無形之狀。』孫盛老子疑問反訊引無此一句。三十五章云：『視之不足見。』莊子天運篇云：『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大宗師篇云：『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知北遊篇云：『道不可見，見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淮南子原道訓云：『視之不見其形；』繆稱訓云：『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視之而無形。』齊俗訓云：『樸至大者，無形狀。』韓非子揚權篇云：『夫道者，宏大而無形。』文子道原篇云：『夫無形者，物之太祖。』此即四十一章所謂：『大象無形，』是也。淮南子修務訓云：『審於「形」者，不可遽以「狀」。』『狀』先於『形』，上『狀』字疑當作『形』；與

下『無物之象』文法正相對一律也。又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子天地篇云：『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淮南子原道訓云：『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又云：『大淪而爲一。』又云：『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天文訓云：『道者，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爲陰、陽；陰、陽和合，而萬物生。』文子十守篇云：『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渾而爲一。』列子天瑞篇云：『一者，形變之始也。』道本「無形」，生『一』，『一』亦『無形』；但却『有狀』。是傅奕本作『一者，其上之不皦，其下之不昧』二句；即所以釋上文：『混而爲一』與『無形之狀』也。疑『是謂無形之狀』句，乃上文錯簡，當逕移此『混而爲一』句下；並在下文：『其上不皦，其下不昧』句上。文作：『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是謂無形之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亦即莊子所謂：『形形之无形』是也。

無物之象

『無物之象』句，道藏本、蘇轍本、吳澄本『物』字均作『象』。司馬光本重『無物之象』四字。蔣錫昌曰：『強思齊本嚴君平注，「無象之象，無所不象。」是嚴作「無象之象」。』倘此作『無象之象』，則上文當依原文作：『無狀之狀』；句法亦一律矣。按：『無物之象』上，『是謂無狀之狀』六字，若移上文；故逕接於『復歸於無物』句下，並在『是謂惚恍』句上。孫盛老子疑問反訊引正作：『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是謂惚恍。』如此同於老

子一般文例，直接相承。文作：『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正與上節：『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是謂無形之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文例一律也。又唐景龍三年，道德經殘卷本「皦」作「皦」，強思齊本作「皎」。又次解本「繩繩」作「繩繩」。李榮本作「乘乘」。

是謂惚恍

焦竑曰：『龍興碑無此「是謂惚恍」一句。』按：依義當有。『惚恍』與『恍惚』倒置，字誼有別。二十一章云：『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是『惚恍』者，僅有象而未形；故云：『無物之象』。『恍惚』當指『有物』，如云：『有物混成』；即『道』也。『復歸於無物』者，言『道』復反於『無』也。馬叙倫曰：『輔行記十之二引「復歸於無」，無「物」字。』按：即反於『自然』也。十六章云：『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淮南子原道訓云：『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齊俗訓云：『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離已琢，還反於樸。』是『惚恍』者，乃『無』之狀態；即『自然』也。『自然』，無始無終。莊子田子方篇云：『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寓言篇云：『始卒若圖，莫得其倫。』淮南子精神訓云：『反覆終始，不知其端緒。』列子湯問篇云：『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故在『惚恍』句下，當逕接：『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句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黃茂材曰：『時有古今，道無古今，故可執而御；謂道爲「非有」可乎？』吳澄曰：『「有」謂萬物。』劉師培曰：『「有」即「域」字之段字也。「有」通作「或」。「或」即古「域」字。』詩：『商頌烈祖，奄有九有。』毛傳：『九域，九州也。』又『正域彼四方。』毛傳：『域有也。』國語楚語：『共工氏之伯九有。』韋注：『有，域也。』此文「有」字與「九有」之「有」同。「有」即「域」，「域」即二十五章「域中有四大」之「域」也。「御今之有」，猶言御今之天下國家也，禮記中庸：『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此文「今之有」與彼「今之世」略同。』按：此說足供參考。「御」字，景龍本作「語」。

是謂道紀能知古始

韓非子主道篇云：『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解老篇云：『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是「道紀」，即能知道之「所以然」，亦即知道之起源及其變化之「原理」。如王注所謂：『上古雖遠，其道存焉；故雖在今，可以知古始也。』景龍本「紀」作「已」。

第十五章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句中原本無『止』字。獨河上公本有『止』字。易順鼎曰：『王注云：「夫晦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據此，則經文當有「孰能晦以理之徐明」一句；在兩句之上。「久」字亦當衍。』勞健曰：『「孰能晦以理之徐明」，諸本皆佚此句。按王弼注：「夫晦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此自然之道也。孰能者，言其難也，徐者，詳慎也」云云。可證原有此句，義與上文「敦兮其若樸」相承；又與「徐清」、「徐生」二句叶韻。夏竦古文韻引老子有「理」字，殆即出此句，當據王弼注補。』易、勞二說並是也。但『久』字當有。『晦以理物則得明』句，即所以應上文：『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二句也。『濁以靜物則得清』句，乃應上文：『混兮其若濁』句。『安以動物則得生』句，即應上文：『應兮若無止』句也。惟王本末句作：『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則第二句當依河上公本作：『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應據增一『止』字。四十一章云：『明道若昧。』則依文例，首一句當作：『孰能晦以理，昧之徐明。』應據王注及易說補正，並增一『昧』字。又：『動之徐生』句下，『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諸句，與此文仍

不甚連貫，疑係第九章：『天之道』句下之脫簡，當移至其下。

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蔽』當作『敝』，『不』當作『而』。范應元本『蔽』作『敝』；蘇轍本作『弊』。易順鼎曰：『疑當作「故能敝而新成」。『蔽』者，「敝」之借字；「不」者，「而」之誤字也。』『敝』與『新』對，能敝而新成者，即二十二章所云：『敝則新』。『易說是也，當據改正。又景龍本及次解本均作『能弊復成』。即四十一章所謂『善貸且成』；是也。則作『不』者，相反而失其義矣。日本源東菴曰：『當作「不敝新成」，疑錯簡矣。』三家元珉曰：『夫道虛靜，惟不盈，故不敝；隨自然而新成，故曰：「不敝新成」也。』按：『不新成』，亦即『大器晚成』之意；本自可通。

第十六章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

馬叙倫曰：『弼注曰，「蕩然公平，則乃至於無所不周普也；無所不周普，則乃至於同乎天也。」蓋王本「王」字作「周」，「周」字脫壞成「王」；故龍興碑改「王」爲「生」耳。』馬

說是也。依注文，則王本『王』當作『周』。又：『二十五章云：『故道大，天大。』此注云：『與天合德，體道大通。』蓋亦指『天大』與『道大』合德也。陳柱曰：『疑『天』乃『大』字之譌，下文『吾強爲之名曰大，字之曰道。』、『天下皆謂吾道大』；皆可證。』陳說並是。『天』、『大』形近，並因注文『乃至於同乎天也，與天合德』二句，涉『天』字而誤也。莊子則陽篇云：『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天地篇云：『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又淮南子時則訓云：『厥德孔密，廣大以容。』似皆可作此文之注釋。又二十五章，『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皆以『道』、『大』對舉，則此文當作：『公乃周，周乃大，大乃道』也。當依馬、陳二說及王注改正。勞健曰：『獨『公乃王，王乃天』二句，韻相遠，……『王』字蓋卽『全』字之譌。『公乃全，全乃天』，『全』、『天』二字爲韻。王弼注云：『周普』是也。今本『王』字碑本作生，當並是『全』之壞字。『生』字乃形近於『全』，可爲蛻變之驗也。』勞說亦通。又：焦竑、翁正春、朱之蕃二十九子品彙本作：『公迺正，正乃天。』注云：『公則至正無私，可以爲天下主。能正德合神明，迺爲天子也。』說殊牽強。

第十七章

太上知有之

『下』字，吳澄本、明太祖本、焦竑本均作『不』。馬叙倫曰：『各本及文選華林園集詩注、讓中書令表注引同此。』吳澄曰：『『太上』，猶言『最上』。』蔣錫昌曰：『按，『太上』者，古有此語，乃最上最好之誼，魏策：『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謂最好伐秦也。襄二十四年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謂最上有立德也。呂覽孟秋紀禁塞：『凡救守者，太上，以說；其次，以兵。』謂救守者，最好以說也。有始覽謹聽：『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謂最好知之也。孝行覽遇合：『凡譽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謂凡譽人之本，最好以志也。先識覽察微：『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謂持國，最好知始也；皆其證也。蔣說是也。按：淮南子原道訓云：『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無有；成化像而弗宰。』高誘注云：『不以爲己有者也。』第十章云：『生而不有。』是皆『太上，不知有之』之誼也。當據吳本改『下』作『不』。

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傳奕本『其次親而譽之』作『其次親之其次譽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八字；疑係二

十三章錯簡復出於此，當刪去。程大昌本無「悠兮其實言」句。至『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猶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三十八章：『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莊子馬蹄篇云：『故純樸不殘，孰爲犧尊？……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故韓非子五蠹篇云：『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知謀，當今爭於氣力。』蓋樸散爲器，不得已而求『其次』也。亦即莊子馬蹄篇所謂：『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又云：『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法法篇云：『子獨不知乎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成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无道，則天下大亂矣。』故駢拇篇云：『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古今不二，不可虧也。』此即『不知有之。』逍遙遊篇云：『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是也。

第十八章

國家昏亂有忠臣

『昏』字，河上公本、傳奕本、范應元本及衆本多作『昏』。丁福保曰：『說文，「昏從日，氏省。氏者，下也；一曰民聲。」按，此篆注並誤。六書故稱唐本是「昏」字，從日，民聲；是也。考漢碑，「昏」爲正字，「昏」爲別體。』丁說是也。莊子天地篇云：『若愚若「昏」，是謂玄德。』按：『史記始皇本紀：『燕王昏亂。』亦作「昏」。』傳奕本、范應元本「忠」並作「貞」。

第十九章

少私寡欲

劉師培曰：『按：「私」當作「思」。』韓非子解老篇曰：『凡德者，以爲無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思」、「欲」並言。又文選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引老子曰：『少思寡欲』。此古作「思」之證。韓非子之「不思」，即釋此「少思」也。』按：『強思齊本、孚佑帝君太上道德經淺註本並作「思」。』劉惟永引喻清中注，陸西星南華經副墨自鉞引並作『少思寡欲。』是喻本亦當作「思」不作「私」。但陸本經、注俱作「私」。此亦可備一說。

第二十章

絕學無憂

易順鼎曰：『文子引「絕學無憂」在「絕聖棄智」之上，疑古本如是；蓋與三「絕」字意義相同。今在「唯之與阿」句上，則意似不屬矣。』馬叙倫曰：『晁氏讀書記引明皇本亦以「絕學無憂」屬於此章（按：指十九章。）之末，孫盛老子疑問反訊引已同今本。論謂易說是也。』魏源曰：『唐張君相以「絕學無憂」句，附十八章「少私寡欲」之後，姚氏歸從之。』蔣錫昌曰：『歸有光、姚鼐亦以此句屬上章，是也。』疑因句下有脫文，校者不察，移入下章耳。當依張本改正。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按：此二句，與上下文均不相附，疑係五十三章錯簡，當在「唯施是畏」句下；並在『大道甚夷』句上。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按：王注云：『無所別析，不可爲明。』又注下文『察察』句云：『分別，別析也。』陸德明釋文亦出：『「所別」，彼列反。』河上公本作『沌沌兮』，注曰：『無所分別。』范應元曰：『沌然不分也。』疑下脫此『若無所別』四字，句當作：『沌沌兮，若無所別』與上文『儂儂兮，若無所歸』句法一律。程以寧引沈一貫曰：『終日如愚，不虧其神；故曰：「沌沌兮而無分別」。』疑程所見沈氏舊注本亦有『而無分別』四字；當據王注補正。『沌沌』諸本多作「純純」。 陸德明曰：『「沌」，本又作「沌」。』

澹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止

馬叙倫曰：『此兩句當在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句下。』馬說非是。按：此兩句與十五章各句文例一律，疑係此章之脫簡，原當在『混兮其若濁』句下。『澹兮其若海』句與『颺兮其若谷』句相應；『颺兮若無止』句與『渙兮若冰之將釋』句相應。淮南子道應訓云：『其全也，純兮若樸；其散也，純兮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汎兮其若浮雲。』文子道原篇亦云：『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其散也，渾兮其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然若大海，汎兮若浮雲。』文子『澹然若大海』句，正在『渾兮其若濁』句後也。傅奕本『澹』作『淡』。又『颺』字梁簡文本作『颺』。『汎兮若浮雲』與『颺兮若無止』句，誼正同也。

而我獨頑似鄙

按：王注云：『頑且鄙也。』是王本作『且』之證。傳奕本及他本亦多作『且』。『似』亦作『以』，易明夷象：『文王以之。』釋文：『荀作「似」。』古文：「且」、「目」形近致誤也。當據傳本改正。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范應元本『貴』下有『求』字。唐明皇本作『兒貴求食於母。』並云：『先無「求」、於兩字，今所加也。』畢沅曰：『馬端臨文獻通考稱晁氏云：明皇本作「兒貴求食於母。」今檢之，則未確也。』易順鼎曰：『王冰上古典真論注云：老子曰：「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按：『食母』二字各家注解，均甚迂曲。王注云：『食母，生之本也；人皆棄生民之本，貴末飾之華。故曰：「我獨異於人」。』義亦未得。又：『求』、『守』協韻，俱屬第三部；說文：『「守」，書九切。』頗疑『食』、『求』二字，爲『守』字之古音注羈入正文者。莊子天地篇云：『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嗛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儼乎若行而失其道也。』彼『失其母』，亦可作此『守其母』之旁證。焦贛曰：『我獨貴其母，不能不與衆異耳。』又張之純評註本作：『而貴食其母。』五十二章云：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食母』二字，疑係『守其母』三字之脫誤，文當作：『我獨異於人，而貴守其母。』『於』字蓋涉上文『我獨異於人』句而衍也。高延第曰：『有道之人，與世異趣；世人皆爭其末流，我獨守其本原故也。』劉師培曰：『疑「食」當作「得」，即五十二章之「得其母」也。』

第二十一章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次解本無『其精甚真』四字；並脫去『窈兮冥兮』四字。倘上文作：『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則下當應之：『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冥兮窈兮，其中有信。』則文例一律矣。若依原文作：『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則上文亦疑有誤。王注云：『恍惚無形，不繫之歎（貌）。』又云：『以無形始，不繫成物。』又四十一章云：『大象無形。』文子道原篇引作：『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淮南子精神訓云：『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窈窈冥冥。』韓非子揚權篇云：『夫道者，宏大而無形。』則上文『恍兮惚兮』四字，又當改作『其象無形。』文似當如下：『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其象無形，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上下文亦一律矣。

以閱衆甫

俞樾曰：『按：「甫」與「父」通，「衆甫」者，「衆父」也。四十二章：「吾將以爲教父。」河上公注曰：「父，始也；」而此注亦曰：「甫，始也；」然則「衆甫」卽「衆父」矣。』
 俞說是也。莊子天地篇云：『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郭注云：『衆父父者，所以迹也。』成疏云：『故可爲君中之君，父中之父；所謂窮理盡性，玄之又玄，而爲衆父之父，故其宜矣。』王注云：『「衆甫」，物之始也。』抱朴子暢玄篇云：『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因兆類而爲「有」，託潛寂而爲「無」。』則「衆甫」二字義近「萬有」或「羣有」矣。『衆父父』者，乃與「玄」相當者也。次解本「衆」並作「終」。

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

『狀』字，傳奕本及衆本多作『然』。馬叙倫曰：『狀』各本俱作『然』。』按：作『然』是也。韓非子解老篇云：『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蘇轍老子解注云：『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也。』又說文『然』作『𠂔』，『狀』作『𠂔』；形近且因缺壞致誤也。後人亦有書『然』作『𠂔』者。墨子小取篇：『焉摹略萬物之狀，』『狀』反誤爲『然』。俞樾曰：『按「然」字無義，疑當作「狀」。「狀」誤爲「𠂔」，因誤』

爲「然」。』按：此『然』誤爲『狀』，彼『狀』誤爲『然』；皆因形近也。但此作『然』於義爲長。五十四章云：『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五十七章云：『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依老子文例，亦當作『然』；當據傳奕本改正。又李榮本「哉以此」作「以此哉」。陸德明曰：『河上一本直云：「吾何狀也」。』

第二十二章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按：『不自見故明』至『不自矜故長』諸句，與上文不相應，疑係二十四章脫簡，原當在『故有道者不處』句下。又：下有：『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二句，疑係六十六章錯簡，複出於此；且義亦不相應，當刪。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

『希言自然』句，係起句之文；馬叙倫曰：『此句上下有脫文。』按：此『自然』二字，乃

表態之詞，非自然界之自然，與下文不相應。疑係二十章脫文，並在末句；因而混入本章首句。『希言自然』，即第二章所謂『行不言之教。』依義當在『絕學無憂』句下。正成：『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希言自然。』蓋爲道日損，故見素抱樸；恐爲學日益，故絕學無憂，希言自然也。

天地尚不能久

蔣錫昌曰：『按理惑論引作「天地尚不得長久，而況人乎？」昭公二十八年正義引作「天地尚不能常，而況人乎？」』按：作『常』於義爲長。蓋上文云：『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此云：『天地尚不能久，』前後意義矛盾。否則，此『久』字亦當作『常』字解也。上文『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正如莊子天地篇云：『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列子天瑞篇云：『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按：此下疑脫『往復』二字。明閔齊伋校本正疊此『往復』二字，應據補正。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至『天地尚不能常，』亦如莊子秋水篇所謂：『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所謂『常』者，即莊子天運篇云：『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生一死，一憤一起；所「常」無窮。』韓非子解老篇云：『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

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天地尚有消散之時，何況飄風暴雨，以及人類之生存。故曰『天地尚不能常，而況於人乎？』林希逸注曰：『人之得喪窮達，又豈可「常」哉？』疑林本原亦當作『常』。應據左傳正義改正。又景龍本「尚」作「上」。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諸句與上文誼不相應，疑係三十八章『失義而後禮』句下與『夫禮者忠信之薄』句上之脫簡。又：『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俞樾曰：『按下「道者」二字衍文也。本作「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其下「德者」、「失者」、蒙上「從事」之文而省。……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可證古本不疊「道者」二字。』俞說是也。景龍本、寇才質本『道者』作『道』，無『者』字，疑止衍一『道』字。當據俞說刪。又：上『故』字。王注云：『「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形無爲，成濟萬物；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爲爲君，以不言爲教。』是『故』字乃王注所增者也。道應訓引正無此『故』字，疑係衍文；當據刪。次解本無「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三句。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按：傳突本無下『焉』字，上『信』字上，疑脫一『忠』字。王注云：『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焉。』是王本句上有『忠』字之證。且與此文：『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句中『忠信』兩字相應。因係錯簡，故校者不識耳。當依王注增一『忠』字。又此二句並複出於十七章，疑亦係錯簡闕入者。王引之《經傳釋詞》云：『焉』，猶『於是』也；『則』也。』此句猶云：因忠信不足，於是始有不信也。

第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跂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諸句疑係三十九章錯簡，當在『落落如石』句下。又：『企』字河上公本、范應元本及衆本多作『跂』。陸德明曰：『河上作「跂」』。奚侗曰：『說文，「企，舉踵也。」各本或誤作「跂」。』「跂」訓足多指，於此誼不合。『蔣錫昌曰：『按：強本成疏引經文云：「跂者不久」，是成作「跂者不久」。』陸見河上本作「跂」，殆「跂」之譌。』「跂」爲「企」之假。文選江賦：『渠黃不能企其景』。注：『企與跂同；』是其例也。』又：『日本近藤舜政曰：『邵升本自「跂者不立」，至「故有道者不處也」諸句，俱作二十一章注文。』皇侃《論語義疏》公冶長篇『無伐善』句

，李充注引老子『不長』作『不莊』。劉師培：『按「餘食」之「食」，亦當作「德」。』「德」與「行」對文。『餘德』者，駢衍之德也；『贅行』者，附屬之行也。五十四章云：『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亦本書『餘』、『德』並言之證。蓋老子術尚簡易，故舍『餘德贅行』而不處。第二十章云：『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此其證也。』又曰：『佚周書武寤解，「王食無疆」。朱駿聲云：「王食，食字，疑當爲德。」孫詒讓《補注》云：『朱說是，「德」正字作「惠」；「食」隸書作「食」，二字形近而誤，此古籍「德」誤爲「食」之證。』劉說是也，『食』當作『德』，於義爲長。王道曰：『「行」當作「形」。』「贅形」，「形」之附贅者；駢拇之類。『易順鼎曰：『「行」疑通作「形」。』「贅形」，即王注所云：『「耽贅」。』「耽贅」可言「形」，不可言「行」也。列子湯問篇：『太行、王屋二山，』張湛注：『「形當作行」；』是古書「行」、「形」固有通用者。』奚侗曰：『「行」，同馬光曰，「行、形古字通用」；』是也。』李約曰：『如形之剩肉也。』林希逸曰：『「形之贅疣，人必惡之。』陳景元曰：『「附贅之形，適使人醜。』』莊子駢拇篇云：『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駢拇枝指』，『侈於德』；故曰：『「餘德」。』附贅縣疣，出乎形；』故曰：『「贅形」。』潘靜觀本『行』正作『形』。『行』、『形』古雖通用，但仍以作『形』爲長。蓋『餘德』、『贅形』，二者皆『有餘於數』，莊子所謂：『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故曰：『物或惡之，有道者不處』也。當據劉說及潘本改『食』爲『德』，改『行』爲『形』。

第二十五章

寂兮寥兮

『寂』字，范應元本，釋文俱作『求』。『寥』字，傅奕本、范應元本、釋文均作『寔』。范應元曰：『『求』古『寂』字。』『寔』字，王弼與古本同。河上公作『寥』。韻略云，『寂寞，无聲也。寂寥，空也。』按：『莊子天下篇亦有『寂寞无形』。』葉夢得曰：『寂，言靜也；寥，言動也。』王安石曰：『寂，止也；寥，遠也。』按：此言道之周行，一靜一動；當以葉說爲長。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易順鼎曰：『按周易集解卷十七引干寶曰：『老子曰：『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字』上有『強』字。』劉師培曰：『按韓非子解老篇：『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則『字』上當有『強』字，與下『強爲之名曰大』一律，今本脫。』又牟子理惑論引，亦有『強』字；是東漢本尙未脫。』蔣錫昌曰：『按范應元謂：『王弼本同古本。』則范見王本，『字』上有『強』字。』莊子則陽郭注：『而強字之曰道』，是郭本亦有『強』字。以理而推，大既『

強』名，則道亦『強』字；『字』上有『強』字者，是也。』按：第一章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十四章云：『繩繩不可名。』莊子則陽篇云：『道之爲名，所假而行。』又知北遊篇云：『道不當名。』道既不可名，不當名，所假而行；則當『強』爲之『字』，『強』爲之『名』也。依上諸說，蓋『字』上應有『強』字。李約本『字』上正有『強』字，當據補。

故道大天大地大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傅奕本、范應元本，『王』均作『人』。吳承志曰：『據大部：『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許所據古本，『王』作『人』。證以下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作『人』是矣。』『人』古作『𠂔』，是以讀者或誤爲『王』。』按：『莊子秋水篇云：『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證諸上文，『天下萬物生於有；』並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似當以『人』爲『萬物』之代表，不當以『王』爲『人』之代表也。』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抱朴子云：『有生最靈，莫過乎人。』當據以上諸說，改『王』爲『人』。又：『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二句。傅奕本『焉』作『尊』。但陳象古本無此文。又說文大部段注云：『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疑段氏所據本亦無此文；似係古注，而尊君者誤移入正文。當據陳象古本刪正。』

第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不離輜重』句下，『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諸句，疑係衍文。韓非子喻老篇曰：『制在己者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爲「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以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按：韓文自『制在己曰重』至『靜則能使躁』止，係喻『重爲輕根，靜爲躁君』二句。自『邦者人君之輜重也』至『已無趙矣』止，分明喻『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二句；惟此二句喻老文錯在『邦者人君之輜重也』句上耳。日本武內義雄以爲：『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宴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諸句，乃韓非子喻老篇說明之文，應刪去。按：『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二句仍係老子正文，但『聖人』誤作『君子』，而『靜』誤爲『輜』字耳。又：自『主父萬乘之主而身輕於天下』至『是以生幽以死』止，

係喻『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二句；故下足句云：『主父之謂也。』疑此數句，係古注闕入正文；或後人據韓非子喻老文『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諸句，妄加刪改而臆補之耳；應予刪去。又喻老篇云：『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韓非以邦國、權位解『輜重』，是『輜重』連文，合爲一詞；與上下文誼，實不相應，竊謂未得。說文：『「輜」，輜車前，衣車後也。』焦竑曰：『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河上公注曰：『「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與「重」也。』甚得其義。河上公以『靜』、『重』對文是也。劉驥曰：『君子之處己，貴乎重、靜；戒乎輕、躁。』蔣錫昌曰：『顧本成疏：「言君子達人，終日行化；同塵處世而不離重、靜。」嚴復曰：「執道御時，則常爲靜重者矣。」又曰：『以靜自重處者，自有此驗。』按：本章上下文，俱以『重』、『靜』，『輕』、『躁』對文，可證。疑古本原作『靜』、『重』，因『靜』、『輕』音近；又以上文『重爲輕根』句，遂誤爲『輕』。李榮本經、注並作『輕』。日本有木元吉本正作『輕』。源東菴本亦作『輕』。又以『輕』、『輜』形近，遂又改爲『輜重』；更有韓非子喻老之文，於是成爲定案矣。當依河上注及上、下文義，『輜』當爲『靜』。蓋『終日行』之『行』，乃指『修行』，『行道』之『行』；非『行旅』之『行』。豈聖人每日行動，必攜帶『輜重』乎？於此可知原文不當作『輜』字矣。源東菴曰：『「輕」作「輜」者誤。此言有道者，千變萬行，終日應順，而在輕重之中而不偏也』

。有輕重者常也，乃知天地之守位，而萬物方生生，去離輕重，則不能周行而之死地也。』韓非子有度篇：『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六反篇：『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鹽鐵論力耕篇：『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淮南子本經訓：『審乎輕重，足以御其境內矣。』言有履霜之戒，亦通。

第二十七章

善數不用籌策

按：『不用』二字，傳奕本、陳象古本、強思齊本、白玉蟾本、范應元本均作『無』。日本石田東陵曰：『疑「籌策」下本有「而不可」也』五字；與下文同例。傳寫者誤脫五字，致文義不完；讀者因改「無」作「不用」耳。』此可備一說。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按：范應元本無『而不可開』與『而不可解』二句；依前三句文例觀之，似不宜有。疑係古注之闕入正文。奚侗曰：『范應元本上句掄「而不可開」四字，此句掄「而不可解」四字；遂至無韻。』可備一說。

是謂襲明

馬叙倫曰：『是謂襲明』一句，蓋別章錯簡或有脫誤。』馬說是也。按：此四字疑係七十七章『其不欲見賢』句下之脫簡，混入於此；當移至彼下。呂惠卿曰：『其明襲而不可得見，故曰：「是謂襲明」。』林希逸曰：『和光同塵，而與之爲一；故曰「襲明」。「襲」者，藏也。「襲明」，即莊子所謂：「滑疑之耀」也。』王道曰：『「襲」，掩藏也。』記曰：『揜而充襲曰襲。』「襲明」，言藏其明而不露也，』依注文義，『襲明』，即『滑疑之耀』。四十一章所謂：『明道若昧』也。

是謂要妙

日本大田敦曰：『今本「是謂要妙」，在「雖智大迷」之下；蓋錯簡也。「要妙」者，贊至道之辭；正與「是謂襲明」相對。』又以爲應置『而不可解』句下也。按：『是謂要妙』，乃總結全章之文。程以寧曰：『「雖智大迷」，即大智若愚之謂。』此正可謂之『要妙』也。大田說非是。

第二十八章

樸散則爲器

按：《莊子·天道篇》云：『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馬蹄篇》云：『純樸不殘，孰爲犧尊？』《淮南子·俶眞訓》云：『是故道散而爲德。』《本經訓》云：『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則樸散而爲器矣。』又：《文子·下德篇》作『即樸散而爲器矣。』依《淮南子》文，『則』字似當作『而』。林希逸注云：『大樸既散而後有器。』似林所見本亦當作『而』。蘇轍曰：『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而爲器，以應萬物。』則蘇本亦當作『而』。且下句云：『聖人因之，則爲官長。』下文既有『則』字，則上文作『而』語氣較順也。薛蕙本、林兆恩本『則』俱作『而』，當據薛本改正。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作：『朴散則爲器』。——民國六十五年元月續記。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聖人用之』句。俞樾曰：『按，此河上公本也。河上注曰，「聖人升用，則爲百官之元長也。」是其本作「聖人用之。」至王弼注曰：「聖人因其分散，故爲之立官長。」則當作「聖人因之」，方與注合。今作「用」者，後人據河上本改之耳。』俞說是也。二十九章王注云：『萬物以自然爲性，故可「因」而不可爲也。』又云：『聖人達自然之性（按：『性』原誤爲『至』），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爲，順而不施。』蘇轍曰：『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

其勢之自然。』疑蘇本原作『因』。揚子法言寡見篇李軌注引《老子》亦作『因』。據此，似以作『因』於義爲長。嚴遵道德指歸論五十一章『而常自然』句云：『自然之物，聖人因之。』當從俞說並王注改正。又：『故大制不割』一句；與上文誼不相應，疑非本章之文；似係四十三章『大方無隅』句下之脫簡；當移彼下。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作：『□人用則爲官長。』乙本作：『是以聖人用則爲官長。』——民國六十五年元月續記。

第二十九章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不可爲也』句下，原闕『不可執也』四字。劉師培曰：『王注，「萬物以自然爲性，故可因而「不可爲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爲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之，故必失矣。』按據王注觀之，則本文「不可爲也」下，當有「不可執也」一語。《文子》引《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馬叙倫曰：『彭耜引黃茂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不可執也；至於人身，獨非神器乎？」是黃所見本有此一句。』劉說是也。當據《文子》及王注，在『不可爲也』句下增『不可執也』四字。

或挫或撓

陸德明曰：『「挫」，河上作「載」。』按：衆本亦多作『載』。黃茂材曰：『凡物或行而前』

，或隨而後；或燼之則煖，或吹之則寒；或其勢強，或其力弱；或始而載，載安也，盛也。或終而驟。』黃說是也。此四句，每句均具正、反二義，若作『或挫或驟』，則獨此句前後俱作反義，於文例不合；當據河上本改正。

第三十章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景龍本、次解本、唐人殘卷丁本均無此『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兩句。馬叙倫曰：『諡弼注曰：「言師凶害之物也，無有所濟，必有所傷；賊害人民，殘荒田畝，故「荆棘生焉」。是王亦無此兩句。成於此兩句無疏；則成亦無。蓋古注文所以釋上兩句者也。』馬說是，此兩句當係古注闕入正文，應據景龍本刪。按：強思齊本並無『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八字。

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按：景龍本、次解本、唐人殘卷丁本『果而勿驕』句在『果而勿矜』句上；同馬光本又在『果而勿伐』句上。疑此數句，文有顛倒。竊謂『果而不得已』句，當在『果而勿強』句下，上云：『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勿強。』下文乃總結諸句云：『果而不得已』；並作

承上接下之文。二十九章云：『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三十一章云：『不得已而用之，』皆與此文意義相合。是『果而不得已』句當在『果而勿強』句下。寇才質本「之」下有「兵爭」二字。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按：此文並複出於五十五章。王注云：『壯，武力暴興，喻以兵強於天下者也。飄風驟雨不終日，故暴興必不道早已也。』又二十三章：『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二句下，王注云：『言暴疾美興，不長也。』（按：王注『美』字，疑係『戾』字之形誤。『美興』二字無義，禮記：『風戾以食之。』文選潘岳賦：『疾風戾而吹帷。』可證。）又：王本五十五章無注，依上兩注，則此三句當係二十三章之錯簡，並應在『而況於人乎』句下。夫『物壯則老』，乃道之常，而稱之爲『不道』；蓋非也。按：『不道』，傳奕本、景龍本並作『非道』河上公注：『草木望極則枯落，壯極則衰老也。』其說甚瑣。考墨子經上篇：『均之絕不。』孫詒讓曰：『吳鈔本作「否」，古通用。』易否卦：『大往小來，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說文：『否，不也。』尚書無逸篇：『否則侮厥父母。』俞樾曰：『漢石經「否」作「不」。』疑此『不』字，古當讀爲『否』，蓋五十三章『非道也哉』句，又因聲近而誤讀爲『非』；故亦作『非道』。此『不道』者，即『否道』也。乃云：『由壯而老，老而至死；即『歸根復命』之常，猶否卦『大往小來』之

義。列子天瑞篇亦云：『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老子自言：『反者，道之動。』謂道之自行『否定』(Negation)，向相反方向發展；非謂失道也。故王弼注易否卦上六云：『「否道」已成，命不行也。』當依王注，改讀去聲作『否』音也。又：『早已』即『早亡』，『早死』。易順鼎曰：『內經卷一王冰引作「不道早亡」。疑唐時本有作「亡」者。』河上公注云：『不行道者，早死。』『不道早已』，正與『恆久不已』誼相對應。列子說符篇云：『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易、豐卦彖云：『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皆此意。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本章自『夫用兵者不祥』以下，皆三十一章全文。王道曰：『按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義疏語而傳習之久，混入於經者也；詳其文義可見。』易順鼎曰：『王弼本獨此章無注，

晁景迂遂疑王弼以此章爲非老子之言。今按此篇乃老子精言；與下篇「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同意。不解晁氏何以爲此謬論也。惟此言語頗冗複，疑有古注誤入正文；「言以喪禮處之」，觀一「言」字，即似注家之語。』奚侗曰：『本章文誼多複疊而不聯貫，疑古注羈入正文。』紀昀曰：『自「兵者不祥之器」至「言以喪禮處之」，似有注語雜入；但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作經文。』劉師培曰：『按此節王本無注，而古注及王注恆混入正文。如「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二語，必係注文；蓋以「非君子之器」釋上「不祥之器」也。本文當作「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兵者」以下九字，均係衍文。』馬叙倫曰：『文子微明篇引作「非君子之寶」。又紀、劉之說是也。文子上仁篇引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釋慧皎高僧傳八義解論曰：「兵者，不祥之器；不獲已而用之。」蓋老子本文作「夫唯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物或」兩句，係二十四章錯簡；「君子」兩句，乃下文而錯在上者。「非君子之器」則正釋「不祥之器」也。』蔣錫昌曰：『按，道德真經集注（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引弼曰：「疑此非老子之作也。」據此，可以推知四事：一、今王本脫此八字；當增於本章之末。二、本章弼注除此八字之外，當不再有注。三、晁說之謂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即據此句弼注而來。四、本章經文極蕪雜，或全部非老子之作；或一部與其他古註羈混。』按：敦煌寫本顏師古玄言新記明老部第卅一佳兵章注云：『嫌此非老子所作。而不見引證明所出，尋文子篇內頗有其旨；是老子所說，亦當非虛文。以八十一章爲數，則「佳兵」理不

可闕；今既用王注，且而不論。』王本除此章無注文，六十六章亦無注文。惟以上諸說，雖互有短長；然均不得要領。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吳澄本、明太祖本『不祥』下，均無『之器』二字。釋敬雄曰：『邵弁曰：『佳當作甲，聲近而誤也。』』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者也，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處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九十四字，蓋舊注渾入本文；今從邵本刪。』中井積德曰：『佳』字疑衍。』王念孫曰：『釋文：『佳』，善也；河上公云：『飾也。』』

『念孫按『善』、『飾』二訓，皆於義未安。古所謂『兵』者，皆指『五兵』而言；故曰：『兵者不祥之器。』若自『用兵者』言之，則但可謂之『不祥』，而不謂之『不祥之器』矣。今按『佳』當作『佳』，字之誤也。『佳』古『唯』字也。『唯』或作『惟』；又作『維』。唯兵爲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處。上言『夫唯』，下言『故』；文義正相承也。八章：『夫唯不爭，故無尤。』十五章：『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又云：『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二十二章云：『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證也。古鍾鼎文『唯』作『隹』，石鼓文亦然。又夏竦古文四聲韻載道德經『唯』字作『隹』。據此，則今本作『唯』者，皆後人所改。此『佳』字若不誤爲『佳』，則後人亦必改爲『唯』矣。』王說非也。按：依老子文例，凡用『夫唯』一字者，皆係承上接下之文。八章上文有：『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句；十五章上有：『深不可識』

句；又有：『保此道者不欲盈』句；即二十二章上有：『不自矜故長』句。且全書八十一章中，亦無一章用『夫唯』二字，作章首起句之文者。疑『佳』字乃古『用』字之闕壞，形近而訛也。古文『佳』作：隹；『用』作：𠄎；形極近似易誤也。蓋下文云：『用兵則貴右』，『不得已而用之』，此兩『用』字，俱係應上文『夫用兵者』而言也。說文：『佳』字，段注云：『老子，佳兵者不祥；』是所據本亦無『之器』二字。倘下有『之器』二字，則上『者』字當衍；正如王氏所云：『若自『用兵者』言之，則但可謂『不祥』，而不可謂之『不祥之器』。』反之，若指『五兵』而言，則當云：『兵者不祥之器』，乃有『之器』二字矣。當據吳本刪『之器』二字。又：蓋『用兵者不祥』，既『不祥』，而又從而『用』之；故曰『不得已』也。觀下文，足證此首句當作：『夫用兵者不祥。』又禮記大戴記：『用兵』，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疑此亦據古本老子文也。應依老子文誼，改『佳』字作『用』。四十六章：『天下無道，戒馬生於郊。』三十章：『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皆『用兵者不祥』之證也。再：『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二句；陳象古本無此文。馬叙倫曰：『成於此二句無疏，是成無此文。』又云：『物或』兩句，係二十四章錯簡。『陳柱』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句，乃二十四章錯簡；當刪。』馬、陳二說並是，此兩句當係原二十四章錯簡之複出，且與下文誼不相應；並當依陳象古本刪。馬王堆帛書甲、乙本並無『佳』字，中井積德說合。

不得已而用之

按：此句，依馬叙倫說，當據文子上仁篇及高僧傳八義解論之文，移上『夫用兵者不祥』句下；並在「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二句之上。墨子大取篇云：『斷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者，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不得已欲之，非欲之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莊子刻意篇云：『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孫子謀攻篇云：『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夫用兵者不祥』，如吳子圖國篇所謂『禁暴救亂』，須用『義兵』，亦『不得已』；蓋『害之中取小也』。惟文子道德篇云：『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已，「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是吳子又以『應兵』爲『不得已』矣。韓非子存韓篇云：『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因其「不祥」，故曰：『用兵則貴右』，（按：左傳桓公八年，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又：『上』、『尚』古通；論語憲問篇云：『微管仲，則吾其被髮「左」衽矣。』老子楚人，言「貴右」，乃「處下」之意。）『戰勝以喪禮處之』，皆表示其『不得已』也。此亦『不得已而用之』一句，應在此『不祥』句下之明證。

恬淡爲上

按：此四字，與上下文誼不相侔，疑係六十章脫簡；並當在『治大國若烹小鮮』句下。韓非子解老篇云：『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之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淮南子齊俗訓云：『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爲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六十章王注云：『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得衆心矣。』又六十三章王注云：『以無爲爲居，以不言爲教，以恬淡爲味，治之極也。』王一清曰：『恬淡者，靜定無事之謂也。』呂純陽曰：『恬澹，鎮靜而不擾。』蔣錫昌曰：『按「恬淡爲上」，言安靜爲上也。』按：即：『勿數撓』，『勿致鹹酸』，『勿變法』之意也。文子道德篇云：『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勿撓而已。』與『恬淡爲上』，文雖異而誼正同也。李慈銘越縕堂日記訂老子「佳兵」章，亦刪去此四字。此均可證，『恬淡爲上』四字，不當在此下。又『淡』字陳景元、傅奕本俱作『澹』；強思齊本、危大有本、焦竑本均作『澹』。陸德明曰：『「澹」本亦作「悵」。……簡文，「恬淡」。』蔣錫昌曰：『「淡」當據釋文作「澹」。「澹」爲「悵」字之假；

說文，「儻，安也」。王真曰：『治天下國家之人，皆似烹煮小魚也；當以安靜不撓爲本。既以安靜爲本，自然不失其道。』是也。

戰勝以喪禮處之

按：此係本章末句之文；依文誼當在『用兵則貴右』句下，並在『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諸句之上。莊子大宗師篇云：『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又：『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諸句。譚獻曰：『「偏將軍」至「喪禮處之」三句，注文誤入。易州石刻及御覽引皆無。』劉師培曰：『「吉事尚左」以下，至「言以喪禮處之」，此五句者，亦係「貴左」、「貴右」及末語注文。惟注中復有脫文耳。河上本於「不祥之器」二語，於「言以喪禮處之」諸語，均加注釋。所據之本，蓋在注文攙入正文之後；益證河上注之後於王注矣。』馬叙倫曰：『按「故吉事尚左」至「言以喪禮處之」五句，皆「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注文誤入者也。』陳柱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四十字淺陋，當刪。』奚侗曰：『「殺人之衆」四語，必非老子本文，即係古注闕入；亦極鄙淺。當刪去。古以喪禮處兵事，不必戰勝也。』諸說並是，但有不盡然者。按：『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諸句，乃『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二句之注文。『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諸句，乃『戰勝以喪禮處之』一句之注文也。易順鼎曰：『「言以喪禮處之」。觀一「言」字，即似注家之語。』易說是也。景龍本、李榮本、強思齊本、明太祖本、永樂大典本、王弼本俱無『言以喪禮處之』一句。其爲注文闕入正文明甚。劉辰翁本作：『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則以喪禮處之，戰勝，以喪禮主之。』其文更贅矣。又：『以哀悲泣之』句，『泣』當作『莅』。羅運賢曰：『「泣」者，「莅」之譌。六十章：「以道莅天下」。「莅」當作「逮」。說文，臨也。「逮」與下「處之」正同。』羅說是也。當據改『泣』作『莅』。又：六十章：『以道莅天下』句，陸德明釋文云：『「莅」古無此字，說文作「逮」。』易順鼎曰：『按淮南子俶真訓注云，「以道逮天下，其鬼不神」；「逮」乃「莅」之正字，知高誘所見老子作「逮」，作「莅」與「泣」者，非也。此與說文引老子書「虛」，同爲古文之可寶貴者。』茲並識之。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並作：『兵者，不祥之器。』俱無「佳」字。除道藏白文道德真經及唐傳突道德經古本篇二本「佳」作「美」外，其他各本「夫」下「兵」上俱有「佳」字。河上公注「佳」字云：『不當修飾之。』王弼此章無注。則此衍文，已見於漢、魏之世矣。——民國六十五年元月續記。

第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按：『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二句，與上下文均不相應；疑係三十七章錯簡，並當在『吾將鎮之以樸』句下與『無名之樸』句上。又魏源老子本義第一章注引丁易東云：『下章有「道常無名，始制有名。」之說。』疑丁所見本有如此者。疑下文『始制有名』四字，當在此『道常無名』句下，則前後二句可相承也。

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按：景龍本及次解本『不殆』上均無『可以』二字，句僅作『知止不殆。』疑四十四章『知足不辱』句下之『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二句，即係此章脫簡；因脫『長久』二字，成爲『知止不殆，可以。』後人以『可以』二字在『不殆』下誼不可通，又不知下奪『長久』二字；遂不之察，妄移置於『不殆』之上；乃成『知止，可以不殆』句也；當予改正。『知止』，道藏河上公本、林志堅本、李嘉謀本並作『知之』。又：『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二句，與上文誼不相應，又不類結句之文；疑係他章錯簡。陳柱曰：『「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十三字，亦當移後。』陳說是也。按：應移在六十六章：『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句上。又：十一章『孔德之容惟道是從』二句，河上公注云：『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

濁，處謙卑也。』王弼注云：『孔，空也。惟以空爲德，故能動作從道。』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疑此二句即係此處之脫簡；當在『譬道之在天下』句上。又：『譬』字若在『道』字之上，『於』字亦當作『與』字；句作『「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按：古書『譬猶』二字多連文，此疑有倒誤。莊子則陽篇云：『「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庚桑楚篇云：『「譬猶」飲藥以加病也。』淮南子精神訓云：『「譬猶」陶人之埴埴也。』主術訓云：『「譬猶」方員之不相蓋。』又云：『「譬猶」雀之見鷗。』又云：『「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齊俗訓云：『「譬猶」逃雨也。』又云：『「譬猶」冰炭鉤繩也。』汜論訓云：『「譬猶」不知者之歌也。』說山訓云：『「譬猶」陶人爲器也。』又云：『「譬猶」揚堞而弭塵。』又云：『「譬猶」以涅拭素。』又云：『「譬猶」俛走而追狂人。』說林訓云：『「譬猶」客之乘舟。』人間訓云：『「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不一而足，以文例觀之，『譬猶』二字似應連讀。文子上仁篇云：『故道之在於天下也，「譬猶」江海也。』亦以江海喻道，正『譬猶』連文；是『猶』字應在『譬』字之下，句作『譬猶道之在天下。』邵若愚本、林希逸本、王雱本、李霖本『猶』並作『由』，趙秉文本作『如』。『於』字傳奕本及衆本多作『與』。易順鼎曰：『王注云：「猶川谷之與江海也。」是本文「於江海」，當作「與江海」。』牟子理惑論云：「譬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海。」字正作『與』。易說是也，當據傳本改正。

第三十三章

強行者有志

王弼注云：『勤能行之，其志必獲。』四十一章：『上士聞道，勤而行之。』王注云：『有志也。』莊子大宗師篇云：『而人真以爲「勤行」也。』『強』字疑當作『勤』，蓋『勤』、『強』音近，並涉上文『自勝者強』句而誤也。當據改。又疑『強』、『勤』二字，古聲通假。陳景元曰：『「強行」者，謂「勤而行之」也。』

第三十四章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句，『恃之以生』應作『得之而生。』易順鼎曰：『文選辨命論注引作「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又引王注云：「萬物皆得道而生。」則今本「恃」乃「得」之誤。』馬叙倫曰：『易說是也，莊子天地篇曰：「物得之以生謂之德。」賈子道德說曰：「所以得生之謂德。」並可爲此文當作「得」之證。』證之三十九章『萬物得一以生』，則『恃』當作『得』；因形近而誤也。當從易、馬二說，並文選辨命論改『恃』爲『得』。又『而』字，傳奕本及衆本多作『以』。『辭』字當作『辭說』解。王道曰：『「辭」，言辭也。萬物賴以作而不言其事，所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也」。』蔣錫昌曰：『論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正與此誼相合。』

功成不名有

『功成不名有』五字。傳奕本、吳澄本均作『功成而不居。』陸希聲本『居』下多一『有』字。李約本無此一句。按：『名』當作『居』，因形近並涉下文『可名於小』及『可名爲大』兩句『名』字而訛；『有』字疑係下文之壞字而誤衍也。此文奪誤甚多，疑第二章『功成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三句；即係此處之錯簡。此出『功成不名』四字，下又奪『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八字；而第二章文則未誤也。林希逸本、董思靖本、王雱本正作『功成不居。』。鄧錡本無『夫唯弗居』四字。

衣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景龍本及各本『衣』多作『愛』。傳奕本及各本『養』多作『被』；疑均有誤。按：『衣』上原有『功成不名有』句，蓋『化』、『育』二字與『衣』、『有』形近，又因闕壞倒誤；遂成

『有』、『衣』。『有衣萬物』，義不可通；後人不察，將『有』字連上文讀。作『功成不名有』，或『不居有。』『衣』字屬下文，作『衣萬物而不為主。』『衣萬物』三字，意義又甚昧晦；乃復妄加『養』字或『被』字於『衣』字之下，以足其義；遂成『衣養』或『衣被』矣。『主』字，與下文『而不知主』句文複，『主』字疑當作『象』。『文子道原篇』云：『忽兮恍兮，不可爲象兮。』呂氏春秋審分覽云：『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莊子天道篇云：『天不產而萬物化爲象兮。』刻意篇云：『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地不長而萬物育。』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正與此『大道汜兮，其可左右；……化育萬物而不爲象。』諸句意義相符也。當據莊子文改『主』作『象』。又：句下『常無欲』三字，顧歡本、李榮本、次解本、唐人殘卷、丁本均無此文。按此三字在此無義，疑係第一章『常無欲以觀其妙』句之錯簡，復出於此；當依顧本刪。

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

陳象古本無『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二句。景龍本及衆本上句作『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范應元本上句作『是以聖人以其終不爲大。』李榮本、敦煌寫本成玄英疏殘卷在『夫輕諾必寡信』句上，並無『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十二字。又張思齊本李、咸兩家注、疏並缺。按：此兩句當有，疑陳象古以此兩句爲六十三章『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二句錯簡。

之複出，予以刪除。其實此二句在六十三章與上下文實不相應，反而是此章之脫文，混入彼章。而范應元本依例妄加『是以聖人』四字於上，益露蛇足；當從此本爲是。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按：此節文理晦昧，似係拉雜堆成。尤以『安平太，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諸句爲甚。疑本章脫誤最多，已難再復舊觀。『安平太樂與餌』，疑係古之注疏混入於正文者。『執大象』句，傅奕本、范應元本『象』下均有『者』字。『天下往』句，『往』字似當作『後』，疑形近並涉下文『往而不害』句而訛。『過客止』三字，疑係『道之容』三字之形誤；並因『之容』二字倒置，變成『容之』，遂誤爲『道容之』。『道』、『過』形近，『之』字古作出，與止相似。又『客』、『容』形本近似，因而轉作『過客止』矣。『道之出口』句，傅奕本、范應元本及各本『口』多作『言』；句作『道之出言』。『出言』二字，疑係『體』字闕壞，僅留一半；又分成兩段。校者不知，姑留殘跡而已。此句當作『道之體』爲是。黃茂材曰：『夫道，「出於口」則無味，視於目則無色，聽於耳則無聲；然人能得而用之，其用無窮，』又疑『出口』二字乃係注文，中挽一『於』字而混入正文者。淮南子詮言訓云：『無爲者，「道之體」也；執後者

，「道之容」也。』韓非子揚權篇云：『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以上所引，皆可作爲本段之解詁。上文所以作『執大象者，天下後。』亦即『執後』之意。『象』下『者』字，當據傳本、范本而增。猶謂，執大道者，居天下之後。六十六章云：『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同此意也。又：『往而不害』句，河上公注云：『萬物歸往而不傷害。』王弼注云：『萬物得往而不害妨。』亦即六十六章所云：『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文子道德篇云：『王者，天下之往也。』皆言人主執後之術。如莊子天下篇所謂：『內聖外王之道』也。淮南子繆稱訓云：『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即言至道無形。四十一章所謂：『大象無形』是也，故『道之體』句當逕接下文：『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諸句也。又疑本章在『道之體』句上，仍有脫文；但已無法補正，故祇能舉其大略；以俟夫知者。

第三十六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韓非子說林上篇引此稱：『周書曰。』疑『周書』即古之用兵者之言，此數句當係六十九章錯簡；應在『用兵有言』句下，並在『吾不敢爲主而爲客』句上。蓋下文：『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不敢進寸而退尺』二句，正可承上文：欲歛固張，欲弱固強，欲廢固興，欲奪固與之意也。馮叙倫曰：『「固」讀爲「姑且」之「姑」。韓非說林上，周書曰「將欲取之，必姑予之」。下同。』又：諸本「歛」多作「噏」，又作「翕」；釋文作「儻」，陸德明曰：『又作「治」。』范應元本、彭耜本「奪」並作「取」。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國』字，傳奕本、范應元本、焦竑本俱作『邦』。畢沅曰：『韓非子喻老篇亦作「邦」。』劉師培曰：『「國」當作「邦」，蓋漢初重老子，因避高祖諱；故「邦」字咸改爲「國」也。』按：古書多『邦』、『國』並用。尚書伊訓：『「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酒誥：『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禮記周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詩瞻卬：『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序：『用之「邦」、「國」焉。』吳越春秋公子光傳：『文治「邦」、「國」，武定天下。』足證古『邦』、『國』並用，未必盡爲避諱也。又：『示』字，說苑君道篇引作『借』；淮南子主術訓高誘注引作『假』。蓋古本有如此者。

第三十七章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

陸德明釋文出：『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是王本不疊『無名之樸』四字之證。譚禪生曰：『按：陸德明曰：『河上本作『吾將鎮之』。河上者，非老子所作也。』其意似无『无名之樸』句，其在『欲』下注之，又疑河上作『吾將鎮之以无欲。』總之陸所見河上本必有脫落也。』馬叙倫曰：『『無名之』三字衍文。』馬說是也。『無名之』三字當刪。又疑釋文在『以』下奪一『樸』字，句作：『吾將鎮之以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而三十二章之『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二句，依文誼當係此處『吾將鎮之以樸』句下之脫簡；應移補此下。又：此二句傳奕本及衆本皆無『也』字；疑『也』字當在『小』字之下，句作：『樸雖小也，天下莫能臣。』並接下文『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二句之上；則上下文義貫通矣。『莫能』諸本多作『不敢』，景福本作『莫敢』。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不』字獨次解本作『無』，按：上文：『夫亦將無欲。』此句爲承接之文，依老子文例，此『不』字亦當作『無』。應依次解本改。又『定』字傳奕本及衆本多作『正』。四十五章云：『清「靜」爲天下「正」。』五十七章云：『我好「靜」而民自「正」。』易繫辭傳云：『以言

乎適，則「靜」而「正」。』司馬遷史記老子列傳亦云：『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皆『靜』、『正』連文。理當作『正』，於義爲長。蓋『定』、『正』古相通段，又因形近而訛；。應依傳本改正。于省吾曰：『按：老子「夫」字多後人所增，「無」作「不」者，是也。河上公本正作：「亦將不欲，不欲以靜。」今以古書書文之例驗之，「亦將不欲，不欲以靜」，本應作：「亦將不欲以靜。」是「無」作「不」之證。』茲並存之。

第三十八章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以』字，傳奕本、嚴遵本、范應元本並作『不』。俞樾曰：『韓非子解老篇作「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蓋古本如此。今作「無以爲」者，涉下「上仁」句而誤耳。傳奕本作「不」。』范應元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此句韓非、王弼、王弼、郭雲、傳奕同古本。河上公作：「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今從古本。』依范說，王本原亦當作「無不爲」。當從韓非子解老篇文改正，以復古本之舊。然馬王堆帛書甲、乙本並作『以』。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陶鴻慶曰：「『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以』字亦當作『不』；與上反正互明。」陶說是也。孟子離婁篇云：「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下德也。日本岳鸞本正作「不」。當據改正。

上禮爲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

范應元曰：「『之應』一作『知應』。」疑『之』字乃古文『不』之倒誤作，與古文止字形近而訛；『應』字亦係『爲』字之形譌。原文當作『不爲』兩字。王注云：『直不能篤，則游飾修文。』莊子知北遊篇：『禮相僞也。』成玄英疏云：『夫禮尚往來，更相浮僞；華藻亂德；非眞實也。』又郭象注：『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句云：『禮有常則，故矯效之所由生也。』成疏云：『棄本逐末，散樸爲澆；道喪淳漓，逮於行禮。』淮南子汜論訓云：『故禮者，實之華，而僞之文也。』韓非曰：『禮繁者，實心（按：『心』當作『必』。）衰。』言繁文縟節，無所不爲；去無爲遠矣。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不爲』也。』又：『則攘臂而扔之』。韓非子解老篇在此句上，尚有『禮以貌情』四字；且其解說極盡穿鑿。王弼注亦如之，踵訛襲繆，其由來固已久矣。按：莊子馬蹄篇云：『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李頤云：『糾擿邪僻而爲禮也。』又崔譔云：『擿辟多節。』郭嵩燾云：『『摘僻』，當作『摘擿』。』楚辭王注「擿，折也。』摘者，取之；擿者，分析之；謂煩碎也。』疑『上禮』句原有古注作：『摘擿爲禮。』因有闕

壞，致『摘』、『僻』二字分開，作：『才、商、僻、イ。』後人不察，妄據六十九章：『攘無臂，扔無敵』二句加以補足；遂成『攘臂而扔之』句矣。此句無義，當係誤衍，似當刪去。

夫禮者忠信之薄

按：焦竑、翁正春、朱之蕃二十九子品彙本『夫』字作『失』。並注：『言禮廢而忠信日以衰薄也。』較河上注少『本治末』三字。似係隨文刪改，未可苟從。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韓非子解老篇云：『先物行，先理動；謂之「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按：王先慎曰『「忘」與「妄」通，謂無所因而妄以意忖度之也。』）河上公注云：『不知而言知，爲「前識」。』按：即二十四章所謂：『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故曰：『道之華而愚之始。』嚴遵本「識」作「職」，陸西星本作「失」。

第三十九章

其致之

七六

傳奕本、范應元本及衆本此下多有「一也」二字。陶邵學曰：「王注：『各以其一，致此清、寧、靈、盈、生、貞；』蓋王本有「一也」二字。」蔣錫昌曰：「按顧本成疏，「致，得也，通結前六事，咸得一道也。」是咸有「一也」二字。諡義當有「一也」二字。此謂天、地、神、谷、萬物、侯王，各以其道致此清、寧、靈、盈、生、貞也。」陶、蔣二說並是也。按：此猶云六者皆以得一而致其道。當據傳本補正。嚴遵本無「萬物得一以生」及「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二句。次解本「貞」作「正」。

地無以寧將恐發

劉師培曰：「『發』讀爲『廢』。說文：『廢，屋頓也。』淮南子覽冥訓：『四極廢。』高注：『廢、頓也。』左傳定三年，「廢於爐炭。」杜注，「廢，墮也。」頓廢之義與傾圮同。「恐發」者，猶言將崩圮也；卽地傾之義。「發」爲「廢」字之省形。「廢」、「發」同義。『劉說是也。惟老子文作『廢』不作『發』。如十八章：『大道『廢』。』三十六章：『將欲『廢』之。』作『發』者，因『廢』字闕壞，失去『广』旁致誤也。呂氏春秋恃君覽篇云：『天亦有衰廉廢伏。』是天固有『廢』矣。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作『發』。亦可作『廢』、『發』同義之證。」

故致數與無與

吳澄本作『至譽無譽。』高延第曰：「『至譽無譽，』河上本作『至數車無車。』王弼本、淮南子道應篇作『致數與無與。』各爲曲說，與本文誼不相附。陸氏釋文出「譽」字，注，「毀譽也。」是原作「譽」。由「譽」譌爲「與」，由「與」譌爲「車」；後人反謂釋文爲誤，非也。莊子至樂篇：「至譽無譽，」下云：「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云云；正引此章語；尤可證。『易順鼎曰：『據釋文，王本作「譽」。按：「譽」乃美稱，「致數譽無譽」，卽「王侯自稱孤、寡、不穀」之義。稱孤、寡、不穀；是致數毀也。然致數毀而終無毀，若有心「致數譽」，將反「無譽」矣。作「與」義不可通，當以作「譽」爲是。』馬叙倫曰：『倫謂莊子至樂篇曰：『「至譽無譽，」蓋卽吳所本，然此文當作：「致譽無譽。」「致」有誤作「數」者，校者彼此旁注，後人傳寫誤入正文耳。或讀者依誤本淮南子改也。』致」讀如「致知格物」之「致」。『馬說是也。按：大學『致』、『至』同義，上云：『「致」知在格物。』下云：『物格而后知「至」。』可證。然此文不當作『致』，應作『至』。『至譽無譽。』一如莊子齊物論篇：『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庚桑楚篇：『至知不謀，至仁無親。』知北遊篇：『至言去言，至爲去爲。』山木篇：『無譽無訾。』文例一律也。考道藏王本作『致數「譽」無「譽」。』注並同。張氏道德真經集註本注云：『弼本作「數譽無譽」。』是王本原正作「譽」。當從吳本及莊子文改正。又：列子楊朱篇引『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莊子逍遙遊篇亦云：『「名者實之賓」，吾將爲賓乎？』疑此五字，乃老子佚文。郭象注云：『斯有爲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按：此

節上文云：『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下逕接：『故至譽無譽。』其語氣顯有中斷。褚伯秀注莊子『至譽無譽』句云：『則烈士之所爭，非其名也。』孔叢子抗志篇云：『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爲者也。』『名』、『譽』連文，蓋此五字，即係『非乎』句下與『至譽無譽』句上之脫文。夫『名者實之賓』，爲侯王者，而自稱孤、寡、不穀，既有爲君之實，而不居至譽之名；此所謂處其實，不居其華也。故下云：『不欲琤瑯如玉，落落如石。』玉之名雖貴，其用甚少；石之名雖賤，其用甚大。寧取其實，不居其賓也。當據列子並莊子文在『故至譽無譽』句上補此五字。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按：『文子道原篇云：『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天下萬物生於有，』即『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蓋『有』即『道』也。『有生於無，』『無』即『自然』。故下文云：『道法自然。』且『反者，道之動；』不類起句之文，疑係二十五章脫簡；依文義當在『遠曰反』句下，並在『故道大』句之上。又：『巴黎國立圖書館藏唐天寶十年道德經殘卷，『天下萬物』，作『天地之物』。趙至堅本『反』作『返』。』

第四十一章

下士聞道大笑之

傅奕本、范應元本均作『大而笑之。』俞樾曰：『按王念孫讀書雜誌曰：『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猶言迂而笑之也。』牟子引老子正作『大而笑之。』抱朴子微旨篇亦云：『大而笑之。』其來久矣。是牟、葛所見本皆作『大而笑之』。今按王說是也，『下士聞道，大而笑之；』與『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兩句相對。』俞說是。荀子非十二子篇云：『大而用之。』楊倞注云：『爲大而用之也。』按：此可資旁證。『大而用之』，即『而大用之。』下文『勤而行之』，即『而勤行之』；『大而笑之』，亦即『而大笑之』；蓋倒裝句也。吳澄曰：『下士無識，以其不合世緣『而大笑之』矣。』僧肇注維摩經佛道品末句云：『下士聞道，大而笑之』，日月雖明，何益瞽者？』是肇本亦作『大而笑之』，當據傅本補正。

故建言有之

傅奕本、范應元本『之』下均有『曰』字。蘇轍本『言』下有『者』字。或謂『建言』乃古篇籍之名，殊少印證。莊子書中有：『寓言』、『重言』、『卮言』之稱；韓非子書中亦有『參

言」、「倒言」，獨無「建言」。疑「建言」兩字，乃「書」字之闕壞，並分成兩段而誤衍；句似當作：「故書有之曰。」如莊子屢云：「故書曰：『列子云：『黃帝書曰：』韓非子云：『周書曰：』作『建言』者，疑涉下文『建德』句而誤也。又：『淮南子《汜論訓》云：『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功。』韓非子《說林》下篇亦云：『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驚馬。以千里馬時一有，其利緩；驚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孫詒讓曰：「『惑』古字與『或』通用。』皆言禍、福倚伏，及利、害相對之理。疑『上言者，下用也。』即『正言若反』之義。此節引『周書有言曰』又疑『故建言有之曰』句，『建』字乃『書』之闕壞，『言』字係『周』之譌誤；並因互相倒置也。是句又當作：『故周書有之曰』矣。文子《道德篇》引作：『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惟聖人爲能知權」。』下文與淮南子引略同。文子書則直稱：『老子曰』，此與『谷神不死』同引自古書者也。

質真若渝

傳奕本『渝』作『輸』。明太祖本、寇才質本俱作『直』；釋文作『貞』。劉師培曰：『疑「真」亦作「德」，蓋「德」正文作「惠」，與「真」相似也。』按：疑「真」係「道」之形誤。因「道」闕壞爲「首」；「首」復譌爲「直」，「直」再誤爲「真」。作「貞」亦然。莊子《天運篇》云：『是以道不渝。』刻意篇云：『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此文似當作『質道若渝』，猶云：質樸之道，久而不渝也。當據莊子文改正，並應在『夷道若類』句下。

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按：此二句與上文不甚相應，疑係十五章錯簡，並在『動之徐生』句下。敦煌《戊本》「貸」作「始」。景龍本『成』作『善』。蓋『道隱無名』，猶『明道若昧』，正與上文各句相應。『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故曰『隱』也。『善貸且成』，猶『能敝而新成』。莊子《齊物論》云：『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是與上文：『能濁而清』，『能安而生』同意也。

第四十二章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姚鼐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邪，非乎？』諸句當在四十二章「人之所惡」句上。按：姚說非是，『人之所惡』及下諸句，當在三十九章「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句下；並在「侯王自稱孤、寡、不穀」上也。又：『王公』、傳奕本、范應元本均作「王侯」。按：老子文多作「侯王」。三十二章：『「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三十七章：『「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依文例當作「侯王」。上文「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侯王」無以貞，下文「侯王」自稱孤、寡、不穀。』亦均作「侯王」，當據改正。又：『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句。范應元本、焦竑本及各本多作「稱」。易順鼎曰：『按「自謂」當作「自稱」。四十二章云：「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則此亦必作「稱」也。淮南子高注正作「稱」。文選郗希範與陳伯之書注引作「王侯自稱孤、寡、不穀。」皆可證。』易說是也。亦當據范本改正。又：『侯王』上『是以』二字，姚鼐本無，當從之。次解本、李道純本、林志堅本、治要本「穀」並作「穀」。章炳麟曰：『「不穀」二字乃「僕」字之音注。』可備一說。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陳柱曰：『四十二章：「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十二字，當在「故致譽無譽」句下。』陳以此十二字，乃三十九章之文是也。惟應在「侯王無以貞將恐蹶」句下。又：『物』字上「故」字，蘇轍本無此一字；並因所接下文尚有一「故」字，此字當據蘇本刪去。

強梁者不得其死

按：此句與上下文均不相附，疑係七十六章錯簡。當移至『木強則折（兵）』句下，並在『強大處下』句上。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此二句與上文誼不相應，疑係四十三章錯簡，當在『天下希及之』句下。又：此下『強梁者不得其死』一句，與上下文誼均不相侔，斷非此章之文；當移七十六章。故下文：『吾將以爲教父』一句，遂逕接於此『我亦教之』句下。按：『教父』即『施教之本。』范應元曰：『音辯云，古本作「學父」；河上公作「教父」。按尚書，「惟黜學半」，古本並作「學」字；則「學」宜音「教」，亦「教」也；義同。「父」，始也；今並從古本。』馬叙倫曰：『弘明集六釋慧通駁顧』

《道士夷夏論並作「學父」。咸疏曰，「將爲學道之先，父亦本也。」是咸作「學父」。咸疏引顧歡曰：「其數學之本父也。」則顧本作「數」。傳奕本亦作「學」。「學」爲「數」省，說文曰，「數，覺悟也」。應依王本作「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以此爲施教之張本，故稱「教父」也。羅運賢曰《說文》，「父，巨也。」「巨，規巨也。」「教父」即「教巨」，猶言「教條」也。」

第四十三章

無有入無間

傳奕本、范應元本均作『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劉師培曰：『按淮南子原道訓引作「出於無有，入於無間。」此老子古本也。王本亦有「出於」二字，王弼上文注云：「氣無所不入，水無所不出於經。」注文「無所不出於經」當作「無所不經。」與上「無所不入」對文。「出於」二字，必係「無有」上之正文。蓋王本亦作「出於無有，入於無間。」而「出於」二字誤入注文也。傳奕本與淮南子同。』劉說是也，當據傳本改正。又：此二句與上下文均不相應，疑係第五章脫簡，並當在「動而愈出」句下。按：《莊子庚桑楚篇云：『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

逍遙遊篇：『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句，咸玄英疏云：『天地之間，生物氣息相吹動。』陸西星曰：『即老子「天地之間，猶橐籥」意。』漢書揚雄傳注：『息，出入氣也。』淮南子原道訓云：『有生於無，實出無虛。』上文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王注：『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也。』黃茂材曰：『虛無體也，故不屈；動不已也，故愈出。』蓋『虛而不屈』，即『大盈若沖』，具『不真空』義；亦即『無間』也。『無間』則不可入。『動而愈出』，謂生生不絕，即『有生於無，實出於虛。』亦即四十章：『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即『出於無有』也。范應元曰：『「無有」者，道之門也。』「無間」者，物之堅實而無間隙者也。凡以物入物，必有間隙，然後可入；惟道出於無有，洞貫金石，可入於無間者矣。』又：《莊子知北遊篇云：『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在乎？」曰：「無所不在；……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淮南子俶真訓云：『夫秋豪之末，淪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抱朴子應嘲篇云：『微入無間之內。』道無所不在，故又能「入於無間」也。當移此章『多方數窮』句上。日本皆川愿曰：『無有與沖氣應，無間與和應。』紀大奎曰：『沖氣至無有也，而動靜之微，有無之機，杳冥恍惚不可名象之際，皆此氣之至玄者之廻旋氤氳，以入於無間。』按：《列子天瑞篇：『輕清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又曰：『天積氣耳。』又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之有光耀者。』《素問言氣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氣既有輕重而又可積散；則氣亦物也。故易繫辭傳云：『精氣爲物。』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按：韓詩外傳卷九引：『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詘，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依韓傳所引，是『大巧若拙』句下，脫去『其用不屈』四字。文子道原篇云：『恍兮忽兮，用不詘兮。』當據補正，並置在『大盈若沖』句上。傳奕本、范應元本「盈」並作「滿」；「沖」並作「虛」。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按：此三句與上文誼不相應，疑係二十六章錯簡；當在『躁則失君』句下。傳奕本『靜』並作『靖』。又：『「躁」勝「寒」，「靜」勝「熱」。』蔣錫昌曰：『按此文疑作「靜勝躁，寒勝熱。」二十六章「靜爲躁君」，「靜」、「躁」對言；其證一也。六十章王注：「躁則多害，靜則全真。」六十一章王注：「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七十二王注：「離其清靜，行其躁欲；」皆「靜」、「躁」對言，其證二也。……是「躁」乃擾動之義，正與「靜」

字相反。「靜勝躁，寒勝熱；」言「靜」可勝「動」，「寒」可勝「熱」也。『蔣說是也。韓非子解老篇云：「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亦「靜」、「躁」對言。孫子軍爭篇云：「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淮南子原道訓云：「夫精神氣志者，「靜」以日充者以壯；「躁」以日耗者以老。』兵略訓云：「「靜」以合「躁」，彼「躁」我「靜」。』又云：「「靜」爲「躁」奇。』詮言訓云：「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不僅「靜」、「躁」對文；且直云「「靜」之勝「躁」」也。當據淮南子文改正。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按：此四句疑係三十章之錯簡，並當在『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句上。又：傳奕本「糞」作「播」，吳澄本、明太祖本「糞」下並有「車」字。

第四十七章

按：諸本並同，獨張嗣成本作『明』。程以寧曰：『「不見而明」，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也。』是程本亦當作『明』。羅運賢曰：『案，釋名釋言語，「名，明也」。』蔣錫昌曰：『「名」、「明」古雖通用，然老子作「明」不作「名」。二十一章，「不自見，故明。」五十二章，「見小曰明；皆「見」、「明」連言，均其證也。此當據張本改。』蔣說是也。中庸云：『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略同此意。且『章』、『明』義近，是作『明』爲長。韓非子喻老篇云：『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當據張本並喻老文改正。

第四十八章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按：此二句與上文誼不相應，疑係六十四章錯簡；並當在『無執故無失』句下。陳象古本無「取天下常以無事」七字。

第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

『聖人無常心』句，張純一曰：『當作「常無心」。』張說是也。李榮注曰：『聖人「無心」，與天地合德。』成玄英疏：『體道洞忘，虛懷絕慮，與死灰同其寂泊；故「無心」也。』王安石曰：『聖人無心，故無思無爲。』王雱注第二章云：『夫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爲心。』正引此章經文。是臨川王氏父子，俱作『無心』矣。按：『莊子齊物論篇云：「心固可使如死灰乎？」』郭象注：『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又注云：『其於「無心」而自得。』達生篇云：『知忘是非，心之適也。』文子道原篇云：『恬然無思，淡然無慮。』又郭象莊子序云：『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又注德充符篇云：『嫌未能遺心而自得。』抱朴子詰鮑篇云：『機心不動，譬夫嬰孩。』張湛注列子力命篇『言迎天意』句云：『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釋德清曰：『無是無非，渾然不見善惡之跡。』以其「常無心」。故下文云：『爲天下「渾其心」，聖人皆孩之。』五十五章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也。若作：『無常心』，是謂其心無常，則大謬不然者矣！作『常無心』於義爲長。又：顧歡本、景龍本均無『常』字；正作『無心』。敦煌寫本亦作『無心』。當據抱朴子文改正。又：『列子仲尼篇云：「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疑此句及下文俱係第二章『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句下之脫簡，彼謂天下皆知『美』、『惡』、『善』、『不善』；是心生是、非也，益證此章全文，應移此句之下。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作：『□人恒无心，以百省（姓）之心爲心。』甲本闕此句。河上公、王弼二本並作『無常心』

「。作者於民國四十一年老子章句新編三版「節本」第二十五章，即予改正。章後注云：『「常無」，原作「無常」。與老子本旨相悖。河上公注云：「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无心。」嚴遵曰：「無心之心，心之主也。」劉進喜曰：「聖人無心，有感斯應。」疑古本當作「無心」；故下文：「渾其心。」抱朴子暢玄篇：「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與物雜也。」莊子達生篇所謂：「知忘是非，心之適也。」又景龍本、顧歡本皆無「常」字，正作「無心」，因據改正。』帛書乙本「常」作「恒」。說文：『恒，常也。常即久義。』「恒」、「常」同義字。——民國六十五年元月續記。

爲天下渾其心聖人皆孩之

蔣錫昌曰：『按：浙局王本老子後附校勘記云：「閩本，畢本，黎本並有『百姓皆注其耳目』一句。據注『各用聰明。』釋文『注，之樹反。』知王弼本實有此句。以文繁難補，附記於此。』道藏王本及諸本均有此句，當據補入。』蔣說是也。按：王注云：『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是王有此句之證。河上公本及各本皆有此一句。當據河上本及王注補正；並在『聖人皆孩之』句上。敦煌已本「渾」作「混」。嚴遵本「孩」作「駭」，傳奕本、釋文並作「咳」；次解本作「核」。

第五十章

陸行不遇兕虎

『遇』字，義不可通。吳澄本、明太祖本均作『避』，當從之。按：五十五章云：『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猛獸不據；』即此意也。蓋指善攝生者，雖兕、虎在前，亦不爲動容也。莊子齊物論篇云：『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達生篇云：『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大宗師篇云：『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能登假於道也，若此。』田子方篇云：『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佛遺教經云：『若有人來，節節支解，當自攝心，無令瞋恨；亦當護口，勿出惡言。』又四十二章經云：『斷欲去愛，識自心源；達佛深理，悟無爲法，內無所得，外無所求，心不繫道，亦不結業。無念無作，非修非證，不歷諸位，而自崇最；名之爲道。』佛、老皆同，似以作『避』於說爲長。當據吳本改正。馬王堆帛書乙本作『辟』。

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鹽鐵論世務篇引『老子曰：「兇無所投其角，螫蟲無所輸其毒」。』按：說文：『螫，蟲行毒也。』玉篇：『凡蟲之毒害人者爲螫。』疑『螫』字乃注文而衍。五十五章『毒蟲不螫，』正同此意。句當作『蟲無所輸其毒。』並疑卽此處脫簡。蓋上文虎、兇連文，此句應在『虎無所措其爪』句下，『兵無所容其刃』句上。鹽鐵論當係約引老子之文，當據以補正。

第五十一章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王注云：『「命」並作「爵」。』是王所見本有作『爵』者。按：傳奕本、范應元本、寇才質本及衆本亦多作『爵』。列子說符篇范致虛注：『莫之爵而常自然，天下樂推而不厭。』呂惠卿注莊子亦曰：『莫之爵而常自然。』是范、呂所見本亦並作『爵』。作『命』者，因校者不察；據三十二章，『民莫之令而自均』句，誤以『命』、『令』義近而傳會之耳。竊謂作『爵』，無義。疑『爵』字乃『爲』之訛，形近誤也。孟子萬章篇云：『「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莊子田子方篇云：『無爲而才自然矣。』繕性篇云：『「莫之爲」而常自然，』疑卽引用此文。王

「清曰：『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爲而爲之，莫之致而致之者，自然而然，理之常也。』」下云：『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上云：『生之，……長之，』獨無『爲之』字句；似不相應。此句若作『夫莫之爲而常自然。』則上下文義一貫矣。陸佃曰：『夫物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者，謂之「自然」。』『莫能使之』，卽『莫之爲』也。當據莊子文改『命』作『爲』。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作：『夫莫之時，而恒自然也。』乙本作：『夫莫之爵也，而恒自然也。』——民國六十五年元月續記。

第五十二章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吳澄曰『「日」或作「曰」，傳寫之誤。』蔣錫昌曰：『顧本成疏，「智慧日日增明，……德業日日強盛。」是成兩「日」並作「日」。韓非子喻老篇同此。』蔣說是也。河上公注云：『萌芽未動，禍亂未見爲小，昭然獨見爲明；守柔弱日以強大也。』河上本、吳澄本、明太祖本，『日』均作『曰』。四十八章：『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二句，詞例與此一律；當據河上本改『日』爲『曰』。

第五十三章

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邵若愚本「盜」作「道」。次解本「夸」作「跨」；焦竑本、周永年本並作「夸」。俞樾曰：「按『夸』字無義，韓非子解老篇作『盜夸』。」但王注云：「凡物不以其道得之，則皆邪也；邪則盜也。夸而不以其道得之，竊位也。故舉非道以明；非道，則皆『盜夸』也。」依注作『盜夸』於義較長。按：說文：「夸，奢也；從大，亏聲。」是『夸』有『大』義。疑『盜夸』即『大盜』之意，猶今之所謂『盜魁』；疑乃古楚之方言或成語也。莊子胠篋篇云：「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已死，『大盜』不起。……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屢稱『大盜』。又疑『盜夸』二字，乃『大盜夸』三字之譌誤者；因『大』、『夸』二字合訛爲『夸』，又倒置之；遂成『盜夸』二字矣。似句當作：『是謂大盜夸，非道也哉！』或『夸』字即『夸』字之形誤，句作：『是謂『盜夸』，非道也哉！』亦通。蓋指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貨財有餘者，爲『大盜』，而『非道』；如駢拇篇所謂：『竊國者爲諸侯也』。嚴遵道德指歸論曰：『亂世高之，稱爲『大人』。』『大人，』亦『盜魁』之流亞歟？

第五十四章

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傅奕本、河上公本、蘇轍本、林希逸本、王道本、焦竑本『然』上均有『之』字。二十一章云：『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五十七章云：『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惟此句『其』字，次解本、杜道堅本、焦竑本俱作『天下之』三字。依老子文例，亦當有『之』字；應據傅本增。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按：「含德」二字疑當作「全德」；「含」、「全」形近致譌。梁元帝金樓子著書篇引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云：「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全德」創其名也。』莊子德充符篇：『而況全德之人乎？』天地篇：『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入之道也。』又：『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田子方篇：『遠』

矣，全德之君子。」依全德志序及莊子文，似當作「全德」於義爲長。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

陸德明曰：『全如字。河上作「峻」，子和反；本一作「腹」。說文，子和反，又子墨反；云：「赤子陰也」。』易順鼎曰：『「腹」、「全」音近，或假「全」爲之。』俞樾曰：『「腹」，王弼作「全」；乃「含」之譌；「含」字闕壞，與「全」相似，因誤爲「全」矣。』按：『全』古文作「𠂔」，形似赤子之陰，或古有是義；抑如易說假「全」爲之歟？姑識之，以俟高明。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高亨曰：『「知」疑當作「致」，聲近而誤。』高說是也。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和』卽『沖氣以爲和』也。邵若愚曰：『能知無心，至精至和，曰常。』江澂五十二章疏曰：『惟其和之至，故能遊乎萬物之所終始。』『致』、『至』古通，似當作『致』爲長。作『知』者，因涉下文『知常曰明』句而誤也。又：『知常曰明』四字，次解本無此句，疑係原十六章錯簡複出於此；當據刪。李道純本『曰』作『不』。

益生曰祥

書序云：『有祥，桑穀共生於朝。』與此「祥」字同義。王注曰：『生不可益，益之則夭。』「夭」字當作「妖」，蓋以「妖」解「祥」字。奚侗曰：『「祥」當訓「眚」。』易：『復有災眚。』子夏傳：『妖祥曰眚』，是「祥」有「眚」誼。「災眚」連語，眚亦災也。莊子德充符篇：『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蓋以生不可益，益之則反乎自然；而災害至矣。陳柱曰：『「祥」當作「祥」，「祥」卽「殃」之異文。』蔣錫昌曰：『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水乃見祥」。注，「祥，妖祥。」左氏僖十六年傳疏，「惡事亦稱爲祥」。』按：『祥』當作『不祥』解。五十章云：『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故曰：『益生曰祥』也。說文：『「祥」，「福」也。』凡統言，則「災」亦謂之「祥」也。次解本「祥」作「詳」疑誤。

曰號而不嘍

『嘍』字，傳奕本作『歎』；林志堅本作『噓』。陸德明曰：『「而聲不嘍」當作「噫」』畢沅曰：『彭耜曰，「古本無「噓」字。」……玉篇引作「終日號而不嘍」。「嘍」從口從說文解字有「嘍」字，云「語未定貌」。』楊雄太元經「柔兒于號，三月不嘍」。玉篇「嘍」是「嘍」之異字。「嘍」與「嘍」形近，或者誤「嘍」爲嘍；又轉「嘍」爲「啞」耳。』易順鼎

曰：『「噫」卽史記刺客傳「吞炭爲啞」之「啞」。索隱謂「啞，瘖病也」。』馬叙倫曰：『「切經音義八八作「噫」，各本作「噫」。』莊子庚桑楚篇引「歎」作「噫」……尋陸謂「而聲不噫」，當作「噫」；是王「噫」作「聲」。成疏曰：「前言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噫者，」是成亦作「而聲不噫」。陸謂當作「噫」者，疑謂「聲」字當作「噫」；傳寫誤爲「噫」耳。……「歎」、「噫」、「噫」並「喝」之借字。崔譔本莊子作「不喝」，是也。……司馬彪莊子注所謂「楚人謂啼極無聲爲噫」也。』蔣錫昌曰：『按：『道德真經集註云：「弼本「噫」作「噫」；又引弼曰，「無爭欲之心，故終日出聲而不噫也。」是弼本「噫」作「噫」。』釋文出「不噫」二字云，「一邁反，氣逆也；又於介反。」「而聲不噫」，當作「噫」。語意不解，必有誤字；然弼本作「噫」，則可推而知也。當據改正。』茲並存之。嚴遵本「號」作「嗶」。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按：此二句與下文誼不相應，疑係八十一章錯簡，王道曰：『道不可道，故知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而已。其有言者，皆窺見其彷彿，而非實有諸己也。』依誼當在「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句下，又傳奕本作：「知者不言也，言者不知也。」有兩「也」字。莊子天道篇云：「則知

者不言，言者不知。』上有「則」字。又知北遊篇上有「夫」字。淮南子道應訓引作：「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知者」上有「故」字。此句既承上文「夫」字，當刪「也」字，並應從淮南子增「故」字於其上；使上下文語氣連貫也。又按：此兩「知」字，似當讀去聲，作「智慧」之「智」。陸德明釋文云：「「知」者，或並音「智」。』蓋上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則此當云：「智」者不言，言者不「智」也。此卽第七章所謂：「悠兮其貴言。」二十三章所謂：「希言自然。」七十三章所謂：「不言而善應。」第二章所謂：「行不言之教」也。河上公注「知者不言」句云：「知者貴行不貴言也。」王注云：「因自然也。」又河上注「言者不知」句云：「騁不及舌，多言多患。」王注云：「造事端也。」疑河上、王弼兩本「知」皆作「智」解者。伊凡摩爾根 (Evan Morgan) 在其所著英文本「淮南鴻烈」書中引白居易讀老子詩云：「言者不智，智者默，此語吾聞諸老君；若道老君是智者，如何自著五千言？」並譯「智」字作：「Wise」。足證唐時白所見古本亦有作「智」者。又，高麗版影印李朝道家論辨牟子理惑論引作：「智者不言」。而大日本大藏經牟子理惑論引老子正作「智者不言，言者不智。」唐敦煌寫本、程以寧本並作「智」。當據改「知」作「智」。然讀莊子、淮南子及文子諸書，此「知」字多作「知道」之「知」解；並常舉例以明之。然「知道者」非卽「智者」乎？茲並存其說。

挫其銳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塵

河上公本、傅奕本、范應元本及衆本『分』多作『紛』，第四章亦作『解其紛』。陸德明曰：『河上本作「芬」。然「芬」字無義。』按：說文：『分，別也。』又『別，析也。』增韻：『分，判也。』說文：『解，判也；猶剖也；止也。』此言「解其分」，猶云：從其「可分」者，剖析至於「不可分」也。如莊子秋水篇所謂『數之所不能分也。』又：塵，小也；古文作「𡇗」，亦「不可分」之「極小」也；猶佛言「微塵」，謂「極微」也。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作：『同其𡇗。』作者上文於民國五十七年在道家四子新編中定稿。距馬王堆帛書出土前四年。民國六十年老子達解自序曾解此句云：『河上公注「同其塵」云：「不當自別殊。」「塵」，古文作「𡇗」。算經：「微十纖，纖十沙，沙十塵。」「莊子逍遙遊篇：「塵埃」，成玄英疏：「揚土曰塵，塵之細曰埃。」「塵」字實具微小的意義。佛家以「塵」爲「極微」(AND)，具無量數。「同其塵」，則無小大之別。淮南子原道訓：『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莊子胠篋篇：『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玄同」的意義，是「絕差別」的意思。即莊子天地篇：『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因此，「挫其銳」，是除去形狀的差別；解其分，是使其可分者，剖割至於不可分，除去分量的差別；和其光，調和到使無顏色的差別；同其塵，是排除小大的差別；這就是極同，同之至也。若解「同流合污」，那只是黑白混淆；則其間便不能沒有差別了。』——民國六十五年元月續記。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按：諸句與上文誼不相應，疑係七十三章錯簡；並在『疏而不失』句下。惟李約本無『不可得而貴』一句，疑此文尚有奪誤；或『不可得而貴』句，當在『不可得而賤』句下，以應下文『故爲天下貴。』使此三句文作：『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貴，故爲天下貴』矣。然上文四句，乃『親』、『疏』、『利』、『害』對言，此二句固亦當『貴』、『賤』對言，先『貴』後『賤』，其文似又不誤矣。李約本脫此『不可得而貴』一句，蓋亦足證，此本『不可得而賤』句，乃在『不可得而害』句下也。似當依老子文例，移『不可得而貴』一句，於『不可得而賤』句下；並在『故爲天下貴』句之上。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俞樾曰：『自「以正治國」，至此數句，當屬上章。如二十一章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並用「以此」二字爲章末結句；是其例矣。下文「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乃別爲一章；今誤合之。』俞說，是也。按：此與十二章、三

十八章、七十二章，皆以『故去彼取此』，作爲結句之例一律也。王注云：『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也。』是王所見本，『以正治國』諸句，文當在四十八章『不足以取天下』章之後也。依注並俞說，應移至『不足以取天下』句下，以結全文也。

第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按：此四句，不類章首起句之文；疑係三十一章錯簡，並當在『恬淡爲上』句下。而『恬淡』上，又脫去：『治大國若烹小鮮』句，混入於六十章『以道莅天下』句上。並應移此章用作起句，籍復原書之舊。又：傳奕本、范應元本『悶悶』作『閱閱』。『淳淳』諸本多作『醇醇』，林志堅本作『諄諄』，傳奕本、范應元本、嚴遵本並作『儻儻』，次解本作『蠢蠢』。傳奕本『察察』作『督督』。

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妖

林希逸本、范應元本、李霖取善集本、王道本、焦竑本『正』下均有『邪』字；作『其無正

邪？』蘇轍本『邪』作『耶』。疑當作『其無「邪」、「正」？』而校者誤以『邪』字作疑問詞解，遂倒置之；作：『正邪』矣。危大有集義引李道純曰：『禍福相倚，正奇相待，善惡相反，理之然也，不可戒諸！修福不如避禍，用正不若閑邪。』是本本作『邪』、『正』解。源東菴曰：『「知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之至極，則何爲「正」？何爲「邪」？何爲奇？何爲善妖乎？「正」者「邪」之根，「邪」者「正」之葉；正變爲奇，奇變爲正，善復爲妖，妖復爲善；知其極者是也。』王清曰：『戒慎恐懼，邪自化爲正；妖必化爲祥。……縱欲不反，正必化爲邪，善自化爲惡。』考上、下文『禍』、『福』，『邪』、『正』，『奇』，『善』、『妖』，均係對文。五十七章『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更可作爲『正』、『奇』對文之證。孫子兵勢篇云：『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下文『正復爲奇』句，正承此文，當據林本及老子文例補正。又：『其』，猶『豈』也。說見王引之經傳釋詞。

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治大國若烹小鮮』七字，與下文義不相應，疑係五十八章起句之文，錯入於此；當移是章。按：五十九、六十兩章，本同屬一章，天衣無縫；因此七字隔斷上、下文誼；後人不察，遂分成兩章矣。而六十章自『以道莅天下』起，當逕接在五十九章『長生久視』句後合成一章。又：『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上句「其」上當有「以」字，下句衍一「非」字。張煦曰：『趙孟頫本無「非其神不傷人」一句。』河上公本同。且並無上「非其鬼不神」一句。足證此節文字之有譌誤矣。陶鴻慶曰：『非其二字，蓋涉上文「非其鬼不神」而誤衍也。』王注云：「道治，則神不傷人；神不傷人，則不知神之爲神。道治，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則不知聖人之爲聖也。猶云不知神之爲神；亦不知聖人之爲聖也。」是其所見經文，本作「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下文注所謂「神聖合道」是也。下文注文云：「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神亦不傷人；故曰「兩不相傷」也。尤「神」、「聖」對舉之證。」按：陶謂衍「非其」二字，未得。『非』字衍文，『其』字則未衍也。『其神不傷人』，與上文疊句；正與前段：『早服』，『重積德』，『無不克』，『莫知其極』，『有國』諸疊句之詞例一律也。王注正無『非』字，當據刪。又上一句『以其神不傷人』，『以』古文作目，因有闕壞，遂成爲目；校者不知，涉上文『非其鬼不神』句，以爲乃『非』字之壞字，便改爲『非其神不傷人』；連上文作：『非其鬼不神，非其神不傷人。』嗣又以疊兩『非』字，義不可通；乃復將『非』字移入下一句上，於是作：『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三句相連矣。呂惠卿曰：『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也，由其神不傷人；故不神也。』廣雅云：『「由」、「以」，用也。』『由』、『以』同義。依義及老子文例，『非』當作『以』；並在上一句：『其神不傷人』句上，作：『非其鬼不神，以其神不傷人。』如五十章：『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又：『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六十五章：『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六十六章：『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七十一章：『聖人不病，以其病病。』七十五章：『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當據增改。又：『非其鬼不神』句，河上公注曰：『其鬼非無精神也，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之民。』節解曰：『非謂鬼無神也，道在人身，故神不傷人也。』按：說文：『鬼，人所歸。』『早服』即早歸也。早歸則重積德，乃『可以道莅天下』矣。『非其鬼不神，以其神不傷人。』猶云：非鬼不爲人害也，乃由於以道莅天下，則其神全而不傷；故鬼亦不得爲害也。

第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

傅奕本、范應元本『者』下並有『天下之』三字；當從之。范本『交』下有『也』字，亦當從之。『天下之牝』一句中，『天下之』三字，疑即傅本、范本『者』字下之脫文。又『牝』字

乃涉下文『牝常以靜勝牡』句而衍。焦竑曰：『一作「天下之交牝」。』足證多衍一『牝』字。吳澄曰：『或曰，「牝」字其一疑衍。』又疑此『牝』字乃『也』字之形譌。『大國者下流』句，王注云：『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故曰，「大國下流」也。』按：『居』、『處』古通；『者』、『居』形近而誤。依注文義，句當作：『大國居天下之下流。』又前兩章，係五十九、六十兩章，疑原當合爲一章；乃言治人，事天之道；而此章係六十一章，順序言邦交之道。吳澄本『天下之交』四字，在『大國者下流』句上；並注云：『交，會也。大國者，諸小國之交會；如水之下流，爲天下衆水之交會也。』吳說是，並當以『天下之交也』爲起句之文；當從吳本移此句在『大國居天下之下流』句上。在此以下之文，皆係說明此理。又：敦煌寫本成玄英疏殘卷『交』作『郊』。馬王堆帛書甲本亦作『郊』。

以靜爲下

焦竑曰：『古本作「以其靜，故爲之下也」。司馬作「以其靜，爲之下」。』次解本、杜光庭本均無此一句。馬叙倫曰：『諡弼注曰：「以其靜，故能爲下也。牝，雌也。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爲下；故物歸之也。」蓋「以其靜，故能爲下也」八字，本經文：「牝，雌也」以下，乃注也。自經文誤入注，後人以他本作「以靜爲下」者補之；故今王本亦作「以靜爲下」。』馬說是也；當據王注補正。句當作：『以其靜，故能爲下。』惟『也』

字疑係注疏者所加，以足語氣者耳。

第六十二章

不善人之所保

嚴遵本、景龍本、次解本『保』上均有『不』字。趙至堅本『保』作『寶』，尹文子大道篇引亦作『寶』。王注云：『「保」，以全也；』非是。竊謂當從嚴本，作『不善人之所不保。』六十七章云：『我有三寶，持而保之。』猶云：善人之寶，善人保之。第九章云：『揣而稅之，不可長保。』猶云：不善人之寶，不善之人所不保也。六十九章云：『輕敵幾喪吾寶。』亦此意；當據嚴本增一『不』字。又：韓非子解老篇云：『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舊本韓士寧謂：『「故」下脫「曰」字。蓋本老子文，今佚。』王先慎曰：『「故」下當有「曰」字。』「得之以死」四句，老子各本無，蓋佚文也。『鵬、王二說並是，惟一、三兩句上兩『得』字，疑俱當作「失」；於義爲長。』蓋上文云：『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溺者多飲，失之以死也；渴者適飲，得之以生也。愚人以行忿，如三十一章所謂：『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此失之以敗也。聖人以誅暴，如莊子大宗師篇所謂：『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此得之

以成也。三十九章云：『萬物得一以生。』又云：『萬物無以生，將恐滅。』此亦『得之以生』，『失之以死』之意。莊子漁父篇：『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萬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又徐无鬼篇云：『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是也。當據改正，並補足此『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不保』二句之下。言善人得之，不善人失之也。解老篇此節上文云：『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此即『道者，萬物之與；』是也。益足證明此四句係此處脫文。此蓋明：得道者存，失道者亡也。十五章云：『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而新成。』即『得之以成』也。李嘉謀元始說先天道德經妙篇第一章云：『物得道生，道失物死；得失相生，道同出入』是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傳奕本「行」作「言」俞樾曰：『按淮南子道應篇、人間篇引此文，並作「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是今本脫下「美」字。』按：六十三章云：『夫輕諾必寡信。』論語學而篇云：『巧言令色，鮮矣仁！』里仁篇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疑「市」下脫一「信」字。言巧言令色，亦可以取信於人；蓋君子可欺以其方也。論語公冶長篇：『無「加」諸人也。』馬融注云：『「加」，凌也。』蓋尊行可以凌人也。又：河上公本以「美言」與「尊行」對言。孫登注云：『美言可以奪衆貨之價，尊行可以加衆人之上。』是孫本亦作「美言」、「尊行」也。

。亦即八十一章所謂：『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也。又：傳奕本「行」作「言」，疑即「信」字缺壞，又錯入「尊」字之下。國策齊策：『馮驩曰：「竊以爲君市義」。』又，韓策：『蘇秦曰：「此所謂市怨而買禍也」。』按「市義」，「市怨」俱可作「市信」之旁證。奚侗曰：『「市」當訓「取」。』國語齊語：『市賤買貴。』高注：『市，取也。』疑「市」下當補一「信」字。夫「美言」足「奪衆貨之價」，即「市信」也。馬叙倫曰：『「美言可以市……」乃他章錯簡。』馬說是也。疑係六十三章之脫文，並當在「夫輕諾必寡信」句上。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顧歡本、次解本、趙志堅本「何」並作「奚」。陳柱曰：『「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二句，當在「是以聖人常善救人」句上。』馬叙倫曰：『按陸於此下至章末無音義，而出：「所好，呼報反；裕，洋注反；長，丁丈反。」三音均不見經、注，是此章有脫錯之證。晁說之疑王本無此四句，然弼注文甚明。論謂六十二章「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兩句，乃此章之文；當在「故善人者」上。而此文並「是謂襲明」一句，蓋別章錯簡或有脫譌。淮南子道應訓明引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則不得謂經無此文也。』馬說是也，當據馬說移至「故善人者」句上，並在「故無棄物」句下。惟：『故無棄物』句下，原有『是謂襲明』一句，依老子文例，疑係他章錯簡，並作章末結句之文。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范應元本「拱」作「拱」。各家注解亦殊迂曲。按：次解本上句無「先」字，傳奕本下句無「坐」字。疑「先」、「坐」兩字，互相倒調。『雖有拱壁以「坐」駟馬，不如「先」進此道。』猶云：天子三公雖貴，且有拱抱大壁，並坐駟馬；尚不如先進此道之爲貴也。論語先進篇云：『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先進」兩字，與老子之文義甚近。文子道原篇云：『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日迴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不貴尺之壁，而貴寸之陰。』駒光過隙，時不可再；雖有拱壁、駟馬，不如先進此道也。王注上文云：『言道無所不「先」，物無有貴於此也；雖有珍寶璧馬無以匹之。』依此注：『道無所不「先」，』是王本亦當作『先進此道』也。左傳僖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呂氏春秋慎大覽高誘注：『四馬曰「乘」。』是古人以璧與駟馬爲寶，而聖人則以道爲寶；故曰：『不如先進此道。』當據王注並文誼改正。韓非子喻老篇云：『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此即「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乃所以求「先進此道」也。文選謝玄暉鼓吹曲注引：『老子曰：「駟馬高蓋」。』蓋出於此。

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

按：『以求得』三字，蘇轍本、林希逸本、范應元本、王道本、焦竑本均作『求以得』；陳象古本作『求而得。』陳碧虛曰：『古本作「不曰以求得」；嚴君平本作「不求而自得」。』范應元曰：『「何」字，「得」字絕句。』俞樾曰：『唐景龍碑及傳奕本並作「求以得」，正與「有罪以免」相對成文；當從之。』俞說是，惟「不」、「曰」兩字，亦疑倒誤，似當作「曰」、「不」，「不」字連下文讀。又「以」字當從陳本改作「而」。荀子天論篇云：『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又云：『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按：『墨子經上云：「「慮」，求也。』）淮南子原道訓亦云：『不慮而得，不爲而成。』是句當作：『不求而得，』正對下文：『有罪以免。』『曰』字乃上文「何」字之答語，上文問云：『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邪？』下文答云：『曰：「不求而得，有罪以免；故爲天下貴」也。』當據荀子文改正。又：『有罪以免』句下「邪」字，嚴遵本、景龍本、次解本均無此一字。按此下「邪」字義不可通，當係衍文；應據嚴本刪。又疑此「邪」字，乃在上文「何」字之下，句作：『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邪？』亦通。此句「邪」字因脫落而誤入於下文「免」字之下也。姑備此說。日本福井安次郎曰：『近藤舜政本，「故爲天下貴」，無此句。市川匡曰：「蓋五十六章文誤重出，今刪」。』茲並識之。

第六十三章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姚鼐曰：『「大小多少」下有脫字，不可強解。』馬叙倫曰：『「大小」句，姚說是；吳本無「大小」以下八字。論謂疑係古注文。』奚侗曰：『「大小多少」句，誼不可解；疑上下或有脫簡。』陳柱曰：『「報怨以德」句，當在七十九章「和大怨，必其餘怨」句上。』按：『報怨以德』四字，與上下文誼不相附，非本章之文；依陳說當移七十九章；但應在『必其餘怨』句下。姚謂『「大小多少」下有脫字；』是也。『大小多少』四字，誼不可解。韓非子喻老篇曰：『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也。』疑韓本上脫：『大生於小，多起於少。』二句。文子精神篇云：『大以小爲本，多以少爲始。』又十守篇云：『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爲主。』嚴遵道德指歸論四十七章云：『小之生大，短之生長。』當據韓非子文補正。句作：『大生於小，多起於少。』又：上『起』字，當據六十四章文：『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生」、「起」對文而改。韓詩外傳卷九：『患「生」於忿怒，禍「起」於纖微。』亦古書用「生」、「起」對文之證。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按：『夫輕諾必寡信』句，與上下文誼均不相附；疑係六十二章錯簡；並當在『尊行可以加人』句下，以承上文『美言可以市』句也。又：『多易必多難』及以下諸句，與上文亦不相附，當係六十四章錯簡，並應在『慎終始，則無敗事』句下。又：『是以聖人猶難之』句，朱得之曰：『一本「是以聖人」，無「聖人」二字。』嚴遵本無『是以』二字。按：疑此『難』下奪一『知』字，義不可解。後人不知，以此節上有『多易必多難』一句，下復有『故終無難矣』一句；遂妄移於此。韓非子喻老篇云：『夫事之禍福，亦有腴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王先慎注曰：『以上見德經六十三章。』考各本均無此一句。韓非子文亦無『是以聖人猶難之』句，是韓所見古本當作『是以聖人蚤從事焉。』『是以聖人蚤從事焉，故終無難矣。』正承上文：『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有防微杜漸之意，其義顯然。韓詩外傳云：『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孤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又禮記經解篇引易曰：『君子慎始，差以毫釐，繆以千里。』（按：此依易逸文，易緯通卦驗作：『故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文選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亦引此文，稱「乾鑿度」；今本「乾鑿度」不見此文，疑有誤。）是也。當據韓非子文改正。蓋『蚤從事焉』句，正應上文

『民之從事』句也。又：『蚤』、『早』古通。五十九章『是謂早服』句，『早』字嚴遵本、韓非子解老篇均作『蚤』；可證。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按：『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數句與上下文俱不相應，疑係六十四章錯簡；並當在『治之於未亂』句下。趙至堅本、次解本均無『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二句。奚侗曰：『二句乃三十四章文，復出於此。』近滕舜政曰：『邵弁本自『天下大事』至『故終無難』止，下並有『此所謂爲無爲也』七字，共四十八字，作舊注。』呂知常本『圖難』作『心不外物』。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按：『其安易持』，不類章首起句之文，此數句疑係四十五章『清靜爲天下正』句下之脫文。嚴遵本『清靜』作『能清能靜』。文選楊雄解嘲注引作『知清知靜』。次解本『正』作『政』。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按：自『合抱之木』至『始於足下』諸句，疑係六十三之文；並當在『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句下。傅奕本『抱』作『褒』。又：『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諸句。馬叙倫曰：『乃二十九章錯簡。』馬說是，似係『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句下之脫文。近滕舜政曰：『邵弁本自『合抱之木』至『始於足下』止，下並有『此所謂事無事也』七字，作舊注。』日本東條弘曰：『按：『爲者』以下，宜爲別章。』馬叙倫曰：『文子符言篇『無爲』句，在『無執』句下。論謂『爲者』兩句，爲二十九章文，此重出；『是以』兩句，乃二十九章錯簡。』馬說是，當據刪『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兩句；並移在『執者失之』句下。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諸句，陳柱曰：『當在『治之於未亂』句下。』竊謂此數句上文，即係被『爲者敗之』至『故無失』諸句錯簡所隔斷者；錯簡如移入他章，此數句正可逕接於『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句下也。呂知常本『慎』作『謹』。又：『是

以聖人欲不欲』及以下諸句。陳柱曰：『是以聖人欲不欲……而不敢爲也』三十四字，乃六十三章錯簡。』陳說是，疑係『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三句下之脫文。近藤舜政曰：『邵弁本自「民之從事」至「則無敗事」止，作舊注。』又：『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句，王注云：『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爲始。』焦竑曰：『「恃」，一作「輔」；非。既曰「自然」矣，而又「輔」之；非「自然」。今從韓非本。』按：韓非子喻老篇云：『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是韓本作『恃』。上並云：『隨自然，則臧、獲有餘。』疑『輔』當作『恃』，『恃』訛爲『恃』，『恃』又譌爲『輔』；形近致誤也。韓非子顯學篇云：『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必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王先慎注曰：『意林、御覽九百五十二引「恃」作「待」。』是『待』誤爲『恃』之證。荀子性惡篇云：『直木不待鑿括而直者，其性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又云：『故枸木必將待鑿括絜矯然後直，鈍金必待礪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是『待』有『因』義。二十九章王注云：『萬物以自然爲性，故可因而不可爲也。』又云：『聖人達自然之性，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爲，順而不施。』『以待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即淮南子原道訓云：『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莊子應帝王篇云：『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田子方篇云：『無爲而才自然矣。』秋水篇云：『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山木篇云：『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所治？正而待之而已。』大宗師篇云：『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文子道德篇云：『夫道者，德之宅，大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陸樹芝曰：『一切聽其自然。』陸說是也。『以待萬物之自然。』即『順物自然』之意也。似以作『待』於義爲長，當據莊子文改正。馬王堆老子甲、乙本並作：『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爲。』——民國六十五年元月續記。

第六十五章

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

李道純本獨無『知』字。日本市川匡曰：『「知」字，爲衍。』是也。依老子文例，第一章云：『此兩者：同出而異名。』五十六章云：『此兩者：或利或害。』六十一章云：『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十八章云：『此三者，以爲文不足。』可證上當無『知』字，疑涉下文『常知稽式』句而誤衍也。蓋『此兩者』三字，即指上文：『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以智治國』與『不以智治國』也。當據李道純本刪上『知』字。又按：『謂』字疑當作『知』。此『知』字蓋即誤入上文『此兩者』句上者，原文遂訛作『是玄德』三字。後人依老子文例，並據第十章及原五十一章『是謂玄德』一句，而增『謂』字也。又：老子全書以『是謂』作結句者十餘處，如：『玄同』

『道紀』、『配天』、『要妙』、『微明』、『襲明』、『襲常』等，均無複出；獨此章『玄德』與第十章及原五十一章凡三見，當係錯簡或譌誤無疑。『常知稽式，是知玄德。』猶云：能知『以智治國之賊，不以智治國之福』之『稽式』者，則亦可以『知玄德』矣。紀大奎曰：『德玄而德之體用不可名，故『知玄德』，則『知常道』矣。衆妙之歸謂之玄，自然之謂常。』疑紀所見本『謂』有作『知』者。又：『稽式』兩字，河上公本、嚴遵本、景龍本及衆本多作『稽式』。焦竑曰：『稽』，模也；『式』，法也。』河上公注云：『法式也。』即莊子山木篇所謂『法則』是也。十四章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文子微明篇云：『時將復起，是謂『道紀』。』蓋天道好還，有一定理存焉。五十二章云：『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此亦『稽式』也。故下文云：『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敦煌庚本無『與物反矣』四字。

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林希逸曰：『反者，復也；與萬物皆反復而求其初，則歸於『大順』之中矣。『大順』，即『自然』也。』林說是。莊子天地篇云：『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緒緒，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又天下篇云：『已之『大順』。』說文：『循』，順行也。王先謙云：『循』，順也。』

第六十七章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按：此『久』字疑當作『大』。『久』、『大』形近，因而致誤。蓋老子文例或以『大』、『小』對言；或以『大』、『細』對言。如六十三章：『爲『大』於其『細』。』又云：『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此言，『若肖大矣，其細也乎。』如謂：『若自爲大矣，則不能成其大。』蘇轍曰：『夫道，曠然無形，頽然無名，充徧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爲『大』也。』宋徽宗曰：『若肖，則道外有物；豈得『大』乎？』莊子秋水篇云：『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亦『小』、『細』並用與『大』對文。論語云：『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此以『細人』代『小人』與『君子』對文。史記項羽本紀：『大』行不顧『細』謹。』古人以『大』、『細』對文，甚屬尋常；似當作『大』於義爲長。又：源東菴曰：『『肖久矣』之三字，非古經全文；恐後寫之謬而無知謬，今解來者先後不倫，文義亦昧，此果何之意乎？』『肖久矣』之三字，當作『爲大於』之三字；字形相似，故疑後世誤筆。』姑存其說。嚴遵本、次解本『細』並作『小』。

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傳奕本、范應元本『戰』俱作『陳』；范本句作『以陳則勝。』馬叙倫曰：『諡闕注上文』一曰慈曰：『夫慈，以陳則勝。』是作『以陳則勝，』當從之。』蔣錫昌曰：『按，馬說是，八十章『雖有甲兵，無所陳之。』「陳」字文誼，並與此同；亦其例也。』「戰」當改「陳」。』馬、蔣二說是。惟下『勝』字亦係誤字。彭耜曰：『邵若愚本作「以戰則正」。』焦竑曰：『一本作「以陳則正」。』傳奕本正作『以陳則正。』是『勝』當作『正』。吳子圖國篇云：『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依吳子文，是此兩句上當有『以陳則定』一句；且『以守則固』句，當在『以戰則勝』句上也。作『正』者，因『正』、『定』古通；或因『定』字闕壞爲『正』，遂訛爲『正』。三十七章：『天下將自定』句，而傳奕本及衆本多作『正』。此又『正』誤爲『定』，可資旁證者矣。又疑因『定』訛爲『勝』，句如傳本作『以陳則勝』；連下文則三句作：『以陳則勝，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後人不解，以爲下衍『以戰則勝』一句，因改上句『陳』字作『戰』，並刪去最末一句；遂成王本今文：『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兩句矣。惟考陸德明釋文出：『以陳』二字，是王本正作『以陳則定，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因中脫去『則定，以戰』

四字；而經文中『戰』字尚未脫也。淮南子兵略訓云：『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按：此『戰』字，亦當作『定』或作『正』。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孫子形篇云：『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謀攻篇云：『是以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依吳子及淮南子文，則此三句當作：『以陳則定，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當據吳子文補正。

第六十八章

善勝敵者不與

『不與』二字，傳奕本及衆本多作『不爭』。陶鴻慶曰：『王引之經義述聞謂：「古者相當相敵，皆謂之「與」；疏證最詳。」「當」與「敵」，並與「爭」義近。疑注文本作「與，爭也。」「後人不達其義，凡增「不」字耳。』陶說是也。按上文：『善戰者，不怒；』即孫子火攻篇所謂：『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與師。』此云：『善勝敵者，不與；』即孫子形篇所謂：『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可勝。』謀攻篇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亦即文子下德篇所謂：『善戰者，無與鬪。』是也。道藏河上公注本「與」下有「爭」字。

是謂配天古之極

俞樾曰：『此章每句有韻，前四句以「武」、「怒」、「與」、「下」爲韻；後三句以「德」、「力」、「極」爲韻。若以『是謂配天』爲句，則不韻矣。疑「古」字衍文也，「是謂配天」之極」六字爲句；與上「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文法一律。』奚侗曰：『體道者與天合德，故曰「配」。「極」，至也。各本「天」下有「古」字，誼不可通；殆下章「用兵有言」句上，有「古之」二字；「古」字錯入於此，而又掇一「之」字；茲刪去。』馬其昶曰：『「極」字疑在「古之」二字上。易鄭注：「三極，三才也。」「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以人相天，故曰「是謂配天極」。』馬叙倫曰：『馬說「古之」二字屬下讀，是也；然「天」下當有「之」字。此傳寫「古」字譌入此文，又復脫「之」字矣。』又河上公注云：『能行此者，德配天也。』但「古」字又連下文作「古之極」。『配天』是矣，按：此文應作：『是謂配天之極』。源東菴曰：『「古」字疑衍文，極，中也。……言不爭之德，配天之中道；故曰：「配天之極」也。』並是。當據俞說刪一「古」字。于省吾曰：『按「配天」二字應有重文，本作：「是謂配天古之極」。』應讀作：「是謂配天」句，「配天古之極」句。以老子本書句例證之：如六章，「是謂玄牝，玄牝之門。」十六章，「是謂復命，復命曰常。」三十章，「謂之不道（御注本作「是謂」），不道早已。」五十三章，「是謂盜夸，盜夸（今本脫下「盜夸」二字，此據敦煌本）

。非道也哉。」五十九章，「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六十五章「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七十四章，「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御注本無「夫」字及「者」字。）凡此均與「配天，配天古之極」句例相同。此可備一說。按：明鍾惺所輯『諸子嫺嫺』中節本老子，以此章爲老子全書之末節。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

傅奕本、范應元本「言」下並有「曰」字。又：六十八章末句作『是謂配天古之極』。奚侗曰：『各本「天」下有「古」字，誼不可通；殆下章「用兵有言」句上，有「古之」二字。「古」字錯入於此，而又掇一「之」字。』馬其昶、馬叙倫二氏說，亦相同；奚說是也。當據增「古之」二字。又范應元本、傅奕本，『兵』下俱有『者』字；亦當從之。淮南子兵略訓有云：『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是此句當作：『古之用兵者有言。』釋德清注亦云：『且古之用兵者有言曰』，當據諸說補正。

是謂行無行

焦竑曰：「行」，上如字；下戶剛反，言「行列」也。『陳柱曰：『下「行」字當爲「脗」之省借。』按：下「行」字當作「形」，蓋「行」、「形」古通。『孫子虛實篇云：『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又云：『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淮南子兵略訓云：『無形而制有形，無爲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又云：『唯無形者，無可奈何。』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運於無形』，卽『行無形』也。當據淮南子文改下「行」字作「形」。

扔無敵執無兵

傳奕本、嚴遵本、吳澄本，『執無兵』句，均在『扔無敵』句上。陶邵學曰：『「執無兵」句，應在「扔無敵」句上。』明注曰：『猶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也。』是王同此。『馬叙倫曰：『陶說是。行、步、臂、敵，相間爲韻；』當據傳本改正。江有誥曰：『「執無兵」句，依韻當移在「行無行」句下。』次解本「輕」作「侮」，傳奕本、呂知常本並作「無」。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傳奕本作：『知不知，尙矣；不知知，病矣。』文子符言篇作：『知不知，上也；不知知，病也。』淮南子道應訓引作：『知不知，尙矣；不知而知，病也。』沈一貫曰：『既知而自謂不知，此眞知道之無極無際也；上也。不知而自以爲知者，妄見意也；病也。』莊子養生主篇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也，殆而已矣！』據此，自以淮南子所引爲長，當據改。惟『上』、『尙』古通，仍可依王本之舊。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敦煌壬本無「病是以不病」五字。次解本無「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二句。俞樾曰：『上文已言「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此又言：「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則文複矣。韓非子喻老篇作「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當從之。蓋上言病病，故不病；此言不病，故無病。兩意相承，不病者，不以爲病也。』蔣錫昌曰：『按御覽疾病部引作「聖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較諸本爲長，當據改正。』蔣說是也。惟『是以不病』句，『不病』二字，當從韓非子改作『無病』。又：『聖人不病』句上，原無『是以』二字。疑末『是以不病』句中，又衍『不病』二字；並落入下文，『是以』二字應移入上文『聖人不病』句上。

第七十二章

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狎』字，景龍本、蘇轍本、林希逸本、王道本、焦竑本均作『狹』。嚴遵本作『狹』。按：上文云：『民不畏威，』下云：『無「狎」其所居。』與十七章：『畏之，侮之』義近。論語季氏篇云：『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畏」、「狎」連文說文：『「狎」，犬可習也。』是「狎」有輕蔑之義。林希逸曰：『居，廣居也。』董思靖曰：『居者性之地，居天下之廣居；則與太虛同其體矣。』王注：『清靜無爲謂之「居」。』是「居」字乃居處之居，而非居室之居。下文『無厭其所生』，吳澄曰：『「厭」，猶惡而棄之也。』此正「狎」與「厭」對文，「居」與「生」對文，既非居室之居，自不當作『狹』；似應作『狎』於義爲長。按：厭，足也；滿也。『無厭其所生』，猶謂無求生之厚。吳說恐非。司馬光本「居」作「安」。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陳柱曰：『七十二章「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三句，當移此「被褐懷玉」句下。』陳說是也。按此三句與上文均不相應，疑係錯簡，當依陳說移七十章此句之下。又『是以聖人』四字；因與上文重複，亦應刪去。范應元本、崇寧五注本、達真子本「被」並作「披」。

第七十三章

是以聖人猶難之

嚴遵本、景龍本、次解本，唐人殘卷辛本均無此一句。奚侗曰：『「是以」一句，誼與上下文不屬，蓋六十三章文復出於此。』馬叙倫曰：『「是以」一句，乃六十三章錯簡復出者，易州無此句；可證也。』蔣錫昌曰：『按，奚、馬二說並是，「是以」一句當刪去。顧本成疏於「是以」句無疏，是成無此句。強本榮注此句無注，是榮亦無此句。竊謂以上諸說並非。景龍本、強思齊本及他本上文「此兩者」三字上，有一「知」字，焦竑曰：『「一此上有「知」字，非。」按：此「知」字疑卽下「是以聖人猶難知之」句中，「知」字之脫落，而混入於上文者。』是以聖人猶難知之，正承上句「孰知其故」句也；因脫一「知」字，句作『是以聖人猶難之。』其義不可強解，後人不察，遂妄移此句於六十三章『多易必多難』句下，並在『故終無難矣』句上；反謂此句非本章之文，謬甚！然嚴本、景龍本、次解本、唐人抄本均無此一句；則錯誤之由來固已久矣。韓非子五蠹篇云：『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道藏顧歡注疏本引節解曰：『謂天常惡其勇敢，愛其怯弱；含生受氣，誰知天意也？』蘇轍曰：『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也。』若依老子文義，當增「知」字。鄧錡解曰：『

勇於敢則見殺，勇於不敢則活；知此兩者，利害甚明。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知之。」又曰：『凡此兩者，或利或害，人皆知之。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知」其故也。』是鄧本原當有『知』字。當據鄧注在『難』下增一『知』字。

第七十四章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

次解本、唐人殘卷辛本『常』字下，俱有『不』字。易順鼎曰：『畢氏考異，傳奕本作『民常不畏死；』則此當有『不』字矣。』蔣錫昌曰：『按諛誼，「常下當據辛本增一『不』字。蓋既常畏死，即不敢爲奇；惟其常不畏死，故敢爲奇也。』蔣說甚辯，竊謂未得。按：王注云：『詭異亂羣，謂之『奇』也。』陳象古曰：『「奇」，邪也。』『奇』，即作姦犯科者是也。上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蓋謂以其不畏死，故不能以死懼之也。下云：『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即謂其既畏死，又復作姦犯科；則吾可執而殺之，又誰敢以身試法，作姦犯科者乎？其意猶云：畏死者，可以以死懼之；不畏死者，不能以死懼之也。』伊文子大道篇下引云：『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顧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

，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此堯詁也。是『常』下不當有『不』字矣，次解本無『常』字。

夫代司殺者殺

『夫』字，傳奕本及衆本多作『而』。蘇轍曰：『非天之所殺，而吾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范應元曰：『而上之人，執而遽殺之，是代天之司殺者殺矣。』是作『而』於義爲長。當從傳本。

第七十五章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傳奕本『爲』下有『生』字。范應元本『生爲』作『爲生』。馬叙倫曰：『七十五章『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二句，當在此「以其生生之厚」句下。』陳柱曰：『各本無此十數字，馬說是也。』按：此十數字當如馬說，係屬五十章之文；似應在『以其無死地』句後。蓋『以其生生之厚』句，與此『以其無死地』句，文例一律；故接此下，成爲章末結句；以明全章之義爲是。又：王本原無『也』字；但傳奕本、范應元本及衆本多有『也』字。此句既結全章之文

，自以有『也』字爲長。當據傳本增。

第七十六章

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

按：列子黃帝篇引作：『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淮南子原道訓作：『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彊者死之徒也。』文子道原篇作：『故柔弱者生之幹，堅彊者死之徒。』說苑敬慎篇亦作：『柔弱生之徒也，剛彊者死之徒也。』御覽木部引作：『柔弱者生之徒，堅彊死之徒。』蓋上文云：『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亦先言『柔弱』，後言『堅彊』；上下相應。蔣錫昌曰：『疑老子古本如此。』蔣說是也。當據列子、淮南子及說苑之文改正。

木強則兵

俞樾曰：『按「木強則兵」，於義難通。河上公本作「木強則共」，更無義矣。老子原文作「木強則折」。因「折」字闕壞，止存右旁之「斤」；又涉上文「兵強則不勝」而誤爲「兵」耳，「共」字則又「兵」字之誤也。列子黃帝篇引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卽此章之文，可據以訂正。』劉師培曰：『按俞說是。淮南子原道亦作「兵強則滅，木強則折。」疑「不勝

」係後人注文，「兵」涉上文「兵強」而誤。』陳柱曰：『「折」篆文作𠂔，古文或有作𠂔者；與「兵」字篆文作𠂔形極近。故譌也。』蔣錫昌曰：『按列子「不勝」作「滅」，「兵」作「折」；當從之。此文「滅」、「折」爲韻。四十二章王注「至柔不可折。」卽據此文而言；亦王本作「折」之證。』以上諸說均是也。按：文子道原篇亦云：『故兵強卽滅，木強卽折。』禮記祭法：『萬物死，皆曰「折」。』『木』亦『萬物』之一類，故其死亦當曰『折』。莊子山木篇：『直木先伐。』秋水篇：『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是作『折』於義爲長。彭耜曰：『黃茂材本「共」作「折」。』黃茂材曰：『列子載老聃之言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列子之書，大抵祖述老子之意，且其世相去不遠，「木強則折」，其文爲順。今作「共」又讀如「拱」，其說不通；當以列子之書爲正。』當據諸說及列子文改正。

是以兵強則不勝

列子黃帝篇引『老聃曰：「兵彊則滅」。』淮南子原德訓引同。按：『不勝』當作『滅』。蓋上文云：『堅彊者死之徒。』非僅『不勝』已也。吳子圖國篇云：『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文子符言篇云：『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作『滅』於義爲長，當據列子文改正。

第七十七章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奚侗曰：『三句與上文誼不相附，上二句已見二章，又複出於此。』日本市川匡曰：『古注誤入。』奚說是，疑係錯簡。劉師培曰：『按「其」上疑脫「以」字。』蔣錫昌曰：『劉謂「其上脫「以」字，其說是也。下章「以其無以易之」；又「以其」二字，爲老子習用之語。七章：「以其不自生，……非以其無私邪？」五十章：「以其無死地」。六十五章：「以其智多」。十六章：「以其善下之」。七十一章：「以其病病」。七十五章：「以其上食稅之多，以其上之有爲，……以其上求生之厚。」文例均同。』蔣說是也，當據老子文例增「以」字。王注云：『和光同塵，蕩而均者，唯其道也；是以聖人不欲示賢以均天下。』又五十八章『光而不耀』句，王注云：『以光鑑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隱匿也。所謂「明道若昧」也。』疑卽此句之下脫文，依誼應移此『光而不耀』句下；以承上文。又韓非子解老篇云：『今舉動而與天下爲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文子上義篇云：『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力自修以道，而不責備於人，易償也；自修以道，則無病矣。』是皆不欲示賢於人之意也。景

龍本作『斯不見賢』，次解本作『斯不貴賢』，敦煌辛本作『其欲退賢』；意義並同。

第七十八章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正言若反

『是以聖人云』至『是爲天下王』諸句，與上文誼不相應，疑係二十二章錯簡；並當在『不自矜故長』句下。又『正言若反』四字。李嘉謀本無此四字。吳澄本、明太祖本、日本葛西質本俱移至次章之首。福井安次郎曰：『今從是，但古來留此章末；而解是者，亦有百數十家，依始留其形骸而已。』吳澄曰：『「聖人云」四句，作結語，意已完；不應又綴一句於末。他章並無此格。』吳說是。按：當係四十一章錯簡，並應在『建言有之』句下，『明道若昧』句上，不應屬於次章『和大怨』句上。次解本無「是以聖人云」五字。傅奕本、司馬光本此下並有「之言」二字。又：『正言若反』，其意義卽：『似是若非』，或『似非而是』。語妙雙關，如英文：『Paradox』之一詞。按：四十一章『建言有之』以下各句：『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諸句皆含此意；而老子全書亦充滿此類文字也。此『正言若反』，疑係古代語言之方法或邏輯公式之一種；爲老子所引用者。程大昌曰：『若反，而實不反也。』吳澄曰：『「正而若反」

，亦如明而若昧，進而若退，直而若屈，巧而若拙之類。蓋若昧乃所以爲明，若退乃所以爲進，若屈乃所以爲直，若拙乃所以爲巧，若反乃所以爲正。」又注「故建言者有之」句云：「此句起下二節，謂昔之立言者，道之相反；如下文所云十二事是也。」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其餘怨安可以爲善

陳柱曰：『六十三章「報怨以德」句，當在此「和大怨，必其餘怨」句上。』陳說是，但此四字，應在「安可以爲善」句上，並在「必其餘怨」句下；文作：『和大怨，必其餘怨；報怨以德，安可以爲善。』蓋此處「安」字，應作「於是」，作「乃」字，「則」字解也。王引之《經傳釋詞》曰：「『安』，猶「於是」也；「乃」也；「則」也。」荀子《正論篇》云：「故先生、聖人「安」爲之立中制節。」仲尼《篇》云：「而暴國「安」自化矣。」其意如云：和大怨者，仍有餘怨；蓋大怨既成，然後從而和解之，其中不能無少介介也。故惟能「以德報怨」者，始能無怨；乃可以爲善也。此即四十九章所謂「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是也。後人不解其義，又不知上下俱有脫文；遂將「安」字作「何」字解矣。故《文子微明篇》遂引作：『和大怨，必其餘怨；奈何其爲不善也！』危大有《集義引劉師立》曰：『或謂孔子「以直報怨」何也？然老子教

人惟欲處其柔弱，與天爲徒，而無所爭；可以利天刑，遠人禍。若「以直報怨」。怨何由已？當時孔子有所激而言，終不若報之以德爲善也。』劉說近之矣！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次解本「徹」作「轍」。河上公注云：『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民所失。』嚴遵曰：『徹，亦作殺也。』王注云：『徹，司人之過也。』『有德司契，』即用以解說：聖人能「以德報怨」，『故無尤』。『無德司徹，』即用以解說：『和大怨，必其餘怨』者也。如七十四章所謂：『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者矣！』觀上下文誼，『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兩句當在『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句上。『是以』兩字，正承『有德』、『無德』二句言也。惟能以德報怨者，乃能爲善也。故下文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並以總結全章也。李道純本「親」作「私」，「善」作「聖」。按：《尚書太甲篇》：『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文選》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將校注引作『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北堂書鈔》一四九引作『太公六韜：「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史記伯夷列傳》引作『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第八十章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馬叙倫曰：『「雖有舟輿」四句，古注誤入經文者也。』馬說是也。竊謂，『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二句，乃上『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句之注文；又『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二句，乃上『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句之注文也。又：葉夢得本、蘇轍本無『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一句，市川匡曰：『古注語誤入，刪去。』非也。此正係經文而被脫佚者也。當據馬說刪正。按：『莊子胠篋篇』作：『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上無『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諸句。次解本、宋刊河上公本「輿」並作「輦」；李道純本、危大有本、王守正本、林志堅本並作「車」，次解本「陳」作「陣」。

第八十一章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牟子理惑論引老子曰：『「智者不言，言者不智」，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過行。」湛然輔行記五之一亦引此文，作：『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大辯

若訥。」又曰：「君子恥言過行」。』疑『君子恥言過行』六字，即係此處之錯簡，並當在此二句之後。論語憲問篇：『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阮元曰：『皇侃本、高麗本，「而」作「之」。』王符潛夫論交際篇云：『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蓋『君子恥言過行』與『報怨以德』二語，皆出老氏，或古有此語，而爲孔氏所引者。『恥言過行』，即：『辯者不善』也。論語所謂『巧言亂德』是也。亦即六十三章所謂：『夫輕諾必寡信』之意也。當據理惑論在『博者不知』句下補入此句。又嚴遵本在『博者不知』句下，原有『是故』二字。谷神子注，作『是』字。當依老子文例增『是以』二字。

二、列子（據「四部叢刊」景印宋刊本）

天瑞

眎之猶衆庶也

說文：『眎，古文視；眎，亦古文視。』玉篇：『眎，古文視字。』按：釋文作「眎」，注：『古視字也。』仲尼篇：『不知所眎』，亦作「眎」。玄應一切經音義引張揖字詁云：『古文「眎」、「眎」二形，今作「視」同。』眎、眎、視，古當通用。此本與元刊本並作「眎」，疑刊刻譌誤，當依玉篇改正。

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

盧文弨曰：『「往復」二字當疊。』陶鴻慶曰：『張注云：「代謝無間，形氣轉續」，正釋「往復」之義；是其所見本未誤。』按：宋徽宗義解云：『汎應不窮，故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蓋莫知其端倪也。』依義解，則正文當疊「往復」二字。劉須溪本、朱得之本、吉府本、董逢元本、許宗魯本、陳深諸子品節本、沈津百家類纂本、孫鑛批點本、閔齊伋本、吳勉學

本、馬驢釋史本，並疊「往復」二字，當據增。

用之不勤

按：此文亦見老子第六章，王弼注云：『無物不成，用而不勞；故曰：「用而不勤」也。』於義未得。按：淮南子原道訓：『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又云：『純道獨存，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高誘注：『既，盡也；勤，勞也。』又精神訓：『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上引或以究、勤相對，或以既、勤相對，或以究、窮相對。既、究、窮三字皆具盡、極之義；勤字不當作勞字解也。老子三十五章：『用之不足既。』四十五章：『大盈若沖，其用不窮。』既、窮並用。觀「又不盈」句王注：『其爲無窮，亦已極矣。』勤、窮音近，疑古相通段。上云：『縣縣若存，』乃不絕之意；故下當應以「不窮」也。依義作「窮」爲長。孔叢子抗志篇：『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此又以「窮」反訓爲「勤」；是「勤」亦可訓「窮」之證。

濁重者下爲地

張湛注：『此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胡應麟四部正譌云：『乾坤鑿度，稱黃帝撰，而乾鑿度皆假孔子爲言，其僞固無容辯說；然亦匪鑿度本書也。』又云：『右俱鑿度中孔子所云，實全

寫列子天瑞一節，稍增數字，遂不成語。又列子「濁重者下爲地」之後，有「沖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三語，意乃完足；今割去三語，而以「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成乾」接之，文義頓斷缺，可笑！」按：胡說是也。疑作乾鑿度者改「天地」爲「乾坤」，以符說易之旨；疑此下當接「種有幾」至「萬物皆入於機」全文，明萬物化生之說，以續上節言宇宙起源變化之理。今改「物有始」，似曾見下有「種有幾」之文，而以此三字易之耳。又「種有幾」上原有列子語百豐言「生死」之說一段，與此「生化」說義不相關，當係他章之文混入於此。

沖和氣者爲人

「和氣」二字，林希逸本作「氣和」。按：老子四十二章：「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是此當作「沖氣和者爲人。」張注：「交會而氣和，氣和而爲人。」是張所據本原亦作「氣和」，當據林本改。

九變者究也

俞樾曰：「『變』字衍文，本作「九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俞說是也。按：張注：「究，窮也。」言數至九而窮，故「乃復變而爲一」。此卽上文：「往復，其際不可終」之意。上文：「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諸「變」字皆作動詞，獨此「九變」字作名

詞，於義不倫；當據俞說刪。

易无形呼

「呼」字，張湛注：「不知此下一字。」南宋本、元刊本並作「略」，殷敬順釋文亦作「略」，云：「淮南子作「形埒」，謂兆朕也。乾鑿度作「形畔」，今從「乎」者，轉謂誤也。」任大椿曰：「考淮南子本經訓：「合氣化物，以成埒類。」高誘注：「埒，形也。」要畧訓：「形埒之朕。」繆稱訓：「道之有篇章形埒者。」兵畧訓：「夫有形埒者，天下公見之。」凡形埒字皆作「埒」，說文、玉篇、廣韻有「埒」字無「略」字；類篇有「略」字云：「耕田起土也。埒，略異義，埒之作略，蓋假借字。」按：盧重玄本、宋徽宗本、林希逸本、高守元本、劉須溪本、朱得之本、世德堂本、陳深本、孫鑣本、閔齊伋本、歸有光本、吳勉學本並作「埒」，當據改。然湯問篇：「四埒注於山下，」張湛注：「山上水流曰埒。」與高注義異，豈「呼」字爲字書所脫誤乎？姑備此待考。觀注文：「不知此下一字」。由此足證：此書非張湛所僞作矣。

種有幾若堦爲鶉

按：莊子至樂篇「種有幾」下無此文，元刊本、歸有光諸子彙函本並無「爲鶉」二字，讀作「若堦得水爲鶄。」疑係「萬物化生」下之古注混入正文，此舉一例作注耳。墨子經說上：「化

，若鼃爲鶉。』是依墨子文爲「化」字作注之證。其錯誤固在劉向、郭象、張湛之前矣。

純雌其名大菁純雄其名穉蜂

按：此十二字疑係上文「類自爲雌雄」句下之注，混入正文；當刪。

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

張湛注：『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人理感已者，遂孕，因生后稷。』又：『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白水出東走無顧。明日視白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有莘氏女子採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名之曰伊尹。』上文張湛引大荒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鵲之類也。』按：上文：『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鵲」。』亦即雌、雄不交而生子；故舉「純雌」、「純雄」之事以爲注。此明人類男女不交而孕子，亦舉后稷、伊尹以作證；疑此兩句並係古注羈入正文，當刪去。

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

莊子至樂篇釋文引司馬彪云：『羊奚，草名，根似蕪青；與久竹比合，皆生非類。青寧，蟲

名也。』王叔岷云：『御覽八八七引莊子疊「不筍久竹」四字。「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爲句，「不筍久竹生青寧」爲句，文理甚明。此「生青寧」上蓋亦脫「不筍久竹」四字也。』王說恐未必然，姑備此一說。

田鼠之爲鶉也

「鶉」字，釋文：『音淳，與鼃化同。』說文云：「鶉，鶉也。」大戴禮：「三月田鼠化爲鶉。」周書云：「化鶉」。郭注爾雅云：「鶉亦鶉也。」鶉音諳，鶉音如。』按：『大戴記夏小正：「田鼠化爲鶉；鶉，鶉也。」孔廣森補注：「鶉，鶉之類也。無斑者爲鶉，有斑者爲鶉；鶉有後趾，鶉無後趾；恆以是別之。公食大夫禮云：「雉、兎、鶉、鶉，」明鶉、鶉二物也。傳記或有言「田鼠化爲鶉者」。淮南子又云：「蝦蟆化鶉」。「鶉」，宋本譌「鶉」。』墨子經說上：「化，若鼃爲鶉。」說文云：「古蛙字。」淮南子齊俗訓：「夫蝦蟆爲鶉，生非其類。」又：『莊子至樂篇「鼃蟻之衣」，成玄英疏：「俗謂之蝦蟆衣也。」鼃即蝦蟆；墨子書古，更以淮南子作證，是當以「鼃化爲鶉」是矣。考兩棲動物中有金線鼃者，亦名青鼃、田鶉。疑「鼠」字乃「鼃」字之譌誤，「田鼠」當作「田鼃」。「田鼃之爲鶉也」，與墨子、淮南子說合；當據改。夏小正作「鶉」者，固不可與「鶉」混者。』

生竈下

按：莊子至樂篇並陸德明釋文「生」下皆有「於」字。宋徽宗義解云：『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是義解正文亦有「於」字。上文：「生於陵屯，」依文例亦當有；當據莊子文增。

青寧生程

殷敬順釋文云：『尸子云：「程，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獬。按：山海經、爾雅：「熊虎醜其子豹，」豹，熊虎之子也。山海經云：「南山多獬豹，」郭注云：「獬是豹之白者，豹即虎生非類也。」據程是獬之別名也。』陳景元曰：『按：獬似熊，毛又黃而黑有光澤者，獬音陌。』

人久入於機

莊子至樂篇：「人又反入於機。」按：張注：『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是張本原作「反」，無「久」字。「反」字闕壞，遂誤爲「久」；形近所致。此亦言「往復」之理，故下章云：『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義並同此。當依莊子文改「久」作「反」。歸有光本作「又」，疑係臆改。

又「機」字，胡適說莊子書中的生物進化論云：『這一節的末三句所用三個「機」字，皆當作「幾」，即是上文「種有幾」的「幾」字。若這字不是承著上文來的，何必說：「人又反入於機」呢？用「又」字和「反」字，可見這一句是回照「種有幾」一句。易繫辭傳「極深而研幾」一句，據釋文，一本「幾」作「機」。可見「幾」字誤作「機」是常有的事。』胡說是也，當據改；但無「又」字義亦可通。下兩「幾」字並同此。

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

按：「故謂之鬼」，於義已足，疑此數語乃係「鬼」字下之古注羈入正文。爾雅云：『鬼之爲言歸也。』漢書楊王孫傳、說苑反質篇並引楊王孫言曰：『吾聞之：「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言歸也。』下無「歸其真宅」四字。是「鬼之言歸也」五字，乃楊王孫據爾雅引伸列子之義，蓋劉向校列子時，以爲列子本文而附益之耳。當刪去。

終進乎不知也

陶鴻慶曰：『「不知」二字無義，注亦弗及；疑「知」爲「始」字之誤。莊子列禦寇篇云：「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終盡乎不始」者，即「歸精神乎無始」也。張注：「迭相與爲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蓋其所見本作「不始」。』陶說是也。按：下文「道終

乎本无始，進乎本不久。」張注：『「久」當爲「有」。无始故不終，无有故不盡。』上以「不始」代「无始」，下以「不有」代「无有」，作「不始」是矣；當據陶說改。

子列子曰天地无全功聖人无全能萬物无全用

按：此節文字疑係慎到學說之所本。莊子天下篇：『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无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下文又引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正是「无全功」、「无全能」之意。

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尙何存

按：『黃帝曰』上有『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景……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一節。『我尙何存』下又有『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一節。此十七字，顯將前後兩節文義隔絕；疑當移至『反其極矣』句後；此章乃一氣呵成也。

畫其終

俞越曰：『「畫」者，止也。論語雍也篇「今女畫」，孔注曰：「畫，止也。」「畫其終」

者，止之使不終也。上文云：「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然則生固不可得而常，終固不可得而止矣。而「欲恆其生，畫其終」，故曰惑也。張注曰：「畫，亡也。」疑本作「畫，止也。」以形似而誤。呂氏春秋本味篇：「道者亡彼正己，」今誤作「止彼在己，」與此正可互證。『俞說是也。按：釋文云：『「畫」，胡麥切，計策也。一本作「盡」，於義不長。』道藏本，林希逸本，劉須溪本，朱得之本、南宋本、元刊本、世德堂本並作「畫」。又南宋、元刊、世德堂三本張注並作：『畫，亡也。』疑「亡」字乃「止」字之形近而誤。當據俞說並諸本改。

精神者天之分

「分」字，釋文作「久」，云：『音「有」，下同。本作篆文，與「久」相類。按：漢書楊王孫曰：「精神者天之有，形骸者地之有。」王孫常讀此經，今國子監本作「分」。』任大椿曰：『考淮南子精神訓：「是故精神者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又「壺子持以天壤」句，高誘注：「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與楊王孫所云皆本列子此文；則漢人所見之本並作「有」不作「分」。』任說是也，當據改。下「分」字同此。

進乎本不久

張注：『「久」當爲「有」。无始故不終，无有故不盡。』釋文：『久，音有。』王叔岷云

：『「久」蓋「又」之形誤，古多以「又」爲「有」。』並是也，當據張注改。日本諸葛晃曰：『「久」恐「生」之誤。下文「有生則復於不生」，即承之也。』姑備一說。

禮將休焉

「禮」字疑當作「體」。按：上文嬰孩、少壯、老髦、死亡皆指身體言，此言老髦，故云「體將休焉」。諸本並作「體」，疑形近並刊刻譌誤；當據諸本改正。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按：此言天地潛移，人物默化，與上節義不相屬。先引粥熊之言，再舉杞人之事，以證自然冥運，消息盈虛之理，變化之迹；疑係說符篇錯簡，當移至『宋人有爲其以玉爲楮葉者』一節之後。按：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與「曉者」之意頗近。又大宗師篇：『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司馬彪注：「畸，不耦也。」豈「畸人」、「倚人」即「杞人」，「倚」、「畸」一聲之轉歟？又：「粥」字，釋文：『音育。粥熊，周文王師，封於楚，著子書二十二篇。』按：漢書藝文志：『道家，鶡子說二十二篇。』力命篇、楊朱篇並作鶡熊，又稱「鶡子」；蓋「粥」、「鶡」古通用字。

不覺其成亦不覺其虧

按：依上文例，「不覺」字上當有「亦」字。四解本、秦恩復本並有「亦」字，當據增。

子列子聞而笑曰

按：疑「笑」下脫一「之」字。上文：『長廬子聞而笑之，』依前文例當有。老子四十一章：『下士聞道，大而「笑之」。』「之」字蓋指言天地壞者與天地不壞者而言也。當依上文例增一「之」字。

此過養乎

「過」字，林希逸曰：『以「果」爲「過」，恐聲之訛也。』洪頤煊曰：『莊子至樂篇兩「過」字皆作「果」。國語晉語「知果」，漢書古今人表作「知過」。「過」即「果」假借字。』按：莊子釋文：『「果」，元嘉本作汝「過」。』下「過」字同此。

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

「舞」字，陶鴻慶曰：『張注解「舞仁義」爲「鼓舞仁義」，非也。「舞」讀爲「舞文」之「舞

「。仲尼篇：『若舞，彼來者奚若？』張注釋「舞」爲「弄」，是也。言事已破礪而後爲仁義以補苴之，則毀者不能復全也。道德經上篇云：『大道廢，有仁義。』莊子馬蹄篇云：『聖人覽鑒爲仁，踴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皆此旨也。注未達。』按：仲尼篇：『爲若舞』，張注：『世或謂相嘲調爲舞弄也。』朱駿聲曰：『「舞」借爲「侮」。』宋徽宗解義：『「大道廢，有仁義」。因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豈能復歸於道哉？』諸說並是也。

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

「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十四字疑衍。按：「古者謂死人爲歸人，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於義已足，疑係古注羈入，與天瑞篇「鬼，歸也；歸其眞宅。」數句爲古注相似。當刪去。

又有人鍾賢世

張注：『「鍾賢世」宜言「重形生」。』上文「莫知非焉」下張注：『晏子，儒，墨爲家。「重形生」者，不辨有此言，假託所稱耳。』釋文「鍾」作「種」，云：『「鍾賢世」音「重形生」。』張注是也。周穆王篇云：『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義與此同。按：劉向序云：『以「賢」作「形」。』蓋指此也。莊子庚桑楚篇：『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又云：

『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當據張注改。

然則賜息无所乎

王叔岷曰：『「息无所」疑原作「无所息」，即本上文「生无所息」而言。今本「息」字錯誤在「无所」上。』王說是也，按：「无所息」與上文「有所息」對文；下文「知所息矣」，亦指「有所息」言也。當據乙改。

小人伏焉

市村重松曰：『「伏」當作「休」，涉下章而誤之。』市村說是也。按：荀子大略篇、孔子家語困誓篇並作「休」。又韓詩外傳卷八：『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兮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按：「休」、「息」同意；莊子刻意篇：『其死若休，』成玄英疏云：『其死也若疲勞休息。』張注上文「知所息矣」云：『莊子曰：「死爲休息也。」疑係莊子佚文。但休、息同義明甚。又前章云：『其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又云：『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亦休、息上下文連用。此云：『君子息焉，小人休焉。』故下亦當云：『仁者息焉，不肖者休焉。』此蓋「休」、「伏」形近致誤也。當據荀子文改。下「休」字同。

故吾知其不相若矣

俞樾曰：『「吾」下脫「安」字。上云：「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云：「安知其不相若？」言死生一致也。下云：「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正承此言。若作「知其不相若」，則於語意大背矣。』俞說是也，當據增。

處常得終

盧文弨曰：『「得」，說苑雜言篇作「待」。』王重民曰：『作「待」是也。蓋榮啓期樂天知命，既明言「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故自謂處常以待終，當有何憂。若作「得」，則非其旨矣。御覽四六八引正作「待」。類聚四十四引作『居常以待終。』文雖小異，「待」字固不誤也。』楊伯峻曰：『盧、王說是也。下章張注云：「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待終」之語即襲此文，可見張所見本猶作「待」也。』市村重松曰：『文選注、高士傳作「待終」。』諸說並是也。按：此乃榮啓期生時所言，故云：「待終」；若作「得終」，則爲死後之論也。疑「得」、「待」形近致誤，當據說苑改。

舜問乎烝

「烝」字，皮錫瑞曰：『「烝」當作「丞」。』楊伯峻曰：『皮說是。莊子知北遊篇作「丞」，御覽五一九引亦作「丞」。』釋文作「丞」，云：『丞謂輔、弼、疑、丞之官。』按：「烝」乃人名，如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曰」，「湯又問……革曰」。力命篇：「力謂命曰。」皆以人名相對問答。莊子逍遙遊篇：「湯之問棘是已」，齊物篇：「昔者堯問於舜曰」，「齧缺問乎王倪曰」；皆以人名相對答。皮說恐未必然也。

強陽氣也

「強陽」二字，張注：『天地卽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強陽氣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強陽猶剛實也。』王重民曰：『莊子知北遊篇，郭注云：「強陽猶運動耳。」又寓言篇「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郭注云：「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是強陽有運動義，蓋與徜徉、襄羊等字同爲疊韻聯連字。』王說非也。張注以強陽爲剛實，更不知何據？按：天瑞篇：『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爲人。』此言陽氣爲天，陰氣爲地，沖和氣爲人。又云：『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上文云：『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卽指陰陽和氣而言。此當云：「天地陰陽氣也，胡可得而有邪？」況道家之書每言陰弱，不重強陽；而曰：「天地強陽氣也」，殊失其旨。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則「委和」當是天地陰陽之氣。疑「強」字乃「陰」字之缺壞而訛。然言天地

乃陰陽二氣，古人豈不知之？校者亦豈不知「陰」、「陽」字邪？然始終一字不敢輕易更改，此正前代校勘者之謹嚴審慎；古人「闕疑」精神之可貴者正在此也。

似而有之

楊伯峻曰：『藏本作「認而有之」，「似」即「認」。本書周穆王篇：「夢似人鹿」，釋文云：「似一本作認，」可證。』按：南宋本、朱得之本並作「認」，作「認」是，當據改。

沒其先居之財

俞樾曰：『居猶畜也，謂其先所畜之財也。』俞說是也。按：楊朱篇：「藉其先貲」，此「先貲」亦即「先居之財」也。

三年大壤

洪頤宣曰：『莊子庚桑楚篇「居三年畏壘大壤」。釋文「崔本作壤」。』按：作「壤」字是。釋文云：『又作壤。』廣雅釋詁：『豐也。』史記天官書：『所居大壤。』正義：『豐熟也。』又淳于髡傳：『穰穰滿家。』此云「三年大壤」，正指大熟言。御覽四百八十五引、林希逸本、劉須溪本、吉府本、許宗魯本、董逢元本、朱得之本並作「壤」，當據改。

東郭先生

按：莊子田子方篇有東郭順子，未知與此東郭先生是否一人？疑並係「寓言」，似不必深究。

黃帝

朕之過淫矣

張注：『「淫」當作「深」。』釋文：『淫音深。』按：下章：『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張注：『「深」當作「淫」。』莊子達生篇亦作「淫」。郭象注：『止乎所受之分。』言「度」似當作「深」爲是。疑「淫」、「深」形近致誤。林希逸曰：『淫矣者，言其已甚，如水之浸淫；然注家以淫當作深。』林說固亦可通，當仍據張注改。

都無所愛惜

王重民曰：『「惜」當作「憎」，字之誤也。上文云：「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此正承以爲說，若作「惜」，則非其義矣。御覽七十九引正作「憎」。』王叔岷曰：『范致虛解：』

「都無所愛憎，故其心無所知。」是所見本「惜」亦作「憎」。王說是也，當據改。

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

按：此段因與上文義不相應，疑係上文「乘風而歸」句下之錯簡；當移其下，並在『尹生聞之』句上，以復原書之舊。

雲霧不硤

胡懷琛曰：『硤，礙也。段玉裁註說文「礙」字云：「列子作硤，是也」。』許維通曰：『硤與闕通。』

而帝登假

張注：『「假」當爲「遐」。』釋文：『假音遐。』林希逸曰『登假，猶言登遐也，「假」當作「遐」。』林說是也，當據張注改。

潛行不空

張注：『不空，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爲闕者也。』按：釋文：『一本作「空」。』

莊子達生篇正作「窻」，郭象注：『其心虛，故能御羣實。』田子方篇：『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既能「下潛黃泉」，當以作「不窻」爲正。「窻」、「慄」爲韻，義亦較長。「空」、「窻」形近致誤，道藏江通本、明刊道宗六書本、道藏輯要本、宋徽宗本並作「窻」，當據改。

是色而已

楊伯峻曰：『「色」上脫「形」字，當作「是形色而已」。』「形色」承上文「貌像聲色」而言。注引向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則向所注莊子本有「形」字。江南古藏本莊子正作「是形色而已」，當據正。楊說是也。按：下文「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句下，張注：『卽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失自然之正矣。』此亦「形色」連文，疑張本原亦作「是形色而已」。當據楊說增。林希逸曰：『前言「貌像聲色」，此只言「是色而已」，四字之中只掇一字，文法也。』姑備一說。

含其德

「含」字，莊子達生篇作「合」，疑俱誤。按：下文云：『天守全』。又云：『其神全也。』又云：『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依義當作

「全」，「全其德」正承上句「壹其性」言。按：梁元帝金樓子著書篇引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云：「全德不刑。」莊子天地篇：「執道者，德全；德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疑作「含」作「合」者，並因形近致誤；皆傳會今本老子「含德之厚」與易經「天地合其德」之語而誤也。當依文義改作「全其德」。

爲伯昏無人射

「无」字，全書並作「瞽」，無有作「无」者。釋文：「无，莫侯切，下並同。」莊子田子方篇亦作「无」。獨世德堂本作「瞽」。按：作「瞽」是。天瑞篇釋文：「瞽人」，云：「莫侯切，後作『伯昏無人』者，亦音謀。」疑「瞽」、「无」音同致誤（或假借）；當依文例並世德堂本改。下諸「瞽」字並同。

怵然有恂目之志

「恂」字，釋文云：「音荀。何承天纂文：『吳人呼瞬目爲恂目』。」秦恩復曰：「『恂』當作『瞬』。」

善養私名

張注：『遊俠之徒也。』許維通曰：「『名』疑爲『客』之壞字；注：『遊俠之徒也』，則原文本作『客』明矣。又下文『子華使其俠客』，正承此而言。」許說是也。按：下文「范氏之上客」，「諸客之技」，屢及「客」字，似以作「客」爲是；當據改。又：林希逸云：「私名，私僕也；浙江人謂之『私身』是也。」姑備一說。

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

張注：「『更』當作『叟』。」釋文作「叟」云：『西口切。』任大椿曰：『考文王世子「三老五更」，注，「更當爲叟。」文王世子釋文：「更，工衡反，注同。蔡作叟，音素口反。」田更之作田叟，與五更之作五叟同。』任說是也，按：天瑞篇孔子稱林類爲「彼叟」，大抵古人稱野人、長者多用「叟」。如梁惠王稱孟子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叟」、「更」形近致誤，當依張注改。

怛然白熱

陶光曰：「各本『白』作『內』。光按：作『內』是，形誤爲『白』。」莊子人間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是內熱之義。」陶說是也，按：楊朱篇亦云：「『內熱』生病矣。」當據改正。

以瓦樞者巧

「樞」，張注：『互有所投曰「樞」』。釋文：『樞，探也，以手藏物，探而取之曰「樞」』。按：莊子達生篇「樞」作「注」，林希逸曰：『莊子以爲「注」，此以爲「樞」，字異而義同。』朱得之曰：『樞，賭。』沈亦然曰：『莊子達生篇襲用此語，而改「樞」爲「注」。按：投曰樞，射而賭物曰注。』是「樞」字亦具賭注之義。

凡重外者撰內

「撰」字，釋文作「拱」，云：『拱本作拙。』張注：『唯忘內外，遺輕重，則无巧拙矣。』按：莊子達生篇作「拙」。依注亦當作「拙」。作「撰」、作「拱」者皆因形近致誤；當據莊子文改。

吾見子道之

張注：『「道」當爲「蹈」。』按：下文「請問蹈水有道乎？」正作「蹈」。黃帝篇：『蹈火不熱。』並用「蹈」字，四解本亦作「蹈」。「道」、「蹈」同音，傳抄致誤；列子書用字，類多如此。如：「更」作「庚」，「同」作「童」；皆同聲假借。莊子達生篇亦作「蹈」。當據

張注改。下文同此。

纍纍二而不墜

「垠」字，道藏白文本、林希逸本同。宋徽宗本作「垠」，江澈本作「丸」。釋文：『「垠」音丸。司馬云：「謂累丸於竿頭也」。』按：莊子達生篇作「丸」。但四解本、南宋本、劉須溪本、世德堂本、朱得之本、秦恩復本並作「垠」，「垠」假爲「丸」，作「垠」者疑刊刻譌誤。此本湯問篇「火浣之布」，「浣」誤爲「浼」與此刻同例，可證；當據南宋本改。

若絜株駒

「駒」字，莊子達生篇作「拘」。成玄英疏：『拘謂斫殘枯枝也。』按：張注引崔譔曰：『絜株駒，斫樹也。』是崔本莊子亦作「駒」。疑「拘」、「駒」假借字。林希逸曰：『駒，定也。』此又一說。

乃疑於神

俞樾曰：『「疑」，道藏本作「凝」，盧重玄本亦作「凝」；莊子同。然此字實當作「疑」，即所謂「驚猶鬼神也。」上文孔子曰：「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亦可爲「乃疑於神」

之證。』陶鴻慶曰：『愈說是也，張注云：「意專則與神相似，」是其所見本正作「疑」，不作「凝」也。』俞、陶二說並非也。莊子逍遙遊篇：「其神凝」，郭象注：「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成玄英疏：「凝，靜也。」林希逸曰：「凝，定也。當承蜩時，其身如木槪而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蜩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貳也；凝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按：「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即仲尼篇：「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之謂。周穆王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黃帝篇：「心凝形釋，」張注作「神凝形廢。」此正張注：「意專則與神相似」之義；猶云：「意志與精神合而爲一也。俞、陶二氏以「神」作鬼神解，「凝」作疑似解，失之鑿矣；不可從。當據道藏本改。」

汝逢衣徒也

「逢衣」，向秀曰：「儒服寬而長大者。」按：禮記儒行篇：「衣逢掖之衣，」鄭玄注云：「逢，猶大也；謂大掖之衣。」

載言其上

林希逸曰：「能修汝今日所以言，而後可以更言向上之事。此言其道之妙不止於此也。」載

言」，更言也。「上」，語上之上也。」甚得其義。按：『載』疑『再』字之同音假借。

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

「既」字，釋文作「无」，世德堂本作「無」。王叔岷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作「既」作「无」，義皆不明。上文「顏回問津人操舟」章作「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玩」字義長。疑「既」即「玩」之誤，下「既」字亦當作「玩」。其作「无」者，「玩」壞爲「元」，傳寫因易爲「无」耳。」按：釋文：「『无』其文，諸家本作「既」，於義不長。」王說上「既」字作「玩」，是矣；但下「既」字不改，說本可通。淮南子原道訓：「布施而不既，」高誘注：「既，盡也。」「未盡其實」，即上文言：「未達其實」也。當依上文改上「既」字作「玩」。

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

南宋本、元刊本、道藏白文本、林希逸本、四解本、世德堂本、劉須溪本、朱得之本、吳勉學二十子本、施堯臣四子本、南宋纂圖六子本、明建陽刊纂圖六子本、許宗魯本、董逢元本、閔齊伋本「子」上並有「壺」字，莊子應帝王篇亦有「壺」字；句作「以告壺子壺子」，當據增一「壺」字。

罪乎不諫不止

張注：『「罪」或作「萌」。向秀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按：「罪」字無義，釋文：『「罪」本作「萌」。』莊子應帝王篇亦作「萌」。依向注當作「萌」。林希逸曰：『「罪」合作「萌」。』盧重玄本、朱得之本並作「萌」。當據改。

鯢旋之潘……是爲九淵焉

按：此九十六字，與上下文毫不相應；而文體除與本篇相似外，與全書無一處相侔。後漢書馮衍傳：『流目八紘，歷觀九州山川之體。』又云：『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疑卽本此。而上文云：『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減焉。其中有五山焉。』此「無增減焉」四字，卽逕接「其中有五山焉」。七字之中，連用兩「焉」字，「其中有五山焉」上，似有脫文。疑「九淵」或卽「九野之水」，當在此上，並在「歸墟」之下；明九淵之中有五山，乃無底歸墟中之五山也。

鯢旋之潘爲淵

釋文「旋」作「桓」，云：『「桓」，胡官切，盤桓也。一本作「旋」，謂盤旋也。』莊子應帝王篇亦作「桓」，釋文引簡文云：『桓，盤桓也。』任大椿曰：『「盤桓」二字古多訓爲旋。易屯釋文，馬融云，「盤桓，旋也。」故列子「盤桓」之「桓」又作「旋」。』林希逸曰：『旋，盤旋也。』陶光曰：『旋，桓古音相近。莊子庚桑楚篇：「尋常之溝，巨魚无所還其體」。』按：陸氏釋文：『還音旋，回也。』

吾與之虛而猗移

「猗移」，向秀曰：『無心以隨變也。』釋文：『委移，至順之貌。』馮登府曰：『「猗移」卽「委蛇」。』按：莊子應帝王篇作「委蛇」，郭象注：『無心而隨物化。』

因以爲茅靡

張注：『「茅靡」當爲「頽靡」。向秀曰：「變化頽靡，世事波流，無往不因，則爲之非我」。』按：莊子應帝王篇「茅」作「弟」，釋文：『徐音頽。』依張注疑當作「頽」。光聰諳曰：『既以猗移爲至順之貌，則茅靡正謂如茅之從風靡，波流正謂如波之逐水流；皆言無逆於物。』說亦可通。

怵然而封戎

釋文：『怵音紛。』莊子應帝王篇作「紛」。崔譔云：『亂貌。』義似未得。郭象注：『雖動，』以「動」釋「紛」，實本崔說。按：張注：『真不散也。』說文無「怵」字。莊子上文云：『遊心於淡，合氣於漠。』此章上文：『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此即形同槁木，心如死灰之意；疑「怵」字當作「恬」，「恬」、「怵」形近，因而致誤。說文：『恬，安也。』安，靜也。靜則真不散矣。又「疑」怵字當作「忽」，「忽」與「惚」通，「惚」字缺壞，因譌作「物」，與「怵」形近；遂致訛誤。說文：『忽，忘也。忽忽不省事也。』「忽然」正承上文：『塊然獨以其形立』而言。姑備此說，以待續考。

又：張注：『「戎」或作「哉」。』釋文作「哉」，云：『「哉」一本作「戎」。』林希逸曰：『「戎」合作「哉」。』林說是也。按：作「戎」無義，莊子應帝王篇作「哉」。成玄英疏云：『封，守也。』守即向注「不散」之義，施堯臣本作「哉」；當據莊子文改。

多餘之贏

按：諸本「多」上並有「无」字。俞樾曰：『無「無」字是也。依張注，張本亦無「無」字。』「无」字淺人妄加也。若云「無多餘之贏」，則下不必更言「其爲利也薄」矣。盧重玄本無「

無」字。莊子列禦寇篇亦無「無」字，當據刪。』俞說非也。按：釋文有「无」字。張注：『所貨者羹食，所利者贏餘而已。』「贏餘而已」，即謂所贏無多；故下云：『其爲利也薄；』則有「无」字者是也。荀子非相篇：『緩急贏絀，』楊注：『贏，餘也。』是「多餘之贏」乃云盈利之多也，與「爲利也薄」之義反矣。林希逸曰：『無多餘之贏，言其贏利所餘無多也。此句比莊子添一「無」字，則意異矣。贏，利也。』林說是也。林希逸本、南宋本、元刊本、劉須溪本、朱得之本、世德堂本、明刊道宗六書本、施堯臣本、南宋纂圖六子本、明建陽刊纂圖六子本、許宗魯本、董逢元本、吳勉學本、閔齊伋本、莊子闕誤本並有「无」字，當據增。

曾不廢藥乎

盧重玄解云：『「廢」當爲「發」。先生既來，何不發藥石之言？』王叔岷曰：『廢、發古通。仲尼篇：「發无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釋文引一本作「廢」，廢無能，即其比。』按：老子三十九章：『地無以寧，將恐發。』劉師培曰：『「發」讀爲「廢」。說文：「廢，屋頓也」。』又云：『「發」爲「廢」字之省形，「廢」、「發」同義。』疑此當作「發」不作「廢」。莊子列禦寇篇、林希逸本、朱得之本並作「發」。當據改。

家公執席

林希逸曰：『家公，旅邸之主也。』朱得之曰：『「家公」，家長。』並是也。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

按：「東」字讀，宋之東部也。孟子萬章篇：『齊東野人之語也。』「齊東」，即齊國之東部也。此「宋東」當與「齊東」一例。

而去自賢之行

王叔岷曰：『韓非子說林上篇「之行」作「之心」，審文意，當從之。今本「心」作「行」，即涉上「行」字而誤。』按：莊子山木篇成玄英疏云：『夫種德立行而去自賢輕物之心者，何往而不得愛重哉？』依成疏則莊子文疑亦當作「心」。又：林希逸曰：『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樂之。』作「行」本自可通，當兩存之。

有不常勝之道

陶鴻慶曰：『「不常勝」當作「常不勝」。下文云：「常勝之道柔，常不勝之道剛。」承此言。』陶說是也。按：下文引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即指「常不勝」言也。「常不勝」，言其必敗也；若謂「不常勝」，則猶有可勝者矣。於義乖違，當據陶說乙改。

二者亦知

張注：『「亦」當作「易」。』釋文：『「亦」本作「易」，以鼓切。』按：老子七十章云：『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意與此同。「亦」、「易」音近致誤。論語述而篇：『五十以學「易」。』魯論誤作「亦」，是其比；當據張注改。又：朱得之本作「宜」，與諸本異。

聖人无所不口无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口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

按：『不』下『人』下各刻脫一字，諸本並有「童」字。「狀不必童」句，張注：『「童」當作「同」。』林希逸曰：『童，同也；聲之訛也。』朱得之曰：『狀、智之「同」曰「童」，義兼淳樸；「童」訓以「同」，取易見爾。』朱說拘泥，不可從。此二字當即「童」字，依張注並當作「同」；應據補。

物之以能鄙相籠

釋文云：『「能鄙相籠」，一本作「智鄙相籠」。』按：上章云：『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是「智」、「鄙」相對爲文。林希逸曰：『「能鄙」即智愚也。』是林以「鄙」作愚解。說

文：「鄙」作「𡵓」，云：『𡵓也。』作「智鄙相籠」者，是也。又「以能」二字疑係「能以」二字之倒誤，全文當云：『物之能以智鄙相籠。』當依義乙改「以能」作「能以」，並當據釋文在「鄙」下增一「智」字。

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

按：「智」字疑當作「鄙」。蓋狙公以誑伏衆狙，故當云「鄙」也；上文：『以智鄙相籠，』此故云：『聖人以智籠羣愚，猶狙公之以鄙籠衆狙也。』其意猶云：聖人以智愚人，狙公以愚誑狙也。作「智」者涉上「智」字而誤；當依義改之。

紀渚子

「渚」字，道藏四解本、秦恩復本並作「消」。釋文亦作「消」云：『姓紀名消，或作「渚」，所景切。』按：莊子達生篇作「渚」。陸德明釋文云：『人姓名也，一本作「消」。』諸本並作「渚」，未知孰是？

達其怒心

王叔岷曰：『淮南主術篇「怒心」作「怒恚」。「怒恚」與「饑飽」對言，當從之。「心」

蓋「恚」之壞字。』按：張注引向秀曰：『達其心之所以怒而順之也。』是原本作「心」，說自可通。

周穆王

主車則造父爲御

孫詒讓曰：『造父既爲御，不當復主車。此「主車則」下，當有「王」字。蓋王乘車，即王爲主車；下次車王不乘，故別以柏夭爲主車也。穆天子傳：「天子主車」，是其塙證。今本脫一「王」字，遂似主車與御爲一，與下次車不相應矣。』王叔岷曰：『今本脫一「王」字是也。惟「王」字似當在「主車」上，「王主車」與下文「柏夭主車」句法一律。』王說是也。按：穆天子傳既云：「天子主車，」「天子」即「王」；此應作「王主車」。當據增。

幡校四時

朱得之曰：『幡音翻，翻覆；校音絞，攪亂。「幡校四時」句，言其變易陰陽也。』按：即下文：『冬起雷，夏造冰』也。

尹文先生

市村重松曰：『莊子天下篇云：「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有爲始。」藝文志名家：「尹文子一篇」。註云：「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師古曰：「劉向云：與宋鉞俱游稷下。」案此章尹文似指關尹。」又曰：「尹文非言幻者，且與老聃時不相及。老聃之徂西也，獨爲關尹著書，而世無呼關尹曰：「尹文先生」者。」按：此明言：「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子曰，」是尹文先生與老聃同時；疑此尹文非關尹之誤，即係另有其人。既尊之爲「先生」，疑亦列子同道或其先輩者也。

未必盡智勇之力

按：此段言「爲化」，下當言「智巧」，不當作「智勇」。說符篇：「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又黃帝篇：「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疑「巧」字原脫，校者以此黃帝篇在「智巧」下有「果敢」二字，因臆補「勇」字耳；雖仲尼篇有云：「三王善任智勇者。」殊不知此言「果敢」，乃指「潛行」、「蹈火」之事，與本章所言「爲化」之義異也。

此八徵者形所接也

俞樾曰：『當作「此八者形所接也」與下文「此六者神所交也」相對。』王叔岷曰：『道藏高守元本引范致虛解云：「此八者形所接也。」所見本與俞說合。』按：朱得之本正作「此八者，形所接也。」當據改。又：宋徽宗解義：「故曰：此八證者形所接也。」又云：「故曰：此六候者神所交也。」按：「證」、「徵」通用。廣韻：「徵，證也。」禮記中庸：「雖善無徵，無徵不信。」注：「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徵」或爲「證」。』是別本又作：「此八徵者」，「此六候者」矣。

甚饑則夢取

按：此「饑」字應作「飢」。說文：「飢，餓也。」又：「饑，穀不熟爲饑，」此飢餓字，當改作「飢」。道藏白文本、宋徽宗本、江遜本、林希逸本、劉須溪本並作「飢」。當據改。

其民食草根水實

按：「水」字，無義。諸本並作「木」，疑形近致誤，當據改。

昔昔夢爲國君

釋文：『昔昔，夜夜也。』按：莊子天運篇：『通昔不寐矣。』釋文：『昔，夜也。』下「

昔」字，義與此同。

以訪其友友曰

按：兩「友」字間疑脫一「其」字。此當云：『以訪其友，其友曰。』下文：『尹氏聞其友言。』又說符篇：『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例與此同。依文例當有「其」字

彼直眞夢者矣

俞樾曰：『此本作「彼直眞夢者矣」，「者」字衍文。盧重玄本無「者」字。』按：此「者」字乃指示代名詞，指「薪者夢得鹿」之「夢」言也。「彼直眞夢者矣」猶云：「彼薪者所夢，特爲眞夢矣。」說自可通，毋庸刪去。

夢似人鹿

釋文云：『「切」，一本作「認」。』按：天瑞篇：『切而有之皆惑也。』盧文弨曰：『「切」古「認」字，見淮南子人間訓及漢書儒林孟喜傳。』此蓋假「切」作「認」。南宋纂圖六子本、元刊本、吉府本、明建陽刊纂圖六子本、許宗魯本、世德堂本、朱得之本、沈津本、孫鑛本

、閔齊伋本並作「認」。

今不識先後不識今

王重民曰：『二句有誤，御覽七三八引正作「不識先後，不識今古」，近是。』王說非也。按：「今不識先，後不識今」，正承「朝取而夕忘」言，明「病亡」之義。若云：「不識先後，不識今古，」乃「無知」，而非忘而不記事也。

以居產之半請其方

陶鴻慶曰：『居猶蓄也，謂其素所蓄積也。天瑞篇「沒其先居之財」，義與此同。』陶說是也，當從之。

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

釋文云：『「然吾之方密」爲句。』按：當作「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猶云：吾之方乃秘密傳授，故世代不以告人也。朱得之從「密」字斷句，「世」字又斷句。又市村重松從「世」字斷句。

執而問其以

「以」字，朱得之注：『故。』按：天瑞篇：『食不知所以。』黃帝篇：『修汝所以。』疑「以」字上脫一「所」字。「問其所以」，猶云問其所以然也。宋徽宗本、江通本「以」並作「故」。墨子經上云：『故，所得而後成也。』正具「所以」之義。莊子漁父篇：『而經子之「所以」。』又：『不論「所以」矣。』「所以」二字，義並同此。當據文義增一「所」字。

天下盡迷孰傾之哉

王重民曰：『「傾」字與上文不相應，蓋「正」字之誤。……下文「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云云，正承此言。若作「傾」，則非其義矣。御覽四百九十引正作「正」，可證。』按：王謂「傾」字與上文不應，是也；但謂「傾」當作「正」，則非也。上文云：『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按：已，止也。史記倉公列傳：『病旋已。』此言逢氏之子有迷罔之疾，『天下盡迷』，猶云天下之人皆有此疾，則將無人能治此病；故曰：『孰能已之？』「傾」字當作「已」，於義爲長。蓋疾病可言「已」，不可言「正」，下文：『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始可言「正」。仲尼篇：『吾有疾，子能「已」乎？』又云：『此奚疾？奚方能「已」乎？』又云：『今以』

聖智者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並可作證；當依文義改。作「正」者與「已」形近致誤耳。

榮汝之糧不如遄歸也

張注：『榮，棄也。』盧重玄曰：『榮，棄也。』俞樾曰：『張湛、盧重玄注並訓「榮」爲「棄」，不知何據？殆非也。』牟庭曰：『荀子議兵：「贏三日之糧」：注「贏，負擔也。」莊子胠篋：「贏糧而趣之」，釋文：「「贏，裏也」。』按：詩小雅：『乃裹餼糧。』孟子梁惠王篇下：『行者有裹糧。』是「贏糧」即「裹糧」。疑「榮」、「贏」二字，古同音通假；而列子書亦多同音借用。此云：『榮汝之糧，不如遄歸也。』則行需裹糧，歸亦需裹糧；若作「棄」則歸可不裹糧邪？是不當作「棄」解也。張之純曰：『榮，贏之借字，如「贏糧」。』張說是也。當從之。

悲心更微

釋文云：『微，少也。』林希逸曰：『微，無也。悲心更微，言反不悲也。』張之純曰：『微，薄也，言當悲而情反殺。』按：莊子知北遊篇：『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此則「悲極生樂」者，是也。

仲尼

汝之意失矣

「失」字，釋文作「夾」，云：『一本作「失」。』任大椿曰：『夾音狹，故與狹通。據文義，蓋謂汝之意狹而未廣也。』按：作「失」本自可通，下文：『請以今言爲「正」也。』又兩云：『「得」之矣。』『「正」與「失」，「得」與「失」並相對爲文。任說迂曲。』

止變亂於心慮

釋文：『「亡」音「忘」。一本作「止」。』按：作「亡」字是，但「亡」與「无」古通，章末『絃歌誦書，終身不輟』句下張注：『既悟至理，則亡餘事。』與此『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同意，故云：『无憂』。

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

按：上文：『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无憂也』，作「所謂」。道藏白文本、林希逸本、吉府本、劉須溪本、許宗魯本、董逢元本、朱得之本並作「所謂」，當據乙改。

歸家淫思七日

按：「淫」，疑當作「深」，形近致誤。古人「深思」多連用，列子書「深」多作「淫」，當依例改之。林希逸曰：『淫也者，浸淫也；酷意以思之也。』朱得之注：『無涯』；恐並非。

何以知其聖乎

按：「何」上當有「曰」字。此乃叔孫氏之答語。此下『何以知其聖乎？』一句乃陳大夫復問之語，故下接『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諸句答語。依文例當有「曰」字。

三王善用智勇者

按：「勇」字疑當作「巧」。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又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莊子馬蹄篇：『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道家之書大抵以「智巧」與「仁義」對文，說符篇：『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亦「智巧」連文，當依義改之。

三皇善任因時者

王重民曰：「『善任因時』，義不可通。蓋本作『三皇善因時者』，「任」字因上文「三王善任智勇」，「五帝善任仁義」諸「任」而衍。智、勇、仁、義可言「任」，「因時」不必言「任」矣。類聚三十、御覽百零一引並無「任」字。」王說是也，當據刪。

西方之人有聖者焉

姚際恒曰：「其言『西方聖人』，則直指佛氏；殆屬明帝後人所附益無疑。」姚說非也，按：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莊子天運篇：「吾聞子北方賢者也。」天下篇：「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縑。」田子方篇：「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讓王篇：「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天地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足證列、莊二書對於「四方」用之審矣。今下文言：「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正老子所謂：「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言而善應，』『我無爲而民自化。』論語陽貨篇：『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衛靈公篇：『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已矣」。』先秦典籍中老、孔並有此說，豈必待佛氏東來乎？

夫回能仁而不能反

張注：「反，變也。」俞樾曰：「反字無義，疑刃之誤。俗書刃作刃，故誤爲反耳。刃與忍通。」俞說非也。按：論語雍也篇：『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此安貧樂道，非「忍」乎？爲政篇：『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孔安國注：「不違者，無所怪問。」正義曰：「違者，有所違難也。」又先進篇：『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正義引徐幹中論智行篇曰：「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此「不能反」當具「不違」之義，庶幾近之。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按：本章與上章不相連屬；因言列子事，當係他篇錯簡。又此下原有：『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无是非從口之所言更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无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无所隱矣』一百七十三字，多已見於黃帝篇，且前稱「老商」，後又稱「夫子」，足證此文之有脫誤。當係黃帝篇複

出不完之殘簡；應刪去。

日數而不及

胡懷琛曰：『「日」爲「百」字之誤。「百數而不及」，謂從列子處者之多，而莫有能及列子者。黃帝篇：「漚鳥之至者百住（呂氏春秋作「數」）而不止，」與此句法相同，是其證也。』王叔岷曰：『初學記十八引「日」作「百」，御覽四百四引「日」亦作「百」。』按：張注：『來者相尋，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朱得之曰：『每日人來從者多口，欲計一二，不可計數也。』下文「朝朝」似承此言。作「日」本亦可通。

子列子亦微焉

陶鴻慶曰：『「微」謂精微。孫卿子議兵篇：「諸侯有能微妙以節。」楊注：「微妙，精盡也。」此言列子道術精微，故弟子雖多，亦能朝朝與辨而聞於遠近也。本篇下文：「龍叔謂文舉，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湯問篇：「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皆謂藝術精微，可證此文之義。』陶說是也，當從之。

與南郭子有敵不疑

林希逸曰：『不疑，斷然也。』張之純曰：『連牆而居二十年不入其門，途過又不相招；故門人決其爲列子讎人而不疑。』林、張之說恐並非也。按：下文：『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此正疑其有敵而發問也。苟「不疑」而又「決其爲列子讎人」，又何問之有？左傳桓公十一年，鬬廉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正同此意。楊朱篇：『既有不得而去之』句，「而」誤爲「不」；此「不」字當亦「而」字之訛。盧重玄解曰：『衆疑有讎怨，見不相往來也。』依盧注則當作「有疑」，不當作「不疑」也。當依盧意改「不」作「而」。又按：莊子田子方篇有東郭順子。『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上文「居南郭」，白帖十一引作「居東郭」。豈南郭子卽此人也？則「東」、「南」二字必有一誤。

果若欺魄焉

張注：『欺魄，土人也。一說云：「欺頭，神變形喪，外物不能得闕之。」』王重民曰：『欺魄乃卽土偶。此謂南郭子若欺魄者，以見其得道之深；卽所謂形若槁木，心若死灰也。』釋文：『字書作「欺賴」，人面醜也。賴，片各切。』秦恩復曰：『「欺」字寫誤，當作「賴」。』說文解字曰：「醜也。」「賴」，廣韻：「各匹切。」與魄音相近，通借字也。』任大椿曰：『按：欺魄之欺，以類爲本字。說文：「賴，醜也。從頁，其聲。」今逐疫有賴頭。玉篇、廣韻同。又

作魃。周禮「方相氏」注云：「如今魃頭也。」又作「俱」。荀子非相篇：「仲尼面如蒙俱。」楊倞注：「方相也。」又作「倮」。玉篇云：「倮同類。」音皆同欺；故此文又作「欺」。『日本太田晴軒曰：『慎子曰：『毛嫱、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也。』淮南子精神訓：『視毛嫱、西施猶類醜也。』按：『欺』與『俱』、『類』通。醜即「賴」字，今此書作「欺醜」，假借也。「賴」字從革從頁，即如慎子所謂「皮俱」，蓋假面，以皮爲之。』諸葛晃云：『物茂卿曰：『俱爲假面，故曰蒙。』按：『欺醜』乃假面，謂南郭子如蒙假面，故曰：『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無所動容，如土人、木偶。故張注云：『土人也。』江通解曰：『欺醜，土偶人也。』是「土人」即「土偶人」，俗所謂「泥塑木雕」也。

若專直而在雄者

俞樾曰：『釋文曰：『在』一本作「存」。當從之。莊子天下篇：『施存雄而無術，』亦有「存雄」之文，可以爲證。』按：張注：『夫理至者無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辯生矣。聖人對接俯仰，自同於物；故觀其形者，似求是而尚勝也。』注以「尚勝」釋「在雄」。天下篇：『釋文引』司馬云：『意在勝人。』齊物論篇：『有爭』下郭象注：『對辯曰爭』。疑「存」字乃「爭」之譌；「存」、「爭」二字，形、聲俱近；由「爭」誤爲「存」，復誤爲「在」。「爭雄」與「尚勝」注合。姑備此說。

子心六孔流通

市村重松曰：『「流」疑「疏」字之訛。』可備一說。

幾聖人也

按：「幾」字，疑當作「豈」。周穆王篇：『穆王幾神人哉！』釋文云：『幾音豈。』此云：『幾聖人也。』例亦相同。

由死而生幸也

任大椿曰：『今本「生」下無「不」字，考「生」下當有「不」字。此節詞義皆兩兩相對，謂彼由生之道而死爲不幸，則此由死之道而生亦爲不幸也。殷敬順釋文謂：「生下當有不字，」與此節義例極爲脗合；當爲定本。』任說是也。按：力命篇：『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亦言生之不幸。張注：『犯罪違順，應死而未及於死，此誤生者也。』正釋應死而生之不幸，是「生」下應有「不」字；當據任說增。

故无用而生謂之道

按：上文：『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下承以『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此下文承以『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則此句當作『故無所用而生謂之道。』亦正反相承，句法一律。「无」下當增一「所」字。「有所用」句，林希逸曰：『此「有」字誤也。合是「無」字。「無所用而死」，言無容心於死，而循其自然者，亦謂之道。』林說恐非。

楊朱望其門而歌

王重民曰：『御覽四百八十七引「歌」作「不哭」。』張注：『盡生順之道，以至於亡，故无所哀也。』張注未必是也。按：言「歌」者，未必即歡樂歌舞之歌；有時亦「悲歌」。史記項羽本紀：『項王乃悲歌愴慨。……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刺客列傳：『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此可歌可泣，正下文所謂：『且歌』，『且哭』也。上節云：『死相捐』，又云：『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是此處之「歌」，當係「悲歌」、「哀歌」；而注者不察，以爲無動於中，則去「相哀」之義遠矣。豈亦悲極生樂之使然？莊子至樂篇：『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是此以歌爲樂也。又知北遊篇：『樂未畢之，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是豈「悲極生樂」者乎？

爲牢藉庖廚之物

釋文：『「藉」本作「籍」，側戟切。牢，牲牢也；罔也。籍謂以竹木圍繞；又刺也。』按：朱得之本作「籍」，注：『音柵，欄也。』道藏白文本、江通本、劉須溪本、吳勉學本、閔齊伋本並作「籍」，疑誤。

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

張注：『機，巧也。多巧能之人。』按：此即機巧之機，如下文：善治土木；善治金革，善治聲樂，善治書數，善治軍旅，善治宗廟諸類巧能之人。

故名不出其一道

王重民曰：『北宋本「家」作「道」近是，張注「道至功玄」云云，可證。』楊伯峻曰：『王說似未審。張注「道至功玄」，正釋「不出一家」之理；故又云：「故其名不彰。」「其名不彰」，正釋「不出一家」之義。「名不出其一家」，正承上文「六親不知」而言；而與下「臣之名聞於諸侯」相映也。其誤爲「道」者，正涉張注「道至功玄」所致也。今以吉府本、世德堂本正。』楊說是也，釋文云：『「一家」一本作「一道」，於義不長。』按：林希逸本、南宋本

、劉須溪本、朱得之本亦並作「家」，當據改。

漫衍而无家

按：「家」字疑當作「窮」，形近致誤。此力命篇所謂：「設无窮之辭。」莊子寓言篇：「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天下篇：「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无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可證。

韓檀等肆之

盧重玄曰：「韓檀，莊子云，「桓園」，俱爲人名，聲相近者也。」按：莊子天下篇：「桓園、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當是一人。

此未其妙者

王重民曰：「御覽七百四十五引「未」下有「躋」字。」按：「此未其妙者」不詞，有「躋」字者是。易震卦六二爻辭：「躋于九陵」，王弼注：「雖復超越陵險」。是「未躋其妙」，猶云：未盡其妙也。當據御覽增。

影不移者說在改也

張注引「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爲也」。」按：墨子經下云：「景不徙，說在改爲。」「改」下有「爲」字。又莊子天下篇：「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釋文引司馬彪云：「鳥之蔽光，猶魚之蔽水。魚動蔽水，而水不動；鳥動影生，影生光亡；亡非往，生非來。墨子曰：「影不徙也」。」胡適曰：「這是說：影處處改換，後影已非前影；前影雖看不見，其實祇在原處。若用照相快鏡一步一步的照下來，便知前影與後影都不會動。」依文義當有「爲」字爲是。此文本於墨子，當據墨子文增。

白馬非馬形名離也

張注云：「離，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按：公孫龍子白馬論並云：「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依白馬論是當作「形、色離也。」疑色、名形近致誤，當據白馬論改「名」作「色」。

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

林希逸曰：「孤犢雖母之所生，母在則不謂之孤；既謂之孤，則未嘗有母矣。謂之有母，則

非孤犢也。』俞樾曰：「『有母』下當更疊『有母』二字。本云：『孤犢未嘗有母，有母，非孤犢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李云：「駒生有母，言孤則無母；孤稱立，則母名去也。」此可證「有母非孤犢」之義，因古書遇重字多省不書，但於字下作二畫識之；故傳寫脫去耳。』俞說卓矣，當據增「有母」二字。

子以公孫龍於馬皆條也

張注：「言龍之言，無異於馬。」四解本作「於鳴」，道藏白文本、宋徽宗本、江通本、林希逸本、南宋本、劉辰翁本、世德堂本、朱得之本並作「之鳴」。釋文云：「一本作『公孫龍於馬』，並注：『無異於鳴』，亦作『無異於馬』。」云馬者，白馬論之義也；云鳴者，但鳴而無理趣；取鳴義則長矣。』釋文說是也，按：莊子德充符篇：『子以堅白鳴。』蓋惠施，公孫龍皆以堅白同異之說立異鳴高爾。當據四解本並釋文改「馬」作「鳴」。

設令發於餘竅

「餘竅」，釋文云：「竅，口帛切，穢穴也。」林希逸曰：「餘竅，鄙穢處也。謂其言若出於他竅，汝亦承從之也。」按：「餘竅」，似卽肛門之類；故云：「穢穴」；乃穢氣之出處。猶俗言「放屁」，是也。語雖不經而意則甚確，足見古人行文亦不諱俚俗；其質樸有如此者！

在己无居形物其箸

「其」字，張注：「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按：「自明」卽「自箸」也；疑張所見原本亦作「自」。莊子天下篇引正作「自」；當據改。

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

「而性成之」，俞樾曰：「當作『性而成之。』」湯問篇：「默而得之，性而成之。」是其證。』俞說是也，按：易繫辭傳有：「默而成之」疑古人行文，大抵如此；「而」字應在「性」字下。當據俞說乙改。

湯問

殷湯問於夏革

張注：「『革』字，莊子音『棘』。」釋文：「革音棘。夏棘字子棘，爲湯大夫。」郭慶藩曰：「革，棘古同聲通用。論語『棘子成』，漢書古今人表作『革子成』。」林希逸曰：「莊子逍遙遊篇曰：『湯之問棘。』此曰『夏革』，『棘』、『革』音近，恐傳訛也。然大抵皆寓言爾。」

，名字異同，不足深考。」按：莊子言「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云云。疑皆引自此篇之文，故下云：「湯之問棘是已。」是莊子明言出自「湯問」，列在莊前；似當以作「革」爲正。下並同此。

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

張注：『事見大荒經。詩含神霧：「東注無底之谷」。』按：此云：『實惟無底之谷，』下又云：『其下无底，』則文贅矣。山海經大荒東經：『東海之外大壑。』郭璞注：『詩含神霧曰：「東注无底之谷」；謂此壑也。』疑張注「有大壑焉」句云：『實惟无底之谷，事見大荒經，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是此六字乃古注屬入正文，原當作：『有大壑焉，其下無底，名曰歸墟。』文意已足，此「實惟無底之谷」六字當刪去。然此注，東晉時已有矣。

失羣聖之居

俞樾曰：『盧重玄本作「帝恐流於西極，失羣仙聖之居」，當從之。又「仙聖」字上下文三見，可證此作「羣聖」之非矣。』按：依上文例當作「仙」。道藏四解本作「羣仙聖」，疑「羣」字衍文，乃傳鈔之譌誤；當據四解本改。

江浦之間生麼蟲

王叔岷曰：『爾雅翼二六引「生」作「有」。事文類聚後集四九引作「海上有蟲」。今本「有」作「生」疑誤。』王說是也。按：上文：「有冥靈」，「有大椿」，「有菌芝」，「有蠓蚋」，「有溟海」，「有魚」，「有鳥」，俱作「有」；此不當獨作「生」。以文例求之，應作「有」。當據爾雅翼改。

碧樹而冬生

王重民曰：『「生」當作「青」，字之誤也。』又云：『御覽九百七十三引正作「冬青」，可證。』「碧樹冬青」，「實丹味酸」，相對爲文。若作「生」，則不相偶矣。』王叔岷曰：『記纂淵海九二引亦作「青」。』按：說文：『碧，石之青美者。』「碧」字本有「青」義，若云：「碧樹冬青」，則文複沓。朱得之曰：『冬生，見實於冬也。』朱說是也，王說不可從。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

按：史記夏本記裴駰集解引徐廣曰：『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駰按：『汲冢紀年曰：「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矣」。』釋文：『革字子棘，爲湯大夫。』與大禹世不相及。

。此爲湯問篇，前文輒云：『殷湯問於夏革』，此蓋殷湯發問之語，故下文應以「夏革曰」。「大禹」疑是「殷湯」之誤，當依全篇文例改正。

太形王屋二山

張注：『「形」當作「行」，太行在河內野王縣。』釋文：「太形」作「大形」，云：『晉泰行，下同。』林希逸曰：『太形卽太行也，聲相近也。』王重民曰：『御覽四十引「形」作「行」，當爲注者所改。』按：「行」、「形」古通，本當作「行」，當據張注改。下文同此。

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王叔岷曰：『草堂詩箋補遺十、記纂淵海九、事文類聚前集二引並不疊「鄧林」二字，疑衍。』王說是也。按：江通解曰：『逮其既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乃生鄧林，彌廣數千里焉。』是江本亦不疊「鄧林」二字。上文：『赴飲河渭，河渭不足。』疑校者以上疊「河渭」二字，而臆增此「鄧林」二字也；當刪去。

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

張注：『山上水流曰「埒」。』釋文：『埒音劣。』是與天瑞篇「形埒」字義異。

管仲勉桓公遊遼口

盧重玄曰：『管仲能說其處也，故云「遊遼口」。』按：「遼口」當係古地名；力命篇：『齊景公遊於牛山。』「牛山」亦地名。

幾剋舉

盧重玄曰：『欲往而不能得至，故曰「幾剋舉」也。』林希逸曰：『言幾乎尅日而欲舉行也。』按：爾雅釋詁：『幾，近也。』易中孚：『月幾望。』老子六十三章：『常於幾成而敗之。』此云：『舉行之期已迫之意也。又：正字通：『「尅」通「剋」。』

南國之人被髮而裸

按：「被」字別本多作「祝」。釋文：『祝：之六反。孔安國注尚書云：「祝者，斷截其髮也。」漢書云：「越人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一本作「被」，恐誤。』按：道藏白文本、林希逸本、南宋本、劉須溪本、世德堂本、朱得之本並作「祝」，當據改。

鮮而食之

盧文弨曰：『「鮮」當以解剝爲義。墨子魯問篇作「鮮而食之」，與列子同。其節葬篇作「解而食之」，明「鮮」、「解」一也。』王重民曰：『「鮮」無解剝義，盧說非是。「鮮」蓋「解」之誤。』王說亦未是也，按：玉篇：『鮮，生也。』書益稷：『暨益奏庶鮮食。』傳：『鳥獸新殺曰「鮮」。』此蓋言兒子初生，即殺而生食之；謂不經火化也。作「鮮」說自可通，盧、王二說並迂曲。

楚之南有炎人之國

「炎」字，盧文弨曰：『墨子節葬篇作「啖」。』孫詒讓曰：『魯問篇亦作「啖人」，新論同。博物志引作「炎」，後漢書作「啖人國」。疑當從「啖」爲是。』孫說是也。按：釋文作「啖人」，云：『「啖」，談去聲，本作「炎」。』是「炎」假爲「啖」。

殂其肉而棄之

釋文云：『殂本作𠂔，音寡；剔肉也。又：音朽。』王重民曰：『釋文一本作「𠂔」，蓋「𠂔」之譌。說文𠂔部云：「𠂔，剔人肉，置其骨也。」是其義。』王說是也，當從之。

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

俞樾曰：『「兒」下當有「曰我」二字，方與上句一律。』楊伯峻曰：『事類賦天部三、御覽三、又三八五引正有「曰我」二字。』按：依義當有，當依俞說增。但桓譚新論及敦煌寫本世說新書注引俱無此二字，則脫誤之由來蓋已久矣。

連於形物亦然

按：「連」字，疑係「運」字之缺壞而訛。說文：『運，移徙也。』玉篇：『運，轉也；動也。』墨子非命上篇：『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莊子天道篇：『天道運而无所積。』「運」字並具此義。此言「均衡」之理，當作「運於形物」。

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

按：此言「髮鈞縣」，即仲尼篇：『髮引千鈞』之意。莊子齊物論篇：『休乎天鈞』，釋文云：『「天鈞」，本又作「均」。』崔云：『鈞，陶鈞也。』郭象注：『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成玄英疏：『天均者，自然均平之理也。』又寓言篇：『天均者，天倪也。』郭注：『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成疏：『均，齊也。』郭、成並以均、鈞作均齊，均平解之。說文：『鈞，三十斤也。』此言重量之「鈞」，莊子書作均平之「均」耳。說文：『均，平也。又通「鈞」。』書泰誓：『厥罪惟鈞。』均、鈞古雖通用，但此當作「鈞」；作「均」者，因

校者不解並涉上下諸「均」字而誤也。此段文字全出墨經，明力量均衡之理；故云：『運（連）於形物亦然。』下文當讀：「均，髮鈞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此乃墨子經說下篇之文。「均」爲目，下文乃舉例明之。謂髮縣重物，有輕、重，則髮斷絕；因髮之力量不均之故。上文謂：「魯何以獨繭絲爲綸，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而綸不絕」者；亦由於繭絲均故也。故云：『蒲且子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鶻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所以仲尼篇云：『髮引千鈞，勢至等也。』此即下文：『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曰：『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於不等。』其解卓矣！此云：『髮鈞縣』，即「髮縣鈞」，即「髮引千鈞」；倒裝句也。猶魯何以以綸釣魚，蒲且子之以綸釣繳連雙鶻，皆「鈞縣」之例也。當依義改「均」作「鈞」。

魚見臣之鈞餌

王重民曰：『吉府本兩「鈞」字並作「釣」，是也。釣即鈞也。今本作鈞者，後人但知鈞爲釣魚之鈞，而不知爲鈞之異名；故以意改之耳。廣雅曰：「鈞，鈞也。」王說未必是也。按：上文：「芒鍼爲鈞」，「鈞不伸」，「投綸沈鈞」，並作「鈞」；分明與「放而學釣」之「釣」字有別。鈞、鈞雖通用，但此當作「鈞」，諸本並作「鈞」；當依上文例改。

願先聞其驗

楊伯峻曰：『廣雅釋詁四云：「證，驗也，則驗亦證也。古「證」字通作「驗」，則「驗」「證」也。」楊說是也，按：仲尼篇：『先言子所病之證。』此「先聞其驗」，猶云：「先告知所病之證」也。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

按：荀子勸學篇：『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疑「琴」字當作「瑟」。馬叙倫曰：『古書言琴、瑟不甚別異。史記魏世家「中旗憑琴而對」，韓非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瑟」，是其例也。』按：荀子明學「琴」、「瑟」對言，且本篇下章亦言「伯牙善鼓琴」；琴、瑟究非一物。韓詩外傳卷六、淮南子說山訓、大戴禮勸學篇引並作「瑟」。當據荀子文改。

鄭師文聞之

按：莊子齊物論篇：『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俞樾曰：『「師」舉其官，「昭」舉其氏。』俞說是也。按：莊子作「琴」不作「瑟」，則師文固琴、瑟並工者也。

師文舍其琴

按：「琴」字疑當作「瑟」。呂氏春秋君守篇：「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我効於子，効於不窮。』」此言師文聞瓠巴鼓瑟，棄家而從師襄；疑亦是學鼓瑟，而非學鼓琴。此「琴」字亦應作「瑟」；當據荀子、呂氏春秋並上下文義改。下文同此。

涼風摠至

釋文云：「忽至」，一本作「總至」；誤也。按：諸本並作「忽」。作「忽」是，當據諸本改。惟淮南子時則訓：「飄風暴雨總至」，又：「大水寒氣總至」，二字並通。

效娥之遺聲

「效」字，釋文作「放」，云：「放，分兩切。」林希逸本、劉須溪本並作「効」。南宋本、世德堂本、朱得之本並作「放」，秦恩復本作「效」，云：「案：張湛本作「放」。」按：放、效同意，「放」假作「做」。上章云：「臣因其事，放而學釣。」釋文云：「放，分兩切。」並通。

越崑崙不至弇山

王重民曰：「不」字疑衍。穆天子傳云：「天子遂驅，升於弇山。」周穆王篇亦云：「迺

觀日之所入，」亦指登弇山事也。是穆王曾至弇山。若有「不」字，則與事實不合矣。王說是也，當據刪「不」字。

朔蓬之簞射之

楊伯峻曰：「朔」字當爲「荆」，形近而誤。考工記：「燕之角，荆之幹，此材之美者也；」即此文所本。且「荆」與「燕」對舉，似非泛指朔方而言。楊說是也，釋文云：「簞音幹。」下章云：「荆條爲竿。」此「燕」、「荆」對舉，正以北方之材與南方之材對舉也。

紀昌既盡衛之術

按：全章文俱作「飛衛」，獨此處作「衛」，說雖可通，但與全章例異；此「衛」上當增一「飛」字。

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剋臂」，釋文云：「淮南子曰：『越人契臂。』許慎云：『剋臂出血也。』朱得之曰：『剋臂即黥臂，猶今之刺字；古之雕題也。』」

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

陶鴻慶曰：「矩」字衍文。本作「進退中繩而旋曲中矩」，言「直者中矩，曲者中規」也。
淮南子主術訓引此文無「矩」字。『王重民曰：『陶說是也。』莊子達生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與列子此文義同而無「矩」字，可證。蓋「履繩」、「中規」相對爲文，若有「矩」字，不但義有不合，詞亦爲贅矣。御覽七百四十六引正無「矩」字。』楊伯峻曰：『呂覽適威篇亦云：「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又云：「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皆無「矩」字，更爲的證。』諸說並是也，按：『墨子經說上：「圓，規寫交也；方，矩見交也。」是作圓用規，作方用矩。此云：「旋曲」，但只能「中規」不能「中矩」，有「矩」字則義不可通矣。』莊子駢拇篇：「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又云：「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皆以「圓」與「規」相對爲文，當據刪此「矩」字。

體无痕撻

「痕撻」，林希逸曰：「痕撻，痕跡也。」胡懷琛曰：「『痕撻』二字疑倒。」胡說是也，按：「撻」字，集韻云：「打也，扶也。」說文：「扶，笞擊也。」上文：「承刃」、「受矢」

、「摧屈」，並具「打」、「擊」之義；作「撻痕」是矣。當依胡說乙改。

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

按：各本並作「焉」。「然」、「焉」雖同義，但上文「泯然」，下文「竊竊然」，「駘然」並作「然」。當依文例改。

有所觸也竊竊然有聲

王重民曰：「『有其』兩字互倒。類聚六十引無「有」字，蓋以倒譌之文義不可通，引者遂以意削「有」字也。吉府本作「其有」，是也。」王叔岷曰：「無「有」字及作「其有」者並非。」「有」字當屬上絕句。「運之不知有」與上「視之不可見」對文。「其所觸也，泯然無際；」與下「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其觸物也，駘然而過，」句法亦一律。」後說是也。朱得之本亦以「有」字斷句。按：「不知有」，猶言「不知有物」；故下文云：「經物而物不覺」；「淡淡然若有物存。」又疑下並當有「物」字，意方明塙。

皇子以爲无此物

俞樾曰：「莊子有皇子告敖，則以「皇子」爲複姓。列子湯問載：「鍬鋸劍、火浣布事，云

：「皇子以爲無此物」，殆即其人。」按：莊子達生篇：「齊土有皇子告敖者。」又：「尸子廣澤篇：『皇子貴衷。』則「皇子」固曾成一家之言者。

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

按：「蕭叔」，未詳何人。左傳莊公十二年：「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蕭乃宋邑，蕭叔爲宋邑大夫，與臧文仲同時；未知是否即係此人。

力命

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

按：「十」字，道藏白文本、四解本、江通本、明刊道宗六書本、劉須溪本、秦恩復本並作「四」。朱得之曰：「三十二而曰十八，誤也。」朱說是也。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回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索隱曰：「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是當作「四」爲是，蓋四、八相乘，正三十二之數也。當據改。

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

按：此處當有脫文。下文：「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疑在「並商也，而人子利」句下脫「並工也，而人子巧」一句；姑備此說待考。

朕衣則短褐

「短」字，鄭觀應石印單本行缺「矢」旁，作「豆」。南宋本、四解本、朱得之本並作「短」。下文「衣其短褐」，亦作「短」。此本並缺「衣」旁作「豆」。釋文云：「短，音堅。方言：『短，複襦也。』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爲短。』說文：粗衣也。又敝布襦也。」又云：「檐榆者曰短榆。」有作「短褐」者誤。『殷說是也。疑「短」、「短」形近致誤，當據釋文改。下同。

汝奚往而反

按：「往」字，疑當作「方」。作「往」本自可通，但黃帝篇、楊朱篇並作「奚方而反」；依列子文例，當以作「方」爲是。

皆不識固然之理矣

楊伯峻曰：「『固然』疑當作『自然』。」按：「固然」本亦可通，毋煩改字。

易悟也哉

「悟」字，四解本、江通本、南宋本、世德堂本、朱得之本並作「怛」。釋文亦作「怛」，云：『當割切。或作「悟」者非。』按：作「怛」無義。說文：『寐覺而有言曰「寤」。』又：『寐，臥也。』徐鍇曰：『寐之言迷也，不明之意。』又說文：『悟，覺也。』困知記云：『無所覺之謂「謎」，有所覺之謂「悟」。』此上文言：『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猶謂北宮子之迷久矣，一言而覺；下正當承之「易悟」，作「悟」是也。釋文謂：『作「悟」者非。』不知何據？

而位高國之上

張注：『高、國，齊之世族。』按：國語齊語：『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注：『國子、高子皆齊上卿。』荀子仲尼篇：『立以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當指此高、國二族而言。

吾少窮困□□□又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

按：此缺「時嘗與鮑叔」五字。道藏白文本、林希逸本、劉須溪本，「叔」下並有「牙」字

。陶光曰：『此北宋本所缺，第五字存「又」，是「叔」字殘餘，是亦無「牙」字。釋文出「叔賈」一條，是股本亦無「牙」字。』陶說是也。按：下文各句並作「鮑叔」，並無「牙」字，當據南宋本及諸本補。

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

楊伯峻曰：『疑本作「疾病」。說文：「疾，病也」。「病，疾加也。」古書凡疾劇皆謂疾病。如論語子罕篇云：「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左傳宣十五年云：「疾，命顓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顓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又襄十九年傳云：「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又桓五年傳云：「公疾病而亂作。」皆「疾病」連文之證也。呂覽知接篇亦云：「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更爲確證。』楊說是也。按：張注：『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依注當作「疾」。老子七十一章：『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此「病病」連文，上「病」字作患字解也；如論語雍也篇：「堯、舜其猶病諸」之「病」也。此如作「病病」，則文義乖戾。當依楊說改。

使之理國上且鈞乎君

王重民曰：『莊子徐无鬼篇「理國」作「治國」，此亦當作「治」，避諱所改也；治要引正

作「治」。王說是也。按：唐高宗李治以後書，唐人避諱，「治」字多改作「理」。上文「管夷吾能，可以治國。」足證原亦當作「治」，當依王說改。

子產執而戮之

楊伯峻曰：「『子產執而戮之』，『子產』二字涉上文衍。『戮之』即「誅之」，詞意亦復。疑「戮」當作「拘」。『楊說非也。朱得之曰：『戮，罪。』林希逸曰：『故執而戮辱之，既戮辱之，又誅之。』按：戮，辱也。左傳文六年：『夷之蒐，賈季戮夷駢。』此「戮」字亦作「辱」解，楊氏不達此指。

俄而誅之

張湛注云：「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頤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依張注則誅鄧析者乃駟頤而非子產也。

亦不謂衆人之不觀易其情貌

陶鴻慶曰：「『亦不以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當作『亦不以衆人之觀不易其情貌』。今作「不觀」者，乃後人妄增也。張注云云，是其所見二句並作「衆人之觀」。今衍「不」字，文

雖變而意反復也。』陶說是也。按：「易其情貌」，即「所以不居」，「所以動」也；「不易其情貌」，即「所以居」，「所以不動」也。「動」與「不動」，皆由自我，不因人之「觀」也。故曰：「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當據陶說「不」字移在「觀」字之下「易」字之上

自以爲才之得也

按：「爲」字疑衍。上文：『自以巧之微也。』下文：『自以行无戾也。』『自以時之適也。』各句並無「爲」字。依文例此「爲」字當刪，方可與上下諸句一律。

貌不一而咸之於道

按：道藏白文本、林希逸本、南宋本、劉須溪本、世德堂本、吉府本、朱得之本「貌」上並有「其」字，有「其」字文義較順，當據增。

跪食惡肉可得而食

釋文云：「『跪』當作「疏」。食音嗣，韓詩外傳全有此章云：「疏食惡肉，可得食。」疏食，菜食。」按：南宋本、江通本、南宋纂圖六子本、明建陽刊纂圖六子本、許宗魯本、董逢元

本、世德堂本、吉府本、朱得之本並作「疏」。當據釋文說改。

驚馬稜車可得而乘

釋文云：「『稜』當作『棧』。晏子春秋及諸書皆作『棧車』，謂編木爲之。棧，士限反。」
林希逸曰：「稜車，小車；其制木不圓淨也。」效並存之。

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

釋文云：「『滴滴』或作『滂滂』，並音普郎反，流盪貌。」南宋本注：「並步郎反。」任大椿曰：「荀子富國篇，『汙汙如海』，楊倞注：『汙讀爲滂，水多貌也。』則『滴』字疑『汙』字之誤。」依楊注：「滂，水多貌也。」依釋文：「流盪貌。」皆指水言。按：說文：「滴，水注也。」三蒼：「滂，注也，水多流貌。」說文：「沛也。」增韻：「滴，涓滴水點。」按：此懷去國之思，猶孔子逝川之歎；作「滂」義較長。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二「水滂」，注：「此猶『滴』字耳。」與「滂」字極近似。疑「滂」、「滴」形近致誤，當據釋文改。

行假念死乎

張注：「『行假』當作『何暇』。」張注是也。按：「行假」二字無義，疑形近致誤；當據

張注改。

其相室曰

楊伯峻曰：「『相室』之『相』，讀如饒禮士昏禮記，『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之『相』，謂其妻也。」釋文云：「相，息亮切。」林希逸曰：「相室者，其家幹者也。」按：禮曲禮：「士不名家相。」注：「主知家務者。」韓非子亡徵篇：「相室輕而典調重，如此則內外乖。」林說近是。

臣奚憂焉

王重民曰：「吉府本『臣』作『詎』，疑本作『奚巨憂焉』。」楊伯峻曰：「御覽五一八引作『又奚憂焉』。」林希逸曰：「『巨』與『詎』同。」王說是也，按：莊子齊物論篇：「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楚辭哀時命：「庸詎知其吉凶？」「奚詎」用法與「庸詎」同。且「相室」猶明人所謂「管家」，主人不當對之稱「臣」。林希逸本，劉須溪本並作「巨」，當依王說改。

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按：此節上有「魏人有東門吳」章，與此義不相應。前節北宮子言：「並仕也」，「並農也」，「並商也」；而此云：「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疑係此處脫簡，上文「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句下之脫簡；當移此後，並爲結語文字。

勢使然也

盧重玄曰：「夫士農工商各趣利而逐勢者，力所爲也；水旱、成敗、否泰者，力所不能成，則委命以自安。」疑「勢」乃「力」字，因涉上「勢」字而譌誤。盧注：「力所爲也」，即「力使然也」之意。疑盧本原文亦當作「力」。全文當云：「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力使然也。」方與下文：「命使然也。」相對。此處言「力命」，固當以「力」與「命」對文爲是。否則，既云：「仕逐勢」又與農、工、商以「力」異矣。當依文義並盧注改。

楊朱

名奚益於子孫名乃苦其身焦其心

陶鴻慶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八字當在上文「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之下，以見名之害而爲名者之愚。又云：「既富矣，奚不已焉？既貴矣，奚不已焉？」正謂苦身焦心而不止也。今脫誤在此，則上文詞意不足；而此文方論爲名之益，乃先舉爲名之害，語氣爲不倫矣。『按：陶說「名乃苦其身焦其心」八字「脫誤」，是也，但此八字當在「孟氏問曰」四字之下，原當作：「孟氏問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人而已矣，奚以名爲？」先言爲名之害，故繼而發問「奚以名爲」？若依陶說作「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名乃苦其身，焦其心」』則其意若謂：奚以爲名，蓋名者乃爲苦其身，焦其心也。是其爲名乃爲害也；於義亦不倫矣。陶說不可從。」

若實名貧僞名富

俞樾曰：「若實名貧僞名富」下當有「實名賤僞名貴」二句。上文曰：「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故此引管仲、陳氏事證爲實名則貧賤，爲僞名則富貴也。」陶

鴻慶曰：『俞氏云此下當有「實名賤偽名貴」二句，其說是已。而以此與上言管仲、田氏事爲一人之辭，則非也。上文云「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張注以爲難家之辭，是也。此云「若實名貧，偽名富；實名賤，偽名貴。」亦難家之辭。「若」猶「此」也，說詳王氏經傳釋詞。』陶說是也，當據補。

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

楊伯峻曰：『御覽四二四，類聚二十一引並無「君」字，是也。』按：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又周本紀：『伯夷、叔齊在孤竹。』張守節正義：『殷時諸侯竹國也。』依史記，是伯夷、叔齊兄弟以「君位」相讓，非謂以其國孤竹讓人也。楊說恐非。

量十數年之中

按：上文：『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此言人生得百年之難，故應云：『數十年之中。』周穆王篇：『人生百年，晝夜各分。』亦正合數十年之數。又云：『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亦作「數十」，觀此可證此文亦當作

「數十」爲長。當依文義乙改。

當身之娛非所去也

俞樾曰：『「當身」乃「當生」之誤。下云，「死後之名非所取也」，「當生」與「死後」正相對。下文云，「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是其證。』俞說是也，按：篇目「楊朱第七」下張注：『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當生之所樂」，即「當生之娛」；是張本原亦作「生」，當據俞說改。

故不爲名所觀

按：「觀」字，釋文本、道藏白文本、林希逸本、南宋纂圖六子本、明建陽刊纂圖六子本、許宗魯本、董逢元本、世德堂本、閔齊伋本、孫鑛本、沈津本並作「勸」。上文云：『刑賞之所禁勸』，亦作「勸」，作「觀」者疑形近致誤；當據各本改。

矜清之卸

張注：『音尤。』林希逸曰：『「卸」字恐是「郵」字傳寫之訛，「郵」與「尤」同，甚也；古字通用。』各本皆作「郵」，釋文云：『郵音尤。爾雅云：「尤，過也。」是「郵」，「

尤」古通用。惟此本乃刊刻譌誤；當據各本改正。下文同。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吾二人進之矣

按：此章雖言「養生」，實係「放逸」；如云：『衰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與上章所云：『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之語，背道而馳；決非一家之言。疑非楊子原書文字，爲他書異說所混入者。姑備此說待考。

熙熙然以俟死

按：前章四句並作『戚戚然以至於死』，又『熙熙然以至於死』，又『熙熙然以至於誅。』又：『究其所欲以俟於死。』「死」字上並有「於」字，依例當有；應據各句例增一「於」字。

錄而不舍

宋翔鳳曰：『錄有禁義。小爾雅：「禁，錄也」。』楊伯峻曰：『荀子修身篇：「程役而不錄。」楊倞注：「錄，檢束也。」即是此義。』日本市村重松曰：『荀子榮辱篇云「勦錄疾力」。淮南子主術訓云：「捷疾勦錄。」秦族訓云：「勦錄疾力。」案：「錄」，猶勞也。』玆並存其說。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非子之功也

按：此章事及聃於酒色，與楊朱之「全性保真」之旨大背矣。如云：『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如楊朱引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前後矛盾，此正如劉向所言：『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疑非原書之文，乃楊氏後學別記異說，或戰國末時人附會楊氏之說所作寓言也。姑識之待考。

弗獲而後已

按：「弗」字疑有誤。上文云：『逃于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下文又云：『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又云：『至其情之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者，无不必致之。』既謂：「意猶未愜」，「无不必致之」；則必得而甘心；「弗獲」豈肯自己乎？此「弗」字當作「必」，因涉上下文諸「弗」字而誤也。句當作：『必獲而後已。』方與上下文義一貫。

无不必之

朱得之於「之」字注云：『往』。按：「之」字上當脫「至」字。上文：『无不必致之』，

此當作：『无不必至之，』方與文例合。有「至」字其意始足，當依文義增。

木叔達人也

按：「端木」係複姓，此不當稱「木叔。」南宋本、南宋纂圖六子本、明建陽刊纂圖六子本、許宗魯本、世德堂本、朱得之本並有「端」字，當據增。然「司馬遷」亦有稱「馬遷」者。

子產不字

朱得之曰：『啓生。』按：子產謂禹生其子啓也。又「字」，朱得之曰：『鞠。』字謂鞠育，猶養也。左傳昭十一年「使字敬叔。」謂養育敬叔也。唐敬杲曰：「不字」，謂不加撫字也。『下文：『過門不入，』即應此言也。』

此天人窮毒者也

按：下文「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此「天人之危懼者也」；「人」下並有「之」字。禮王制：「孤、獨、矜、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下文：「此天民之遘遽者也」，「此天民之放縱者也」；諸句並作「天民」。且與王制文例同，是前三句「人」字當作「民」。若作「天人」，則如莊子天下篇所說：『不離於宗，謂之「天人」。』則於義

大乖矣。「人」、「民」古雖通用，尤以唐人避諱，「民」多作「人」；但此當作「民」爲正。當依下三句例改上三句「人」字並作「民」；並在此句「窮」上補一「之」字。

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絺冕

陶光曰：『「美絺冕」與上下文義正相反。釋文於「禪」字之下「絺冕」之上出「蔽」字，云：「音弊，音卑。」疑「美」原作「蔽」。假爲「弊」。本或作「弊」。壞爛譌爲「美」。宮室曰卑，絺冕曰弊，義各有當，亦正相合。然釋文又有卑音，以例推之，其本當作「蔽宮室」矣。』陶說非也。按：「蔽」字乃釋文以「卑」作「蔽」，故注云：「音弊，音卑。」猶「進」之音「盡」，「童」之音「同」，「姬」之音「居」之類也。任大椿曰：『「卑」、「蔽」音相通，故「蔽」既音敝，又音卑。』正指此而言。考論語泰伯篇：『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食而致美乎絺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言矣！」』此正作「美乎絺冕」，與下文「卑宮室」相對。孔安國注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也。』據此，則「美」字不誤也。諸本並作「美」。釋文作「蔽」者，乃釋「卑」字也。

圍於陳蔡

俞樾曰：『圍於陳、蔡，亦「困」字之誤，盧重玄本作「困」。』按：力命篇：『仲尼之德

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史記孔子世家：『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並作「困」。當依俞說改。惟莊子天運、讓王兩篇並作「圍」。又云：『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據史事，是當作「圍」，無煩改字矣。「圍」、「困」並通，未知孰是？

趨走不足以逃利害

諸葛亮曰：『「逃利害」三字有病。當作「從利逃害」。』呂覽：「筋骨不足以從利避害」。『按：敦煌殘本列子正作：「趨走不足以從利逃害」。』惟上文云：「供守衛」，「自捍禦」；下文：「禦寒暑」，皆以三字爲句，此似不當獨以四字爲句。章炳麟新方音釋言曰：『今人謂病劇曰「利害」，以古人「敗」言「成敗」，「失」言「得失」，「急」言「緩急」，例之可也。』是作「利害」者本自可通，茲並存之。

既有不得不去之

俞樾曰：『當作「不得而去之」，故下文曰：「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作「不得不去」，與下文不合矣。蓋涉上文「既生不得不全之」，故誤「而」爲「不」。』楊伯峻曰：『道藏白

文本、林希逸本、吉府本正作「而」，今訂正。』俞、楊說並是也。按：劉須溪本、董逢元本、朱得之本、張四維三子口義本、吳勉學本亦並作「而」，當據改正。

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

陶鴻慶曰：『上「身」字當衍。』陶說非也。按：上文『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下文『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皆以「身」、「物」對文；此句「生」字衍文，句當作『雖全身，不可有其身，』與下句『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相應。「全身」正與「去物」相對爲文；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院藏六朝寫本殘卷亦無上「身」字，與陶說合，「生」字當刪。

有其物有其身

按：上下皆先言「身」後言「物」，依例此亦當先言「身」後言「物」；當依文例改。作：『有其身有其物』。

其唯聖人乎

張注：『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陶鴻慶曰：『張注云云失其讀。「其唯

聖人乎」當連下讀之，乃倒句也。「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蓋既嘆其聖，又許以至也。易乾卦文言「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論語泰伯篇：「禹吾無間言矣……禹吾無間言矣。」又陽貨篇，「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句法正同。『陶說是也。莊子徐无鬼篇：「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句法亦同此。惟「聖」字當作「至」。按：莊子逍遙篇：「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下言「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正明「無己」之義。末云：「此之謂至至者也」，益證此文當作「至」。依易傳文例，亦當作「至」，疑「至」、「聖」形近致誤；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院藏六朝寫本殘卷正作：「其唯至人矣」，當據改。

其唯至人矣

朱得之曰：「『至』，「聖」誤。」按：朱說非也，下文：「此之謂至至者也」，正應此言也。

此之謂至至者也

張注：「既覺私之爲非，又知公之爲是，故曰：「至至」也。」林希逸曰：「『至至』者，言至此至矣，極矣，不可加也。」按：其意如云：至人之不可以加矣。

此謂之遁人也

王重民曰：「意林引作「此之謂遁人也」，當從之。下文云：「此之謂順民也」，句法相同。」王叔岷曰：「江適解：「此之謂遁人」，所見本「之謂」二字亦未倒誤。」王說是也。按：上云：「此之謂至至者也。」亦作「之謂」。當依文例改。但作「謂之」，原亦可通。

田父可坐殺

林希逸曰：「言田野鄙賤之人使其閑坐，不待刀鎗而可殺之。」唐敬杲曰：「言田父不能使之閑坐不事事也。」朱得之曰：「殺，結果。」按：禮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注：「殺，獲也。」是「可坐殺」，猶云「可坐而致」，安而自得也。林注恐非。

昔人有美戎菽甘藷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

按：菽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注引列子：「昔人有美戎菽，甘藷莖與芹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苦于口，躁于腹；衆哂之。」文意明晰，疑今本列子有誤。文選此注，可供校正。

說符

說符第八

按：此篇篇目題曰：「說符」。張湛注曰：「夫事故無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攝乎通變之會。」考全篇文字，未必盡言符應。按：韓非子有「說林」篇，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說林」下，司馬貞索隱云：「『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又：爾雅釋草：「苻，鬼目。」註：「莖似葛葉圓而毛子如耳瑱，赤色叢生也。」疑當作「說苻」，蓋形、聲並近致誤。「苻」者，取其「叢生」之義，如「其多若林」之意；猶今之所謂「叢說」也。姑備此說。

名也者響也

按：作「名」義不相應。上文云：「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顯係「言」與「響」對文，「身」與「影」對文；故下文承之曰：『身也者，影也。』天瑞篇：『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言「身」則有形、有影；言「言」則有聲、有響；「名」無「聲」，安有「響」？下文云：『慎爾言，將有和之。』可證。疑「名」、「言」形

近，傳鈔致誤；當依上下文義改正。

慎爾言將有知之

按：除四解本亦作「知」外，諸本並作「和」。作「和」是。張注：『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張以「應」解「和」，是張所據本亦當作「和」。作「知」者，疑形近致誤；當據諸本改正。

勝者爲制是禽獸也

王重民曰：「『制』字義不可通，蓋當作「利」，字之誤也。御覽四百二十一引作「勝者爲利」，可證。」按：張注：「以力求勝，非人道也。」林希逸曰：「力之勝者，制其弱者，禽獸之事也。」作「制」說自可通，毋庸曲解。

列子學射中矣

「學」字，陶光曰「『學』，呂氏春秋作「常」；當從之。「常」讀爲「嘗」。張注：「率爾自中，非能期中者也。」蓋亦以爲偶中，是其本字作「常」也。「常」與「學」之草書形近致誤。」陶說近是，下文張注：「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正明偶中之意。玆並存之。

故不斑白語道矣而况行之乎

釋文云：『「失」，一本作「矣」，恐誤。』按：諸本並作「失」。疑「失」、「矣」形近，誤作「失失」，校者刪一「失」字；而此本或誤作「矣矣」，又刪一「矣」字，遂致兩者俱誤。作「矣」無義，仲尼篇：『汝之意「失矣」。』正「失矣」連文，疑上脫一「失」字；當依諸本增一「失」字，使文義、語氣兩得。

鋒殺莖柯豪芒繁澤

林希逸曰：『「鋒」者，葉之有鋒稜也；「殺」，裁剪減削處也。』按：韓非子引作「豐」。王先慎曰：『作「豐」是，「豐殺」謂肥瘦也。』王說未必是。

今有饑色

按：說文：『飢，餓也。』又：『饑，穀不熟爲饑。』此言列子窮，當以作「飢」爲正。上文：『容貌有飢色，』正作「飢」；是此文亦當作「飢色」；道藏白文本、四解本、林希逸口義本、盧重玄本、世德堂本並作「飢」；當據改。惟劉須溪本、朱得之本、施堯臣本、南宋纂圖六子本、明建陽刊纂圖六子本、吳勉學本、閔齊伋本上「飢」字亦並誤作「饑」。

君遇而遺先生食

釋文云：『「遇」一本作「過」，或作「適」。』林希逸曰：『「君過而遺先生食」，謂君以失士爲過而饋粟也。』林說非也。按：「遇」猶待也。前漢書季布傳：『遇人恭謹。』又酈通傳：『漢王遇我厚。』是此「遇」猶「知遇」之「遇」。南宋本、盧重玄本、世德堂本、四子本並作「遇」，當從之。

王悅之以爲軍正

王重民曰：『御覽六百四十八引「王」上有「楚」字，是也。上文「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句法相同。』王說是也，按：下文「以術干秦王，秦王曰」，正疊「秦王」兩字，依例應有「楚」字，當依王說增。

因從謂進趣之方

釋文云：『「請」，一本作「謂」，恐誤。』按：天瑞篇：『自宋之齊，請其術。』力命篇：『其子環而泣之，請醫』之「請」字，義並與此同。「謂」字無義，作「請」是也。林希逸本、劉須溪本、吉府本、朱得之本並作「請」，當據改。

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

釋文：『爭音爭。』按：「爭」字疑當作「征」。墨子天志篇上：『反天意者，「力政」也。』又天志篇下：『別之爲道也，力正。』又明鬼篇下：『天下失義，諸侯「力正」。』節葬篇下：「正」作「征」。漢書五行志：『天子弱，諸侯「力政」。』注：『政亦征也，言武力相征討。』後漢書襄楷傳：『諸侯以「力征」相尚。』國語吳語：『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古書多用「力正」、「力政」、「力征」，不用「力爭」者；作「爭」意固可通，疑「爭」、「征」音近致誤也。

遂官而放之

按：「官」字，義不可通。諸本並作「宮」。作「宮」是。「宮」係古五刑之一；『遂宮而放之。』與下文：『遂別而還諸魯』之事相類；既畀以官，則不必言放矣。當據諸本改。

智荀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

釋文云：『一本無「不」字。』按：道藏各本、南宋本、劉須溪本、吉府本、南宋纂圖六子本、明建陽刊纂圖六子本、許宗魯本、董逢元本、世德堂本、朱得之本並有「不」字，有「不」

字上下文義乃可通；因其智不足，故云：『焉往而不窮』；苟智已足，則何至於窮哉。當據諸本改。

孟氏父子舍然无愠容

釋文云：『舍音捨。』陶鴻慶曰：『「舍然」卽「釋然」。』陶說是也；列子一書「釋」字多作「舍」。下文「無愠容」三字正承「釋然」而言；若作「捨」，則不可通矣。疑釋文有誤，當依全書例改。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

王重民曰：『意林引無「出會」二字。』按：論語先進篇：『宗廟之事如會同。』注：『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是「會」猶會同，會盟也。「出會」卽赴會之意。本爲「出會」，却中途轉念欲伐衛；故公子鋤笑喻之，曰：『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此意乃示見異思遷或得隴望蜀，如無「出會」二字，則不能作此喻矣；有者是也。

晉國苦盜……而羣盜奔秦焉

按：『羣盜奔秦焉』句下：尚有『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縣水三十仞圖流九十里』

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縣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心親之而況人乎？』」一百八十五字，已見於黃帝篇，內容稍異。黃帝篇言性、命，此輒言「忠信」，水與「忠信」何關？此必錯簡複出，儒學淺人以意改之，殊不足取，當刪去。

遂共盜而殘之

王重民曰：『治要、御覽四百九十九引「殘」並作「戕」，疑作「戕」者近是。說文：「它國臣來弑君曰戕。」故張注曰「賊殺之」。釋文作「戕」，云：音牆。』王說非也，按：張注：「殘，賊殺也。」說自可通；鄭雍非「君」，故不可用「戕」也。

國其城民易子而食之

按：「國其城」三字無義。諸本並作「圍」；作「圍」是。下文：『及圍解而疾俱復。』正承此「圍其城」言。公羊傳宣公十五年傳云：『莊公圍宋軍。』淮南子人間訓、論衡福虛篇引並作「圍」；當據諸本改正。

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俞樾曰：『「已」字乃「也」字之誤。淮南子道應篇作「白公不得也」，呂氏春秋精諭篇作「白公弗得也」，並其證也。』按：「不得」二字，義亦晦昧；俞說未必是也。張注：『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上文云：『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張湛注：『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白公不知言之所謂，而欲與微言也；故云：「不知言」。疑「得已」二字乃「知言」之譌誤；當據上下文義並注文原意改。

无所施於積

俞樾曰：『「施」衍字，蓋即「於」字之誤而複者。呂氏春秋慎大篇亦有此文，正無「施」字。』王重民曰：『俞說是也。淮南道應篇亦有此文，亦無「施」字。』按：有「施」字說亦可通，湯問篇：「無施於事。」施，猶用也。林希逸曰：『德行之積未有施及於人，故曰：「德行无所施於積」。』苟有所施於積，即老子謂：「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也。

宋有蘭子者

朱得之曰：『蘭，妄也。凡人物不知生出之由者謂之「蘭」。蘭子善戲之名，蓋宋之方言也。』

。『釋文云：『史記注云：「無符傳出入爲闕」。』任大椿曰：『蘭、闕古多通用。』俞樾曰：『今世俗謂無賴子爲「爛仔」，其義疑本於此。』按：莊子齊物論篇：「孟浪」，向秀讀「漫瀾」。通俗文：『縱失曰蘭。』疑「蘭子」即柳宗元李赤傳所謂：『江湖間浪人』，或陶宗儀輟耕錄所稱：「浪子」也。

其技以變枝長倍其身屬其脛

林希逸曰：『今人所爲接腳之戲，是也。』朱得之曰：『以木接腳高其身，即今「踮踮」戲也。』按：俗謂之「高蹺」，閩人稱爲「高腳」；是也。

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

市村重松曰：『藝文類聚獸部及文選緒白馬賦註，並「可」字下有「以」字。張註云：『馬之良者，可以形容骨取也。』案張本亦原有「以」字。』有「以」字是也，按：「以」，猶用也，謂可用形容筋骨而相之也。淮南子道應訓引亦有「以」字，當據增。

祿厚者怨遠之

「遠」字，許宗魯本作「建」。俞樾曰：『淮南子道應篇作「祿厚者怨處之」，是也。「怨

處之」謂怨讎之所處也，猶曰爲怨府也。』按：說文：『逮，及也。』荀子堯問篇作：『祿厚者民怨之。』意林作：『祿厚者人怨之。』猶云：『祿厚者人怨及之也。』富貴之人往往招人妬忌，所謂『樹大招風』也。俞說恐鑿。「遠」當作「逮」；疑形近致誤也。道藏諸本、南宋本、劉須溪本、南宋纂圖六子本、明建陽刊纂圖六子本、董逢元本、朱得之本、世德堂本、盧重玄本並作「逮」，當據改正。

吾施益博

王重民曰：『意林引「博」作「溥」，疑作「溥」者是也。』按：玉篇「溥」，廣也。『論語雍也篇：『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正作「博施」，此云：『吾施益博』，其意正同；不煩改字。

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

按：「子」字上當有「其」字。下章『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決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施行也。』可證。則此文當作：『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而不受。』當依文例增。

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

俞樾曰：『此當作「盡取其衣裝車馬，牛缺步而去。」呂氏春秋必已篇作「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是其證也。』出即「步」字之誤耳。此文脫「馬」字，「缺」字，遂以「車、牛」連文，失之矣。』俞說是也，惟「裝」字當作「裘」。按：墨子七患篇：『以備「車馬衣裘」奇怪。』又「多爲「衣裘」」。明鬼篇下：『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也。』奪人車馬衣裘與此『遇盜，盡取其衣裝車馬』，事同一例。論語雍也篇：『乘肥馬，衣輕裘，』是古書多以「裘」、「馬」對文，「車馬衣裘」疑亦當時成語；呂氏春秋作「被」，正明其誤。疑「裝」、「裘」形近而訛，應改「裝」作「裘」；並依俞說增「馬」字，「缺」字。全句當作：『盡取其衣裝車馬，牛缺步而去』。

使以我爲必困我

陶鴻慶曰：『「使以我爲」下脫「事」字。淮南人間訓云：「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可據補。』王重民曰：『陶說是也。御覽四百零二又四百九十九引「爲」下並有「事」字。』按：釋文：作「往見趙君，以我爲事，必困我。」據釋文當有「事」字，應據補。

既而不如

楊伯峻曰：『「如」當作「與」。』按：說文：『如，一曰若也，同也。』此云：『與盜力

爭，既而不如。』猶云，與盜力爭，力不若盜；故下承之『又追而以卑辭請物。』蓋力爭之不勝，乃復以卑辭乞求也。楊說未達其旨。

擊博樓上

釋文云：『擊，打也，如今雙陸碁也。韋昭博奕論云：「設木而擊之，」是也。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碁十二枚，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瓊罌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刻瓊四面爲眼，亦名爲齒。二人互擲采行碁，碁到處即豎之，名爲驍碁；即入水中食魚，亦名牽魚；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罌音側。』此唐以前人所記「擊博」之事也。

率徒屬必滅其家爲

唐敬臯曰：『爲，語助詞，無意義。』按：莊子逍遙遊篇：『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又：『予無所用天下爲！』又漢書趙后傳：『今故告之，反怒爲！』此言：『必滅其家爲！』猶云：『必殺其全家啦！』

自爲不知己者居海上

陶鴻慶曰：『「自」下當有「以」字，「者」字當作「去」。以草書相似而誤。其文云：「自以爲不知己，去，居海上。」下文「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己，故去；」又柱叔厲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並其證。』楊伯峻曰：『陶說是也，呂氏特君覽作「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可證。』陶說是也。按：道藏白文本、林希逸本、江適本、劉須溪本、吉府本、許宗魯本、董逢元本、朱得之本，「者」字並作「去」。當依陶說，「自」下增一「以」字；並改「者」字作「去」。

利出者實及

俞樾曰：『「及」乃「反」字之誤。「出」與「反」，猶「往」與「來」，相對成文。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俞說是也，按：釋文作「反」，云：『「反」一本作「及」，非也。』張注下文云：『利不獨往，怨不偏行。』「利不獨往」，則「利」出者，亦必利反也。范致虛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榮辱之來，各象其德；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是范本原亦當作「反」。作「及」者疑涉後「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句「及」字，並字形相似；校者誤改之耳。當據俞說並釋文改正。

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

張注：『「請」當作「情」，情所感無遠近幽深。』洪頤煊曰：『「言」古文「言」，與「心」字篆文「𠄎」字形相近，故「情」多爲「請」。』說文：『情，人之陰氣有所欲也。』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按：墨子「情」多作「請」。「請」、「情」雖互段，此當作「情」，應據張注改。

類无貴賤

按：作「類」義不可通，上文『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此云：『類無貴賤』，正承上言。張注：『同是生類，自貴而相賤。』是張所據本亦當作「類」，蓋因形近，刊刻譌誤；當據諸本改正。

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

張注：『不以從馬醫爲恥辱也。』盧重玄曰：『獲多利則以爲榮，獲少利則以爲恥。』按：依注、解「以」字下應有「爲」字；當依注增。楊伯峻曰：『「以」，太也。』頗強解。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

陶鴻慶曰：『「言有」二字誤倒。』王重民曰：『陶說非是，「人」下脫「有」字耳。道藏本、吉府本「人」下並有「有」字。』楊伯峻曰：『依王說，若作「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則知不死之道者爲一人，言者又爲一人。如此，則與下文「言者死」云云文義不相合矣。』陶、楊二說並是也。按：劉須溪本「言」上亦有「有」字。下章：『宋人有遊於道者』，『人有枯梧樹者』，『人有亡鈇者』，『昔齊人有欲金者』，楊朱篇：『昔人有美戎菽』；俱與『人有言』文例相合，「言」下再不當有「有」字；當依陶說乙改。

其鄰人遽而伐之

俞樾曰：『「鄰」字衍文也。上云「人有枯梧樹者」，此云「其人」，卽此人也。上下文所云「鄰父」，謂此人之鄰，豈又得就鄰人言之而謂此人爲「鄰人」乎？下文「其人乃不悅曰」，亦無「鄰」字，可證此「鄰」之衍。』俞說是也。惟「鄰」字當作「家」。敦煌列子抄殘卷作「家」，但下奪「人」字。作「家」義長，當據改。

頭之忘將何不忘哉

「頭」字，諸本並作「頤」，惟南宋本、世德堂本並作「頭」。按：作「頭」是也。下文「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正承此「頭之忘，將何不忘哉」而言。作「頤」者，疑涉上『倒杖策綴上貫頤』句中之「頤」字，並因形近而誤也。人豈可無頭？舉頭明其要害也。

三、莊子（據「續古逸叢書」景宋刊本）

逍遙遊

南冥者天池也

按：此六字疑係古注混入正文。如列子天瑞篇：『故曰渾淪』下有：『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並係注文。下文：『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列子湯問篇作：『終北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即指首句「北冥」為「天池」，故此注云：『南冥者，天池也。』明示「南冥」亦為「天池」也。陸氏釋文云：『北冥，……北海也。』則「南冥」乃「南海」耳。

諧之言曰

按：「諧」上疑脫「齊」字。上文：『齊諧者，志怪者也。』疑係此「齊諧」二字之注文，猶上文：『南冥者，天池也。』為古注一例。何孟春曰：『齊諧無是書。』簡文云：『書，志怪，志，記也；怪，異也。』此下所言，實同下文：『湯之問棘也是已』以下各語相似。考列子湯問篇亦略見此文，而曰：『夷堅聞而志之。』則「齊諧」蓋疑即夷堅之「志」也。或莊襲列說

，或莊、列所舉同出一源；則「齊諧」與夷堅之「志」必古有其書，明矣。陸德明釋文序錄云：『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者，即指此也。

搏扶搖而上

按：下文作「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是此當脫「羊角」二字。「扶搖」，釋文引司馬彪云：『上行風謂之扶搖。』下文「羊角」，司馬彪云：『風曲上行若羊角。』若依司馬注，扶搖、羊角並為上行之風；則文複矣。疑司馬注「扶搖」二字，乃「羊角」之誤。按：在宥篇：『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釋文引李願云：『扶搖，神木也；生東海。一云，風也。』依李注，「扶搖」當為神木。所謂，「一云風也。」蓋即指司馬彪注也。似不當云：『生東海』，當云：『北海』也。從李注，則全文之意猶云：鵬之飛南冥，擊水、搏樹；故曰：怒也。此乃隨羊角之風而上九萬里也。「搏扶搖」與下「檣榆枋」正相對。「怒而飛」又與「決起而飛」相對為文也。

去以六月息者也

郭象注云：『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是郭以「六月」為半歲，「息」為「止息」；非也。按：此「息」字乃下文「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之「息」，宣穎曰：『大塊噫氣為風，六月氣盛，故多風。』郭嵩燾曰：『去以六月息，猶言乘長風也。』宣、郭之言是也。上文云：『海運，

則將徙於南冥。』此云：『去以六月息者也，』正承六月海動，乘大風而去。下文：『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可爲此文作證。蓋六月始有大風，故鵬須待六月之風而南徙也。此意鵬雖有大翼，猶有所待也。支遁曰：『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是也。郭嵩燾曰：『注謂，「小大雖殊，逍遙一也」，似失莊子之指。』是矣。

搶榆枋

陳景元闕誤引文如海本、江南古藏本並有「而止」二字。王叔岷曰：『上文「去以六月息者也」注：「小鳥一飛半朝，搶榆枋而止」；即用此文。是郭本原有「而止」二字。疏：「突榆檀而栖集，」疑成本亦有「而止」二字。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御覽九四四、事類賦三十蟲部引並作「搶榆枋而止」。「止」對上文「飛」而言，今本脫「而止」二字，則意不完矣。』按：下文『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即承止「搶榆枋而止」言。猶云：我飛只搶榆枋已足，何用飛九萬里；其飛則一也。有「而止」二字是也，當據闕誤增。

而南爲

俞樾曰：『「而」下當有「圖」字，上文「而後乃今將圖南」，此即承上文而言也。文選江淹雜體詩李注引正有「圖」字。』蔣錫昌曰：『御覽蟲多部一蟬引亦有「圖」字。』劉武曰：『

俞說非也。蓋上句乃將然之謀，記者之所記也；此句則已然之跡，故二蟲得據而笑之。如加「圖」字，則亦爲將然之謀，二蟲又何從知而據之以爲笑乎？』劉說是也。按：下文「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此乃明「將然之謀，」且適南冥也，正明「已然之跡」；故下文接云：「斥鴳笑之曰」，此言鵬之已適南冥，蜩與學鳩而始笑之也；是此不當增「圖」字。

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按：此謂彭祖壽至八百，衆人欲比彭祖；亦小年不知大年也。又此下原有『湯之問棘也是已』及以下至『此小大之辯也』百二十四字。在『湯之問棘也是已』句下，聞一多注曰：『上下當有脫文。』又曰：『此句與下文語意不屬，當脫湯問棘事一段。』唐僧神清北山錄曰：『湯問革曰：「上下四方有極乎？」革曰：「無極之外，復無極也」。』僧慧寶注：「語在莊子，與列子小異。」案：「革」、「棘」古通，列子湯問篇正作「革」。神清所引，即此處佚文無疑。惜句多省略，無從補入。』按：列子湯問篇：『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蚺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此文雖與莊子稍異，大意全同。至神清所引佚文，今本列子湯問篇：『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又「革曰：「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文亦稍異。但莊書上引諸文，其源出自列子湯問無疑。則『湯之問棘也是已』一語，當係注家之語，指明以上所

舉皆『湯之問棘』之事也。又此句下並有：『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百十七字，與本篇首段之文大同小異；如係莊書之文，則複沓甚矣。列子湯問篇：『終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此文逕接上文：冥靈、大椿、菌芝、蟪蛄之後。是知注者復舉異本列子湯問篇之文附於注後，以資比照。故末云：『此小之大辯也』，亦似注家結句之語。疑當刪去。又：湯在禹後，是夷堅之志應在湯問之前；則齊諧及湯問之篇，莊子引以爲說，是亦莊書出於列書之後之明證也。

而徵一國

釋文：『而徵』，引司馬云：『信也。』按：依上文：『知效』、『行比』、『德合』三語觀之，『而』字當有譌誤；依注文，疑當作『言』字。『言徵一國』，正與上：『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相對爲文；依文義，疑當作『言』爲是。

吳王使之將

成疏：『吳王使爲將帥。』按：『之』字疑當作『爲』，於義較順。

齊物論

似喪其耦

郭注：『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釋文：『耦，本亦作偶，五口反；匹也，對也。司馬云：『偶，身也。身與神爲耦。』按：玉篇：『喪，亡也。』『喪我』猶『亡我』。即下文：『吾喪我。』逍遙遊篇：『至人无己。』天地篇：『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並與『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同意。其曰『似』，曰『如』者，謂似喪而實未喪。若下文：『其寐也神交』之情狀。亦即大宗師篇：『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道，是謂坐忘；』是也。呂惠卿曰：『昔之隱几，應物時也；今之隱几，遺物時也。』陶望齡曰：『吾有我，即有耦；吾喪我，即耦忘。耦者，是非之所以生；我者，彼是之所以成。』蓋『坐忘』之時，由覺入寐，物我兼忘，是非俱泯。僧肇物不遷論引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又：列子仲尼篇：『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无闻，目无見，口无言，心无知，形无惕。』又云：『見南郭子，果若

歎塊，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此「形神不相偶」，亦即「似喪其偶」。則南郭子綦固深於「坐忘」之術者矣。

大塊噫氣

郭注：『大塊者，無物也。』成玄英疏：『大塊者，造物之名，亦自然之稱也。』注、疏並非也。俞樾曰：『大塊者，地也。』俞說是也。按：列子天瑞篇：『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仲尼篇：『聚塊也，積塵也。』此亦天瑞篇所謂：『濁重者，下爲地』也。「塊」字實指地言。此說「地籟」，故云：『大塊噫氣』也。

而獨不聞之寥寥乎

釋文：『寥寥，長風聲。李本作「颼」。』按：說文：『颼，高風也。』老子二十章：『颼兮若無止。』王弼注：『無所繫繫。』俱以情狀言。上句：『而獨不聞，』聞者用耳，必對聲音；故郭注：『長風之聲，』當是故訓。李本疑誤。又：『寥寥』下疑脫「之□□」三字，下文：『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則此句當作：『而獨不聞之寥寥之□□乎？』方可相應。但未詳所作耳。

山林之畏佳

奚侗曰：『「林」當爲「陵」。六韜絕糧第三十九：「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通典五十七引作「山陵」；是「陵」誤爲「林」之例證，』奚說是也。當據改。

突者

釋文：『司馬云：「深者也。若深突突然」。』奚侗曰：『突爲「笑」之譌字。「笑」或省作「笑」，「笑」與「突」形相近也。』奚說是也。按：此當指笑聲，與上文譏哭之聲相對爲文也。

厲風濟則衆竅爲虛

釋文：『向云：「止也」。』郭注：『濟，止也。』是郭依向義。方以智曰：『濟者，風過也。』嚴復曰：『凡有竅穴，其中函氣，風過其上，則穴中之氣隨之俱出而成眞空；醫家吸入器即用此理爲製。……虛，眞空也；濟，過其上也。』按：方言：『過渡謂之涉濟。』蓋風過竅穴，使成空虛；烈風既止，則不虛矣。

之調調之刁刁

釋文：『向云：「調調刁刁皆動搖貌」。』向說恐非也。按：此言衆竅形狀，皆屬靜態；不可說動搖。詩周南：『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毛傳：『調，朝也；又作輶。』是「調」古通「輶」之證。說文：『輶，車輶也。』詩秦風小戎：『五檠梁輶。』傳：『梁輶，輶上勾衡也。』疏：『如屋之梁然，故謂「梁輶」。』疑「調」原當作「輶」，喻竅穴有穹隆之狀。又：『刁刁』，馬叙倫曰：『「刁刁」當依玉篇作「刀刀」。音義出「刀刀」，是陸本亦作「刀刀」；「刁」俗字。』按：詩衛風：『誰謂河廣，曾不容刀。』朱熹注：『小船曰刀。』正韻：『小船形如刀。』釋名：『刀本曰環，形似環也。』故郭注下文云：『此略舉衆竅之所似。』「刀」亦指形言，當據玉篇改「刁」作「刀」。

人籟則比竹是已

釋文：『人籟，力帶反；籟也。』郭注：『籟，籟也。』王叔岷曰：『文選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詩注、合璧事類外集十六引，「籟」上並有「人」字，當從之。』按：成疏：『人籟則籟管之類，』是也。周禮春官：『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禮記樂記：『竹聲濫。』是竹爲樂器之一類，如：竽、笙、簫、管也。說文：『竽，三十六簧樂也。』又：

『笙十三簧。』廣雅：『簫，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韓非子解老篇：『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衆樂皆和。』故上文云：『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也。又：廣雅『比，櫛也。』是竽、笙之屬其簧管猶如櫛比，故曰「比竹」也。上文：『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皆指「人籟」言也。

夫吹萬不同

王叔岷曰：『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吹萬不同」上，有「天籟者」三字；文意較明。』王說是也。按下文乃子綦應子游上句之問：『敢問天籟』之答語。郭注：『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依注文觀之，郭本在「夫」字下當有『天籟者』三字。應據世說新語注補。

大知閑閑

釋文：『「閑閑」，簡文云：「廣博之貌」。』按：秋水篇：『大知觀於遠近，』故謂「廣博」也。又：逍遙遊篇：『小知不及大知。』知北遊篇：『不知乃知也。』故後章云：『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此「大知」也。按：老子八十一章：『知者不博。』

小知閒閒

釋文：『古閑反，有所閒別也。』按：下文：『大辯不言，』郭注：『己自別也。』逍遙遊篇：『蜩與鸞鳩之笑鯤、鵬。秋水篇：『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是皆「小知」之類也。按：老子八十一章：『博者不知。』

大言炎炎

釋文：『李作淡，徒濫反。李頤云：「同是非也」。』章炳麟曰：『當從李本作「淡」。老子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按：老子四十五章：『大辯若訥。』八十一章：『信言不美，』『善者不辯；』是也。

小言詹詹

釋文：『詹，音占。李頤云：「小辯之貌」。』按：法篋篇：『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老子八十一章：『美言不信』，『辯者不善』。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王叔岷曰：『釋文引司馬注：「魂交，神交錯也。」列子周穆王篇注、後漢書馮異傳注引，

並作「神交」。』郭注：『此蓋寤、寐之異。』按：列子周穆王篇：『神遇爲夢，形接爲事。』又云：『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並以「神」、「形」對言，是當作「神」爲長。又：釋文：『司馬云：「目開意悟也」。』列子周穆王篇：『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者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但上文云：『嗒然似喪其耦，』『今者吾喪我，』故列子云：『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也。

與接爲構日以心鬪

按：王雱注老子「莫能知莫能行」句云：「以妄爲構，故內外交亂。」此卽下文：『惴者、縵者、窳者、密者。』上文郭注：『此蓋恐悸之異，』當指此言；並應在此下。成疏：『其運心逐境，情性萬殊。』此言心與物接，則彼、我、是、非、好、惡、愛、憎諸念並起，徒滋煩擾；故下文云：『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此上原有『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八字，疑係起句之文；當移上節。日本宇津木益夫曰：『「其發若機括」以下，每句如注文。恐「大恐縵縵」下，脫「其發若機括其留如詛盟其殺如秋冬其

厭也如絨」二十字乎？『聞一多曰：『此文舊作：「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盟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絨，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詳審語氣，「其司是非之謂也」，「其守勝之謂也」，「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陽也」，「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句首「其」字均當讀爲「豈」，句末「也」字均讀爲「邪」。六句皆商酌語氣，似阮素莊義者旁注之文；亦或淮南王莊子解說之闢入本書正文者。……「其發若機括，其留如盟盟，其殺若秋冬，其厭也如絨」四句直接下文「喜怒哀樂，慮歎變熱，……」亦覺於文彌順。』字津、聞氏二說並是也。按：此段文字複疊，注解紛歧；說之愈詳，迷惑愈甚；如治亂絲，徒滋辯論。似當依二氏說刪改。又「復陽」之「陽」字，疑係當作「傷」；形近致誤。德充符篇：『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在有篇：『意心養』，郭注：『夫心以用傷。』田子方篇：『哀莫大於心死』。此謂近死之心，不可再傷；使至於「心死」也。

變慙

成疏：『變則改易舊事。』林雲銘曰：『變則反覆不定。』按：郭注全文：『此蓋性情之異。』是此十二字乃明十二種不同之心理狀態，變爲一般之抽象概念，每種均可屬之；不當自居一態。疑「變」乃「變」字之形近致誤譌。說文：「變，慕也。从女，𠂔聲。」集韻：「慙，龍卷切

，音變；係慕也。」「變」與「慮」、「嘆」、「慙」等一例。

啓態

成疏：『態則矯淫妖冶。』林雲銘曰：『態，作狀。』朱桂曜曰：『態蓋有作態之意。』說俱未得。按：態、狀皆通稱而非專謂；且非就心理言。疑乃「懇」字之形近而譌。說文：「懇，悃也。从心，猥聲；本作懇。」又：「悃，悃也。从心，困聲，苦本切。」又：「悃，誠志也。从心，逼聲；芳逼切。」集韻：「懇，誠也。」此當作誠心解。

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眩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

此段全文：二百四十四字，顛倒錯亂，馴致不可以句讀。前人治莊，每多穿鑿傳會，遂致莊義沉霾；良堪嘆息。按：○「已乎已乎」四字，成疏：「已，止也。」與人間世篇：「已乎已乎」同意。今在此與上文：『莫知其所萌』，下文：『且暮得此』，互不相應；當係他處錯簡。○「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十三字，與上下文毫不相涉；明係下章：『物無非彼物無非是

『句上之脫文，誤屬於此。』④『百骸九竅六藏眩而存焉』十字，與上下文亦各不相侔，疑亦係他處之文。⑤『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三十三字，更風馬牛不相及。全文既非「問答」體裁，起句用「汝」字，實屬不倫，其謬誤顯而易見。又：下文所謂「眞君」即是「眞宰」，指無意志之自然本體言；絕非「君主」之「君」，何來「臣妾」、「君臣」、「有私」、「相治」？此與全章文義乖違，當係他處脫簡混入。

非我无所取

蔣錫昌曰：『「取」，資也。易繫傳下：「遠近相取，」注：「相取，猶相資也」。』蔣說是也。按：老子二十七章：『不善人者，善人之資。』王弼注：『資，取也。』是取、資可互訓。此言「彼」、「我」相資，猶「彼」、「此」相資。無「我」，即不能有「彼」；即「我」爲「彼」所資也。此即下章：『彼出於是，是亦因彼』也。

九竅六藏

釋文：『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大小腸、膀胱、三焦，謂之「六府」。』又云：『今謂「六藏」，未見所出。』按：陳景元闕誤引江南古藏本作：『五藏六府。』疑原作：『六府五藏』，因中奪「府五」二字，遂成「六藏」；當依闕誤補正。是此文在陸氏以前即有譌

脫也。

行盡如馳

馬叙倫曰：『「盡」字涉上文而美。』按：「盡」字無義。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進」當爲「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又：『進乎本不久，』注：『無有故不盡。』黃帝篇：『內外進矣，』注：『故曰：內外盡矣。』仲尼篇：『外內進矣，』注：『「進」，音「盡」。』列子既有「進」、「盡」通用之例，則此「盡」字義當作「進」。『其行進如馳，』乃應上文：『其發若機括』也。亦即天下篇：『逐萬物而不反；』是也。

人謂之不死奚益

按：下文：『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疑文有倒誤，當作「謂人」；此「人」指「世人」言。謂此種逐物不反之人，終日勞形忧心；不死何用！故田子方篇云：『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

郭注：『言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成疏：『然，猶如此也。』宣穎曰：『縱生何用！及形

化而心與之俱化；靈氣盪然矣。」宣說是也。按：此謂世人心隨形化，未能如古人之『外化而內不化，』若大宗師篇：『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德充符篇所謂：『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既不能如此，則雖有『百骸九竅，六府五藏，』直同行屍走肉耳；故曰：『不死奚益？』正如田子方篇所謂：『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所以下文云：『可不謂大哀乎！』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以是

郭注：『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非非者，儒、墨之所非也。』郭嵩燾曰：『彼是有對待之形，而是非兩立；則所持之是非，非是非也。彼是之見存也。』劉武曰：『「其」字，指對方說。是彼之所非，非彼之所是；猶儒家是墨家所非。』按：韓非子顯學篇：『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此即『儒、墨之是非』也。

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

劉武曰：『呂氏春秋安死篇：「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說文：』

「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儀禮鄉射禮：「不方足」，注：「方，猶併也。」「彼是方生」，即彼是並生。下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即併生併死，併死併生也。就時間言，即「同時」之意。如人死爲鬼，當人之死，同時即爲鬼之生；此即「方死方生」爲併死併生之說也。「可」與「不可」；因對待比較而成，自有「不可」者存，然後方見其「可」；故當「可」之時，「不可」者已併存矣。此就一己言也。當「可」之時，人之好尚各異，同時必有以爲「不可」者；此即「方可方不可」爲併可併不可之說也。『蔣錫昌曰：『天下：「惠施多方，……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是此文「方生」，即惠施「方生方死」之說。下文「方生方死」，引其全文；可證。辯者視時間如流水，永不停留；故曰方正中，便已西斜；此「日方中方睨」之說也。物方生出，便已死去；（未來之時，即爲生命之生；過去之時，即爲生命之死。）此「方生方死」之說也；二者理同。反之，物方死去，便已生出；此「方死方生」之說也。以此而推，則方可者，方不可；方不可者，方可；因彼而是者，因彼而非；因彼而非者，因彼而是。故是、非之辯，遂如環無端，永不得窮。由此觀之，所謂「彼」、「是」之相對待，豈非即惠施「方生方死」之說乎？莊子即以辯者之說，證明是非一有對待，即無窮時；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按：「方生」之說乃明：生、死、可、不可，是、非之相對性。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王先謙曰：『是，此也。』郭注曰：『「此」爲「彼」所「彼」，「彼」亦自以爲「是」。』成疏：『我自以爲是，亦爲彼之所非；我以彼爲非，而彼亦自以爲是也。』劉武曰：『「既物无非彼」，「故是亦彼也」；「物无非是」，「故彼亦是也」。』按：此卽下文：『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及『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彼是莫得其偶

郭注：『偶，對也。』郭說非也。按：上文一再舉：彼、是（此），是、非，若（汝）、我，相對爲文；「彼」、「是」正相「對偶」；而曰：『彼是莫得其偶』，說不可通。「偶」字實卽「倫」字之形近而譌。寓言篇：『始卒若環，莫得其倫。』郭嵩燾曰：『始卒無有端倪。』甚得其義。田子方篇：『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依文義當改「偶」字作「倫」。此卽下文。『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馮友蘭曰：『公孫龍謂：「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公孫龍又謂：「白馬非馬」，此「以馬喻馬之非馬也」。然若「自其同者視之」，則指與非指之萬物同，而指爲非指；馬與非馬之萬物同，而馬爲非馬。如此，則「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如此，

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矣。』劉武曰：『此設喻證明「物无非彼」二句，及「是亦彼也」至「果且无彼是乎哉」數句之義。蓋物本無彼、此，彼、此由人分；猶之物無名，名由人立；可立之以此名，亦可立之以彼名。卽下文所謂：「物謂之而然也。」如馬名未立之時，以名「牛」者名「馬」，則「馬」爲「牛」矣。今馬、牛之名已立，蠶者人共知其爲「馬」，而「牛」則人共知其爲非馬也。若復以此馬證彼馬之非馬，必爲人所嗤；且亦無以伸其說。因其同爲是（習久成是），而不能有非存其間也。如以非馬證彼馬之非馬，名既非眞，是、非今復對立；不能遽執是、非之誰屬也。故言以「馬」喻，不若以「非馬」喻。天地雖大，萬物雖衆；皆可作如是觀也已。』陳柱曰：『此莊子平論公孫龍白馬、指物兩篇之義也。指物論云：「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是「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而莊子則謂曷不竟云：「物本非指」之爲簡當。故曰：「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白馬論云：「白馬非馬」。白馬既非馬，則黃、黑馬皆非馬；天下無無色之馬，則馬皆非馬。此公孫龍之論指也。故莊子曰：「以馬喻馬之非馬。」然而莊子則謂曷不竟云：「馬本非馬」之簡當。故曰：「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陳說近是也。按：公孫龍「指物」、「名實」二論彼此關連。「指」者，未加於「物」；「名」者，已合於「實」。命之「馬」，卽墨子經說下：『是「名」也，止於是「實」也。』

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按：此即天地篇：『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知北遊篇：『通天下一氣耳。』又：天地篇：『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按：「治」通「始」。）一也。』又德充符篇：『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釋文：『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注：『崔本此下更有：「可於可而不可於不可，不可於不可而可於可也。」』按：淮南子泰族訓：『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淮南子改「於」作「乎」，皆足證崔本尚未脫此十八字。王先謙曰：『又見寓言篇。此是非可否並舉，以寓言篇證之，「不然於不然」下，似應更有「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四句，而今本奪之。』王說是也。此『道行之而成』句上『可乎可不可乎不可』八字，實即『不然於不然』句下之文，因中奪去上『惡乎可』及下『惡乎不可』七字，而又錯入上文；並在『惡乎然』上又脫『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二十二字，致錯亂不可解說。幸此全文屬入寓言篇內，得以完整無誤；當據以補正。又：『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一句，釋文出『謂之道』三字，云：『向、郭絕句。崔讀：「謂之道勞，」云：「因自然，是道之功也」。』林雲銘本將「已」字連上讀：『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並注：『此因是之道，「已已」，

無所不已也。』極盡曲解傳會之能事。足證此句自古即無確解，其中必有謬誤。疑此句乃『道行之而成』句上之脫文，落入後文；當移此上。又：『可乎可不可乎不可』八字重複，應刪去；使『物謂之而然』句逕接於『有自也而可』句上，則前後文義一貫矣。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

林雲銘曰：『天下之有「可不可」、「然不然」，皆本於我之自爲。』王先謙曰：『何以謂之「然」？有然者，即從而皆然之。何以謂之「不然」？有不然者，即從而皆不然之。隨人爲是非也。』劉武曰：『物何以「然」？其然也，由人謂之然；非物真然也。何以「不然」？其不然也，亦由人謂之不然；非物真不然也。』按：『然於然」、「可於可」，即秋水篇：『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不然於不然」，「不可於不可」；亦即秋水篇：『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也。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郭注：『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又：『各自自然，各自可。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而至矣。』林雲銘曰：『天地萬物，不過指、馬，既無衆象矣，其中之可不可，然不然，隨物皆有；亦無物不有也。』王先謙曰：『論物之初，固有「然」，有「可」；如指爲指，

馬爲馬是也。論物之後起，則不正之名矣；若變易名稱，無「不然」，無「不可」。如指非指，馬非馬，何不可聽人謂之。』按：文字自然篇：『故至寒傷物，無寒不可；至暑傷物，無暑不可。故「可」與「不可」皆可。是以大道無所不可，可在於其理；見「可」不趨，見「不可」不去；「可」與「不可」，相爲左右，相爲表裏。』此明：「然」、「不然」，「可」、「不可」，「是」、「非」及物理之相對性也。此應「因是因非」言。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

郭注：『夫物，或以此爲散，而彼爲成。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林雲銘曰：『破碎曰分，圓就曰成，敗壞曰毀。』王先謙曰：『分一物以成數物。』陳壽昌曰：『分此則成彼，譬之引水灌池。』成疏：『於此爲成，於彼爲毀；如毛散成氈，伐木爲舍等也。』按：上文：『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列子天瑞篇：『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又：『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此皆明物理之互相消長與循環性也。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

郭注：『夫成毀者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無成無毀，猶無是與非也。』林雲銘曰：『凡

物之成毀相因，平陂往復之理，無不可通如此。』王先謙曰：『如此，成卽毀，毀卽成；故無論成、毀，復可通而爲一；不可異視。』按：上文：『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易繫辭傳：『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寓言篇：『以不同形相禪，始若環。』故曰：『復通爲一』也。此明物理之消息盈虛之理。

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

按：上云：『不用』，而下文却云：『用也者通也。』顯有矛盾。疑下二十字，原係前人爲「用」字作注，而混入正文者。又：本篇下文：『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正無此二十字。又：疑「用」字乃「由」字之訛；前章：『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與此「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因是已。」句法一律。但作「用」說亦可通。林雲銘曰：『不用，不用己是也。寓諸庸者，因人之是也。』陳壽昌曰：『絕去私見，寄於大同；惟不自用，故能因人而用也。』王先謙曰：『唯達道者能一視之，爲是不用己見；而寓諸尋常之理。』蔣錫昌曰：『庸，平庸也，爲無知、無用之義。此言唯達者知無是非，可通爲道；亦唯爲道之故，不用智辯，而寓諸無用也。』按：下文：『喜怒爲用，』卽用己見；故此云：『爲是不用，』彼此文義相應，於此可見。又：成疏：『寓，寄也。』前章『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郭注：『故不由是』

非之塗，而是非無患。』是此亦當作：『爲是不由，』謂不由三子「小成」之術，終以自明而至於「大成」也。「寓諸庸」者，即老子二十章：『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人間世篇：『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知無用之用，乃可與言用矣；故曰：『而寓諸庸』也。李騰芳曰：『不用而寓庸，便是因。』宣穎曰：『因則是非兩化。』王先謙曰：『因，任也。任天之謂也。』按：秋水篇：『因其所是而是之，則萬物莫不是。』此言聖人因任自然，不作是非之辯，故無是非也。

己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郭注：『不知所以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劉武曰：『言已如此，而不知其如此也。』按：己，當音紀；與上文：『己而爲知者』之「己」同意。指世人之「我」，即「自己」也。大宗師篇：『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此「神鬼神帝」，即下章：『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謂世人不知其所以然也。

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釋文：『本又作「均」。崔云：「鈞，陶鈞也」。』王叔岷曰：『道藏成玄英疏、林希逸口義、褚伯秀義海纂微、羅勉道循本、吳澄訂正諸本、陳碧虛音義所出本、覆宋本皆作「均」。』「鈞」與「均」通。寓言篇：『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可遂注此文。按：庚桑楚篇：『天鈞敗之，』亦作「鈞」。惟「均」、「鈞」既通用，且郭注作「均」；當依上文並諸本改；以資一律。郭注：『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成疏：『天均者，自然均平之理也。夫達道聖人，虛懷不執；故能和是於無是，同非於無非；所以息智乎均平之鄉，休心乎自然之境也。』林雲銘曰：『和，調合也。聖人知其如此，故和之以是非，而止乎天然之則；自無不均。』劉武曰：『「和之以是非」，即上文「道通爲一」，又即下文「是不是，然不然」也。漢書鄒陽傳：「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云：「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故寓言篇云：「始卒若環，」凡陶鈞有樞，上文「道樞」、「天均」之「樞」也。「休乎天鈞」，即承上文：「樞始得其環中」句。』按：劉說與幾道先生說近，但陶鈞亦具均衡之義。老子五十六章：『挫其銳，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此即「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也。

是之謂兩行

郭注：『任天下之是非也。』成疏：『不離是非，而得無是非；故謂之「兩行」。』陶望齡曰：『「兩行」即「通一」。』林雲銘曰：『可通爲一，故兩行而無分別也。』曹受坤曰：『兩行，即從環中左旋右轉，無不同歸一點也。』劉武曰：『「此之謂兩行」，承上文「以應無窮，是亦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按：即下文：『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老子四十九章：『聖人常無（按：原作「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此「兩行」之義也。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按：陳景元莊子闕誤引江南古藏本作：『雖我無成亦可謂成矣。』郭注：『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是郭本原與江南古藏本同也。當據闕誤補正。

滑稽之耀聖人之所圖也

陳壽昌曰：『滑稽，不明貌；耀者，不明中之明也。』又：『圖，務也。』劉武曰：『滑稽之耀，因爲莊子所取；故曰「聖人之所圖也」。』按：說文『滑，利也』，廣韻：『疑，不定也。』

說文：『耀，照也。』爾雅釋詁：『圖，謀也。』如老子六十三章：『圖難於其易』之「圖」。春秋閔公二年傳：『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圖」字義正同此。『滑稽之耀』，即老子五十八章：『光而不耀』，王弼注：『以光鑑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隱隱也；所謂：「明道若昧」也。』亦五十六章：『和其光』，二十一章：『襲明』也。此爲聖人之所務也。又：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光而不耀』注引『莊子曰：「滑稽之耀，聖人圖而域之也」。』

今且有言於此

說文：『直言曰言。』周禮大司樂注：『發端曰言。』釋名：『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按：墨子經上篇：『言，出舉也。』又：『舉，擬實也。』又：經說上：『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又：『是名也，止於是實也。』是「言」，猶小取篇所謂：『以名舉實』者也。故經說上：『聲出口，俱有名。』又：『故言也者，諸口能出之名者也。』（按：原作：『諸口能之出民者也；』疑「之出」二字倒誤；「民」乃「名」字之聲近而訛。）依經說，『言，出舉也。』似當作：『言，出聲舉也。』即以聲舉名而擬實事、實物者也。又：白虎通：『諡：文者，以一言爲諡；質者，以兩言爲諡。』論語爲政篇：『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言」有一文者，有數文者。此「言」之義也。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

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按：此上乃明「言」與「謂」之是否相類，即其「言」之爲「是」或爲「非」之類。自『有始也者』至『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一段文字，乃明宇宙之演化，與上下文原不相涉，而『有始也者』乃起句之文；疑係他篇之文混入於此。淮南子俶真訓開首即云：『有始者，有未始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文字雖稍異，但完全襲取莊子之文。上下均未及「言」與「謂」是、非相類之說。倘將此段刪去，則原文當作：『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之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此舉：秋豪、大山，殤子、彭祖。天地與我，萬物與我；皆「不類」而「相與爲類」；故無彼無我，無是非非也。中若夾『有始也者』一段，則文氣隔斷，亦且不倫矣。

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

郭注：『夫以形相對，則大山大於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不爲不足。苟各足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大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者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大山，亦可稱小矣。』郭注以形、性對言，非也。王先謙曰：『其意蓋謂太山、毫末，皆區中之一物；既有相千萬於太山之大者，則太山不過與毫

末等。』王說是也。釋文：『「秋豪」如字，依字應作「毫」。』司馬云：「兔毫在秋而成。」王逸注楚辭云：「銳毛也。」按：毛至秋而更細，故以喻小也。』按：秋水篇：『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又：『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又：『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此言物之「大」、「小」之相對性，蓋「大」外有「大」，「小」中有「小」；比較觀之，則「大」、「小」非絕對也。

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

王先謙曰：『彭祖、殤子，皆區中之一人；彭祖八百年而亡，則彭祖不過與殤子等。』釋文：『殤子，短命者也。或云：「年十九以下爲殤」。』按：逍遙遊篇：『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以「殤子」比「朝菌」，則「莫壽乎殤子矣。」又：「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此大年也。」（按：「此大年也」四字原脫，據陳景元「闕誤」補正。）以「大椿」比「彭祖」，則「彭祖爲夭」矣。此明「壽」、「夭」之相對，亦比較而得也。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

林雲銘曰：『天下之理，和盤打算；大、小、壽、夭，總爲幻想。只見有我，便有天地；「是天地與我並生。」自天地之視我，與視萬物，原無兩樣；是「萬物與我爲一」矣。此數語是「齊物論」本義。』按：天地篇：『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德充符篇：『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秋水篇：『以道觀之，何貴？何賤？……萬物一齊，孰短？孰長？』故本篇云：『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又云：『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悅慴怪，道通爲一。』知北遊篇：『萬物一也。』又：『通天下一氣耳。』寓言篇：『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此言我亦區中之一物耳，故曰：『天地與我並生，我亦物種之一耳；故曰：『萬物與我爲一。』』

有倫有義

釋文：『崔本作「有論、有議」。』俞樾曰：『崔本作「有論，有議」，當從之。下文：「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又云：「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彼所謂「分」、「辯」，即此「有分、有辯」；然則，彼所謂「論」、「議」，即此「有論、有議」矣。』俞說是也，當從之。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按：此一節，不但與上下文不相連屬，且將文氣隔斷。此言『存而不論』，實緣『人生有涯，而知無涯。』疑係養生主篇：『已而爲知也，殆而已矣』句下之脫簡。

聖人懷之

郭注：『以不變爲懷。』宣穎曰：『不自見。』王先謙曰：『存之於心。』劉武曰：『懷，包也。言聖之包涵之，即下「大辯不言」也。』按：此謂聖人懷道不言。即老子七十章：『聖之被褐懷玉，自知不自見。』

仁常而不成

奚侗曰：『莊子闕誤云：江南古藏本作「周」，是也。郭注：「物無常愛，而常愛必不周。」是郭本作「周」不作「成」。「成」字涉下「勇伎而不成」而誤。』奚說是也，當據江南古藏本改。按：老子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

五者園而幾向方矣

郭注：『此五者，皆以有爲傷當者也。』成疏：『園，圓也。幾，近也。「五者」，即已前「道昭」等也。』林雲銘曰：『五者尚有迹存，雖似圓虛，漸落邊際；非上乘也。』宣穎曰：『

五者本渾然圓通，今滯於迹；而近向方；不可行也。』劉武曰：『易繫辭傳：「著之法，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不稱」，「不言」，「不仁」，「不嗛」，「不伎」；渾然無迹，可通爲一，圓也。圓，即環也；游於環中，則道樞也。「昭」也，「辯」也，「常」也，「清」也，「伎」也；滯於有迹，斯向方矣。據易之義，由圓向方，即由道向智。』奚侗曰：『淮南詮言訓載此文作：「五者無棄而幾向方矣。」高注：「方，道也；庶幾向於道也」。』按：釋文：『圓，崔音剋；徐五九反。司馬云：「圓也」。郭音團。』此五者爲：不道、不及、不周、不信、不成；謂此五者皆離於道。如云：『庶幾向於道，』則與郭注大背矣。老子二十八章：『樸散則爲器。』易繫辭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無形，故圓；器有形，故方。馬蹄篇云：『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此即由「圓」向「方」之義。

此之謂葆光

郭注：『任其自明，故其光不弊也。』成疏：『葆，蔽也。至忘而照，即照而忘；故能韜蔽其光，其光彌朗。』林雲銘曰：『此葆藏其光明，亦猶聖人「滑疑之耀」而已。知其不知，豈非至哉！』釋文：『音保。崔云：「若有若無，謂之葆光」。』聞一多曰：『「葆光」，淮南子本經篇引作「瑤光」；下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按：「糧」爲「量」之誤，「資」與「

「資」通：資亦量也。』劉武曰：『各書均作「搖」，不作「瑤」也。且「搖光」者，動搖不定之光也；與下文「滑疑之耀」相印合。』按：此即老子：『光而不耀，』『明道若昧；』所謂『襲明』也。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按：此係齧缺二次發問之語；應帝王篇：『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正指此言。又此乃對答之文，此上當有「曰」字。

然則物無知邪

按：此句上，依上文例，並當有「曰」字。

猿獼狙以爲雌

成玄英疏：『猿猴狙以爲雌雄。』釋文：『獼，云：『篇面反，徐數面反，又數畏反；郭、李音偏。』又：「狙」，云：『七餘反，司馬云：「狙，一名獼狎；似猿而狗頭，意與雌猿交也。」崔云：「獼狙，一名獼狎。其雄意與猿雌爲牝牡。」向云：「獼狙以猿爲雌也」。』聞一多曰：『「獼狙」當爲「獵狙」，並字之誤也。……「獵」誤爲「獼」，猶「剿」誤爲「副」，

「獾」誤爲「犴」也。「狙」、「狙」亦形近易混。東山經曰：「北號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狼，赤眉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獾狙。」……「獾」即「狙」字。廣韻又曰：「獾狙，獸名；似狼。」即「獾狙」也。『聞說近是也。按：劉須溪本、焦竑本、胡文英本、王夫之本、林雲銘本、宣穎本、「狙」並作「狙」。郭慶藩曰：『御覽九百十引司馬云：「獾狙似獾而狗頭，食獾猴，好與雄狙接；與釋文所引異。』疑諸注並誤也。按：太平御覽所引與陸氏釋文所引司馬彪注恐雙方俱誤也。似原當作：『憲與雄獾交也。』陸氏誤「雄」爲「雌」，御覽誤「獾」爲「狙」。考向秀注：『獾狙以獾爲雌也。』疑「獾」上奪一「雄」字。成疏：『獾狙以爲雌雄，』語不可解，但出「雄」字；疑此「雄」字當在「獾」字之上。又依崔注：「其雄」，是指獾胖之雄。文當作：『雄獾，獾狙以爲雌也。』其意如云：雄狙以雄獾爲雌，而與之交合也。世人但知禽獸雌雄交尾，殊不知獸中亦有兩雄相交者。校者囿於所習，遂不之察；乃刪「雄」字耳。人有嗜痴之癖，海上有逐臭之夫；世有分桃、斷袖之事者，即俗之所謂「雞姦」者是也。人尚如此，禽獸豈偶然哉！此明人非至人，物各有私，不能「同是」；因舉各執所好之例以實之。則全句似當作：『獾狙以雄獾爲雌』爲是。

風振海而不能驚

按：陳景元闕誤引江南李氏本，「風」上有「飄」字；當據補。

長梧子

釋文：『長梧子，李云：「居長梧下，因以爲名。」崔云：「名丘。」簡文云：「長梧封人也。」「夫子」，向云：「瞿鵠之師。」成疏瞿鵠是長梧弟子，故謂師爲「夫子」。』俞樾曰：『瞿鵠子必七十子之後人，所稱聞之夫子：『謂聞之孔子也。下文：「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丘卽是孔子名，因瞿鵠子之言，故曰：「丘也何足以知之。」而讀者不達其意，誤以丘爲長梧子自稱其名；故釋文云：「長梧子，崔云名丘。」此大不然。下文云：「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夫「予」者，長梧子自謂也。既云：「丘與女皆夢」，又云：「予亦夢」，則安得卽以丘爲長梧子之名乎？」俞說是也。按：瞿鵠子疑亦係七十子之徒，私淑於孔子者也。

女以妄聽之奚

朱桂曜曰：「郭注：若正聽妄言，復爲大早計也；故亦妄聽之何？」案：「奚」下疑有「若」字，蓋涉注文第一字而誤省耳。上文云：「吾子以爲奚若？」一問一答，語調正同；「奚若」猶言「何如」也。『朱說是也。按：成疏：「汝亦妄聽何如？」「何如」，卽爲「奚若」作注也。當依朱說補此一字。又：依注、疏，「以」當作「亦」，聲近遂致誤耳。』

其名爲弔詭

章炳麟曰：『弔詭』，卽天下篇之『詼詭』；與倣儻之倣同字。弔、倣古音相近，彝器伯叔字多作「弔」，不弔亦卽不淑；皆其例。』朱桂曜曰：『案：章說是，「弔」蓋「叔」之譌。……詩節南山：「不弔昊天，」箋：「猶善也。」左傳莊公十一年、襄公十四年：「若之何不弔，」成公十三年：「穆爲不弔。」不弔並卽不淑；哀公十六年：「昊天不弔，」周禮太祝鄭注作：「閔天不淑，」尤爲明證。弔可作淑，亦可作詼作倣矣。』按：天下篇：『詼詭可觀』，成疏：『詼詭，猶滑稽也。』

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成疏：『我與若及人，固受黷闇之人，總有三人，各執一見，咸言我是；是故俱不相知。三人既不能定，豈復更須一人。』林雲銘曰：『此外更何所待，惟有天已。』劉武曰：『彼字，指上文夢中之我也。』諸說並非也。按：此處「與人」之「人」，乃指「我」與「若」以外之人：「同乎若者」，一也；「同乎我者」，二也；「異乎我與若者」，三也；「同乎我與若者」，四也。則「人」乃指上舉四種之人。而「待彼」所待之「彼」，則當是：「異乎我者」與「異乎若者」之兩種人矣。猶云：將待「異乎我者」正之，或待「異乎若者」正之？謂蓋實無此等能正之人也。

人也。

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

蔣錫昌曰：『呂惠卿本移「何謂和之以天倪」至「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一段文字，在「所以窮年也」下；當從之。』王叔岷曰：『此二十五字，與上下義似不相屬。褚伯秀義海纂微引呂惠卿注，後附說云：「化聲之相待」至「所以窮年也」，合在「何謂和之以天倪」之上；簡篇脫略，誤次於此；觀文意可知。』其說極是。宣穎南華真經解，直逐此二十五字於上文「何謂和以天倪」上；王先謙集解亦從之。』按：林雲銘曰：『「化聲」五句，舊本錯在兩「無辯」句下；呂吉甫更定於此，義最優；今從之。』當從呂說移至『何謂和之以天倪』句上，並在『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句下；以與上下文相應。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郭注：『是非之辯爲「化聲」。夫化聲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林希逸曰：『聲，言也。「化聲」者，謂以言語相化服也。「相待」者，相對相敵也，若以是非之爭，強將言語自相對敵，而求以化服之；何以因其所是，而不相敵邪？故曰：「若其不相待」。』宣穎曰：『是非變化之聲。』諸說並晦。按：「化聲」之「化」，疑當作「比」；形近致誤也。說文：

『比，密也。二人爲从，反从爲「比」。』是「比」，卽二人相反之義。墨子小取篇：『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比辭」，猶「比聲」；爲「辯」之一種。「辯」，則必二人相反對。又：國語楚語：『其獨何力以待之，』注：『猶禦也。』是「待」，有「敵對」、「對待」之義。「相待」，猶「相謂」也。天下篇：『相謂別墨。』「比聲之相待」，卽「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譬」；以簡偶不件之辭相應。』上節所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此正如俗之所謂：『反唇相稽。』『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也。又：上文：『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此謂既以「相待」之「辯」以求正其是、非，而是、非仍不能定；則「相待」者「若其不相待」也。故上云：『辯也者，有不辯也；』『辯也者，有不見也。』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隨无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按：此數句與養生之說並下文毫不相涉；此言人知有限，與知識論有關；疑係齊物論篇脫簡，蓋論人對客觀世界認識之有限性也。

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陶鴻慶曰：『「已」當音紀，讀爲「至人无已」之「已」；「以有涯隨无涯」者，爲其執已見以求知也。德充符篇云：「彼爲已以其知，」天下篇云：「慎到棄知去已。」又云：「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皆以「知」與「已」對言，可與此文互證。』陶說是也。按：天下篇：『天下多（按：「多」當作「各」。下文：「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可證。）得一察焉，以自好。』又：『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與此『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同意。

進乎技矣

成疏：『進獻於君。又解：進，過也。』成疏恐非也。按：郭注：『所好者非技也。』疑「進」當作「盡」，言：臣所好者道，技盡於此矣。列子「盡」多作「進」。

所見无非牛者

按：下文：『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則此「牛」上當脫「全」字。趙諫議本有「全」字，當據補。

技經肯綮之未嘗

按：「未嘗」二字，義猶未足，下當有脫文。郭注：『常遊刃於空，未嘗經鑿於微礙也。』成疏：『遊刃於空，微礙尚未曾經。』依注、疏，「未嘗」下當有「微礙」二字；否則，說不可通。又：釋文：『技經，本或作「猗」，其綺反。徐音技。』俞樾曰：『郭注以「技經」爲「技之所經」，殊不成義。』技經肯綮四字，必當平列。釋文曰：『肯，說文作肩，字林同；著骨肉也。一曰：骨無肉也。綮，司馬云：「猶結處也。」是「肯、綮」並就牛身言，技經亦當同之。』「技」疑「枝」之誤。素問三部九候論：「治其經絡，」王注引靈樞經曰：「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古字「支」與「枝」通。枝，謂枝脈；經，謂經脈。枝經，猶言經絡也。經絡相連之處，亦必有礙於遊刃。庖丁惟因其固然，故未嘗礙也。』李楨曰：『俞氏改「技」爲「枝」，有：』

訓爲經絡，說信塙矣。「未嘗」二字，須補訓義。依俞說，嘗當訓試。說文：「試，用也。」言於經絡肩綮之微礙，未肩以刀刃嘗試之；所謂因其固然者。俞謂「技」當作「枝」，是也。李解「未嘗」二字，則未盡；蓋未明下闕「微礙」二字也。

謏然已解

成疏：『謏，化百反。謏然，骨肉離之聲也。』按：陳景元闕誤引文如海、劉得一本此句下有：『牛不知其死也』六字。

惡乎介也

釋文：『介，音戒；一音兀。司馬云：「刖也。」向、郭云：「偏刖也。」崔本作兀，又作既。云：「斷足也」。』朱桂曜曰：『案：德充符篇：「魯有兀者王骀。」釋文：「兀，五忽反，又音界。」李云：「刖足曰兀。」案：篆書兀、介字相似。」又：「未嘗知吾兀者也。」釋文：「介，本又作兀；兩通。」介又與个同，鈕匪石說文續考證：「个即介之俗體，後人誤分耳；大學、公羊：「一介臣，亦即一个臣。」兀者偏刖一足，故曰个；下文：「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郭注：「偏刖曰獨，兩足共行曰有與。」司馬云：「一足曰獨。」个與獨義亦同也。』按：疑个、介、兀古本一字，後因書寫分歧，遂分爲三也。

人之貌有與也

郭注：『兩足共行曰「有與」。』郭說非也。劉武曰：『周禮春官太卜注：「與，謂予人物也。」德充符篇：「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此句言人之貌有賦與之者。即天與之，非人爲也。』劉說是也，當從之。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俞樾曰：『廣雅釋詁：「取，爲也。」然則「爲」亦猶「取」也。「指窮於爲薪」者，指窮於取薪也。以指取薪而然之，則有所不給矣。』朱桂曜曰：『俞說非是。「指」爲「脂」之誤，或假；國語越語：「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注：「脂，膏也。」脂膏可以爲燃燒之薪，故人間世篇云：「膏火自煎也。」此言脂膏有窮，而火之傳延無盡；以喻人之形體有死，而精神不滅，正不必以此爲悲也。』朱說是也。此謂：脂雖爲薪而窮，而火傳不盡；脂猶未滅也。即齊物論篇：『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无成與毀，復通爲一。』列子天瑞篇：『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生）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故郭注云：『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成疏云：『豈知新新不住，念念遷流；昨日之我，於今已盡；今日之我，更生於後耶？』

人間世

匠伯不顧

釋文：『伯，匠石字也。崔本亦作「石」。』郭慶藩曰：『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注，王子淵洞簫賦注、嵇叔夜琴賦注、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注、張景陽七命注，並引司馬云：「匠石，字伯。」』
釋文闕。』按：成疏：『唯有匠石知其不材。』疑成本原亦作「石」。上下文並作「石」，依例此亦當作「石」。

櫟社見夢

釋文：『櫟，力狄反，李云：「木名」一云楸也。』按：社，土神也。祀封土曰社。成疏：『櫟社見夢。』按：「社」下疑奪「樹」字。下文：『若將比予於文木邪？』此櫟社樹自言：『匠石以木比之也。上文：「見櫟社樹」，當以「樹」見夢爲是，不當謂「櫟社」見夢；蓋應上匠石指其爲「散木」，「無所可用」；故櫟社樹見夢，責匠石不知散木無用之爲大用也。當據上文補「樹」字。』

鼓筴播精

釋文：「鼓筴，初革反；徐又音類。司馬云：「鼓，鉢也；小箕曰筴。」崔云：「鼓筴，撰著鑽龜也。」播精，如字。一音所，字則當作「敷」。精，司馬云：「簡米曰精。」崔云：「播精，卜卦占兆也。」鼓筴播精，言買卜。」王應麟曰：「文選注作「播精」。」郭慶藩曰：「案：「精」當爲「糴」之誤。……說文：「糴，糧也。」按：天運篇：「播糠眯目。」此當從文選注改正。崔說恐非。」

德充符

丘也直後而未往耳

釋文引李頤云：「自在衆人後，未得往師之耳。」成玄英疏：「丘直爲參差在後，未得往事。」依成疏，疑「往」下奪一「事」字。有「事」字，意義更爲明塢。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俞樾曰：「『在』疑『正』字之誤。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與下文：「受命於天，唯舜

獨也正。」兩文相對，舜爲大聖，其正之義易見；故不煩申說。松柏則二木耳，其正之義難見，故必著「冬夏青青」一句以明之。」俞說是也。王叔岷曰：「按：陳碧虛闕誤引張君房本作：『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較今本多七字，文意完好，當從之。注：「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有松、柏，上首則唯有聖人」；是郭本「唯松柏獨也」下原有「正」字，「唯舜獨也正」下，原有「在萬物之首」句（「舜」上亦當原有「堯」字，與松柏相對」。按：此文當從王說，據張君房本補正。

死生爲一條

按：成疏：『混同生死。』此即齊物論篇所謂：『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作「條」無義，疑係「涂」字之譌。涂，與塗通；塗，猶道也。死生爲一道。又：「體」字，俗書作「体」，與「條」形近。大宗師篇：『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爲友。』即明「死生爲一體」之說。「條」蓋「體」字之誤。「一體」與後「一貫」相對爲文。

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

千省吾曰：「釋文：「卻」李云：「聞也。」按：李說非是。「卻」本應作「陳」，以「陳

「訛作『隙』，又改爲『卻』耳。知北遊篇：『若白駒過卻。』釋文：『卻，本亦作隙。即其證。敦煌本『隙』正作『陳』。』按：成玄英疏：『卻，閒也。駘它流轉日夜不停，心心相係，亦無閒斷也。』成以『卻』作閒斷解，『日夜無卻』，正應上文：『日夜相代乎前』之意，于說恐鑿。

大宗師

以養其知之所不知

郭注：『所知不以無涯自困。』陸西星曰：『以其可知者盡之已，其不可知付之天。』二說恐並非也。此以養生主篇之意解此文。按：養生主言認識之範圍，此篇乃言認識之真確性；故下文云：『有真人而後有真知。』陳壽昌曰：『涵泳性靈，漸充漸滿，以至於知天、知人而無不知，方謂之養；並非忽然安於不知也。』考孟子盡心篇：『養心莫善於寡欲。』趙岐注：『養，治也。』此『養』字亦當作『治』解；謂以智之所知，而治智之所不知；使其所知，盡其天年，不中道夭折，達乎真知之境；故云：『知之盛也。』又：古文『養』作『敦』，與『致』形近；疑『養』乃『致』之譌。此篇明天、人關係，故云：『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正如荀子天論篇：『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此篇疑與荀學有關。

不忘其所始

武延緒曰：『按：注：『終始變化皆忘之矣。』本文作『不忘』，誤也。愚意『忘』疑『忌』字之譌。則陽篇：『未生不可忌，』與本文同義也。』王叔岷曰：『淮南子本經篇作：『不謀所始，不議所終。』謀、議對言，義亦一律。可證此文『忘』字之誤。呂氏春秋貴公篇：『上志而下求。』亦以『志』、『求』對言，與此同例。』錢穆曰：『『忘』疑『志』之譌。』王、錢說並是。按：成玄英疏：『生死都遺，曾無滯着。』依注、疏並當作『志』。說文：『志，心之所之也。』漢書：『有十志。』師古曰：『志，記也。』『忘其始，遺其生，』即『不忘其所始也。』校者不察，依注文改『志』爲『忘』耳。又下文：『其心忘，』『忘』又誤爲『志』；皆因形近。『其心忘』，即『無心』之意；故能不記其始；所謂：『死生無變於己，』是也。讓王篇云：『致道者忘心。』當據王、錢二說改。

不以心捐道

俞樾曰：『按：『捐』字誤。釋文云：『郭作楫。』崔云：『或作楫，所以行舟也。』其義彌不可通。疑皆『脩』字之誤。『脩』即『背』字。故郭注：『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是郭所據本作『脩』也。』章炳麟曰：『不以心捐道者，不以心著道也。』武延緒曰：『

「捐」乃「損」字譌，與下句助字反對。」朱桂曜曰：「不以心損道」，猶言不以心害道也。『王叔岷曰：『史記賈誼傳索隱引作「損」，與「助」相對而言。』諸說並曲也。林希逸曰：「不捐者，不斯須離之意。」劉武曰：「捐字不誤。說文：「捐，弃也，……不以心捐弃其道也。」「劉說是也。按：郭注已明：「真人知用心則背道。」「背」，「弃」同意，是毋煩改字矣。」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予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徇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聞一多曰：『案自篇首至「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中間凡四言「古之真人，」兩言「是之謂真人，」文意一貫，自爲片段，惟此一百一字與上下詞旨不類，疑係錯簡。且「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寧得爲莊子語，可疑者一也。務光事與許由同科，許由者逍遙遊篇既擬之於聖人，此於務光乃反譏之爲「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可疑者二也。……「利澤施於萬世，」又見天運，「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又見駢拇，並在外篇中。以彼例此，則此一百一字蓋亦莊子後學之言，退之外篇可耳。』聞說是也，疑當分別刪移。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

按：此十四字，與上下文不相涉。疑係他篇錯簡，當在列禦寇篇：「恃之則亡」句後。又釋文引崔云：「亡敵國而得其人心。」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殉名失己非士也亡身失眞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此段文字，與上下文不相應；當係錯簡混入。按：駢拇篇：「故此數子者」云云，與上文「聖人以身殉天下」文氣隔絕；又未舉「此數子」爲何如人。蘇輿曰：「數子，猶言此等數人。」傳會已甚。又：上文「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與此段首句「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正可反正相承。中言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八人，又與下「此數子者」事實符合；而未句「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諸句，復與後文「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各句前後相應；足證原係駢拇篇脫簡無疑。當移至「聖人則以身殉天下」句後，以復原書之舊。

天時非賢也

王闓運曰：「『天』當作『先』，或云：當作『失』。」馬叙倫曰：「郭注：『時之者，未

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是郭本作「時天」。宣穎曰：『擇時而動，有計較成敗之心。』王叔岷曰：『案：「天時」本作「時天」，郭注可證。惟郭氏未得「時」字之義，「時」讀爲「待」。易蹇：「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釋文引張璠本「待」作「時」。歸妹：「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釋文引一本「待」作「時」。並「時」、「待」古通之證。「時天」猶「待天」，莊子所貴者「無待」，則「待天」，固非賢矣。」王說近是也。按：成疏：『候天時之去就，此乃小智；豈是大賢者也。』徐无鬼篇：『古之真人，以天待人（原作「之」今改）：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不以人入天』，即「不以人待天」。易繫辭傳：『待時而動，』即「時天」也。博雅：『時，伺也。』論語陽貨篇：『時其亡也而往拜之。』皇侃疏：『謂伺取虎不在家時而往於其家也。』則「時」字固有窺伺之意。則「時天」者，猶荀子天論篇所謂：『慕其在天者。』因「天時」爲習見常語，致將「時天」倒誤作「天時」；當依馬說改正。

行名失己非士也

武延緒曰：『按：「行」疑爲「循」，或疑爲「得」。』胡遠濬曰：『「行」疑當作「殉」。』王叔岷曰：『案：「行名失己」，義頗難通；「行」疑「殉」之誤。文選賈誼鵬鳥賦注引莊子逸文：「烈士之殉名」。駢拇篇：「士則以身殉名。」（「殉」與「徇」通。褚伯秀南華義海纂微本正作「徇」。）此則言「徇名失己非士也」，意甚明白。注：「善爲士者，遺名而自得。」

「遺名」正對「徇名」而言。胡、王說並是也。按：駢拇篇：『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此即「殉名失己」之事也。老子四十四章：『名與身孰親？』莊文實本於此。疑「殉」通作「徇」，「徇」又形近而誤爲「行」；當依王說改正。

亡身不眞非役人也

于鬯曰：『「眞」當讀爲「慎」。』非是。成疏：『夫矯行喪眞，求名亡己，斯乃受人驅役；焉能役人哉？』按：玉篇：『喪，亡也。』『喪眞』即「失眞」也。疑「不」當作「失」，上文『殉名失己』與此『亡身失眞』相對爲文；當係形近致誤。讓王篇：『道之眞，以治身。』盜跖篇：『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桀，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漁父篇：『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上所云云皆「亡身失眞」之事。淮南子覽冥訓：『夫全性保眞，不虧其身。』此則不致「亡身失眞」也。劉武曰：『因行名而亡身，是因假而亡眞；則身有不當亡而亡者矣。』頗得其義。當據成疏及文義改「不」作「失」。

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

武延緒曰：『按：注：「丘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徧考字書，無有訓「丘

『爲本者。』林希逸曰：『譬如登山，有足行者皆自至。』又說：『丘，小山也。』馬其昶曰：『有足者皆可至丘。』此皆望文生訓。疑「丘」字乃「仁」之漫漶而譌，老子：『失德而後仁。』在宥篇：『說仁邪，是亂於德。』又：『成於德而不累，會於仁而不恃。』此似言循德而行，乃至於爲仁也。又：下文：『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郭注：『眞謂至人之爲勤行者也。』依上下文疑「人眞」乃「眞人」之倒誤。又疑此節文有亂錯，不可強解；寓言篇：『孔子勤志服知也。』此文：『至於丘也，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乃孔子自道之語，似爲他篇錯簡混入於此；附誌於此，待考。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按：此三十八字與上下文不相應。王懋竑曰：『「泉涸」以下七十字，疑爲錯簡；與上下文不甚相貫。』王說是也。疑係至樂篇『至譽無譽』下之脫簡；當移在此句之下。又：天運篇上十六字並同，此句作：『不若相忘於江湖。』本篇後文引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按：釋文：『相造，七報反；詣也。』『兩忘而化其道，』即『相忘乎道術也。』故成疏云：『無善、無惡，善、惡兩忘；不是、不非，是非雙遣』也。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无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獐章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忘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川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愚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二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此段上言生死形化，下接『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何故年長而若孺子』；與此言道體，意不連屬。按：秋水篇：『北海若曰』之上爲：『然則何貴於道邪？』乃問道爲何物，有何足貴？似不當逕答以『知道者，以達於理。』是必先答以道爲何物？有何足貴？然而乃可言知道之用也。疑此段文字原係秋水篇脫簡，編莊子者錯入大宗師篇內；致兩篇文句並爲雜亂。當移至『北海若曰』句下，並在『知道者』句上；則文義連成一氣。又：韓非子解老篇：『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與莊子此文極爲近似。惟韓非子文「黃帝」作「軒轅」，而「赤松」二字，似爲其他先秦典籍所未見。按：史記五帝

本紀：『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又留侯世家：『欲從赤松子遊耳。』素隱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軒轅」、「赤松」二名皆晚出，疑此節乃解老者襲莊子文爲之，

應帝王

四問而四不知

釋文引向云：『事在齊物論中。』陳景元曰：『四問：一、同是；二、所不知；三、物無知；四、利害。』呂惠卿曰：『四問，卽：「子知物之所同是邪？子知子之不知邪？然則物無知邪？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呂與陳說稍異。

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

釋文引崔云：『懷仁心以結人也。』按：疑「仁」字下奪一「義」字。駢拇篇：『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在宥篇：『堯、舜於是乎股无肱，脛无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故曰：『有虞氏不及泰氏。』是「仁」字下當補一「義」字。

是欺德也

釋文引簡文云：『欺，妄也。』成疏：『欺誑之德非實道。』錢澄之曰：『是非自然之德。』按：「欺」疑「敗」之形近而誤，似當作「敗德」。

曾二蟲之无知

成疏：『而，汝也。汝不曾知此二蟲，不待教令，而解避害全身者乎？』成以「如」作「知」，誤也。按：郭注：『言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按：上文注：「禽獸猶各有以自存」，「各」下疑脫「有以自」三字。）存而不待教乎！』意謂：肩吾比鳥、鼠不如也。此蓋淺人據逍遙遊篇：『之二蟲又何知』句而妄改之也。當依郭注改正。

何問不豫也

釋文引簡文云：『豫，悅也。』成疏：『甚不悅豫我心。』俞樾曰：『爾雅釋詁：「豫，厭也；」楚辭惜誦篇：「行婞直而不豫兮，」王逸注亦曰：「豫，厭也；」是豫之訓厭，乃是古義也。無名人深怪天根之多問，故曰：「何問之不豫？」猶云：「何許子之不憚煩也。」簡文云：「豫，悅也。」殊失其義。』俞說雖辯，恐未然也。按：下文：「又復問，」則此爲天根之初問；

未可謂爲「多問」。无名人之不豫，由於天根之間「爲天下」故也。朱桂曜曰：「問以爲天下非彼所心悅也。」得之。

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

釋文：「帛，徐音藝，又魚例反。司馬云：「法也。」一本作寢，牛世反。崔本作「爲」。孫詒讓曰：「案：「帛」字字書所無，疑當爲「段」。說文又部，段或作帛；古金文段字或作𠂔，故隸變作帛；此亦古字之僅存者。何段，猶言何藉也。崔譔本作「爲」，於文複贅；非也。孫說未塙。錢澄之曰：「古文「爲」作「𠂔」，以此而訛。」錢說是也。按：此何「爲」字，如論語憲問篇：「丘何爲是栖栖者」之「何爲」；猶「何事」、「何故」也。下「爲」乃語末助詞。如論語顏淵篇：「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逍遙遊篇：「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予無所用天下爲！』豈可謂之複贅乎！又：惑，猶感動也。禮記樂記：『其感人深。』謂心應於外物而動也。

虎豹之文來田

釋文引李云：「虎豹之皮有文章見獵也。田，獵也。」按：天地篇：「來田」作「成思」，無義；蓋「來」字草書與「成」字相似，「田」下又衍「心」字耳。

猨狙之便

按：天地篇有類似之文。但「陽子居」作「夫子」，下文作：「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此「虎豹之文來田」作「執留之狗成思」，「猨狙之便」下當據補「自山林來」四字。成疏：「猨狙，獼猴也；以跳躍便捷。」林希逸曰：「自山林來者，言爲人捕而來也。」

駢拇

而侈於性

按：上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性」與「德」對言。此言『出乎形哉，』劉士璉曰：『生于有形之後。』此見於後天，不當言「性」；故只謂「生」。「生」、「性」雖古通用，蓋『附贅縣疣』，爲身之累；以作「生」爲長。故當云：『而侈於生。』當依上下文義改「性」作「生」。

淫僻於仁義之行

按：敦煌寫本「莊子音義」殘卷「僻」作「辟」。

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郭注：『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爲有餘。』是郭本原作「多方」。褚伯秀曰：『今本皆然。碧虛子陳景元云：「張君房校本，此句無方字」；引後文「多於聰者」爲證，其說頗長。』武延緒曰：『按：「方」字疑涉上文而衍。』並是也，按：下文『駢於明者』，並與此同；當據張本刪此「方」字。

枝於仁者

武延緒曰：『按：「仁」下脫「義」字。』武說是也。按：成疏：『謂素分枝多「仁義」。』按：此通篇皆以「仁義」連文，如：『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淫僻於「仁義」之行』、『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纒索』、『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彼其所殉「仁義」也』、『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非「仁義」之謂也』、『非所謂「仁義」之謂也』、『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當據武說補此一字。

纍瓦結繩

褚伯秀曰：『「纍瓦」當是「纍丸」。』劉師培曰：『釋文云：「一云：瓦當作丸。又云：句一音鈎。」所引二義並較衆注爲推。』楊樹達曰：『按：字當作「丸」。達生篇云：「累二丸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累」、「累丸」同，喻巧。』高駿烈曰：『累丸結繩，喻辯之駢枝也。』按：釋文引崔云：『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纍，繩之結也。』作「瓦」本自可通，似無煩改字。

竄句遊心

劉師培曰：『釋文：又云：「句一音鈎」……本篇及內、外各篇恒以「鈎」、「繩」並文，是其徵也。』于省吾曰：『金文「鈎」字不从「金」。……纍丸形容辯者言語之圓轉，繩言乎直，鈎言乎曲；結繩、竄句、則無曲直之可言矣。下云：「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馬蹄：「曲者中鈎，直者應繩。」是鈎、繩固相屬爲文。』劉辰翁曰：『「竄句」，「句」字疑非，當作「身」。』按：敦煌寫本「音義」殘卷「游心」作「樞辭」。王叔岷曰：『後漢書張衡傳注引：「竄句籍詞」，亦可證今本之有脫文。』按：作「樞辭」是也，與「竄句」對文。釋文引司馬云：『「竄句謂邪說微隱，穿鑿文句也。』當據敦煌寫本改。又劉辰翁謂當作「竄身」，蓋以之與「

遊心」相對；非是。

敝跬聲無用之言

郭注：『夫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曾容思於檮杌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依注疑此文脫「檮杌之口」四字。按：左傳文十八年：『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是「檮杌」乃指「不知語言」之人；若今人所謂「語言無味」也。王叔岷曰：『釋文：「敝，本亦作跬。跬，郭音屑。」孫詒讓云：「郭本跬當作薛，敝即跬。」』馬蹄篇云：「蹇薛爲仁。」按：疏：「蹇薛由自持也。」是成本「敝」正作「蹇」。疑「跬」乃「跨」之形近致誤。列子楊朱篇：『而欲尊禮義以跨人。』釋文：『一本作「夸」。』集韻：『跨，通作夸。』是具夸大、大言之義。釋文引司馬云：『敝，罷也。』又：方言：『半步爲跬。』玉篇：『舉一足也。』釋文引一云：『敝跬，分外用力之貌。』不詳何據？「跬聲」二字無所取義。則「敝」下當有「檮杌之口」四字，全句作：『敝檮杌之口，跨聲無用之言』方與郭注合。疑當依郭注補「檮杌之口」四字於「敝」字之下；並改「跬」作「跨」。

彼正正者

褚伯秀曰：『「彼正正者」，宜照上文作「至正」。』羅勉道曰：『上「正」字疑即「至」

之誤。』武延緒曰：『按：「正正」二字承上言，當作「至正」。』宣穎本作「至正」；並是也，當據改正。

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跋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齧之則啼雖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于鬯曰：『「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此文今承上文「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齧之則啼」而言。然二者皆有餘於數，無不足於數；以此文承之，義實不合。疑此當在上文「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之下，故曰：「二者或有餘於數」；指鶴脰之長也。「或不足於數」，指鳧脰之短也。續之則憂，斷之則悲，悲亦憂也；故曰：「其於憂一也。」因此上文四句與彼四句文法相類，故誤錯於此。』于說確有所見，但亦未諳。按：釋文：『司馬云：「駢拇，謂足拇指連第二指也。」崔云：「諸指連大指也。」』依司馬彪說，是併五指爲四指；依崔誤說，是合五指而爲一；此皆「不足於數」也。又釋文引三蒼云：『枝指，手有六指也。』手本五指，今多一指；此「有餘於數也」。是「不足」、「有餘」正對「駢拇」、「枝指」而言。於「鶴脰」、「鳧脰」則云：『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一則以「多」、「少」言，一則以「長」、「短」言；層次分明，各不相混也。故此數語當在上文「長者不爲有餘短者

不爲不足』句後，因承上文『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跛』二句；言各正性命也。而下文則當逕接『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諸句，謂勿『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無解其五藏』而爲仁義、智巧也。又：『其於憂一也』句當在下文，蓋『有餘』、『不足』皆順性命之自然，若不決、不斲、不斷、不續、則無所憂、悲也；何得謂『其於憂一也』？

枝者不爲跛

奚侗曰：『案：「枝者不爲跛」，當作「跛者不爲枝」與「合者不爲駢」相對。說文：「跛，足多指也。」此段以手言，蓋能通性命之情者，雖合不以爲駢，雖跛不以爲枝也。』奚說是也。按：「跛」當作「岐」。陳景元闕誤引江南古藏本「跛」作「岐」；敦煌寫本音義殘卷亦作「岐」。當並改之。

无所去憂也

高亨曰：『按：「去」借爲「怯」。說文：「怯，多畏也；」重文作「怯」。無所怯憂，猶言無所憂懼耳。』高說恐未然，武延緒曰：『按：「去」疑「云」之譌。』武說是也，「去」、「云」形近致譌；當據武說改。又疑「去」乃「悲」字之誤，「悲」、「憂」與上文各句相應。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釋文：『意如字，下同；亦作「醫」。』王叔岷曰：『案：疏：「故發寬歎息」。是成本「意」作「噫」，「意」與「噫」通。』按：日本萬治四年刊成玄英疏本正作「噫」。釋文：『亦作「醫」。』「醫」，疑卽「噫」之借字，或「繫」之譌字；歎詞也。左傳隱公元年：『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杜注：『繫，助語。烏兮切，又烏啼切。』「繫」當如「噫」。此句上有「非」字下有「乎」字，似非疑問句，故此「意」字應通作「噫」；歎詞也。

駢於拇者

奚侗曰：『按：「拇」當作「足」；涉篇首而誤也。上文「駢於足」、「枝於手」，可證。』奚說是也。當據改。

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

按：『其於憂一也』句原在上文『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句下；與上文義俱不相屬。此云『仁人憂世之患』與『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皆憂之至；故云：『其於憂一也。』當係此處之文錯入於上，當依上下文義移此『而饗富貴』句後，使文義更爲明晰。

故意仁義其非人之情乎

郭良翰曰：「『意』，往說與『噫』同，絕句；嘆聲也。愚謂只如字作『意者』訓，若以爲嘆聲，則此『意』字上加『故』字，不順矣。」郭慶藩曰：「『意』讀爲『抑』，『抑』或作『意』，語詞也。」二說恐非也。按：成疏：「此重結前旨也。」接上云：「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前旨云云，即「仁義非人之情。」『意』爲歎詞，上不當有『故』字；是也。疑「意」字乃「曰」字之誤，校者因疏有「重結前旨」之語，乃照錄之，因衍「意」字，遂不詞。疑當依義改「意」作「曰」。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

成疏：「虞氏，舜也。」按：莊子書中無有稱舜爲「虞氏」者。應帝王篇：「有虞氏不及泰氏，」又：「有虞氏其猶藏人以要人。」天地篇：「不及有虞氏乎？」又：「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又：「而何計以有虞氏爲？」又：「有虞氏之藥瘍也。」田子方篇：「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知北遊篇：「有虞氏之宮。」俱稱「有虞氏」。此獨稱「虞氏」，與全書例不合。列子說符篇：「虞氏者，梁之富人也。」此則別有所指。此「自」字當係「有」字之闕壞，並涉下文

「自三代以下者」句而訛。當據全書例改「自」作「有」。又疑「自」下奪一「有」字，當作：「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然在有篇云：「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則言「仁義」不自堯、舜始矣。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

武延緒曰：「『穀』，（按：武氏當據別本。）當爲『穀』。說文：「楮也。」詩小雅：「其下爲穀。」注：「惡木也。」本草作「構」。「穀」从「木」，與从「禾」之「穀」不同。莊子多寓言，非真有是人也。臧，善也；穀，惡木也。二字對文，義各有取也。注引爾雅云：「善也。」疑非，蓋誤認作「穀」字也。『武說是也。按：「穀」，亦書作「櫟」。書咸有一德：「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孔傳：「祥，妖怪，二木合生。」釋文：「工木反，楮也。」釋文作「穀」，云：「如字。」當據武說並釋文改正。

非吾所謂臧也

武延緒曰：「若作『五味』，則當言『甘』矣。『武說是也。按：上文：『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仁義」句既以「臧」言，此不當重複；其他言「聰」、言「明」亦然。當據武說改。」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

孫詒讓曰：『雖通如楊、墨，（釋文出正文。）釋文云：「一本無此句。」案：今本無此文，然依陸說似亦不當多此一句。竊疑當云：「屬其性乎辯者，雖通如楊、墨，非我所謂臧也。」蓋舊本「屬其性乎仁義」章後「屬其性乎五味」章前，多此一章。上文亦以曾、史枝於仁義，楊、墨枝於辯分舉，即其例也。釋文止出此一句，陸偶疏耳。』武延緒曰：『按：此本作「屬其性於五藏，雖通如楊、墨；」後人不解「五藏」之義，因改「藏」爲「味」。又因「五味」而改「楊、墨」爲「俞兒」也。音義：「雖通如楊、墨，一本無此句。」是其證。所謂「五藏」者，即篇首所謂：「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是也。上文曾、史、楊、墨、離朱、師曠並舉，此正承上文而言，不應添出「俞兒」而無「楊、墨」也。此論一定，則下文不誤矣；後說可廢也。』按：上文：駢於明——亂五色——離朱是已；多於聰——亂五聲——師曠是已；枝於仁——收名聲——曾、史是已；駢於辯——離堅白——楊、墨是已。依上諸例，則此文當作：「屬其性乎堅白，雖通如楊、墨，非吾所謂辯也。」當據釋文及孫說、文例補此數句。在上「非吾所謂臧也」句下並在「屬其性乎五味」句上。又武謂：「五味」、「俞兒」之「後說可廢」，恐未然。「楊墨」數句既可闕佚，釋文明云：「一本無此句，」是陸所見諸本並有此句也。

疑上文原亦當有「俞兒」一段文字，其文擬作：『調於口者，將使天下窮腥羶香臭，梁肉薑桂之養；而俞兒是已。』（按：尸子曰：『俞兒和之以薑桂，爲人主上食。』）姑附此備考。又：下「臧」字，武延緒曰：『若作「五味」，則當言「甘」矣。』武說是也，當從之。

馬蹄

毛可以禦風寒

敦煌寫本「列子莊子抄」殘卷作「衛風雨」。按：「風雨」與上「霜雪」相對爲文，「寒」係狀詞，與「雪」之名物不相協；當以作「雨」爲長。應以敦煌本爲正。

翹足而陸

釋文：『「足」，崔本作「尾」。郭慶藩曰：『按：作「尾」是也。文選江賦注引莊子正作「尾」。』于邕曰：『「陸」下蓋闕一字。陸釋引司馬云：「跳也。字書作「陸」，陸，馬健也。』是司馬讀「陸」爲「陸」。然下文云：「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彼「陸」字似不可讀爲「陸」，則此「陸」下實當脫一「居」字耳。「陸」爲水陸恒義，並不必讀「陸」，「豔草飲水翹尾而陸居」，即猶言「陸居則食草飲水」也。』于說是也。當據釋文改「足」作「尾」；並從

于說「陸」下補「居」字。

可係羈而遊

郭注：『故物馴也。』成疏：『故山禽野獸可羈係而遨遊。』按：說文：『係，繫束也。』集韻：『同繫。』物既馴矣，何用繫束？既係羈矣，又安得遨遊？敦煌寫本「莊子抄」殘卷作「可俟而遊」，是也。集韻：『俟，待也。』詩小雅：『儻儻、俟俟。』注：『行則俟俟，言獸之多也。』此上文：『禽獸成羣，』則此當作「俟」無疑。作「係羈」者，蓋「俟」、「係」形近，致誤爲「係」；「係」下注「羈」，又混入正文，遂作「係羈」矣。當據寫本改正。

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

王叔岷曰：『案御覽九二八引「鳥」作「烏」。荀子哀公篇：『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淮南汜論篇：『烏鵲之巢，可俯而深也。』字並作「烏」。』按：上言「禽獸」，俱用共名；此謂「鳥鵲」亦並舉專名。作「鳥」固自可通，但以作「烏」爲長；當據荀子文改。又：上文既作「可俟而遊」，則此應作「可俯而闕」，兩者相對爲文；並當依荀子及淮南子文改「攀援」二字作「俯」。

而能至盜者

郭注：『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成疏：『態，姦詐也。夫馬之真知，適於原野；馳驟過分，即矯詐心生；詭竊之態，罪歸百樂也。』王叔岷曰：『案：覆宋本「能」作「態」。釋文所出本同。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是郭本原作「態」。』王說是也。按：依注、疏，「能」當作「態」。釋文出「態作」，云：『吐代反。』亦作「態」。蓋「態」字缺壞而譌爲「能」也。「盜態」即「詭竊之態」，如上文：「介倪闔扼驚曼詭衙竊轡」之諸般動作是也。疑此句脫誤，而「至」字落入下文，「態」字又混入「盜」字之上遂費解。疑此文當作「而至作盜態者。」「作盜態」者，放蕩不羈，不調良之謂也。

胠篋

身處堯舜之安

武延緒曰：『「安」，疑「實」之譌。』武說是也。按：上文「有乎盜賊之「名」」，此云「而身處堯、舜之「實」」；「名」、「實」對文；謂竊國雖非美「名」，但身爲國君之「實」。列子楊朱篇：『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但亦不足

以媲美堯，舜。又引老子曰：『「名」者，「實」之賓也。』又曰：『但惡乎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閒哉！』此可作旁證，當依武說改。

十二世有齊國

焦竑曰：『胠篋曰：「陳成子殺其君，子孫享國十二世」；即此推之，則秦末漢初之言也。』顧頡剛曰：『如胠篋言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世」有齊國。可見此篇在秦滅齊後所作。如莊子與惠施同時，必不能作此語。』姚鼐曰，『胠篋篇有「十二世有齊國」語，自田常至王建十世，上合桓子無宇、釐子乞爲「十二世」。田氏自桓子始大，故合言「十二世」。』俞樾曰：『釋文曰：「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二世，爲齊侯；故云「十二世」。此說非也。本文是說田成子，不當追從敬仲數起。疑莊子原文本作「世世有齊國」，言自田成子之後，世有齊國也。』俞說近是也。自餘皆刻舟求劍。林雲銘曰：『林疑獨以篇中有「十二世有齊國」等語，以爲西漢之文；然西漢有此汪洋氣局，恐無此等精鑿議論也。』按：上明言：『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彼既於「一旦」得之，則簡公被弑之日，即陳恒竊國之時；奚必待「十二世」之久邪？列子楊朱篇；『田恒專有齊國，』當是此文所本。疑莊子原文本亦作「專」，因漫漶殘缺分而爲三；校者不察，以其形近，遂改作「十二世」，馴致譌誤。且作「十二世」既乖史實，當以列子文爲正。

丘夷而淵實

敦煌寫本「莊子抄」殘卷作「丘夷淵塞」。按：作「塞」義長。疑「塞」、「實」形近，校者以上文有「虛」字；故以「實」對之；當據寫本改正。

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

褚伯秀曰：『至若「聖人者天下之利器」，則是「聖知」無疑。』褚說是也。下文引老子『絕聖棄智』之語，此當作「聖智」以相應，張君房本作「智」，當據改。

非所以明天下也

武延緒曰：『按：「明」或疑當爲「利」，上文「利天下也少」；是其證。或曰：「明」字不誤，下句「非所以明天下也」之「所」字，乃「可」字之譌耳。』王叔岷曰：『「明」下疑挽「示」字。注：「示利器於天下。」疏：「明示天下。」並正文原有「示」字之證。今本挽「示」字，則文義不完矣。』王說非也。按：此句儻加「示」字，則全句當作：『非所以明示天下也。』與郭注：『示利器於天下，』義正相反；因上有「非」字也。此篇乃衍老子之說，上文既引『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下文又如何可說：『明示天下』乎？齊物論篇說：『衆人辯之以相

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並可作證。考天道篇：『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疑「明」乃「用」字之分開而譌；因上俱言：符璽、斗斛、權衡、仁義諸事『有爲』之過；故當承之『非所以用天下也。』當依上下文義改「明」作「用」。

絕聖棄知大盜乃止

按：此引老子十九章之文，上下文引語並作『故曰』，此上亦當有「故曰」二字。

人有其巧矣

王叔岷曰：『案：「有」疑「含」之誤。上文「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與此句法一律。下文「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即承此言；尤其明證。鵠冠子泰鴻篇注引「有」正作「含」。』王說是也。當據陸佃注改。按：「含」字又疑當作「舍」，形近致誤。

昔昔容成氏大庭氏……淳淳已亂天下矣

此段文字，疑當逕接天地篇『行而无迹事而无傳』句後，因彼文乃此處脫簡。此『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等十二君，正明『行而无迹事而无傳』之事；可謂天衣無縫矣。

畢弋機變

釋文：『李云：「兔網曰畢，繳射曰弋，弩牙曰機」。』按：「變」字釋文不出。注、疏亦未及之。武延緒曰：『按：「變」，疑讀爲「辟」。』「辟」與「筭」同。逍遙遊：「中於機辟。」山木篇：「然且不免於機、辟、罔、罟之患。」是其證。此誤作「變」者，「辟」與「辨」近，初譌作「辨」，「辨」、「變」音近，後人不知爲「辟」之譌；因習見「機變」之文，遂疑爲「變」字譌而改之也。何以知「變」譌字，上下文皆以物言，「變」非物也；注中所以無訓者，正疑之也。『武說是也。按：「辟」、「辯」形近，因誤爲「辯」；「辯」與「變」通，乃復譌爲「變」。當據武說改。』

同異之變多

按：天下篇：『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是「變」當作「辯」。「辯」、「變」古雖通用，仍以作「辯」爲是。此言辯者，當據天下篇文改。

惑於變矣

按：上文「解垢」釋文引或云：『詭曲之辭』。因堅白同異之辯，淆亂不清；此亦當云：『

故俗惑於「辭」矣。』若惑於「辯」，則義複矣；當以作「辭」爲長。疑當依釋文義改。又唐寫本殘卷「惑」作「或」，通用字。

在有

在有天下

羅勉道曰：『「在有」兩字，想當時有此語；今人讀之差異耳。』按：「在有」二字，他書不經見，郭注：『有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又：『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爲而任物之自爲也。』郭慶藩曰：『文選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引司馬云：「在，察也；有，寬也。」釋文闕。』按：禮記文王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注：『在，察也。』「在」既訓「察」，於此不倫，與無爲、任物之旨大悖。老子：『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天下篇：『君子不爲苛察』義不相伴。「在」字釋文無注，郭於下注輒云：『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爲鬱卷儉囊也。』『直各任其自爲，則性命安矣。』『任其自然而已。』全篇未見郭注「在」字，疑「在」乃「任」字之形近而譌；如天道篇「因任」之「任」。老子所謂『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又疑司馬彪所注，「察」亦「容」字之誤；當作：『任，容也；有，寬也。』方與本篇義合。依下文：『任（原作「在」）之也』

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有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則「任」、「有」明爲二事，必須分讀。下文：『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倘作「在」而又訓「察」，則不可通；適如後文：『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又安得謂『未治天下』邪！當依郭注並文義改「在」作「任」。下文『在之也者』，「在」亦當作「任」。

後有盜跖

按：本篇他處俱以「桀、跖」與「曾、史」對言，如：『下有桀、跖，上有曾、史。』『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此當依文例改「盜」作「桀」。

淵而靜

武延緒曰：『按：注「靜之可使如淵。」則是正文本作「靜如淵」，「而」讀「如」。今本誤倒，則失其義矣。』武說是也。按：王引之經傳釋詞：『而，如也。』『靜如淵』與下『縣而天』相對爲文，當據武說改。

繩墨殺焉

武延緒曰：『「殺」疑「設」之譌。「設」與「制」、「決」同義，作「殺」則不倫；此聲

、形皆近之誤。』武說是也，當據改正。

離跛攘臂

釋文：『離，力氏反。跛，丘氏反，又丘跛反。』成玄英疏：『「離跛」，用力貌也。』按：「離」字無用力義。馬蹄篇：『縣跛仁義以慰天下之心。』釋文：『「縣企」，音縣。』盧文弨曰：『今本作「跛」。』郭慶藩曰：『案：文選傳長虞贈何劭王濟詩注引司馬云：「企，望也。」』釋文闕。』考老子王弼注本二十四章：『企者不立。』河上公本及諸本「企」並作「跛」；是「企」、「跛」古通用之證。馬蹄篇：『蹇蹇爲仁，踈跛爲義。』釋文引李頤注：『皆用心力爲仁義之貌。』說文：『縣，繫也。』釋名：『縣，懸也。』並具懸繫之意。詩衛風：『跛予望之。』毛傳：『跛足則可以望見之。』縣跛，實具企望之義，與李注近。疑「離」、「縣」形近致誤，當據馬蹄篇文改。

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此文疑有誤。按：上文：『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形」對言，此云：『守形，形乃長生，』「形」字複沓。疑當作：『女將守神，形乃長生。』蓋衍一「形」字，文又倒誤耳。

過扶搖之枝

釋文：『「扶搖」，「扶」亦作「夫」，音符。李云：「神木也；生東海。一云：「風也」。』按：逍遙遊篇釋文：『扶遙，徐音搖；風名也。』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颺。」郭璞云：「暴風從下上也。」。成疏：『扶搖，旋風也。』並與此篇李注異。既云：『扶搖之枝』，則當爲「神木」。蓋暴風無「枝」也，李注爲是。

今我願合六氣之精

成疏：『陰陽風雨晦明，六氣也。』按：逍遙遊篇：『御六氣之辯。』釋文：『「六氣」，司馬云：「陰陽風雨晦明也。」李云：「平旦爲霞，日中爲正陽，日入爲飛泉，夜半爲沆瀣，天玄，地黃；爲六氣。」王逸注楚辭云：「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已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並天地玄黃之氣，是爲六氣，」。』此又一說。

意心養

按：郭注：『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惟不用心乎。』成疏：『「養心」之術，列在

下文。』又下文疏：『物我雙遣，是「養心」也。』依注、疏原並當作「養心」，疑倒誤；當據注，疏文乙改。

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

按：天道篇：『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此當云：『觀於天而不助，出於道而不謀，成於德而不累，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亦以天、道、德、仁、義，順序言之。依例當移『出於道』句於『成於德』句之上。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无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

武延緒曰：『「不明於道」，按：「明」，疑當爲「通」。』武說近是也。按：天道篇：『先明天而道德次之。』此文亦當依此順序言之也。又疑『者无自而可』上尚有『不明於德』四字。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无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此段在篇末結句「悲夫」之下，文不相涉；疑係天運篇錯簡混入於上。此以『何謂道』發問，答『有天道，有人道。』顯與「天道」之文有關。馬叙倫曰：『自「世俗之人」至此，疑非在

有篇文。』疑此當移接於『而用人羣之道也』句後。

天地

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按：『治』疑當作『始』，形近致誤。寓言篇：『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萬物皆由種來，故云：『其始一也。』又：『治』字古亦通『始』，義當作『始』。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

成疏：『言玄古聖君。』林希逸曰：『玄，遠也。玄古，猶邃古也。』是成、林並「玄古」連讀。蘇輿曰：『玄字句絕。』胡遠濬曰：『上「玄」字，又疑涉下文而衍。』胡說近是也。按：下文：『故曰古之畜天下者』，與此文例一律，疑「玄」字當刪。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郭嵩燾曰：『言者，名也。正其君之名，天下自然聽命焉。故曰：「名之必可言也」。』錢穆曰：『按：「君」或「名」字之譌。』錢說是也。按：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反之，

「言」順則「名」正，故云：『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名正。』「言」與「正」上下相蒙，當依錢說並文義改。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

王懋竑曰：『此下當脫「□□者義也」一句。』陳景元闕誤引江南古藏本作『故通於天者道也，順於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義也。』王叔岷曰：『當從之。下文「義兼於德，德兼於道；」正承此道、德、義而言。』王說是也。按：上文作：天、道、德、義、事、技順序言之；下文從：技、事、義、德、道、天，依序應之。蓋「天」下脫「者道也順於」五字，末「義」字又譌作「道」。當據江南古藏本改正。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

按：敦煌寫本「莊子抄」殘卷，此九字並『无心得而鬼神服』句在篇首『天地之大其化均也』句上。疑當據殘卷移此上。惟『无心得』句仍應屬之下文。

无心得而鬼神服

此句原在下文『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句後，因上句乃上文錯簡，故當逕接於『淵靜而百姓

定』句後。敦煌莊子抄殘卷「无」作「天」，誤。又：「心」下原有「得」字。按：上三句作「无欲」、「无爲」、「淵靜」，此當作「无心」。且「无心得」三字不詞，當係衍文。林希逸曰：『得於我者苟能无心，非特人服之，鬼神亦服之。』有「得」字贅矣。老子四十九章：『聖人在天下歛歛爲天下渾其心。』亦當依文例刪「得」字。全文原作：『无欲而天下足，无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无心而鬼神服。』與老子五十八章：『我无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模。』相似也。

夫道覆載萬物者也

王叔岷曰：『案：鵬冠子學問篇注引「覆載」下有「天地」二字。淮南原道篇亦云：「天道者覆天載地」，疑此文作「夫道覆載天地，化生萬物者也。」疏：「虛通之道，包羅無外；二儀待之以覆載，萬物得之以化生。」是其明證。今本脫「天地化生」四字，則文意不完矣。』王說是也。按：天道篇：『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又：『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大宗師篇亦有此文。刻意篇：『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據莊書本文，此四字似當作「天地化育」，不必從成疏；但當依王說並文義補此四字。

愛人利物之謂仁

馬叙倫曰：『御覽四一九引「愛」作「義」。』按：「仁義」爲莊子所抨擊，駢拇、馬蹄、肢體、在宥四篇最爲明證。此云：『愛人利物之謂仁，』直儒家之言耳。天運篇已言：『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則此文之出於莊周後學，殆無疑義矣。惟後文又一反此旨，疑莊子門人舉此十者以爲說也。

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釋文：『沛，普貝反。字林云：「流也」。』郭注：『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林希逸曰：『逝，往也；逝者如斯之逝也。萬物往來不窮，吾與之爲無窮。』此一說也。陳詳道曰：『則天下往之謂也。』吳汝綸曰：『爲，猶與也。』成疏：『逝，往也。心性寬閒，德澤滂沛，故爲羣生之所歸往也。』按：諸說並晦，下云：『藏金於山，沈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正明：『任萬物之自往也。』此「物物而不物於物」之義，當以郭注爲是。又疑「逝」當作「接」。

不拘一世之利

武延緒曰：『按：「拘」，疑當爲「徇」字之誤。』章炳麟曰：『「拘」與「鉤」同。天運篇：「一君無所鉤用。」釋文云：「鉤，取也」。此「鉤」亦訓「取」。』馬其昶曰：『荀子注：「拘」，讀爲「鉤」。鉤，規也；取也。』武說是也。駢拇篇：『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言

不作貪夫殉利；應上文『不利貨財』句也。

淵乎其居也

成疏：『本亦作「君」字者。』按：「君」、「居」形近致誤。老子七十二章：『無狎其所居。』王弼注：『清靜無爲謂之居。』（按：本亦誤作「君」。）淵，靜也；應以作「居」爲是。

王德之人

成疏：『王德不驕不矜。』林希逸曰：『王德者，言有王天下之德。』按：後文：『是謂全德之人哉！』上文云：『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疑「全」字闕壞，成爲「王」字；『王德之人』即『全德之人』。

素逝而恥通於事

郭注：『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也。』成疏：『既抱朴以清高，故羞通於物務。』章炳麟曰：『「逝」借爲「哲」。』按：「素逝」二字費解。應帝王篇：『無爲事任。』郭注：『付物使各自任。』成疏：『各率素分，恣物自爲，不復於事；任用而已。』達生篇：『棄事則形不勞。』成疏：『故棄世事則形逸而不勞。』齊物論篇：『聖人不從事於務。』郭注：『務自來而理』

自應，非從而事之也。』故曰：『恥通於事。』又：達生篇：『棄世則無累。』疑「素逝」二字原作「素朴」、「素適」，或「棄世」。此句當作『素朴而恥通於事。』後文云：『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可證。

其心之出有物探之

郭注：『物探之而後出耳，非先物而唱也。』成疏：『探，求也。』林希逸曰：『探，猶感也；出，猶應也。』按：集韻：『探，同采；摘也，取也。』又：說文：『采，撝取也。』並無「求」義。說文：『探，遠取之也。』易繫辭傳：『探頤索隱。』疏：『探謂闢探求取。』「探」可訓「求」。下文：『故其與萬物接也。』成疏：『而接物無方，隨機稱適。』說文：『接，交也。』謂心與物交也。「探」疑當作「接」，「接」誤爲「探」，故成疏：『探，求也。』「探」復誤爲「採」矣。下文：『故其與萬物接也。』天下篇：『接萬物以別有爲始。』疑此文原作：『其心之出，有物接之。』

此謂德人之容

郭注：『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成疏：『故云：「德人之容」，』按：釋文：『「德人之容」，羊凶反。或云：「依注當作客」。』據釋文，郭注別本「容」有作「客」者。疑此文有誤，蓋衍「之容」二字。上云：『願聞「德人」。』曰：『「德人」者。』此結句當云：『

此謂德人』，無須再贅「之容」二字；疑此二字當刪。

上神乘光與形滅亡

郭注：『乘光者，乃無光。』成疏：『乘，用也；光，智也。上品神人，用智照物。』此文疑有闕誤。按：上云：『願聞「神人」。』依上文例，當答以『曰：神人者。』疑上奪「人者」二字，而「神」字又落「上」字之下，原當作：『神人者，上乘光與形滅亡。』姑識此待考。

至德之世不尙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傳

此一段之文，與上下文不相涉。按：法篋篇云：『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未及何者爲『至德之世』。此文正可以解答前問也。疑係是篇錯簡，當移其後，以復原書之舊。又：『端正而不知以爲義』句並疑當在『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句後，蓋先言「仁」後及「義」。「仁」、「義」而後「忠」、「信」也。

上如標枝

釋文：『「標」，方小反，徐方遙反；又方妙反。言樹杪之枝無心在上也。』「校」，故孝反

，李晉較。一本作「枝」。『盧文弨曰：『今本「校」作「枝」。』王叔岷曰：『「校」即「枝」一之形誤。』按：作「枝」非也。成疏：『猶如高樹之枝。』諸本疑涉注、疏並形近致譌。後漢書馬融傳：『抄標端』，注：『抄、標，並木末也。』禮記祭統：『夫人薦豆執校。』集韻：『豆中央直者爲校。』「標」、「校」二者皆居物之上端，故郭注云：『出物上而不自高也。』此爲二物非一物，並明上古之君在上無爲而治也。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跖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鴟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鵠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皖皖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此段之文，與上章毫不相屬；當係錯簡。此文攻訐曾、史、楊、墨，與馬蹄篇意旨相合。首云：『百年之木破爲犧樽』，正與馬蹄篇後段：『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前後相應；疑係是處脫簡，並當移至馬蹄篇『而天下始分矣』句後。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按：『馬蹄篇：『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觀此，知上文必脫『白玉』、『珪璋』兩句文字。淮南子『俶真訓』引此文作：『百圍之木，斬爲犧樽；鑲之以剗剗，雜之以青黃；華藻鏤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於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然而失木性均也。』淮南子文略有增益。又敦煌寫本『莊子抄』殘卷『天地篇』末節作：『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比於白木則美惡有異失性一人也』，其文又有奪誤。依淮南子文『失木性均也』。依寫本則比『犧樽』於『白木』；白木固未失性也。寫本無『其斷在溝中』句，則此句殊無所着落也。疑當依淮南子文並莊子義例，加以修訂『則青黃而文』當增補作：『純白之玉，琢爲珪璋；鑲以剗剗，雜以青黃。』仍在『破爲犧樽』句下並在『其斷在溝中』句上。

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

劉師培曰：『『跖與曾、史』上脫『桀』字。成疏云：『桀、跖之縱凶殘，』是成疏故本作『桀、跖』也。在有篇云：『上有桀、跖，下有曾、史。』又云：『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嚙矢也。』僉以『曾、史』、『桀、跖』並詞，本篇之文當亦然也。』劉說是也。按：成疏：『桀

、陌之縱凶殘，曾、史之行仁義。』亦以「桀、陌」與「曾、史」對文，當據劉說補正。離跂自以爲得

按：馬蹄篇作「懸跋」義長；當據改。

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

成疏：『既僞其性，則遭困苦。』是成從「困」字斷句，非也。武延緒曰：『按：「困」疑「固」字之譌，與下「亦」字對文。』武說是也。按：「固」，猶乃也；連下讀。孟子萬章篇：「仁人固如是乎？」此謂上五者皆生之害，得之無益；故云：『乃可以爲得乎？』言不可謂之得也。故上文云：『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困」字涉上文「困憊」而譌；當據武說改。

摺笏紳脩

成疏：『紳，大帶也；脩，長裙也。此皆以飾朝服也。』按：成以「紳」、「脩」爲二物。武延緒曰：『紳脩疑當乙作「脩紳」。』武說是也。陸西星曰：『紳，大帶之垂者；脩者，長義。』「脩紳」，猶長帶也。成疏失之，當依武說乙改。

天道

六通四辟

釋文：『辟，毗赤反；謂四方開也。』按：天下篇：『四辟。』釋文：『辟，婢亦反。本文又作「關」。』敦煌寫本「莊子抄」殘卷正作「關」。

平中准

王叔岷曰：『趙諫議本，覆宋本，「准」皆作「準」，當從之；「准」俗字。』按：字林：『「准」與「準」同。』各本皆作「準」，釋文：『中準，丁仲反。』當據改。奚侗曰：『案：以文例求之，「準」下疑脫「繩」字；「明燭鬚眉」、「平中準繩」，耦語也。且有「大匠取法」之文，亦應「準、繩」並舉。』奚說非也。按：說文：『準，平也。』段玉裁注：『水平謂之準，因製平物之器，亦謂之「準」。』孟子離婁篇：『繩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朱熹注：『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此言「中準」，謂水靜而平，可當平物之器。荀子勸學篇：『木直中繩，』又：『故木受繩則直。』繩以直木，此以水喻，未及於木；不當有「繩」字也。德充符篇：『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成疏：『故下文云：「水平中

準，大匠取則焉。」考工記與人云：『衡者中水。』即「平中準」之義。下文：『水靜則明，』則此「明」字應連上讀，作「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奚說未可從。

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王懋竑曰：『精神』二字疑衍。『馬叙倫曰：『御覽五八引無「精神」二字。』按：「精神」下疑脫「乎」字。知北遊篇：『而況今之人乎？』徐无鬼篇：『而況爲大乎？』又：『而況爲德乎？』當依文例補一「乎」字。又：『聖人之心靜乎』，不詞。「乎」字當係「平」字形近致誤。「平」乃可鑒、可鏡，故接云：『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郭注：『故所照無不洞明，』是也。「乎」字應改作「平」。又：成疏：『水靜猶明燭鬚眉，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蓋譌誤已久，故成以此「乎」字與上「況」字相承也。

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成疏：『憂患不能處其慮，俞俞和樂，故年壽長矣。』宣穎曰：『不能居於其心。』二說並曲也。按：郭注：『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此則當云：『憂患而能處』，故『年壽長矣』。若『憂患不能處』，何能謂爲『從容自得之貌』？疑「不」字乃「而」字形近而譌。否則，「不能處」亦當作「不能入」解；如田子方篇：『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之意。林希逸曰：『言不入』

於憂患也。』依郭注當改「不」作「而」。

整萬物而不爲戾

釋文云：『戾，暴也。』大宗師篇「戾」作「義」。按：作「義」是也。下文：『澤及萬世而不爲仁。』上下「仁」、「義」對言；是「戾」當據大宗師篇改作「義」。

此之謂天樂

郭注：『忘樂而樂足。』與上文義不相附，按：大宗師篇作『此所遊已』。疑「天樂」乃涉他文而誤，似係此處結句之文，當依大宗師篇改作「遊已」；並應在「謂」上補一「所」字。

一心定而王天下

武延緒曰：『按：「王」疑「正」字之譌，本在句末。後人不知其誤，又嫌於義未協；故乙於「天下」之上耳。「天下」疑當作「天地」，「天地正」與「萬物服」對文。下文「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正承此而言。」武說是也。後文『乘天地，馳萬物」；亦以「天地」與「萬物」對言，當依武說改。』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俞樾曰：『按：郭注曰：「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此未得其義。下文云：「原省已明而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然則此時尚未有是非，未有賞罰；又何罪責之有乎？今按：「省」之言「省察」也，「原」與「省」同義。晏子春秋問下篇：「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管子戒篇作「春出原農事之本者，謂之遊。」是「原」、「省」義同也。蓋既因物而任之，又從而原省之；於是是非可得，而賞罰可加矣。』按：此文極類韓非子「主道」、「揚權」；雖「本歸於老子之言」，亦即「黃老之流於刑名」也！

欲西藏書於周室

林希逸曰：『言至西周而欲觀其藏書也。』林說是也。按：此猶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魯太史之事。孔子魯人，適周欲觀天子之藏書耳。依林說，「西」下當補「觀」字。

夫子欲西藏書

按：「西」下亦當補一「觀」字，說見前。

免而歸居

釋文云：『言老子見周之末不復可匡，所以辭去也。』按：老子乃隱遯，非免官。史記作『廼遂去。』廼、遂同意，云「廼去」或「遂去」，其義已足；廼、遂連文，其文復矣。段玉裁說文解字註「免」字云：『免，免逸也，從免，不見足，會意。』注：『許書失此字，而形聲多用爲偏旁，不可闕也；今補「免」，「免」之異，異於其足。……免象其蹲居之形，有足有尾；其字當橫視之。免之走最迅速，其足不可誤見：故「免」省一劃。兔不見獲於人，則謂之「免」。』孫子云：「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是也。此二字之別也。『論語爲政篇：「民免而無恥。」皇侃疏：「免，猶脫也。」禮記緇衣篇作：「則民有遜心。」是免，實具逃亡之義。又：呂氏春秋先識覽：「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老子乃周之徵藏史，見周之衰，其事亦如之。老子既係逃亡歸隱之人，自不能爲孔子先容；故辭却之。所以下文云：『老聃不許。』』

試往因焉

成疏：『何不暫試過往，因而問焉。』成疏未塙。按：孟子公孫丑下篇：『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史記甘茂傳：『茂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因」字並具「經由」、「請託」之義。謂試請託老聃先容，介紹往觀周之藏書也。

緇十二經以說

林希逸曰：『緇，反覆言之也。』釋文引說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爲十二經也。』一說云：『易上、下經並十翼爲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諸說並傳會也。按：孔子之時無緯書，十翼亦未成。天運篇云：『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云：『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天下篇云：『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皆舉「六經」，未及「六緯」；則「十二經」之說，在先秦無有。又：天運篇：『不與化爲人』郭注：『若播「六經」則疏也。』是郭注莊時亦以「六經」爲說。「十二」二字疑係「六」字缺壞，析而爲二：校者不察，改爲「十二」耳。

老聃中其說

林希逸曰：『中其說者，言方及半。』林說是也。按：中，猶半也。列子力命篇：『得亦中，亡亦中。』謂孔子未終其言而老子中止之也。

意幾乎後言

釋文引司馬云：『不平聲也。』按：「意」，同「噫」，嘆詞也。

无失其牧

釋文引司馬云：『牧，養也。』按：天運篇云：『吾子无失其朴。』郭注：『質全而仁義著。』作「朴」於義爲長：當據天運篇文改。

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

釋文云：『邊垂之人，不聞知禮樂之正，縱有言語，偶會墳典；皆是竊所得，其何足道哉！』司馬云：『言遠方常有是人。』諸說並晦也，疑正文譌誤。按：郭注上文云：『皆非修身之道也。』疑「邊」字乃「道」字之譌，並連上讀，作：『凡以爲不信道。』意謂凡此十事，皆由於「不信道」。下文「名其」二字又乙倒爲「其名」，原當作：『竟有人焉，名其爲竊。』竟，猶終也。言終竟有人名行此十事之人爲竊盜也。故郭云：『亦如汝所行，非正人也。』此文殊屬費解，姑備此說。

淵乎其不可測也

武延緒曰：『按：「淵」疑當疊二字，與上「廣廣」爲對文。』馬叙倫曰：『闕誤引江南古藏本重「淵」字。當依江南古藏本補「淵」字。』王叔岷曰：『案：道藏褚伯秀義海纂微本不疊「廣」字，與下句作「淵乎」相耦。陳碧虛闕誤引江南古藏本疊「淵」字，與下句「廣廣乎」相耦；江南古藏本是也。褚氏本蓋不知下句挽一「淵」字，乃於上句刪一「廣」字耳。』當據江南古藏本補。惟天地篇亦引『夫子曰夫道淵乎其清也』，作「淵乎」；不疊「淵」字。是上作「廣乎」，則下當作「淵乎」；上作「廣廣乎」，則下當作「淵淵乎」；句法彼此相耦，二者並通，不必拘泥。

形德仁義神之末也

成疏：『夫形德仁義者，精神之末迹耳。』是成本原亦作「德」。按：作「德」說不可通。下文：『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依莊子全書本意，皆推崇道德，擯棄仁義；如何可以「德」與「仁義」並舉，稱之爲「神之末」乎？此篇多言「形名」，「德」字疑係「名」字之譌；『作形名仁義，神之末也。』

夫至人有世

武延緒曰：『按：「有世」，據注當爲「用世」。』馬叙倫曰：『按：郭象注曰：「用世，故不思其大也。」是郭本「有」作「用」。依義當作「用」，傳寫之譌。』馬說是也，當據改。按：成疏：『王有世界，位居九五；不亦大乎！』是成本作「有」，則此文唐時已譌。

奮標而不與之偕

奚侗曰：『案：「奮」疑「奪」字之誤，形相似也。「奪標」，言爭奪權標。鵬冠子王鈇第九：「成鳩之所枋（枋、標同）以超等，世世不可奪也。」亦「奪標」可爲連文之證。』釋文：『奮標，音柄。司馬云：「威權也。」李丑倫反，一本作「棟」。』馬叙倫曰：『按：「奮」疑當爲「奪」。傳寫之譌。「標」、「柄」一字。「棟」字是。「棟」字形近而譌。』馬說是也。按：天運篇：『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成疏：『親愛權勢，矜夸於物者，何能與人之柄。柄，權也。唯厭穢風塵擅榮利者，故能棄之如遺。』此言至人用世，不與人奪柄，而不與物遷也。當據馬說改。

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

成疏：『故雖貴之，我猶不足貴者。』依疏「哉」當作「我」，並連下讀。世德堂本亦作「哉」，疑係刊刻之誤，當據成疏改正。

天運

孰隆施是

俞樾曰：『按：此承上文雲、雨而言。「隆」當作「降」，謂降施此雲雨也。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厯降之降。」蓋「隆」從「降」聲，古音本同。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齊策：「歲八月，降雨下；」風俗通義祀典篇「降」作「隆」，是古字通用之證。』俞說是也。王叔岷曰：『湛然輔行記四〇引正作「降」。「隆」與「降」通。天道篇：「隆殺之服。」治要引作「降」，亦其比。』按：日本高山寺寫本天下篇：「神何由降，」「降」書作「降」，與「隆」字近似。敦煌唐寫本「降施」作「隆弛」。疑並因形近致誤，當據俞說改。又釋文：『施，音弛。式氏反。』按：道藏成玄英疏本作「弛」，陳景元闕誤引江南李氏本亦作「弛」。林希逸曰：『施，止也。與張、弛同。』王叔岷曰：『「弛」與「施」通。』說文：『弛，解也。』當據李氏本改。

巫咸詔曰

釋文：『詔，赤遙反；郭音條，又音紹。李云：「巫咸，殷相也。詔，寄名也。」宣穎曰：『巫咸，古之知天者；此託言巫咸相招致答耳。古來只有「巫咸」，無「巫咸詔」也。』馬叙倫曰：『按：「詔」，借爲「招」。說文：「招，手呼也」。』按：列子黃帝篇：『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巫咸」。』離騷：『巫咸將夕降兮。』王逸注：『巫咸，古神巫也。當中宗之世，降，下也。一云：「咸，殷之巫也」。』是巫咸乃人名。又：「詔」，疑係「詔」字之形近而譌。盜跖篇：『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又：『若子不聽父之詔。』釋文：『能詔，如字；教也。』說文：『詔，告也。』爾雅釋詁：『導也。』郭注：『教導之也。』似當作「詔」爲是。又「巫」，唐寫本作「無」，疑傳寫之誤。

然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

蘇轍曰：『「夫至樂者」三十五字，是注文。』徐廷槐曰：『數語注也，向乃誤入正文。』武延緒曰：『按：姚姬傳云：「徐笠山以此三十五字爲郭象注誤入。」蓋本顯濱說。愚謂「陰陽和調」四字，亦疑是注。本段皆兩句爲韻，不應此獨三句也。下段乃云：「養之以陰陽之和」，則此處不當先有二字。』于省吾曰：『按：蘇說是也。郭慶藩莊子集釋竟未採此說，疏矣！茲列』

五證以明之：敦煌古鈔本無此三十五字，其證一也；「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與上「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詞複；其證二也；「調理四時，太和萬物」，與下「四時迭起，萬物循生」，詞義俱複；其證三也；上言「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大清」，「清」與下文「生」、「經」爲韻；有此三十五字，則「清」字失韻；其證四也；郭於三十五字之下無注，其證五也。『王叔岷曰：『唐寫本、趙諫議本、道藏成玄英疏本、王元澤新傳本、林希逸口義本、均無此三十五字。』蘇說近是也。此當是天道篇脫簡，錯入於天運篇；非注文也。當在是篇『謂之天樂』句後。又因誤入天道篇，校者不察，遂改「天」爲「至」。天道篇：『謂之天樂』句下，原有『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耀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四十四字，乃大宗師篇複出之文，羈入於此；與上下文毫不相涉，亦應刪去。按：天道篇郭注：『忘樂而知足。』成疏：『所在任適，結成「天樂」。』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

于鬯曰：『「此之謂天樂」，與上文複。上文言「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故姚鼐諱舅氏謂：『此「天樂」當作「人樂」；「天樂」之「天」當作「夫」。本云：「此之謂人樂，夫樂者」云云。未知然否？』于、姚二說並未搞。按：此十四字當接此『其魂不疲』句後，全句作：『一心定而天地正，其鬼不祟，其魂不疲；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

與下文：『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相對成文。

又奚傑然

陳景元闕誤引張君房本重「傑」字。成疏：『用力貌。』林希逸曰：『自高之貌。』按：天道篇作「偈偈乎」。與此「傑傑然」正相似。于省吾曰：『敦煌古鈔本「傑然」。下「傑」字涉重文作「二」而奪。天道：「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偈偈」卽「傑傑」。庚桑楚：「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與此文例並相仿。』按：莊子用字多重疊。如「廣廣乎」、「淵淵乎」、「嚴嚴乎」之類，是此亦當補一「傑」字。

奸者七十二君

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所歷者：魯、齊、宋、衛、陳、蔡六國，而所遇者：齊景公、魯定公、魯哀公而已。其餘史書莫詳。且春秋時只十二諸侯，亦無七十二國，其經所記爲魯十二君而已，似孔子未能見七十二君之多。疑「七」乃「已」字之譌；疑當作：『奸者已十二君。』又：「七」字甲骨、古文多作「十」，因衍「十」，遂改作「七」。故「十二君」，成爲「七十二君」矣。

夫迹豈履哉

按：『豈履哉』下『夫白鵝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三十五字，與上下文不相屬，疑係列子天瑞篇脫簡混入於此；而下文『性不可易』諸句正承上『夫子亂人之性』句也。又：『丘得之矣』句下『烏鵲孺魚傳沫細腰者化』十字，疑並係列子天瑞篇文混入於此。又下『有弟而兄啼久矣』一句，義不可解，疑亦係他書殘簡。姑識此備考。

夫白鵝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

按此十三字，亦言風化；蓋因列子、莊子二書共藏一處，簡編散亂，遂致混淆。疑係列子天瑞篇之脫簡，原當在是篇：『視而生曰鵝』句下。又疑此『曰』字乃『白』字之壞字；依下文亦當作『白鵝』。

烏鵲孺魚傳沫細腰者化

按：此十字與上下文俱不相涉；此亦言化生之事，疑亦係列子天瑞篇之脫簡，原當在是篇『朽瓜之爲魚也』句下。

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

按：此十四字與下文不相應。疑係列子天瑞篇之脫簡，原當在是篇：『魚卵之爲蟲』句下。

姑識之待考。

類自爲雌雄故風化

按：此八字，亦言風化；疑並係列子天瑞篇脫文，原當在是篇『自孕而生曰類』句下。

刻意

無爲而已矣

奚侗曰：『案：上文「爲亢而已矣」、「爲修而已矣」、「爲治而已矣」，下文「爲壽而已矣」。皆言有所爲也。此不得獨言「無爲」。「無爲」當作「爲無」。說文：「無，厶也；厶，逃也。」……「爲無」，猶爲逃；謂逃世也。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云云，即說「爲無」之義，與「爲亢」、「爲修」、「爲治」、「爲壽」四者文例正同。世人習用「無爲」、「有無」之「無」，而昧於「無」之本訓；又涉下「虛無、無爲」之文，而臆改之耳。下文：「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乃言「無爲」也。』奚說卓矣！當依其說並文例乙改之。又按：「無」，疑當作「廉」；「廉」之闕壞，因誤爲「無」。又傳寫倒誤，遂成「廉爲」，「廉爲」無義，校者不察，改作「無爲」。篇末云：『廉士重名，』成疏：

『貞廉純素之士，皆重聲名；則伯夷、介推是也。』徐无鬼篇：『其爲人絜廉善士也。』成疏：『姓鮑，字叔牙；貞廉絜善人也。』孟子滕文公篇：『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也哉！』此所謂『避世之人』，『爲廉而已矣。』

熊經鳥申

釋文：『熊經，如字。李云：『古定反。』司馬云：『若熊之攀樹而引氣也。』』成疏：『如熊攀樹而自經。』按：黃帝內經太素引日本醫心方楊上善注佚文云：『導引謂熊頸、鳥伸、五禽戲等；近愈痿癰萬病，遠取長生久視。』是唐人所見本作「頸」。『經』字、唐韻、廣韻並作『古靈切。』李頤云：『古定反。』疑係「頸」字讀音。『熊頸」、「鳥申」，當並是藥物；應據楊注改「經」作「頸」。又：釋文：『鳥申，如字；郭音信。司馬云：『若鳥之嘖呻也。』』按：釋名：『申，身也。』又：「申」亦作「伸」，疑「申」乃鳥體之一部，用以爲藥物也。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按：此八字今在『無鬼責』等諸句下。敦煌寫本「列子莊子抄」殘卷作：『其寢不夢，其覺不憂；聖人也，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也。』此八字則應在『其覺不憂』下。按：大宗師篇亦見此

文作：『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與此『聖人也』又不類。惟上文：『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皆三字爲句，應逕接『不思慮，不豫謀』之上。倘此八字移此，則成：『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其神純粹，其魂不罷。』皆四字爲句，文例亦一律矣。又：老子五十八章：『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是「聖人也」三字，應移在『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句下。

天德之象也

武延緒曰：『按：「天」疑「失」之譌。』武說是也。按：上文：『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即『失德之象也。』天德不當如是。疑「失」、「天」形近並涉上文「天德」致誤，當據武說改正。

野語有之曰

成疏：『仍寄野逸之人，以明言無的當。』按：秋水篇：『野語有之曰，』成疏：『託之野語。』兩、並引「野語」，疑刻意、秋水二篇之文中有出於一手者。

繕性

俗學以求復其初

褚伯秀曰：『諸解並以俗學立說。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學」上無「俗」字；其義簡明。言性本自然，不假修學。今之學者，貴乎日益以要世譽；是治性於俗也。而猶刻苦進學，以求復性初；博而無要，真愈失矣。』王雱曰：『諸本多一「俗」字者，誤於重寫也。』蘇輿曰：『案：當衍一「俗」字。「學」與「思」對文。』褚、王、蘇諸說並是也，當據張本刪上「俗」字。又：焦竑曰：『繕性於俗學，滑欲於俗思』爲句，舊解失之。性非學不復，而俗學不可以復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不可以求明。』俞樾從之。此以儒解莊，非也。此自謂『蔽蒙之民』，故以「學」、「思」求之。後文：『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失性於俗』正與此「繕性於俗」對文。蓋「繕性」、「失性」，皆非自然也。

禮樂徧行

俞樾曰：『郭注曰：「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是「徧」爲一徧之徧；故郭以一體、一志說之。釋文作「徧」而音「遍」，非是。』俞說非也。按

：下文學神農、黃帝、唐、虞之爲天下，稱：『德又下衰。』故曰：『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謂『渙淳散朴』也。

離道以善險德以行

郭慶藩曰：『郭注訓爲「有善而道不全」，「行立而德不夷」；望文生義，於理未順。「善」字疑是「爲」字之誤，言所爲非大道，所行非大德也。淮南俶眞篇：「雜道以僞（「雜」當「離」字之誤。「僞」，古「爲」字，爲亦行也。）儉德以行（儉、險古通。）即本於此。』奚侗曰：『「雜」係「離」誤，儉爲險借。險，傷也。（見周禮多官。）惟「善」則當從淮南作「僞」。「僞」，即「爲」字：（古「僞」、「爲」多通用。）謂作爲也。』按：當依淮南是也。惟「善」當作「僞」；上云：『及唐、虞始爲天下，與治化之流。』此老子所謂：『智慧出，有大僞；』故云：『離道以僞』也。

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釋文：『識，如字。衆本悉同。向本作「職」，云：「彼我之心，競爲先職矣。」郭既與向同，則亦當作「職」也。』劉辰翁曰：『「心與心識知」句連，謂彼此看破耳。』俞樾曰：『識、知二字連文。詩曰：「不識不知，」是識、知同義；故連言之曰「識知」也。心與心識知，而

不足以定天下，明必不識不知而後可言定也。諸家皆斷「識」字爲句，非是；向本作「職」，尤非。』俞說固辯，恐未必然也。按；郭注：『彼我之心，競先爲識，』則郭本作「識」，並從而斷句，無疑。此緣上文；『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繼言『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上文「養知」，釋文：『音「智」。下以意求之。』此「知」字當讀爲「智」，「而」，猶「如」也。『心與心識』，即「智」也。故接云：『智如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再繼云：『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无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言每下愈況也。舊讀本自可通，不必曲爲之說。

深根寧極

注、疏並作「極」。高秋月曰：『根、極，謂性命也。』高說非也。按：作「極」無義。老子五十八章：『治人事天莫若蓄……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寧抵」，即「固抵」；蓋「極」、「抵」形近而譌，疑當依老子文改「極」作「抵」。

不以知窮天下

錢穆曰：『疑當作「不以知窮天」，「下」字涉上文「大窮乎天下」而衍。』錢說非也。按：上文：『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此當云：『不以知定天下。』「窮」字疑係「定」字漫漶並涉。

上『大窮乎天下』，下『不以知窮德』而譌。當依上文改。又疑「天下」二字當作「道」。『不以知窮道，不以知窮德；』與下『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各句相應。樂全之謂得志

釋文：『樂全，音洛。』王雱曰：『樂全者，所謂樂天知命而性不虧也。』按：『樂全』一語，古書未經見；「全」疑「生」字之形誤。列子楊朱篇：『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寢，善逸身者不殖。』『善樂生者不寢』，亦可以謂之「得志」矣。

秋水

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

王引之曰：『「鼃」本作「魚」，』後人改之也。王叔岷曰：『御覽二九九、三五引「鼃」並作「魚」，淮南原道篇同。』王說是也。按：道藏成玄英疏本、林希逸口義本、褚伯秀義海纂微本並作「蛙」。釋文引司馬彪云：「鼃，水蟲，形似蝦蟆。」鼃係兩棲動物，時或由水中躍至陸上；而井魚則拘於井底，喻其所見愈小；當以作「魚」爲長。

人卒九州

吳汝綸曰：「卒」當爲「雜」。淮南詮言：「數雜之壽」，御覽引作「數市」，而注云：「市或作卒。」是雜、市、卒古通用也。」按：此可備一說。

五帝之所連

馬其昶曰：「連」讀爲「運」。馬說是也。按：天道篇：「帝道運而无所積，故天下歸。」又云：「三軍五兵之運，治之末也。」此云「五帝之所連」，正指帝道之「運」而言。陳景元莊子闕誤引江南古藏本：「連」正作「運」，當據改。

故異便

郭注：「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此即上文：「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者不明」而言也。按：集韻：「便，宜也。」列子天瑞篇：「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此言「異便」者，即列子「物職所宜」之意也。

意之所不能察致者

按：上文：「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論」與「致」對文，故此當云：「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致」。」此「致」字乃禮記大學「致知」之「致」，有「察」字則文贅矣。疑係衍文，當刪去。

義之徒

按：上文作「篡夫」，此與上對文。按：覆宋本無「之」字，當據刪「之」字。

嚴乎若國之有君

此疑脫去一「嚴」字。下文：「繇繇乎」、「汎汎乎」二句並疊字，依例此亦當有；當據增。按：爾雅釋詁：「嚴，敬也。」荀子儒效篇：「嚴嚴兮，其能敬己也。」楊倞注：「嚴或作儼。」老子第十五章：「儼兮其若容」。此云：「嚴嚴兮，若國之有君。」「嚴」字意義並同。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

郭注：「掩御羣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疏而承翼哉？」注出「而平往者也」五字，似與正文不相關涉。按：廣韻：「默，靜也。」天道篇：「水靜則明，燭鬢眉，平中準。」庚桑楚篇：「欲靜則平氣。」是「默」字引伸，具有「平」義；疑此五字乃爲上文「默默乎」三字

作注，因此三字錯入上文「河伯」句上，致不相屬。且上文：『其无私福』、『其无所珍域』，與此『其孰承翼』上並有「其」字，文例相同；疑上「默默乎」三字，當移於此「兼懷萬物」句上。觀郭注此處疑尚有脫文，待考。

曰何謂天何謂人

按：通篇問語在「曰」字上並有「河伯」二字，此疑脫失；並誤入上文「知貴賤之門」句上。疑上「河伯」二字，依例當移補於此句「曰」字之上。作「河伯曰：『何謂天？何謂人？』」

至樂

以殘其形

成疏：『以遭殘戮。』按：「形」疑「生」字之誤，駢拇篇：『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而殘生傷性均也；』下文：『不爭名亦不成，』言子胥爲名『以殘其生』也。

與人居長子老身

成疏：『共妻居處，長養子孫，妻老身死。』按：疏甚迂曲，文疑有誤。馬其昶曰：『「老身長子」見荀子，彼注云：「身已老矣，子已長矣」。』于鬯曰：『「人子」二字疑當互易。讀各四字句，與子居長，子，莊子也；長，猶久也。人老身死，謂今其人老而身死也。如今本，則義不可解。』楊樹達曰：『身謂己身，不謂妻；成疏說誤。』按：當以荀子楊注爲長。又：依荀子儒效篇，原文疑當作：『老身長子。』此蓋倒言之也。

黃帝之所休

釋文：『所休，休，息也。』成疏：『休心息智。』疑有強解。按：「休」字在此，義頗亢贅。疑「休」乃「化」字之譌，由下句錯入於此。此言「黃帝之所」，於義已足，並可與上「冥伯之丘」、「崑崙之虛」相對爲文。疑此「化」字，當在下句「而」字之下，作：『俄而化』，故下文接云：『柳生其左肘。』此即後文所謂：『與子觀化而化及我，』前後乃相應也。全句原文當作：『俄而化，柳生其左肘。』

柳生其左肘

郭嵩燾曰：『柳，瘤字，一聲之轉。』郭說非也。按：成疏：『柳者，易生之木。』又云：『左臂生柳。』生柳乃屬怪異，始可言化；若生瘤，則人事之常，斯不足以言化矣。大宗師篇：

『浸假而化予左臂以爲鷄，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鴟炙。』可爲明證，於此似無庸曲爲之說。又釋文：『左肘，竹九反。司馬本作肘，音跌；云：「肘，足上也。」』作「肘」亦通。

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

按：此段係篇首之文，『達生之情者』不類起句，末「悲夫」二字，常爲莊子篇末結句文字；當移在下文：『反而相天』句下，以殿本篇之末。

知之所无奈何

武延緒曰：『按：「知」乃「命」字之譌。注非是，宜據淮南子訂正。又養生主公文軒章注：『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無奈何也。』即本於此。則本注或後人爲之。』武說是也。成疏：『夫人之生也，各有素分；形之妍醜，命之脩短，及貧富貴

賤，愚智窮通；一豪已上，無非命也。』依疏，成本原亦作「命」。弘明集正誣論引「知」正作「命」；當據改正。

必齊以靜心齊三日

按：「必齋」當作「心齊」，形近致譌。「齋」，同「齋」。人間世篇：『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按：「若一」二字疑倒誤，當作「一若志」。）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此下文：『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正是「心齋」之事。此不當從下「心」字斷句，作：『必齊以靜心』。應讀『心齊以靜，心齊三日。』當據文義改「必」作「心」。並從「靜」字斷句。

然後成見鑿

成疏：『而成事堪爲鑿者。』成疏恐非也。按：釋文：『見，賢遍反。』劉辰翁注：『觀木形與鑿合者。』林希逸曰：『木之形軀，各有成象，皆若見成者。』馬叙倫曰：『五字涉上文而衍。』惟此五字成玄英有疏，下有『然後加手焉』一句；恐非衍文。

其是與

按：陳景元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其」下有「由」字，是也；當據補。

山木

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

吳汝綸曰：『「夫」字屬上句。』于鬯曰：『「夫」爲句末助辭，語甚平易。上文既出「莊子行於山中」，則此「出於山」者其爲莊子，不言可知。復著「夫子」，本贅辭也。』釋文：『「夫出」如字。夫者，夫子；謂莊子也。本或卽作「夫子」。』釋文本無「子」字，是也。惟解「夫」爲「夫子」則非也。按：上旣稱：「莊子」，此不應稱「夫子」。「夫」字當從吳說連上讀，句作：『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表感喟之意。下文：『出於山，』則與上文：『行於山中』，正反相承；當據釋文刪「子」字。

王長其閒

成疏：『王長，猶自得也。』林希逸曰：『言其志成意行也。』按：作「王」於義未順，疑係「生」字之譌；『生長其閒』，與下文：『處昏上亂相之閒』，前後相應。疑校者以「生長」二字爲習見之文，反從曲解也。

田子方

不化以待盡

按：齊物論篇作：『不亡以待盡。』劉師培曰：『竊以「亡」卽「化」訛。「不化」猶云弗變，下云：『其形化，』卽蒙此言。』按：知北遊篇：『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蓋人類一旦成形，卽有「形累」；爲形所累，卽有「形勞」。因「養形必先之以物」。『（達生篇）故古之人「養形者忘利。」』雖貧賤不以利累形。『（讓王篇）所以達生篇云：『棄事則形不勞，』在有篇云：『無勞女形。』此「外化而內不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苦心勞形，』（漁父篇）『勞形忧心』（應帝王篇），故刻意篇云：『形勞而不休則弊。』此卽「馳其形性，」「外化而內亦化」者也，下文：『效物而動，』『與物相刃相靡，』卽「不化」也；『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卽「待盡」也。故又云：『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赫赫發乎天

成疏：『陽氣熱也。』高亨曰：『疑原作「肅肅出乎地，赫赫發乎天。」「天地」二字轉寫誤倒。陰出於地，陽發乎天，理不可易。』高說是也。當從之。

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按：『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下，注云：『知其小變而不失大常故』，義不相附，而其上文：『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句下僅注云：『死生亦小變也』六字，意猶未盡。疑此注全文當作：『死生亦小變也，知其小變不失其大常故』，並當注在『莫之能滑』句下。而末「故」字又是『喜怒哀樂』句上之正文，混入於注者；否則，「故」下亦當有「也」字。當予改正。

物不能離焉

按：「離」，疑當作「雜」，形近致誤也。人間世篇：『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則不救。』刻意篇：『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此上云：『水之於汙也，无爲而才自然矣。』正謂水之不雜。至人於德，不脩而物不能雜；亦無爲自然之意也。

知北遊

非不答不知答也

王叔岷曰：『唐寫本「不答」下有「也」字。』馬叙倫曰：『七字注文。』馬說未然。按：下文：『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與此句法一律。

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

成疏：『初欲言語，中途忘之。』成以「中」作「半」解，非也。按：中，猶心也；內也。史記韓安國傳：『深中寬厚。』易坤卦：『黃裳元吉，美在其中。』謂內心欲言，而却忘其所欲言之語也。下文：『中欲告而忘之也』，與此同例。

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

王啟曰：『一本作「合」。』奚侗曰：『案：闕誤劉得一本「今」作「合」，是也。』「合」、「合」形近而誤。「合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此至人所以無爲，大聖所以不作也。今本「合」誤作「今」，遂與上下文不相應。』馬叙倫曰：『按：成玄英疏曰：『彼神明聖明靈，至精極妙，與物和混，變化隨流。』似成本「今」字亦作「合」。然倫疑此文本作「神明至精與彼百化」，成疏：『與物和混變化隨流』，乃釋「與彼百化」也。「今彼」二字皆美，或有奪文。』奚說是也，當據劉得一本改。又疑「至精」上奪「□彼」二字，易繫辭傳：『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其字似當作「含」；全文作：『合彼神明，含彼至精，與彼百化，』附此待考。又疑「百化」

乃「自化」之譌。

可以觀於天矣

郭注：『與天同觀。』成疏：『天，自然也。』是郭本原無「地」字。按：上文：『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此上云：『若亡而存；不形而神，畜而不知，』下則當云：『可以觀於天地矣。』疑「地」字脫佚已久，當依上文例補正。

運量萬物而不匱

林希逸曰：『應物而不窮也。』于省吾曰：『「闕誤」引文，劉二本「匱」俱作「遺」。』「匱」、「遺」古字通。禮記祭義「而老窮不遺」。釋文：「遺，一本作匱。」是其證。此言周度萬物而無所遺逸也。義謂萬物皆在其範圍權衡之中。易繫辭傳：「曲成萬物而不遺，」語例同。『于說是也，當從之。』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毀墜其天衰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此段文字，與上下文俱不相應。齊物論篇云：『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

知其所歸。』此云：『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又云：『魂魄將往，身乃從之；乃大歸乎。』前云：『不知所歸，』此云：『乃大歸乎，』實係勸人息手之意；與齊物論篇：『已乎已乎』之文相應。疑係齊物論篇脫簡復出於此；並當在彼篇『已乎已乎』句下。又郭注：『無爲用心於其閒也。』蓋以人生短暫，出生入死，勢所不免；不必終身役役，以物爲事，日以心鬪；與利害是非之念，而自尋煩惱也。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无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此段與上下文不甚連續；上文「乃大歸乎」已結束全章文氣，不應另起此『不形之形』一段；且又不類起句之文。武延緒曰：『按此處疑有脫文。或曰：「知形」上當有「泰清曰」三字；下文「無始曰」三字，當移置「道不當名」上。此說非是。疑「道不當名」上下有闕文也。疑當作：「泰清曰：道不當名，問而應之何也。」上句「知形」上當據淮南子道應訓補「孰」字。細味本書，前說未是也。「無始曰」三字乃衍文耳。』武謂：『此處疑有脫文』，是也。按：此首句云：『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正可接上文：『孰知形形之不形乎？』正反相承，疑係彼處脫簡。

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

林雲銘曰『猶「言」之中，有「周」、「徧」、「咸」三字；其詞不同，其「指」一也。』按：廣韻：『周，徧也。』又：『周，帀也。』又：『徧，周也。』說文：『徧，帀也。』又：『咸，皆也。』玉篇：『咸，悉也。』國語魯語：『小賜不咸，』注：『徧也。』是周、徧、咸三者均具周、徧之義；故曰：『異名同實，其指一也。』下文：『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即此類也。

弇弇弇聞之曰

釋文：『弇，音奄。弇，音剛。弇，李云：「弇剛，體道人；弇，其名。」成疏：『姓弇，名弇；隱者也。聞龍吉之亡，傍爲議論，云：「體道之人，世間共重；賢人君子，繫屬歸依。今老龍之於玄道，猶豪端萬分之未一，尙知藏其狂簡，處順而亡；況乎妙悟之人，曾肯露其言說！』是知體道深玄，忘言契理者之至稀也。』按：依成疏，「弇」非人名，乃弇唁之弇。此疑有闕誤，文當作『弇弇聞而弇之曰。』中奪「而」字，又倒誤也。

於是泰清問乎无窮

按：此乃起句之文，與下文『光耀問乎无有』句法一律；此「於是」上下必有脫文。又疑係下文「泰清」上之脫文，並涉下『於是泰清中而歎』句而衍。疑當依例刪去。

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曰

按：此句下當有脫文。依上文：『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句例，則「无始」下當疊「无始」二字。下文：『无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上段亦作『无始曰』起句，不類「問答」之體；當係此處脫簡錯入下文，當移補於此。

泰清中而歎曰

武延緒曰：『按：崔本「中」作「叩」，是也。「中」卽「叩」之譌。』于鬯曰：『案：「中」字誤，當從陸釋文引崔本作「叩」。「叩」卽「仰」字也。古書「仰」字多作「叩」。「叩而歎」，「仰而歎」也。或解謂：「聞言未竟而歎，」望「中」生義；非。』奚侗曰：『案：釋文引崔本作「叩」，當從之。「中」、「叩」形近而誤。淮南道應訓正作「仰」。』王叔岷曰：『褚伯秀云：「中」當是「叩」，與「仰」同；傳寫之誤。其說是也。釋文引崔本作「叩」。陳碧虛闕誤引張君房作「仰」；「叩」、「仰」古今字。淮南道應篇亦作「仰」。庚桑楚篇：「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與此同例。』諸說並是也，當據崔本及淮南子文改正。

孰知不知之知

奚侗曰：『「孰知不知之知」一句，語意未完；道應訓作「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知謂無爲，弗知謂無窮也。莊子脫「知之爲不知乎」一句，可因淮南及本書文例補之。』馬叙倫曰：『按：當依淮南補作「孰知知之爲不知不知之爲知乎」。』王叔岷曰：『案：淮南道應篇作「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依本書文例，則文當作「孰知知之不知，不知之知乎？」文意乃完。奚侗謂脫「知之爲不知乎」句，非也。淮南兩句自有「爲」字，不必強同。』王說是也，當據補。

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

馬叙倫曰：『按：此句上下有奪文，蓋有太清復問之辭。』上文：『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聞，聞而非也。』按：老子第十四章：『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疑『道不當名』四字當在上文『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句下，並在『知形形之不形乎』句上。

是以不過乎崐崙不遊乎太虛

按：此十二字疑係古注羈入正文。

夫子有乎其无有乎

俞樾曰：『按：淮南子道應篇：「光耀不得問」上有「無有弗應也」五字。當從之。惟無有弗應，故光耀不得問；此脫五字，則義不備。』俞說是也，當據淮南子文補『无有弗應也』五字。

庚桑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

釋文：『司馬云：「役、學徒、弟子也。」廣雅云：「役，使也。」』于鬯曰：『案：既稱役，即無不可作廝役之役。』吳汝綸曰：『案：淮南人間篇：「或問顏回、子貢、子路三人，皆賢而爲夫子役。」與此「役」同。司馬注是也。』按：漁父篇：『言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又：『子路曰：「由得爲役久矣。」』蓋弟子亦可自謙爲「役」者矣。當從司馬說。

畏壘大壤

釋文：『本亦作「穰」，崔本同。又如羊反。廣雅云：「豐也」。』王叔岷曰：『下文釋文引向云：「順時而大穰也。」是向本亦作「穰」。道藏成玄英疏本、王元澤新傳本、林希逸口義本、覆宋本皆作「穰」。』按：陳深諸子品節本、日本萬治四年成玄英疏本並作「穰」，是也。史記天官書：『所居大穰。』正義：『豐熟也。』又：淳于髡傳：『穰穰滿家。』此云：『三年大穰，』正指大熟言。下文：『歲計之而有餘，』即指此言也；故向秀云：『順時而大穰也。』是當據向秀本改「壤」作「穰」。

正得秋而萬寶成

俞樾曰：『「得」字疑衍，原文蓋作：「正秋而萬寶成」。』陶鴻慶曰：『案：「得」字當在「秋」字下。』正秋得，謂得正秋之時；與「春氣發」句相麗也。大宗師篇：『夫得者時也，』郭注云：『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即此「得」字之義。』武延緒曰：『按：「正得秋」，疑當作「秋正得」。』「正」讀「七政」之「正」，史記律書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八正，謂八節之氣，以應八方之風者也。』當以武說爲長。又：王叔岷曰：『案：釋文引元嘉本：「萬寶」作「萬實」，義較長。古鈔卷子本、覆宋本並作「萬實」。疏：「實，亦有作寶者。』

「寶」蓋「實」之形誤。』王說是也。按：日本萬治四年成玄英疏本亦作「實」，郭注：『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春花秋實，天道之行。當據元嘉本改正。

我其杓之人邪

釋文：『杓，郭音的，又匹么反；又音弔。廣雅云：「樹末也。」郭云：「爲物之標杓也。」』王（穆夜）云：『斯由已爲人準的也。』成疏：『尊我爲主，便是物之標杓；豈曰棲隱者乎？』按：淮南子兵略訓：『爲人杓者死。』此即老子『不欲見賢』之意。爲人標的，則所謂：『出頭喪角，樹大招風；』必爲『衆矢之的』也。

鯢鮓爲之制

奚侗曰：『案：「制」當作「利」。形近而譌。說文：「祥，福也。言尋常之溝，爲鯢鮓之利；步仞之丘陵，爲嬰狐之福也。』奚說是也。按：釋文引崔云：『蠱狐以小丘爲善也。祥，善也。』下文：『先善與利，』即應此言；當據奚說改。

夫子亦聽矣

成疏：『夫子通人，幸聽從也。』按：疑「聽」下當有「之」字；作：『夫子亦聽之矣！』

函車之獸

釋文：『「函」，音含。「車之獸」，李云：「獸大如車也。」一云：「大容車」。』成疏：『其獸極大，口能含車。』依疏，疑「函」原當作「含」。『含車之獸』與下『吞舟之魚』相對爲文。

子有殺父臣有殺君

釋文：『「殺」，音試，本又作「弑」；下同。』按：成疏：『私情怨忿，遂生篡弑。』是成本原亦作「弑」。日本高山寺古鈔本、萬治四年刊本並作「弑」。孟子滕文公篇：『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釋名：「下殺上曰弑。」當據古鈔本改正。

蠶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鷄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

王叔岷曰：『案劉子新論均任篇：「奔蜂不能化蠶蠋，而能化螟蛉；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能伏之。蠶蠋與螟蛉，俱蟲也；魯雞與越雞，同禽也。」即襲用此文。「奔蜂不能化蠶蠋」下，疑脫「而能化螟蛉」五字；「不能」與「能」相對而言。疏：「奔蜂，細腰能化桑蟲爲己子，而不能化蠶蠋。」所謂「能化桑蟲爲己子」，正以釋「而能化螟蛉」，是成本原有此五字也。「雞

之與雞」上，疑脫「蟲之與蟲」四字。「蟲之與蟲」，承「奔蜂不能化蠶蠋，而能化螟蛉」言；「雞之與雞」，承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言；文理甚明，當依劉子及本書文例補之。古鈔卷子本「越雞」作「越雞」，「伏」作「化」；（疑涉上「化」字而誤。）「雞之與雞」作「雞之與雞」。』王說近是也，亦有未盡。按：釋文：『「奔蜂」，孚恭反。司馬云：「奔蜂，小蜂也。」一云：「土蜂」。』成疏：『奔蜂、細腰，土蜂也。』又云：『奔蜂、細腰，能化桑蟲爲己子，而不能化蠶蠋。經文未及「細腰」，能化桑蟲爲己子。』依疏，顯有脫文。而下文：『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上文僅云：『奔蜂不能化蠶蠋』，其下應脫與『魯雞固能矣』相對之一句。並疑成疏亦有謬誤，其文當作：『奔蜂不能化蠶蠋，細腰能化桑蟲爲己子。』「不能化蠶蠋」五字，落入下「細腰能化桑蟲爲己子」句下，致「奔蜂」、「細腰」二者混爲一物。「雞之與雞」，乃指「越雞」與「魯雞」而言；「蟲之與蟲」，實指「奔蜂」與「細腰」；蓋注疏及釋文俱未出「螟蛉」二字也。考天運篇：『細腰者化』四字，實與上下文不甚相屬。釋文：『「細腰」，一遙反。「者化」，蜂之屬也。司馬云：「取桑蟲祝使似己也。」案：即詩所謂：「螟蛉有子，果臝負之」是。』成疏：『蜂取桑蟲，祝爲己子。』又：列子天瑞篇：『純雌，其名大罾；純雄，其名釋蜂。』張湛注：『大罾，龜鼈之類也；釋，小也，此无雌雄而自化。』殷敬順釋文：『名釋，古稚字也。蜂，音豐。』司馬彪云：『稚蜂，細腰者，取桑蟲祝之，使似己之子也。』則莊子之「細腰」，即列子之「釋蜂」；莊子之「奔蜂」，即司馬所謂「土蜂」。

也。疑張湛所注有誤，或「奔蜂」卽列子之「大胥」也。是「奔蜂」與「細腰」相對爲文，「者」，猶「則」也；「細腰者化」四字，疑係此處脫文而羈入天運篇內；成疏：「細腰能化桑蟲爲己子，」卽爲此四字作解；非謂奔蜂能化桑蟲也。似當移此『不能化蠶蠋』句下：作『奔蜂化蠶蠋，細腰者化，』與下句『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相對爲文。『雞之與雞』上『蟲之與蟲』四字，應依王說補。至劉子作『而能化螟蛉』，疑係據司馬彪注文而敷衍之也。又：釋文：『「蠶蠋」，音蜀。司馬云：「豆蠶中大青蟲也。」』「越雞」，司馬、向云：「小雞也。或云：荆雞也。」……「鵠」，本亦作「鶴」；同。……「魯雞」，向云：「大雞也；今蜀雞也。」林希逸曰：『小蜂不能化大蟲，小雞不能覆大卵。』是也。又：「越雞」，司馬、向並云「小雞」，說文：『雞，鷄子也。』雞子卽小雞，則「越雞」亦當從古鈔本作「越雞」爲是。

人謂我朱愚

成疏：『朱愚，猶專愚；無知之貌也。』林希逸曰：『朱愚，猶顛蒙也。』于鬯曰：『朱愚，猶言顛愚；顛、朱一聲之轉；此雙聲假借例也。』按：陳景元闕誤引江南古藏本「朱」作「株」，疑係「越」之缺壞而訛。『人謂我越愚』，蓋自舉其名；故下云：『知乎，反愁我軀。』又下文：『若越之聞大道，』『越願聞衛生之經』；皆自稱其名。備此待考。

終日握而不挽

釋文：『「終日握」，李云：「捲手曰握。」「不挽」，五禮反，向音藝。崔云：「寄也。』廣雅云：「捉也」。』俞樾曰：『說文無「挽」字。』按：日本高山寺古鈔本此字空一格，當因說文不出，未寫。林希逸曰：『挽，屈不可伸也。』未明所舉。疑係「挽」字形近致誤。玉篇：『戶管切，音緩；擊也，摩也。』按：說文亦無此字，但訓「寄」，訓「捉」，俱不可通。老子五十五章：『骨弱筋柔而握固。』疑當作「挽」，說文：『解挽也。』通作「挽」，因形近致誤。

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

按：「者」下日本萬治四年成疏本有「能乎」二字。日本高山寺古鈔本「能乎」作「者也」。郭注：『「能乎」，明非自爾。』成疏：『能乎，明非真也。』依注、疏，是挽「能乎」二字疑「能乎」二字乃正文混入於注；「明非自爾」四字乃注文也。疑此文錯亂脫誤甚多。

身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

按：釋文：『「若槁」，苦老反。』郭注：『今「槁木死灰」，無情之至。』成疏：『同「

槁木」而不榮，類「死灰」而忘照。』又疏：『今既「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得喪兩忘。』依注、疏當無「之枝」二字。齊物論：『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知北遊：『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徐無鬼：『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並無「之枝」二字；此以「槁木」與「死灰」相對爲文，不當衍此二字；當據諸篇文例刪。又依文例應在「身」下補一「若」字。

徐無鬼

知士无思慮之變則不樂……終身不反悲夫

按：此段文字與上下章俱不相涉。褚伯秀曰：『此章起論突兀，疑前有缺文；不可復考。』此言『馳其形性』，與『繕性』之義相承；而「悲夫」二字又爲莊子一書常用篇末結句之文，疑係繕性篇脫簡；並當在彼篇『謂之蔽蒙之民』句後。

勢物之徒

奚侗曰：『案：「物」爲「利」誤。說見天道篇，可以互證。上言「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此所謂勢與利之徒也。』奚說是也。按：「利」，古文作「𠂔」，與「物」形近易誤。當據奚說改。

不物於易

宣穎曰：『各囿於一物，不能相易者也。是倒裝句法，與上文「皆囿於物者也」句是一樣意思。』按：「物」、「易」形近，此「物」誤爲「易」，上文「利」又誤爲「物」。知北遊篇：『物物者，與物无際。』成疏：『夫能物於物者，聖人也。』又云：『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此即不能物物之意。尋郭注云：『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如何！』依注，「易」當作「物」。成疏：『不易於物。不物，猶不易於物者也。』依疏，原文亦當作『不易於物』，不當作『不物於易』，「物」、「易」二字互換。『不物於物』，即繕性篇所謂：『喪已於物』，上文『皆囿於物』，是也。當據郭注及文義改。

儒墨楊秉

成疏：『儒，姓鄭，名緩；墨，名翟也；楊，名朱也；秉者，公孫龍字也。』王應麟曰：『列子釋文：「公孫龍，字子秉」。』洪頤煊曰：『秉，疑宋譌；宋鉞也。』按：「秉」，疑「季」字之譌。荀子成相篇『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楊注：『或曰：季，即莊子「季眞之莫爲者也」。』

聽而斲之

按：陳景元闕誤引江南古藏本下有『瞑目恣手』四字。郭注云：『瞑目恣手。』是此四字誤入注文，當據補正。

臣之質死久矣

成疏：『質，對也。』林希逸曰：『質，是用巧之地也。』按：『質』，疑係『人質』之『質』。謂恐傷鼻，先須有人爲質；保證其技之可靠也。

故无所甚親无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按：此數句與上下文俱不相屬；此言真人无親、无疏，與大宗師篇『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之意相洽；郭注：『无心於物，故不奪物宜，无物不宜。』疑係『與物有宜』句下之脫簡。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

此數句與上下文不相應；且文句零亂，似係雜綴而成，此云『真人』，又明天、人關係，與大宗師篇大旨相通。疑係大宗師篇脫簡，混入於此。

以天待之

宣頤曰：『「之」當作「人」。』宣說是也。此篇以「天」、「人」對言，陳景元闕誤引張君房本正作「人」，當據改正。

則陽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

此段與上下文不連屬。按：大宗師篇「而比於列星」下，釋文云：『崔本此下更有「其生無父母，死登假三年而形遷；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凡二十二字』足見此下原有脫文，並疑此二十二字又係古注闕入正文。大宗師篇：『狶韋氏得之、伏羲氏得之、日月得之、馮夷得之、肩吾得之、黃帝得之、顓頊得之、禺強得之、西王母得之、彭祖得之、傅說得之諸句，恰與此『冉相氏得其環中』之文例相近，意亦連屬；疑即彼處脫簡，誤入則陽篇者。其詳則不可考矣。』

以衆爲

釋文引司馬本作「爲僞」。按：「衆爲」於義不順。郭注：「夫遁、離、滅、亡，以衆爲之所致也。」成疏：「逃自然之理，散淳和之性，滅真實之情，失養神之道者；皆以徇逐分外，多滯有爲故也。」「有爲」，即「爲僞」；皆人爲而非自然也；故云：遁、離、滅、亡也。應以司馬本爲正，當據改。此養生主篇所謂：「遁天倍情」者也。

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

林希逸曰：「在上之人，其所出政令，一日僞於一日，士民安得不爲僞乎？」吳汝綸曰：「日出」二句，疑注文誤入。」按：「取」字疑係「敢」字之誤。

文武大人不賜

奚侗曰：「案：此與下文不一律，亦難通；「文武」下有脫文。」武延緒曰：「按：「武」下脫二字，上一字當爲「殊」；下一字不可知。「大」疑衍文，或疑「器」字之譌，屬上句；作「殊器」。又疑當作「太」，「企」古「立」字；與「位」通用。石經春秋：「公即位」，作「卽立」。周禮春官小宗伯：「掌神位」，注書位作立，是其證。又按：「武」下脫「殊」字是也。

。「大」乃「才」字之譌，「人」疑「聖」字之譌。「人」，唐僞字作「生」；「聖」俗作「圣」，形似之譌。」王叔岷曰：「按，此文義頗難通。審注：「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疏：「文相武將，量才授職，各任其能；非聖與也。」疑「文武」下原有「殊能」二字，「文武殊能」，與上文「四時殊氣」、「五官殊職」、「萬物殊理」，句法一律。」王說是也，當據補。又：「大人」卽「聖人」。按：成疏：「亦猶聖人無心，隨物施教；故能并合八方。」又：「聖人之教，從外以入，從中而出。」皆指「大人」言。武說恐非。

外物

沒而下驚

釋文：「徐音務。一本作驚。」按：說文：「驚，亂馳也。」作驚是，驚、驚形近致譌；當據釋文改。

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林希逸曰：「俗，世俗之士也。俗士不可與言經世之道，故曰：「俗其不可與經於世。」」

亦遠矣，「猶甚矣」也。」按：「俗其」二字疑倒誤。原當作「其俗」，校者不察，以「風俗」連文，從「俗」字斷句，遂誤乙之也。

嬰兒生无石師而能言

釋文云：「石者，匠名也。謂無人爲師匠教之者也。一本作「所師」，又作「碩師」。按：疑係「右師」或「士師」之誤。左傳文七年：「公子成爲右師。」又：周禮秋官：「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列子周穆王篇，有士師斷分鹿之事。疑並主教化者也。

塞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此段與上下文毫不關連；且又逕接寓言篇之首。王夫之曰：「此段文義，乃以起寓言篇之旨。」姚鼐曰：「寓言」一章，正與「筌者」節相續；分篇者殊爲不審。」陳用光曰：「篇名不必拘於章首數字，「筌者」節於外物，義無所屬；而取以冠下篇之首，合齊物論中一段連屬之，乃覺文義渾成：首尾完備。」按：此文疑係齊物論篇文字，錯入寓言篇；又從寓言篇之首而混入外物篇之末。此明「忘言」之旨，正與齊物論：「不言之辯，不道之道；」前後相承。疑係是篇脫簡。此文亦見王弼之「周易略例」。莊生數辯者之「逐萬物而不反」，故感慨係之！而輔嗣則襲取

其言也。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成疏：「此合喻也。意，妙理也。夫得魚、兔本因筌、蹄，而筌、蹄實異魚、兔；亦由玄理假於言說，言說實非玄理。魚、兔得，而筌、蹄忘；玄理明，而名言絕。」林雲銘曰：「聽言者，當得其意，不可拘於跡；有用無用非所計也。其所以痛鍼惠子之病者。」按：王弼易略例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意而存言焉，則所存者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輔嗣之說，實本上文。

吾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郭注：「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言也。」成疏：「夫忘言得理，目擊道存；其人實稀，故

有斯難也。』按：天道篇：『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則陽篇：『可言可意：言而愈疏。』郭注：『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成疏：『夫可以言詮，可以想察者，去道彌疏遠也；故當求之於言想之表而後至焉。』是故欲齊「物論」者，其唯「忘言」乎！莊生因惠施之「以堅白之昧終」，故歎『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也。老子曰：『不言而善應，』此其所以『行不言之教』也。

寓言

和以天倪

按：下文：『天均者，天倪也。』郭注：『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成疏：『是謂天然齊等之道。』下文云：『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郭注：『任天下之是非。』是『和以天倪』，即『和之以是非』也。故天下篇云：『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郭注：『已无是非，故恣物兩行；』是也。

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郭注：『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

所以各終其天年。』齊物論篇注：『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混，而性命之致自窮也。』釋文：『司馬云：「曼衍，無極也」。』成疏：『曼衍，無心也。』又：本篇疏：『曼衍，猶變化也；因，任也。』按：列子仲尼篇引樂正子輿論公孫龍，曰：『曼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張湛注：『儒、墨、刑、名，亂行而無家，愛奇異而虛誕其辭。』又：釋文：『卮言，司馬云：「謂支離無首尾言也」。』此當即天下篇所稱：『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詞。』齊物論篇所謂：『孟浪之言也。』釋文：『向云：「孟浪，音漫瀾；無所趨舍之謂。』』李云：『猶較略也。』崔云：『不精要之貌。』成疏：『孟浪，猶率略也。』郭慶藩曰：『文選左太沖吳都賦注引司馬云：「孟浪，鄙野之言」。』皆謬悠、荒唐、無端崖之類也。又：『窮年』，成疏：『盡天年之性命也。』按：說文：『窮，極也。』『窮』有「盡」義。養生主篇：『可以盡年。』『盡年』即「窮年」也。

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終身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此段與上下文不相應；且論「言」與「无言」，正與齊物論篇：「且得有言」、「且得无言」文義相承。疑係彼處脫簡。

言无言終身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王叔岷曰：「『不』字疑涉下文『未嘗不言』而衍。古鈔卷子本、道藏成玄英疏、林希逸口義、褚伯秀義海纂微、羅勉道循本諸本，皆無『不』字。文選孫興公遊天臺山賦注引同。當從之。『終身言，未嘗不言』，與下文『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對言，意甚明白。審註：『雖出吾口，皆彼言耳。』是郭本原無『不』字。（焦竑翼本、王夫之解本、宣穎本，亦並無『不』字，所據本弗誤。）『王說是也，當據諸本改正。林雲銘曰：『然不言者，非籍其口之謂也。不爭是非，不論同異；言與不言，非所計也。』按：此謂『无言』之『言』既出諸口矣。則終身有言；蓋已破『无言』之戒矣。然雖終身有言，其所言皆誠人勿作是非同異之辯；則所言者，猶『未嘗言』也。果『終身不言』而『无言』矣，則『物論』自齊；人皆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矣；猶『未嘗不言』也。此老子之所以著『五千言』，『行不言之教』；莊子之有『齊物論』，『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者也。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

郭注：『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有『不可』。』又：『可於己者，即謂之『可』；不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成疏：『夫理無是非，而物有違順；故順其意者，則

謂之『可』；乖其情者，則謂之『不可』。』又：『夫各執自見，故有『可』，有『然』。』劉武曰：『天地萬物之名，皆『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非其真也。如蠶者可名爲『馬』，以人之『可』之也；非真蠶者必名『馬』而後『可』也。不可名之爲『牛』，以人之『不可』也；非真名『牛』之『不可』也。』按：『可』、『然』，皆謂之『是』也；『不可』、『不然』，皆謂之『非』也。此仍就是、非之辯言。亦即上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也。』此應『方可方不可』言。

衆罔兩問於景

武延緒曰：『衆「疑」「象」字譌。象罔言無象，後人據齊物論加「兩」字。』武說非也。按：齊物論：『罔兩問景曰。』郭注：『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此文成疏：『罔兩，影外微陰也。斯「寓言」也。』「影」、「景」一字。此文乃衍齊物論而爲之。此云：『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齊物論作：『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此云：『予蜩甲也，蛇蛻也。』齊物論作：『吾待蛇蛻、蜩翼邪？』武氏不察，以天地篇有黃帝使象罔索玄珠事，因而傳會之耳。當據齊物論刪去上「衆」字。

也括而今也被髮

按：張君房本「括」下有「撮」字。王孝魚曰：『「撮」字依成疏及闕誤引張君房本補。』王說是也。按：成疏：『撮，束髮也。』釋文：『也括，古括反。司馬云：「謂括髮也」。』「束髮」與下「被髮」相對，當據張君房本補。

彼強陽則我亦與之強陽

郭注：『直自強陽運動。』成疏：『強陽，運動之貌也。』宣穎曰：『強陽，謂健動。』按：「強陽」二字意甚晦昧，以上三家所注，恐皆非的解。

列禦寇

巧者勞而知者憂无能者无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上文爲「列禦寇之齊」章，亦見於列子黃帝篇。此數句爲列子書中所無。且逕接上文「與汝遊者又莫汝告」至「莫覺莫悟何相執也」數句韻語。江有誥曰：「此憂、求、遊、舟、遊爲韻，屬幽部。」按：莊、列文每有韻語，而列子書每章結語輒有此類文體；此文疑採自列子，而此數句又誤入此後，韻雖同屬幽部，而義不相應；與下文亦不連屬。此言智、巧，疑係列子說符篇之脫簡，依義當在「不恃智巧」句下。惟「知」字列子作「智」。

祇三年而緩爲儒

「祇三年」三字疑當在「而緩爲儒」句下。按：郭注：『祇，適也。』下文云：『河潤九洲，澤及三族。』明示緩之爲儒不過三年，而成就如是之速也。上文『呻吟裘氏之地』，因能吟詠，乃使緩也爲儒之故矣。當依文義移在「而緩爲儒」句後。

十年而緩自殺

「十年」二字疑應在「其父夢之」之上，句當作：『而緩自殺十年，其父夢之。』如依原文，則緩也甫自殺即已見夢，並云：『既爲秋柏之實矣，』說不可通。此文之意猶云：緩因其父助墨，憤而自殺；十年之後，乃見夢。並告其父曰：彼已化爲秋柏之實矣。如非「十年之久」，何能爲化之速？當移「而緩自殺」句下。

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

「良」字，無義。按：釋文作「良」，云：『或作「垠」，音浪；塚也。』成玄英疏云：『化爲秋柏子實，生於墓上。亦有作「垠」字者，「垠」，冢也。云，「汝何不看我冢上，已化爲秋柏之木而生實也」。』成疏是也。疑「垠」壞爲「良」，因誤爲「良」。當據或本改。

彼故使彼

此四字義頗費解，按：郭注：『彼有彼性，故使習彼。』成玄英疏：『彼翟先者有墨性，故成墨。』依注文。「使」字下當有「習」字；注尚未脫，當據增「習」字，句作：『彼故使習彼』。

齊人之井飲者相摔也

按：「齊人之井，」之「之」字義晦，疑此「之」字錯入上文，原當在「飲」字之下。似此句連上文當作：『齊人穿井，飲之者相摔也。』有「之」字文意始足。猶云：助人穿鑿得井，而飲水之時乃相持頭髮而掙扎也。此喻緩之爲人，既使其弟習墨，而又與其弟及父爲儒、墨之辯也。又按：郭注輒云：『夫穿井所以通泉，』又：『無泉則無所穿；』又：『徒識穿井之末功。』成玄英疏：『齊人穿鑿得井。』從注、疏觀之，「井」上必有「穿」字，作「之」者疑文字倒誤也。當據郭注改。再：「齊」字，陸西星曰：『齊人即衆人。』陸說恐非也。按：「齊」字疑係「齎」之缺壞。說文長箋：『齎』同『齎』。『齎』、『齎』、『齎』形並近。史記貨殖傳：『齎貨子錢，』索隱：『周人物曰「齎」。』又廣雅釋詁：『齎，送也。』荀子大略篇：『齎盜糧，借賊兵也。』楊倞注：『是猶資盜賊之兵糧。』是此「齎」字有「資助」之義；似當作「齎」爲

長。

古之人天而不人

陳景元闕誤引張君房本「人」上有「至」字。按：有「至」字是也。成疏：『復古真人，知道之士，天然淳素，無復人情。』此非常人所能，如無「至」字，則「古之人」皆能如此，於理難通。當據闕誤補。又：依成疏，當作「古之真人」，「人」上脫「真」字。按：徐元鬼篇：『古之真人，以天待人，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

聖人以必不必故无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

按：天運篇：『人有心而兵有順』七字與上下文不相涉，疑係此處掇簡；當在此「故多兵」句下。郭注：『此言兵有順，則天不有不順故也。』成疏：『兵刃所加，必順天道。』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夫

此段與上文毫不相涉。中屢言「神」、「明」，天下篇輒云：『神何由降？明何由出？』『配神明，』『稱神明之容，』『獨與神明居。』文義必有關連。且評莊周亦云：『神明往與。』

此言「以不平平」，似指莊子：「其辭參差；」「以不徵徵」，似指莊子：「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而此篇在「惠施多方」以前，當屬獨立成篇，且篇末「未之盡者」，又不類結束之文。郭注：「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萬物之自平也。」此「一家」即指莊子，故云：「以不平平。」疑此段原係天下篇末段總結文字，而錯入篇首；其文又不類開端文字，而未有「不亦悲乎！」乃結語文字，因列禦寇篇末乃逕接天下篇之首，校者不察，遂附入於列禦寇篇末矣。食謂此文當接天下篇：「未之盡者」句後爲是；並疑其中尚有奪誤也。

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

諸家從「使」字斷句。郭注：「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陳深莊子品節從「之」字斷句，「使」字連下讀；作「使神者徵之。」嚴復評點同。陳深曰：「平者，謂適其是非；徵者，考驗其眞僞。議論之是非，以不平平之，則其平也不平而自平矣；以不徵徵之，則其徵也不徵而自徵矣。若是者，皆神之所使，而非明者之所能用也。蓋明者但能爲之耳，至於不平之平，不徵之徵，則神者之所使之也。」按：下文：「神者徵之」句，郭注：「唯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不應也。」淮南子原道訓：「今人所以眊然能視，眊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黑白，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疑「爲」

上脫一「神」字，原文當作：「明者，唯神爲之使」，方可與郭注下文「唯任神」相應也。當據淮南子文補。

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

按：「功」字疑當作「助」。郭注：「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矣。」林希逸曰：「愚者恃其私見，而入於人爲；每每求功于外。」按：天地篇：「無爲爲之之謂天。」又：「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在宥篇：「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徐无鬼篇：「古之真人，以天待人（按：原作「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秋水篇：「天在內，人在外。」『入於人』，即不能『入於天』；『天在內，人在外』；故云：『入於人』者，是『助外也』。又：元纂圖互注本、世德堂本「功」下有「之」字。胡遠濬曰：『功，同攻。』攻，治也；亦通。『人在外』，『入於人』，故曰：『其助外也。』大宗師篇：『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助』、『功』形近致誤。

天下

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按：覆宋本、元纂圖互注本、世德堂本、焦竑本、日本萬治四年刊成玄英疏本郭注並作：『爲其所有爲，則眞爲也。』郭雖「爲」字讀，但「有」上原有「所」字則是也。「皆以其有」文氣不順。下文：『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句法類此；依注當有「所」字，句作：『皆以其所有，爲不可加矣。』應據郭注補。

薰然慈仁謂之君子

按：「仁」字疑當作「愛」。上文：「以仁爲恩」，此再言「慈仁」義復。天地篇：「愛人利物之謂仁。」是此當作「愛」爲長。

以操爲驗

王叔岷曰：『釋文所出本、道藏王元澤新傳本、趙諫議本、元纂圖互注本、世德堂本、「操」並作「參」。集韻平聲三引同。作「參」義長。「參」、「梟」隸並作「參」，「參」誤爲「梟」，因易爲「操」耳。』蔣錫昌曰：『韓非子顯學篇：「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謂無多之驗

，而必之者愚也。左氏襄公二十七年傳：「參以定之，」謂多以定之也。並與此誼相合。』蔣說是也，當據釋文改。

蕃息蕃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陶鴻慶曰：『案：自「蕃息」以下，文有錯亂。當云：「以蕃息蕃藏爲意，老弱孤寡皆有以養；民之理也。」「爲意」二字及「以」字，皆誤脫在下。』武延緒曰：『按：「蕃」上疑亦當有「以」字。』按：「蕃息蕃藏」上當有「以」字。上文：『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又：『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各句上並有「以」字，依文例，是此上應增「以」字。梁啓超曰：『「老弱孤寡爲意」，文不可通。疑「爲意」二字當在「養」下，文爲：「蕃息蕃藏，老弱孤寡，皆有以養爲意」。』梁謂「爲意」二字不在此下，是也。考日本高山寺藏古寫本此下正無「爲意」二字；但亦不當在「養」字之下。蔣錫昌曰：『「爲意」二字，當在「藏」字之下。此言「百官」所爲之事，當以民之衣食爲主，蕃息蕃藏爲意，務使老弱孤寡，皆有以養。』蔣說是也。上文各句例作：「以……爲……」。此當作：「以蕃息蕃藏爲意」也。「皆有所養」之「以」，疑當作「所」，蓋涉上文諸「以」而譌也。禮記禮運篇：『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與此文意甚近似，當依禮運篇作：『皆有所養』爲長。又：『民之理也，』郭注：『民理既然，聖賢不逆。』於義未得。此上皆言百官所爲之事，

亦卽治民之道；疑上當有「此治」二字，作：『此治民之理也。』乃總結以上各句而言，是此段連上文當作：『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以蓄息蓄藏爲意，老弱孤寡皆有所養；此治民之理也。』又疑「以」字當在「民」字之下，作「民」以之理也。』

其運无乎不在

按：「運」字疑當作「道」，形近致誤。上文：『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此節言「道術」，似當作「道」。知北遊篇：『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作「道」於義爲長。但天道篇却云：『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是作「運」亦自可通也。

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

按：此十字舊有兩種斷句：一作：『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一作：『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疑當作：『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考左傳昭公五年：『奉之以舊法。』荀子王霸篇：『不敬舊法。』可見「舊法」二字乃古習用名辭，亦卽荀子王霸篇所謂：「百王之法」，或韓非子常用之「先王之法」。「世傳」，卽荀子非相篇之「千世之傳」，或他處所說：

「父子相傳。」又說文：『史，記事者也。』當卽墨子所見「百國春秋」或古「史記」之類也。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馬叙倫曰：『此是注文誤入。』馬說是也。按：上文只言、詩、書、禮、樂，而此並及「易」與「春秋」，顯非正文。荀子儒效篇：『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雖多一「春秋」但未及於「易」。禮記經解略同。又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史遷所據亦未及「易」與「春秋」。天下篇作者疑係荀卿之徒，此二十六字蓋是古注耳。當依馬說刪。

其數散於天下

倪直明改「數」作「教」，倪校是也。按：作「教」義長，疑係形近致譌。當從之。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按：「多」字疑當作「各」，形近誤也。下文：『天下各得其所欲焉以自爲方，』與此同意；下云：『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正明：「各得一察」之義；故云：『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郭注：『各信其偏見，而不能都舉。』是郭所見本原亦作「各」也，當據郭注改。

寡能備於天地之美

陶鴻慶曰：『蓋以「寡能備」云云，指古人言之。然「古人之全」，即上稱：「古之人其備者」，既云「全」，不當云「寡能備」。郭注非也。』按：此段文字與上下文不甚相應，疑當在「其運無乎不在」句後。又：「寡能備於天地之美」，郭象無注。成疏：『觀察古昔全德之人，猶鮮能備兩儀之亭毒。』林希逸曰：『少能備天地之美。』是成、林二氏並以鮮、少解「寡」字；非也。此段實儒家思想，非道家之言，重於「明辨」：故云「判」，云「析」。云「察」。倘作鮮、少義，則與上文：『明於本數，係於末度』之說不相應矣。「寡」字當係「宜」字之形近而譌也。蓋「寡」字隸變當作「𡙇」。英國大英博物院所存敦煌寫本斯坦因三九二六號老子河上公章句：「王侯自曰孤寡不穀，」「寡」字作「𡙇」；與「宜」字形極相似。又易說卦：『巽爲寡髮。』陸氏釋文云：『寡，本作宜。』周禮考工記車人：『半矩謂之宜。』釋文云：『「宜」本或作「寡」。』此寡、宜二字互誤之證，而「宜」、「𡙇」二字更近似，則「宜」誤爲「寡」甚爲自然，明矣。知北遊篇：『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故云：『析萬物之理……宜能備於天地之美』也。又：按：「美」字疑當作「化」，涉上文「天地之美」而誤也。天地篇：『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此言「聖人」「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故云：『宜能備於天地之化，稱神明之容；』乃指「聖人」而言，非謂「一曲之士」也。因有錯簡，注、疏者不察，故曲爲之說耳。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

按：此三十二字當接『道術將爲天下裂』句後。

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

按：莊子全書多以「悲夫」二字作一節或一篇篇末之結語，如全書之末：『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此段以「悲夫」作結，當亦係一段之結語。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類結句之文，疑此節文字當逕接於其後，以總括天下篇首段全文；用以慨歎：『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故曰：『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是以悲之也。

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按：此上原有『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三十二字，因「悲夫」二字乃結句文字，似不當在此文之上，應移章末作全章結束之文；並應逕接『一曲之士也』句後。

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按：「不合」，即下文所謂「裂」也；亦即「道德不一」，者也。「合」即「分、合」之「合」。因百家「往而不反」，故云：「不合」。韓非子顯學篇：『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是也。

道術將爲天下裂

按：郭注：『裂，分離也。』此即：『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天下各得一察焉以自好。』韓非子顯學篇：『自謂眞墨，』本篇所說：『相謂別墨；』是也。

茲改定此首段全文如下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所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曰：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愛，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以蓄息畜藏爲意，老、弱、孤、寡，皆有所養；此治民之理也。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

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宜能備於天地之化，稱神明之容。其明而在於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其教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各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相能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闡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

考逍遙篇：『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齊物論篇：『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賺，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周（按：原作「成」），勇忮而不成。』則上節之文，去莊子遠甚！蓋儒家後學之言也。

好學而博不異

章炳麟曰：『「好學而博」爲句，「不異」爲句。』蔣錫昌曰：『玉篇曰：「不，詞也。」是「不異」之義，即「異」也。』二說並非也。按：「不異」無義，疑下脫「於世」二字。陸西星曰：『「不異」，尙同也。』陸說是也。「不異於世」，即上文：『汎愛兼利。』如墨子兼愛中篇：『兼相愛，交相利。』又云：『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身；若視其身。』此皆「不異」之義也。

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

按：『毀古之禮樂』，即明『不與先王同。』下文：『黃帝有威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三十四字，疑乃『古之禮樂』之古注羈入，其文亦不類莊子。此下『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即：『毀古之禮樂』也。亦即所以明『節葬』、『非樂』之義。

又：此節純係儒家批評墨家之口氣。此責墨家『毀古之禮樂』，而駢拇篇却云：『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馬蹄篇云：『瀆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又云：『性情不離，安用禮樂！』又云：『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踴躍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莊子本身即反對禮樂，豈出爾反爾，以斥墨子乎？此亦足證天下篇決非莊周所自作也。

使之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
不足謂墨

郭注：『謂自苦爲盡理之法。』乃從「極」字斷句。按：「極」疑「檄」字之譌。說文：『

檄，下尺書也。』顏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當從『以自苦』斷句。下作：『爲檄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蓋以上文：『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檄。』載諸尺書，作爲「信條」；使後世之墨者言守之也。又按：「極」疑亦當作「檄」，墨子天志下篇：『以相極戒』、上篇「極」作「檄」，又作「檄」；形近致誤。其意：以「自苦」相「檄戒」也。然墨子耕柱篇：『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爲義」。』則「極」字又當係「義」字之譌矣。

五侯之徒

孫詒讓曰：『「五侯」，蓋姓「五」；「五」與「伍」同。古書「伍子胥」多作「五」，非五人也。』日本高山寺本「五侯」下有「子」字。福島俊翁曰：『陶淵明集、聖賢羣輔錄、「三墨」條所引亦作「五侯子」。』按：「五侯子之徒」與下「鄧陵子之屬」相對爲文，有「子」字是也。當據高山寺本補正。

相謂別墨

胡適曰：『「別墨」，猶言「新墨」。』又曰：『他們自己相稱「別墨」。』錢基博曰：『墨家之別派。』一說並非也。蔣錫昌曰：『「相」者，乃各人互相之意；「相謂」者，乃各人互

相謂各人之意。大宗師：「四人相視而笑，」言四人互相視而笑也。又云：「三人相與友，」言三人互相與友也。辭例並同。」又曰：『說文：「別，分解也。」又云：「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二字誼近，故說文以「別」訓「八」。』「別墨」猶言背墨，言與眞墨分別相背之墨也。「別墨」二字本含相非之意，故下文云：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譬。」唐鉞曰：『墨家三派，既然自稱爲「眞墨」，當然呼他派爲「別墨」。』「蔣、唐二說並是也」。按：韓非子顯學篇：『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取舍相反不同』，即此處之「倍謫不同」；「相譬」，如秋水篇：『堯、桀之自然而相非。』『相謂別墨』，即互相攻評對方爲背師，爲異端；『自謂眞墨』，則稱自己爲信徒，爲「正統」；則「別墨」，固爲「背墨」之義無疑。胡說不可從。

以巨子爲聖人

釋文：『「巨子」，向、崔本作「鉅」。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按：呂氏春秋上德篇：『孟勝爲墨者「鉅子」。……孟勝曰：「我將屬鉅子於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於世也」。』又去私篇：『腹綽爲墨者「鉅子」。』是「鉅子」猶禪宗之受傳衣鉢者。

曰君子不爲苟察

郭注：「務寬恕也。」釋文：『苟察，音河。一本作「苟」。』郭慶藩曰：『「苟」，一本作「苟」，非也。古書從「句」，從「可」之字往往因隸變而譌「苟」作「苟」，亦形似之誤也。』郭說非也。成疏：『夫賢人、君子恕已寬容，終不用取捨之心，苟且同察於物也。』成疏雖兼顧郭注，但云：「苟且同察於物，」即指「苟察」也。是成所見本原亦當作「苟察」明矣。上文論墨子明言：『不苟於人。』成疏：『於人無苟且。』則此云：『君子不爲苟察，』即「不苟於人」也。考荀子以「不苟」名篇，並云：『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亦「不苟於人」之意，於此倘易「苟」爲「苟」，則不辭之甚矣！荀子之「說不貴苟察，」正與此「不爲苟察」同意；當以一本作「苟」爲正，蓋即因隸變而生形似之誤也。

棄知去己

上文：『不謀於知。』釋文：『「知」，音「智」。下「棄知」同。』是「知」讀作「智」。按：老子十九章：『絕聖棄智。』又「去己」，即上文：『易而無私。』老子第七章：『非以其無私邪？』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慎到、田駢、學黃、老道德之術。』

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孫詒讓曰：「『後』疑當爲『復』，形近而誤。」武延緒曰：「『後』疑『復』字之譌。注：『而又鄰傷焉。』『又』卽訓『復』字也。作『後』者，形近之譌。」陶鴻慶曰：「案：『知』皆當讀爲『智』。『後』乃『復』字之誤。郭注云：『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又鄰傷焉。』義雖不明，而以『又』釋『復』字之義；是其所見本作『復』也。『鄰』，讀爲『憐』。史記高祖功臣年表：『柏至以駢憐從。』索隱引姚氏曰：『憐，聲近。駢憐，猶比鄰也。』是『鄰』、『憐』通用之證。此言慎到以世人之智爲不智，既鄙薄其智，又憐傷其不智也。下文：『笑天下之尙賢，』『非天下之大聖；』非笑與憐傷相類，自來注家不知『鄰』之爲『憐』；強解終不可通。」顧實曰：『老子曰：『知不知，上。』此亦得之於老子者。薄知者，謂以知爲薄也。薄者，輕視之也。『鄰』宜讀爲『憐』，如『厲憐王。』之『憐』。憐傷之者，卽下文：『笑天下之尙賢，』『非天下之大聖』也。薄視聖知，故憐傷之。憐傷、非笑，其實同也。』按：『鄰』或書作『隣』，與『憐』形近；故致誤也。諸說並是也，當改『後』作『復』。

巍然而已矣

郭注：『任性獨立。』成疏：『巍然，不動之貌。』按：日本高山寺本「巍」作「巍」。下

文『歸然而有餘。』郭注：『獨立自足之謂。』成疏：『歸然獨立之貌也。』釋文：『「歸」，去軌反，又去類反。本亦作「魏」。』是「魏」、「歸」通用。巍然，卽下云：『塊不失道』之貌也。

若羽之旋

成疏：『如落羽之旋。』按：依疏「羽」上當有「落」字，「落羽」與上「飄風」，下「磨石」並文；當據成疏補。

得不教焉

武延緒曰：『按：「不」疑「其」字之譌。「其」古作「𠂔」，與「不」近；故誤。』宣穎曰：『不言之教。』宣說非也。按：田駢善辯，有「天口駢」之稱；豈得謂「不言之教」？郭注：『得自任之道也。』成疏：『縱任放誕，無所教也。』：「得」疑「待」之形近致譌，又因倒誤。疑原當作：『不待教焉。』方與注、疏義合。

常反人不聚觀

釋文：『「不見觀」，一本作「不聚觀」。』郭注：『不順民望。』按：依注「聚」當作「見」。蔣錫昌曰：『「觀」疑「歡」字之誤。』于省吾曰：『「觀」，應讀作「權」。』蔣、于

「說並是也。按：『常反人』，故不見人歡悅之也。郭注：『不順民望』。猶今人云：『不受歡迎』也。形近致誤。」

建之以常无有

楊文會曰：『即釋氏所謂「如實空」，「如實不空」。』章炳麟曰：『「建之以常無有」者，「如實空」也。』馬叙倫曰：『案：「常无有」三字，當每字讀絕；具言之，當云：「建之以常，建之以無，建之以有」也。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又曰：「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又曰：「知和曰常。」是「常」、「無」、「有」分建三諦，非並一談，常者，和有、無之名；故曰：「知和曰常」也。』顧實曰：『明人如陶望齡等即以「常无有」三字分爲三截讀之，以配佛說之「如實空」；此皆不觀會通而斷章取義之過也。』顧說是也。莊子之學雖出老子，但其書之立意、遣辭未必盡同也。按：莊子書中常以「无有」爲專用名詞；如：『知北遊篇：「光耀問於「无有」。』』庚桑楚篇：『天門者，「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无有」。』應帝王篇：『立乎不測，而遊乎「无有」者也。』又：『天地篇：「太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常无有」，實即老子「常无」，「无有」即「无」也。故下文云：『主之以太一。』』列禦寇篇：『兼濟道物，太一形

虛。』『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即「太一」也。故曰：『兼濟道、物。』以其「无有」，故曰「形虛」也。

主之以太一

按：「太」通「大」。徐无鬼篇：『「太一」通之。』即此「太一」也。下文：『至大無外，謂之「大一」。』列禦寇篇：『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知之夫，由於「形累」，「不知太一」。『「太初」者，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故曰：『「太一」也。』「无有」、「太一」，皆指「形虛」之「道」也。故以「太一」與「无有」對文，此莊子之學也。

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

按：下文：『人皆取實，己獨取虛。』又：『堅則毀矣，銳則挫矣。』「萬物」二字疑衍。『以空虛不毀爲實』正與上句『以懦弱謙下爲表』相對成文。「堅則毀矣」，以「空虛」，故「不毀」；「不毀」，則「實」矣；故云：『以空虛不毀爲實。』郭於此無注。成疏：『以空惠圓明爲實智內德也。』亦不及「萬物」二字。亦即老子第五章：『虛而不屈』之意。

形物自著

武延緒曰：『按注：「形物」當作「物形」。「形」字虛用，注未洽。』按：郭注：『故物形各自彰著。』依注原當作「物形」。但列子湯問篇：『連於形物亦然。』張湛注：『屬於器物者，亦須平焉。』是「形物」亦作「器物」解也。

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

釋文：『「莊」、「語」並如字。郭云：「莊，莊周也」郭注：『累於形名，以「莊語」爲狂而不信；故不與也。』郭注是也，然猶未盡。依注以沉濁指形名之徒，天下累於形名，以莊周之言爲狂而不信，故不許之也。注未及「不可與莊語」。意者當云：以天下之人累於形名之說，故不足與莊周語道也。成疏據一本作「壯」，云：「大也。」故云：『莊語，猶大言也。』失之。此亦足證明本篇非莊周所自作矣。林希逸曰：『以天下之人愚而沉濁，不可以誠實之言喻之。莊語，端莊而語誠實之事也。』此又一說。

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

釋文：『「稠適」，稠，音調。本亦作「調」。』陶鴻慶曰：『案：「宗」亦「本」也。上

言「本」，此言「宗」，於義複矣。疑「宗」爲「末」字之誤。上文云：「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闕而肆。」此對本而言末，故云：「稠適而上遂也。」天道篇云：「本在於上，末在於下。」知北遊篇云：「彼爲本、末，非本、末。」則陽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本篇云：「明於本數，係於末度。」皆以「本」、「末」對言，可以爲證。「末」與「宗」形相近，本書又習見「宗、本」字，故致誤。『陶說是也。當據改。』

其書五車

按：墨子貴義篇：『墨子南遊，載書甚多。』三國志鍾會傳引博物記曰：『蔡邕有書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祭。』列子張湛序：『三君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尙遠。張謂傳，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足見古人以車載書，故云：『其書五車』。古者書少，故以五車爲多也。

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

成疏：『惠施用斯道理，自以爲最，觀照天下。』是成從「大」字斷句也。譚戒甫曰：『按：自來讀者，似皆「大觀」連文；然古讀不如是也。』釋文出「觀於天下」四字，並云：「觀，古

亂反；所謂自以爲最也。』譚謂從「大」字斷句，是也。按：「大」疑當作「方」，形近致誤也。上文：『惠施多方，』『天下之人，各以其所欲焉以自方。』故此亦云：『惠施以此爲方。』亦卽「各得一察焉以自好」也。

火不熱

高亨曰：『按：此下疑原有「水不寒」一句，轉寫脫去。釋文引司馬云：「木生於水，火生於木；木以水潤，火以木光；金寒於水，而熱於火。而寒熱相兼無窮，水火之性有盡；謂火熱、水寒，是偏舉也；偏舉則水熱、火寒可也。』以「火熱」、「水寒」並言，是司馬彪所見本原有「水不寒」一句，其證一。淮南子詮言篇：「公孫龍粲於辭而質名。」高注：「以公孫龍白馬非馬，冰不寒，炭不熱爲論；故曰質也。」是名家原有「水不寒」或「冰不寒」之說，與「火不熱」或「炭不熱」之說相將。』按：釋文以「火熱」、「水寒」相對爲文；是「火不熱」下當有「水不寒」三字；當據司馬說補。

指不至至不絕

釋文引司馬云：『夫指之取物，不能自至，要假物，故至也。然假物，由指不絕也。』成疏『夫以指指物而非指，故指不至也；而自指得物，故至不絕者也。』二說並非也。按：列子仲

尼篇：『有指不至，有物不盡；』卽指此也。則「指不至」與「物不盡」爲二事明矣。『指不至』，卽上文：『犬可以爲羊，』下文：『狗非犬，』『白狗黑』之類；謂以名指實，未卽其實。『物不盡』，卽下文：『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則不「盡」，卽不「竭」；猶「不絕」也。疑此「至不絕」句原當作：『至均不絕，』因「至」下脫一「均」字，遂致曲解。『至均不絕』，卽列子所舉：『髮引千鈞』之例；而下云：『勢至等也。』「至等」亦卽「至均」。故張湛注云：『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於不等。』可作此文之塙話。所以列子湯問篇又說：『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按：「連」疑當作「運」。）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此卽「至均不絕」之義也。當據列子張注補「均」字。

施存雄而無術

釋文引司馬云：『意在勝人，而無道理之術。』成疏：『意在雄俊，超世過人。』按：列子仲尼篇：『專直而在雄者。』釋文云：『「在」，一本作「存」。』又齊物論篇：『有爭。』郭注：『對辯曰爭。』疑「存」乃「爭」字之譌；「存」、「爭」二字形、聲俱近。張湛注：『似是而尚勝也。』張以「尚勝」釋「存雄」。下文：『欲以勝人爲名。』『形與影競走也。』疑原當作「爭雄」，形近致誤也。

夫充一尙可曰愈貴道幾矣

釋文：「愈貴」，羊主反。李云：「自謂所慕愈貴近於道也。」成疏：「幾，近也。夫惠施之辯，詮理不弘；於萬物之中尙可充一數而已。而欲銳情貴道，節意近真，慙而論之，良未可也。」呂惠卿曰：「一與多皆道也。一雖不足爲本末之備，然比之忘本逐末者尙可曰愈；貴於道，亦幾矣。」林希逸曰：「充，足也。若但以一人之私見而自足，猶可。若以此爲勝於貴道者，則殆矣。愈，勝也。幾，殆也。」釋性通曰：「言施之才施之天下，充一尙可；而曰愈貴於道，則危矣。」王啟曰：「充其一端而充之，尙可較勝。幾，殆也；以語於道，則殆矣。」陸樹芝曰：「得道之一端而充，即以目成一道；尙可曰：以一曲之足貴，愈知大道之可貴；似是而幾矣。」宣穎曰：「內聖外王皆原於一，充之豈不可乎？何須逐也！由充一而愈尊夫道，庶幾矣。」陳壽昌曰：「使不囿於一，其才尙堪造就，果能情見乎詞，益貴道術，則庶幾矣。」王闔運曰：「統一自極，詣於一行者，愈自貴重，不須多言；於道亦庶幾矣。」馬其昶曰：「『愈』屬上讀，與『幾矣』爲對文。充一、貴道，皆惠子之說。前闢其舛駁，此舉其說之近理者。」顧實曰：「一者，蓋謂一曲之技能；承上文惠施之能而言也。齊物論曰：『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如庖丁解牛，痾偻承蜩，梓慶削鐻，大馬捶鉤之類；皆能充一者也。『充一』句絕，『尙可曰愈』句絕；舊解多誤。『曰』、『爲』一聲之轉，古『曰』、『爲』二字通用，見經傳釋詞。『愈』

、「愉」同字，爾雅釋詁曰：「愉，服也。」蓋言充其一能之長，尙可爲人悅服；若知貴道，則更近矣。幾，近也。」按：此文殊費解，疑有闕誤。諸家解釋，無有當意者。自馬其昶以上各家，多從「可」字斷句，以下三家皆從「愈」字句絕。茲並存之，以俟夫知者。

四、墨 子（據「經訓堂叢書」本）

法儀

法儀

畢沅曰：『法，說文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法，今文省。此借爲法度之義。儀，義如渾天儀之儀。』又：說文：『儀，度也。』孫詒讓曰：『管子形勢解篇云：『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靈峯按：法儀，猶今之所謂：標準或原則也。』

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

吳毓江曰：『「衡以水」三字各本脫，營造法式引有，今據補。』吳說是也。按：下文：『皆以此五者爲法。』倘無此句，只有四者，其脫誤無疑。考工記亦有此三字，當補此三字。則全文當作：『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衡以水」，正以縣。』

其施厚而不德

「德」通「得」。譚正璧曰：「不自以爲德也。」按：老子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河上公注：『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王弼注：『德者，得也。』

此以莫不牒羊

畢沅曰：『當云：「牛羊」。』又曰：『說文曰：「牒，以芻莖養豬也。」玉篇云：「牒，則俱切。今作芻。」陸德明莊子音義云：「司馬云：牛羊曰芻。」按：天志上、下篇並作：「牒牛羊」，與下『象犬豬』各三字相對爲文：當依畢說補「牛」字。』

象犬豬

畢沅曰：『說文云：「豢，以穀圈養豕也」。』又云：『莊子音義引司馬云：「犬豕曰豢」。』按：方言：『豬，關東西或謂之彘，或謂之豕。』

天下諸侯皆賓事之

孫詒讓曰：『廣雅釋詁云：「賓，敬也」。』尹桐陽曰：『賓，服也。』尹說是也。按：老子三十二章：『萬物將自賓。』河上公注：『萬物將自賓服從於德也。』唐明皇注：『則萬物將自賓服矣。』

率以詬天侮鬼

孫詒讓曰：『廣雅釋詁云：「詬，罵也」。』張純一曰：『左昭十三年傳：「楚靈王投龜，詬天而呼。」釋文：「詬，詈辱也」。』當從之。

賊其人多

吳毓江曰：『寶曆本、治要本並作「其賊」。』按：作「其賊」是也。上文：『其利人多』，此作「其賊人多」，相對爲文；當據治要本改正。

尙賢（上）

四鄙之萌人聞之

畢沅曰：『「萌」，「氓」字之假音。』孫詒讓曰：『一切經音義云：「萌，古文氓」。』按：韓非子初見秦篇：『不憂民萌。』國策秦策作「氓」。

上爲鑿一門

孫詒讓曰：『「上」當爲「止」。』張純一曰：『「止」，猶「僅」也。』按：孫謂「上」當爲「止」，是也。

列德而上賢

孫詒讓曰：『小爾雅廣詁云：「列，次也」。』國語周語、韋註云：「列，位次也」。』按：下文：『以德就列。』

尙賢（中）

故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

畢沅曰：『「故」本作「明」。』靈峯按：疑「不察」上脫「不可」二字。否則，上下文不連屬。「治國家欲修保而勿失」，豈可「不察尙賢爲政之本」歟？

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

俞樾曰：『「相率而爲賢」句絕，「者」字乃「是」字之誤，屬下讀。惟其相率而爲賢，是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也。』俞校是也，當據改。按：「者」疑亦當作「所」。

般爵以貴之

畢沅曰：『「般」，讀作「頒賜」之「頒」。』靈峯按：「般」同「班」，公輸「般」，亦作公輸「班」。孟子萬章下篇：『周室班爵祿也。』趙岐注：『班，列也。』「列爵以貴之」與下文「裂地以封之」相對爲文。

距年之言曰

畢沅曰：『「距年」，下篇作「暨年」。』吳汝綸曰：『「距年」，古書篇名。』按：尙同中篇作「相年」。

從而賤之

孫詒讓曰：『「賊」，舊本譌「賤」。』王念孫曰『「賤」，當爲「賊」；字之誤也。』王校是也。「賊」、「賤」形近致誤。

廢帝之德庸

孫詒讓曰：『左傳襄二十五年杜注云：「庸，用也」。』按：莊子齊物論：「庸也者，用

也。』

乃熱照無有及也

孫詒讓曰：『此似言幽囚之日月所不照。』孫說近是也。按：此似言：幽囚之地，爲日月所不至也。

曰然汝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莫若爲賢

陶鴻慶曰：『「曰」字當在「莫若爲賢」句上。下文云：「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云云。』陶說是也。當據移。

有財者勉而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

王樹枏曰：『後漢書馬融傳注云：「勸，勉也」。』按：上文旣云「勉」，下文作「勸」於義複矣；疑「勸」字之譌。「勸以教人」，有誨人不倦之意。

此非可學能者

腐臭餘財

王念孫校「能」上補「而」字。按：有「而」字是，當據補。

隱慝良道

靈峯按：尚同篇上、中篇「臭」並作「朽」。

靈峯按：尚同上、中二篇並作『隱匿良道。』于省吾曰：『綿眇閣本、堂策檻本、寶曆本均作「匿」。』畢沅曰：『「匿」卽「慝」之異文。』

尚賢（下）

若此則飢者不

畢沅曰：『此下有脫文。』王念孫曰：『舊本脫「得食」以下十二字，今據上文補「得食寒者不得衣亂者不得治」十二字。』王校是也，當據補。

所譽不當賢

靈峯按：下文『則賞必不當賢』，依下文「譽」當作「賞」。

則不能毋舉物而示之乎

靈峯按：物，猶事也。此言舉事例以示之。下文所舉卽其事也。

我以爲必忠必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尚賢爲政

靈峯按：上文：『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此云：『不忠不信之士懼。』意尚未盡，卽接下文：『今惟毋以尚賢爲政。』殊不相侔，疑此下當有「我罰因而沮之矣」七字。以與「我賞因而誘之矣」相對，上下文義始顯。

此譬猶瘡者而使爲行人

靈峯按：論語憲問篇，『行人子羽。』行人官名，周禮秋官之屬。有大行人、小行人。掌朝覲聘問之事。

南宮括

靈峯按：論語憲問篇「括」作「适」。

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

王念孫曰：『自「而天下和」至此三十七字，舊本誤入下文「國家百姓之利」之下；今移置於此。』王校是也，當從之。

尙同（中）

子墨子曰

吳毓江曰：『正德本有「言」字。』按：凡有上、中、下三篇，各篇均當作『子墨子言曰』。

天子既以立矣

張純一曰：『陸本、唐本並作「已」。』張校是也，下文均作「已」；當據改。

以爲唯其耳目之請

畢沅曰：『當爲「情」，下同。』靈峯按：「請」、「情」通用。

天子諸侯之君

靈峯按：「之」疑當作「國」。墨子書「諸侯國君」多連用。上文正作：『萬國諸侯國君』。

己有善

王念孫曰：「己」字義不可通，「已」當爲「民」，字之誤也。……上篇曰：「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下」亦「民」也。又：下文：「己有善不能傍薦之。」「己」亦「民」之誤。』王校是也。按：「民」字唐諱減筆作「尸」，因誤爲「己」；當依王校改正。

其明察而審信

于省吾曰：『「其」，乃「綦」字之省文。从系乃後起字。荀子王霸：「目欲綦色。」注：「綦，極也」。』按：「其」，疑當讀爲「期」。言古者聖王爲刑政賞譽，期望其達到明察而審信也。

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

靈峯按：「降」下當脫「罰」字，下文：此「天之降罰」，卽應此而言。寒熱不節，霜雪雨

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等等，卽天之降罰也。

不敢失時幾

俞樾曰：『幾者，期也。詩楚茨篇：「如幾如式」，毛傳訓「幾」爲「期」，是也。』按：幾，同機。莊子至樂篇：『種有幾』，下文作：『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彊從事焉則

王念孫曰：『自「上者天鬼」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下文：「入守固」之下，今移置於此。「而能彊從事焉」，舊本脫「能」字；今據下文補。』王校是，當從之。

入守固出誅勝者

靈峯按：「誅」，疑當作「禦」。墨子言「守禦」，不當有誅伐之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外禦其侮。」「入守」與「外禦」正相對。

尙同（下）

則是上下相賤也

王念孫校作「賊」。按：「相賊」乃墨子書中習用之語，當據王校改。

故當尙用之爲說也

吳毓江曰：『舊本並作「同」。』按：「用」、「同」形近致誤，當據改正。

治天下不窵

吳毓江曰：『潛本、寶曆本「不」上並有「而」字。』按：有「而」字是也。下文：「而不橫」，與此對文；當據補。孫詒讓曰：『窵，不滿也。』

發罪鈞

蘇時學曰：『「發」當爲「厥」。今泰誓云：「厥罪惟鈞」。』蘇校是也，當據改。又：江聲曰：『鈞，同也。』，按：「鈞」同「均」。「發」字涉下文而誤。

外爲之人

孫詒讓曰：『「外爲」二字疑誤。』吳毓江曰：『管子小匡篇：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

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爲外者未備也。」此「外爲之人」，卽所謂爲外者也。」吳說是也。按：上文「左右羽翼」，卽「治內者」；「助之視聽者」，卽「爲外之人」也。當據管子文改。

明罰以率其後

靈峯按：明當作「刑」，「刑罰」與上「富貴」對文；「刑」、「明」形近致譌。「明罰」固自可通，但以作「刑」爲長。

兼愛（上）

雖父之不慈子

靈峯按：下文「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法儀篇：『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依墨子文例，「雖」下疑脫「至」字；「至」與下文「亦」字相應。當依下文例補一「至」字。

人若愛其身人

孫詒讓曰：『句首「愛」字舊本脫，今依盧校補。』盧文詔說是也。按：兼愛中篇：『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句法與此並同。當從盧校補「愛」字，並依文例在「人」字下補「之身」二字。

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

此十四字原闕。孫詒讓曰：『舊本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十四字。王據下文校補「猶有不孝者乎視父若其身」十一字。今案：當於「父」下更補「兄與君」三字。蓋墨子此文，以「無不孝」賅「無不忠不弟」，猶下文以「無不慈」賅「無不惠不和」也。上文亦云：「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可證。』孫說是也，當據補此十四字。

不孝亡

孫詒讓曰：『當作：「故不孝不慈亡有」。總承上文而言。下文曰：「故盜賊亡有」，「故大夫之相亂家者，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與此文同一例。今補。』吳毓江曰：『諸本脫「不慈」二字。潛本、縣眇閣本、陳本並有。今據補。句首「故」字。各本錯於下文「猶有盜賊乎」之下，今依王樹枏校移。』孫、王二說並是也，當據以移補。

故視人之室若其室

王樹枏曰：「『故』字衍。當是此句首字誤倒於下耳。」王說是也。按：「故」字當移上文。

相惡則亂

王念孫曰：『舊本脫「交」字，今據下二篇補。』孫詒讓從之。曰：『舊本脫「交」字，王據下二篇補。』王說非也。按：墨子書輒以「兼相愛」與「交相利」並文，「別相惡」與「交相賊」並文。天志上篇：『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下二篇皆言「兼」與「別」之異，如下篇云：『兼以易別，』『別非而兼是者，』『兼士』、『別士』、『兼君』、『別君』，則此脫文應作「別」無疑；當依天志篇文例補一「別」字。

兼愛（下）

貴之敖賤

畢沅曰：『敖，一本作「傲」。』唐敬杲曰：『「敖」，與「傲」古通。』按：『呂氏春秋修樂篇：「壯者傲幼。」並與「敖」通。』

今人之賤人

王念孫曰：『「今」下衍「人」字。』按：「賤」當作「賊」。下文：『從惡人賊人生，』『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賊，害也。「惡人、賊人」與上「愛人、利人」相對爲文：『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卽『今人之賊人』之事。當以作「賊」爲是，作「賤」者，因形近並涉上「敖賤」而誤，寶曆本正作「賊」：當據改。又：王謂上「人」字衍，亦非。依王說，則「賤人」爲名詞，蓋虧人自利者，未必皆「賤人」也。倘衍上「人」字，「賊」下當有「者」字；文作：『今之賊人者』；亦通。

卽必曰別也

畢沅曰：『舊脫「曰」字，據上文增。』畢校是。按：「卽」，猶「則」也；下文：『然卽』之「卽」並與「則」同。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

陶鴻慶曰：『「非人」皆當作「非之」。非其義，非非其人也。上篇云：「既以非之，何以易之。」是其證。』按：「人」、「者」二字誤倒。此當讀：『非者，人必有以易之。』承上文：『別非也』而言。下文亦當讀作：『若非，人而無以易之。』上下正反相承。諸家上下並以「非人」連讀，殊不可通，當乙改之。

猶以水救火之也

畢沅曰：『一本作「火救水」。』俞樾曰：『墨子此譬，本明無以易之之不可。若水、火是相反之物，無論以水救火，以火救水，皆是有以易之；與設喻之旨不合。疑墨子原文本作：「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故曰：「其說將必無可。」今本作「水救火」，別本作「火救水」，皆有脫文。』俞說近是也。按：當作『以火救火』，如「抱薪救火」，文意已足。此謂既知「別非也」，從而爲「別」，『猶以火救火也。』「火」、「水」形近致誤；當依俞說改。

出乎若方也

畢沅曰：『「乎」，舊作「平」；以意改。』吳毓江曰：『陸本、潛本、寶曆本、縣眇閣本、陳本並作「乎」。畢改是也，當從之。又：孫詒讓曰：『樂記鄭注云：「方，猶道也。」按：莊子下篇：「天下之治方術者」，成玄英疏：「方，道也。」』

將正求與天下之利

蘇時學曰：『「與」當作「興」。』吳毓江曰：『興，諸本並同。道藏本、唐本、畢本作「與」。』蘇說是也。按：上文：『必務求興天下之利，』與此相應；當據諸本並蘇校改正。

是故以聰耳明目

吳毓江曰：『「故」字舊本並無；今據刪。』吳校是也，按：下文：『是以股肱畢強』與此相對；「是」下無「故」字；當據吳校刪。

相動宰乎

畢沅曰：『舊「動」下有「爲」字，一本無。』吳毓江曰：『潛本、李本、縣眇閣本、陳本「動」下並無「爲」字。宰，猶治也。』按：無「爲」字是也。

有所侍養以終其壽

俞樾曰：『侍，當爲「持」。古書多言「持養」，淺人不達，而改爲「侍」；非是。』俞說是也。按：作「侍」亦通。

令唯毋以兼爲正

蘇時學曰：『令』，當作『今』。『吳毓江曰：『令』，舊本並作『今』；今據正。』蘇說、吳校並是也。又：孫詒讓曰：『戴（望）云：『毋，語詞』。』按：尚賢中篇：『唯毋得賢人而使之』句，『毋』字畢沅改『毋』，云：『讀如『貫習』之『貫』。』王念孫曰：『畢改非也。』『毋』，語詞耳。本無意義。『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若讀『毋』爲『貫習』之『貫』，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唯毋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使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又曰：『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以上諸篇，其字或作『毋』，或作『無』，皆是語詞；非有實義也。孟康注漢書貨殖傳曰：『無，發聲助也。』管子立政九敗解篇曰：『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以上諸條，或作『毋』，或作『無』，並與墨子同義。』孫詒讓曰：『王說是也。洪（頤煊）說同，蘇（時學）疑『毋』爲『務』字之假借，非。』王說未盡然也。按：論語子罕篇：『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馬融曰：『無寧，寧也。』左傳隱公十一年：『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又襄公九年：『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服虔注云：『無寧，寧也。』又二十四年：『無寧使人謂子，子實在我。』杜預注：『無寧，寧也。』詩大雅文王：『無念爾祖，』毛傳：『無念，念也。』『毋』、『無』並是語首助詞，無義；但當連下讀，不應連上讀『唯毋』也。因此處乃古人特殊用法，不作決止詞或否定詞也。做凡墨子書中『唯毋』或『唯無』之句，疑並當分隔，『毋』字連下讀。『毋得，得也，』『毋明，明也，』『毋聽，聽也。』『毋以，以也。』其他各篇，例並同此。

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

蘇時學曰：『忠』，當作『中』；讀聲。『戴望曰：『中』，當訓爲得。』按：中，猶合也。經上云：『孝，利親也。』合於親之利，乃可爲孝也。又天志中篇：『忠實欲天下之富，』畢沅曰：『一本作『中』。』明鬼下篇亦作：『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此疑原亦作『中』，旁注『心』字，因混爲『忠』。史記韓安國傳：『深中寬厚。』按：中，猶心也。莊子知北遊篇：『狂屈中欲告我而不告，非不告我，中欲告而忘之也。』成疏云：『中途忘之』，非也。『中』亦當訓『心』。

人報我愛利吾親

孫詒讓曰：『愛利』上當有『以』字。『孫說是也。按：寶曆本有『以』字，當據補。』

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

畢沅曰：『一本作「偶」。』孫詒讓曰：『「遇」，當爲「愚」；同聲假借字。』按：寶曆本作「過」。書大禹謨：『有過無大。』傳：『過者，不識而誤犯也。』形近致誤，當據實曆本改正。

皆聞愛而非之者

孫詒讓曰：『舊本「兼」作「愛」誤。今據道藏本正。』吳毓江曰：『舊本並作「兼」。』當據孫校改。

荆靈王好小要

靈峯按：荆，楚也。他篇多稱「楚」。此係兼愛下篇，疑係秦時晚出之本；避「子楚」諱也。

飯不踰乎一固

畢沅曰：『「固」，一本作「握」。』孫詒讓曰：『固據，屬下讀。說文手部云：『據，杖持也』

。別本蓋讀「一握」句，非。』孫說非也。唐敬杲曰：『固，讀爲「簠」；古盛飯器。音夫（亡）义（亡）。「固」、「簠」，古同音相通。』張純一曰：『說文古籀補五，載曾伯黎簠作「固」；號叔簠，作「固」；……謂皆古「簠」字。據此知墨書「固」本作「匡」或作「固」，後人不識其字，以爲缺畫寫作「固」。一本以爲「固」不可通，又改作「握」；遂失其義；今正。匡，食器也。』張說是也。按：兼愛中篇云：『皆以一飯爲節。』韓非子十過篇：『飯於土簠，』「節」，疑「簠」之缺壞而譌；當從張說改。又疑「固」乃「匡」之譌誤，說文「匡，飯器。」亦通。

故約食其難爲也然後爲

俞樾曰：『「其」當作「甚」，下二句並同。「甚難爲」，卽至難爲也。』俞說是也，當從之。孫詒讓曰：『「後」，疑當作「衆」。中篇云：『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是其證，下並同。』孫說非也。于省吾曰：『其應讀作綦，綦，極也。』按：下文：『故焚身爲其難爲也，然後爲之。』句法一律，「爲」下當補「之」字。

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

孫詒讓曰：『「踰」，當作「渝」；下並同。爾雅釋言云：『渝，變也。』言世未變，而民俗已爲之移也。非命上篇云：『此世未易，民未渝，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

。中篇云：「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又下篇云：「此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此云：「未渝於世」，猶彼云：「世不渝也」。唐敬杲曰：「三十年爲一世，謂未過一世，而民俗已爲之一變。」按：說文：「踰，越也。」「未踰於世」，猶未過於一世，說自可通，似不煩改字。

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

王念孫曰：「『有』字文義不順；『有』，當爲『者』字之誤也。中篇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有餘。』是其證。」吳毓江曰：「寶曆本作『者』。」當據王說並寶曆本改。

可謂顛矣

唐敬杲曰：「謂，爲也。『顛』，讀爲『臙』；謂如泡肉之臙也。」唐說是也。但「謂」字，不必破讀作「爲」；「可謂」，猶「可稱」；有譏諷之意。

且苴之履

畢沅曰：「『且』，當爲粗。」按：諸子品節本正作「粗」。

故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爲

靈峯按：依上文例，「爲」下當有「之」字。下同。

非兼者之言也猶未止也

吳毓江曰：「『言』下諸本有『也』字。潛本、縣眇閣本、陳本並無。因據刪。」畢沅曰：「『猶』舊作『獨』，一本如此。」吳毓江曰：「潛本、寶曆本、縣眇閣本、陳本並作『猶』。」畢校是也。按：依前後文，當作「猶」。

既率爾羣對諸羣

畢沅曰：「『孔書作『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羣，猶衆。』孫詒讓曰：『此『羣對諸羣』當讀爲：『羣封諸君』，『封』與『邦』，古音近，通用；『封』、『對』形近致誤。『羣封諸君』，言衆邦諸君也。』孫說迂曲。唐敬杲曰：『羣，衆也；對，會也。言今若予者，既爲君而率爾羣衆矣，故會爾羣衆而征伐此有苗也。』惜亦未達。按：對，猶配也，當也。詩大雅：『帝作邦作對，』毛傳：『言擇其可當此國者而君也。』此言擇其可合作之諸羣以共征有苗也。又疑：『對』乃『道』字之誤。古文：『道』作『對』，與『對』形近致誤。『道』，通作『導』。

「」。論語爲政篇：「道之以德。」說文：「導，引也。」此謂統率汝羣，引導諸羣，以共征有苗也。

非以求以重富貴

戴望曰：『下「以」字衍。』吳毓江曰：『潛本、縣眇閣本，陳本「求」下並無「以」字。』又：唐敬臬本並刪「重」字，作：『非以求富貴。』非也。按：左傳成二年：『重器備。』杜註：『重，猶多也。』博雅：『重，再也。』『重富貴』，猶言更多之富貴也。「求」字冒下三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與下文：『求』字冒下二句：『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句法一律，不可刪除。

於禹求焉

孫詒讓曰：『「求」，以上下文校之，當作「取法」。』孫說是也。當據改。

莫若欲爲惠君忠臣

王念孫曰：『「莫若欲爲惠君忠臣」云云，「若」上不當有「莫」字；蓋涉上文「莫若」而衍。』王說是也。吳毓江曰：『「莫」疑「藉」字之譌，「藉若」古之常語。』亦通。

非攻（上）

大爲攻國

畢沅曰：『據後文云：「大爲不義攻國」。』畢說是也，當據後文補「不義」二字。

此何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畢沅曰：『一本作「可」，是。』吳毓江曰：『潛本、縣眇閣本、陳本並作「可」。』當據改正。

若以此說往

孫詒讓從「說」字斷句，非也。譚正璧曰：『往，猶言推論之也。』

譽謂之之義

畢沅曰：『舊上二字倒，』吳毓江曰：『潛本、寶曆本、縣眇閣本、堂策檻本、陳本、四庫本並不倒誤。』當據改正。

非攻（中）

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

吳毓江本自「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三十一字，分別移入下文。按：此三十一字與上下文不相屬，當依畢校刪移。

今嘗計軍上

孫詒讓曰：「『上』字誤。疑當作『出』。國策齊策云：『軍之所出，矛戟折鏃，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失之大半。』」孫說近是。按：又疑「上」乃「士」字之譌。

不勝而辟

畢沅曰：「此『關』字之假音。『入』、『辟』爲韻。」按：莊子天下篇：「六通四辟。」陸德明釋文云：「四辟，婢亦及。本又作『關』。」

中山諸國

畢沅曰：「四字舊作『且不著何』五字，一本如此。」孫詒讓曰：「實當作『且不著何』四字。舊本作『且不』、道藏本作『且不』，並衍『一』字。『且不』，疑『祖』之借字，國語晉語：『獻公田，見翟祖之氣。』韋注云：『翟祖，國名；』是也。『且不著何，亦北胡國。周書王會篇云：『不屠何，青熊。』孔晁注云：『不屠何，亦東北夷也。』管子小匡篇：『敗胡、貉，破屠何。』尹注云：『屠何，東胡之先也。』孫說是也，當從孫校改。

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

吳毓江曰：「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三十三字，應刪去「是故」二字；吳校是也。當從之。

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

蘇時學曰：「『及魯』二字誤倒。『魯』字屬上句，『及』字屬下句也。」蘇說是也，當據乙。

徙大內圍王宮

王念孫曰：「『徙大內』三字，義不可通。『大內』，當爲『大舟』。隸書『舟』字或作『角』，與『內』相似而誤。吳語：『越王句踐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韋注曰：『大舟，王舟也。』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亦作『徙其大舟』。王說是也，當據改。

以爲莫名攻戰之速

王闕運曰：『當作「莫若」。』王校是也。「莫名」、「莫若」形近致誤；當依王說改。

皆列其舟車之衆

王念孫曰：『「皆」，當爲「比」。天志篇：「比列其舟車之卒。」是其證。』又云：『舊本脫下「其」字，當據上句補。』王校是也。寶曆本正作「比列」。當據補正。

又攻茲范氏

孫詒讓曰：『「茲」字疑衍。』按：「茲」，疑「取」字之譌；音近故也。

節用（中）

沒二十而不倦

盧文弨曰：『「二十」疑當爲「世」。』孫詒讓曰：『吳鈔本作「沒世」。靈峯按：盧校是也，當據改正。』

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

畢沅曰：『舊「民用」下作「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今據後文改。』畢校是也，當從之。

不致遠國珍恢異物

畢沅曰：『一本作「怪」，太平御覽引同。』孫詒讓曰：『作「怪」是也。公羊昭三十一年傳：「有珍怪之食，」何注云：「珍怪，猶奇異也，」按：恢，大也。莊子齊物論篇「恢愜憭怪」。成玄英疏：「恢者，寬大之名」。於此不倫，當據畢校改。

飲於土埴

王念孫曰：『土埴乃飯器，非飲器：「飲」乃「飯」字之誤。』孫詒讓曰：『史記、韓非子、韓詩外傳「土埴」並作「土簋」。』于省吾曰：「土簋，即陶簋。凡古籍「簋」字，金文通作

毀。』王校是也，當據改正。

啜於土形

畢沅曰：『太平御覽引作「銅」。鄭君注周禮云：「銅，羹器也」。』畢校是也，按：韓非

子十過篇云：「堯飯於土簋，飲於土銅。」即「啜於土銅」，當據御覽改。

冬服紺緌之衣

靈峯按：論語鄉黨篇：皇侃疏：「紺，是玄色。」說文：「深青而揚赤色也。」又「緌」，

皇侃曰：「緌，是淺繅色。」字林云「深之色近黑也。」

于是作爲官室而利

戴望曰：「下有脫文。」戴說是也，按：「利」下當有「之」字。

節葬（下）

言則相非

畢沅曰：「『則』字，據下文當爲「即」。按：墨子書「則」、「即」常通用，不煩改字。

然則姑嘗稽之

靈峯按：『姑嘗稽之』下，意不連屬，當有關文。上文：『然則姑嘗傳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則此下當脫『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十字。

哭泣不秩聲翁

畢沅曰：「言無次第，翁義未詳。」按：「翁」字無義，當作「翁」。爾雅釋詁：「翁，合也。」易繫辭傳：「其靜也翁，」注：「歛也。」此言哭泣時有聲，時而無聲，無倫次也。疑「翁」、「翁」形近致誤。

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

俞樾曰：「『蚤朝』下脫『宴退』二字。」孫詒讓曰：「比處脫文，尙不止此二字；未敢臆補。」又曰：「此當作『使士大夫行此則必不能治五官六府』，蓋上王公人指天子諸侯言，此「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指卿大夫言也。非樂上篇云：「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

其分事也；士君子內治官府，外收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此與彼正同。今本「五官」上有脫文，遂以「五官六府」以下並爲王公大人之事；非也。俞、孫二說並是也；但仍須補「聽獄治政」四字，方爲完整。全文當作：「則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使大夫行此則必不能治五官六府。」

五皆喪之三年

陶鴻慶曰：「『五』蓋『又』字之誤。『五』字古文作「𠄎」。篆文及隸書皆作「𠄎」與「又」相似。故「又」誤爲「五」耳。」陶校近是也。王叔岷曰：「『五』疑涉下文「族人五月」而衍。」

內續奚吾

畢沅曰：「四字未詳。」俞樾曰：「四字不可解，疑當爲「內積奚后」。皆字之誤也。『奚后』，即「譏詬」之段音……內積譏詬者，內積恥辱也。蓋出則無衣，入則無食，不勝其恥辱；故竝爲淫暴而不可勝也。」姑備此說，待考。

滿罔無封

畢沅曰：「古無此字，當爲「坎」。按：莊子秋水篇：『子獨不聞罔井之鼃乎。』玉篇云：「『罔』，苦感切；亦與「坎」同。」畢謂「古無此字」，殆未讀莊子乎？

壘若參耕之畝取止矣

畢沅曰：「舊作「取」，據前漢書注改作「則」。畢校是也。寶曆本正作「則」。

壘雖凡山陵

孫詒讓曰：「大意蓋謂丘壘之高如山陵耳。」孫說近是也。按：「雖」，疑當作「堆」。說文土部：「堆，聚土也。」又：「凡」疑「比」字缺壞而譌。壘堆比山陵，言其壘堆土之高可比之山陵也。

操而不擇哉

畢沅曰：「『擇』，同「釋」。按：寶曆本正作「釋」。下同。

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

盧文弨曰：「『解』，魯問作「鮮」，與列子同。杜預注左傳曰：「人不以壽死，曰鮮」

。按：玉篇：『鮮，生也。』書益稷：『暨益奏庶鮮食。』傳：『鳥獸新殺曰「鮮」。』此蓋言兒子初生，即殺而食生之；謂不經火化，且新鮮也。當依魯問文改。

南有炎人國

靈峯按：列子有「之」字。上文：「軼沐之國」，下文：「儀渠之國」，並有「之」字；當據補。又：『炎人』，魯問篇作「啖人」。

朽其肉而棄之

畢沅曰：『列子作「朽」，同。太平廣記引作「剝」。』孫詒讓曰：『御覽六百九十引博物志亦作「剝」。列子釋文云：「朽，本曷，音寡；剔肉也。又音朽。」殷作「曷」，蓋「曷」之譌。說文肉部云「𠙴，剔人肉置其骨也」。』孫說是也，當據列子文改。

燠上謂之登遐

畢沅曰：『燠，即「𤇗」字俗寫。太平廣記引作：『熏其煙上，謂之登遐。』按：『熏上』，於義不順，當據太平廣記補。又：列子亦作「燠」。

俎乎祭祀

畢沅曰：『說文：「俎，俎也。」俎，訓便利。』王景曦曰：『詩、秋，杜傳：『俎，助也。』……此言「俎」者，言取衣食之餘財，以貳助祭祀也。』畢、王二說近是也。按：「俎」，疑「供」字形近而譌。

天志（上）

天志

畢沅曰：『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吳毓江曰：『詩大雅、皇矣篇：「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即謂天有意志之一例也。』靈峯按：論語爲政篇：『而志於學。』皇侃疏：『志者，在心之謂也。』朱熹曰：『心之所之謂志。』墨子書「天志」、「天意」、「天之意」、「天之」輒並言；其義一也。『天志』，猶今言：『有意志的天』

猶有鄰家所避逃之

畢沅曰：『廣雅云：「所，所也。」玉篇云：「處所。」』王念孫曰：『所，猶可也。言有鄰家可避逃也。』孫詒讓曰：『此當從畢說。』是也。按：詩鄭風大叔于田：『獻于公所。』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公朝於王所。』此『公所』、『王所』與『鄰家所』、『鄰國所』，俱指處所而言。且『無所』與『有所』對文。左傳僖公十五年、文公十七年：『無所逃命。』襄公三年：『無所逃罪。』此言『無處逃命』、『無處逃罪』；猶今所謂：『無處棲身』或『走投無路』也。墨子文字結構特殊，不言『逃避』，而言『避逃』，此『鄰家所』、『鄰國所』，亦其特殊之一例也。

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

畢沅改兩「日」字並作「晏」。俞樾曰：『晏者，清也，明也。說文日部：「晏，天清也。」小爾雅廣言：「晏，明也。」文選羽獵賦：「于是天清日晏。」淮南子繆稱篇：「暉知日晏，陰蟄知雨，」竝其證也。此謂人苟於昏暮得罪，猶有可以避逃之處；若晏日，則人所共睹，無所避矣。』孫詒讓曰：『此當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八字爲句。』孫說是，當據改。惟上「日」字當依舊本作「日」。

幽門無人

畢沅曰：『「門」當爲「澗」。』王念孫曰：『畢據明鬼篇文也。余謂「門」當爲「閒」，閒讀若閑；言天監甚明，雖林谷幽閒無人之處，天必見之也，賈子耳痺篇：「故天之誅伐，不可爲廣虛幽閒，悠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淮南覽冥篇曰：「上天之誅也，雖在廣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逃之，亦明矣。」義皆本於墨子。則「幽門」爲「幽閒」之誤，明矣。明鬼篇：「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幽澗」亦「幽閒」之誤。』王叔岷曰：『呂氏春秋謹聽篇：「僻遠幽閒之所。」（又見觀世篇）淮南子脩務篇：「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咸可爲王說之證。』王說是也，按：明鬼篇後文亦云：『不可爲幽閒廣澤山林深谷。』並作「閒」，當據改。

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

王闔運本在「君子」下以意補「之于」二字。王校是也。按：原作『天也忽然』並連下讀，義不可通。當從王校補此二字。

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乎禍崇中也

按：「然則」下「我率」上疑脫「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不義則我乃爲天之所不欲也我爲天之所不欲天亦爲我所不欲則是」三十八字。吳毓江曰：『率天下』至「則是一凡三十八字，各本

挽，今據上文校增。此蓋因「率天之百姓以從事於」十字，上下兩見，故相涉而挽耳。」吳校是也，當據補。

然則何欲何惡

孫詒讓曰：『畢云：一本則下有「我」字。案：有者是也。』吳毓江曰：『諸本無「我」字，潛本、縣鈔閣本、陳本並有，今據補。』吳校是也。按：上文：『然則天亦何欲何惡？』此當云：『然則我何欲何惡？』相對爲文也，當據補。

未得次己而爲政

吳毓江曰：『畢云：「次，恣字省文，下同。一本作恣，俗改。」王引之云：「畢說非也，次，猶卽也；次、卽聲相近而字亦相通，下文諸次字並同。」孫云：「意林引下篇，次並作恣；則畢說亦通。節用上篇云：「聖王既泛於民次也。」恣亦作次，可證。」案：「次」，潛本、縣鈔閣本、陳本並作「恣」，可爲畢說之證。』諸說並非也。按：下篇作：『不得次己而爲正，』此「正」字猶「正己」、「正人」之「正」，「次」字乃「次第」，「其次」之「次」。上文明云：『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此卽：『未得次己而爲正』之義。言在下者不能正其上；『次己』，卽在己之下者。故下文云：『天子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天正之。』又云

：『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祠祈福於天子也。』可證。此亦猶尙同篇所謂：『上同而不下比』之意。

中事鬼神

靈峯按：下文：『上詬天，中詬鬼，下賊人。』又：『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又：『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並無「神」字，依例觀之，當係衍文；應刪去。

方施天下

孫詒讓曰：『畢云：「方」猶「旁」。或當爲「專」字之壞。詒讓案：方、旁古通。臬陶謨：「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方」作「旁」。說文上部云：「旁，溥也，」方施，言施溥，徧於天下也。』二說恐並未得。按：天志中篇：『奉而光施之天下。』尙書堯典：『光被四表。』漢書禮樂志及禮緯含文嘉「光」並作「廣」。「光」、「廣」通用，『光施天下』，猶『廣施天下』也。中篇正作『光施天下』，可證。

得其罰何以也

靈峯按：上文：『其得賞何以也？』『其得賞』與此相對爲文，則此當作『其得罰』。『得

、「其」二字當乙。

上訴天中訴鬼下賊人

靈峯按：法儀篇：『率以訴天，侮鬼。』尚賢中篇：『又率天下之民以訴天，侮鬼。』『訴天』、『侮鬼』連文，下「訴」字當作「侮」。

天有邑人

畢沅曰：『「邑」，舊作「色」，非，以意改。』尹桐陽曰：『天下無大小國皆天邑，無幼長貴賤皆天臣。』畢校是也。疑「色」、「邑」形近致譌，當據畢校改。

猶倖馳也

畢沅曰：『「倖」，一本作「僭」。』吳毓江曰：『潛本、縣眇閣本作「僭」，「僭」字是。惟以倖之字形校之，疑原書作「倍」，「倍」、「背」、「僭」聲義並同。耕柱篇：「夫倍義而鄉祿者，倍祿而鄉義者，」「倍」字義與此同。』吳說是也，當據改。

天志（中）

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

孫詒讓曰：『王念孫云：「磨當爲曆，曆爲日月星辰，猶大戴記五帝德篇言：歷離日月星辰也。」按：王闔運本作「麻」。莊子天下篇：「麻物之意，」釋文：「麻，古歷字；本亦作歷。」當據王校改。

雷降雪霜雨露

孫詒讓曰：『王云：「雷降雪霜雨露」，義不可通。雷蓋實字之誤。實與隕同。左氏春秋經，莊七年：「星隕如雨。」公羊「隕」作「實」。爾雅：「隕，降落也。」故曰：「實降雪霜雨露。」尹桐陽曰：『說文：「齊人謂雷爲實。」與隕通用。』于省吾曰：『縣眇閣本「雷」作「布」。』按：說文：「雷」本作「靄」，作「雷」本自可通。無煩改字。

王公諸侯

孫詒讓曰：『吳鈔作本「侯伯」。』吳毓江曰：『道藏本亦作「侯伯」。』按：王公、侯伯

相對並文，作「侯伯」是也。當據道藏本改正。

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

王景曦曰：『當作「報于其父」，「子」、「于」形近，「其」墨子作「兀」，上半形與「求」略相似，「求」、「其」聲亦近，故致此譌與。』王說是也，當據改。

撤遂萬物以利之

吳毓江曰：『撤，縣闕本作撤。撤、撤皆激之借字。呂氏春秋恃君覽篇高注云：「激，發也。」遂者，長也，生也，育也。『撤遂萬物以利之』，猶言：「發育萬物以利之也。」吳說似可從。

則可謂否矣

蘇時學曰：『「否」，義未祥，疑當作「厚」。』俞樾曰：『「否」字義不可通。乃「后」字之誤。「后」讀爲「厚」。』禮記檀弓篇：「后木」，正義曰：「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說文：「厚，古文作厚。本從后聲。」故聲近而義通也。此云：「若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厚矣。」言天愛民之厚也。下文：「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

有矣。」又曰：「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竝可爲證。』俞說是也，當據改。

非天之所爲

孫詒讓曰：『「非」上亦當有「無」字。』孫說是也。按：此字疑當作「末」。連上文原當作：『若豪之末，末非天之所爲。』校者不察，刪去一「末」字致誤。「末」、「莫」聲、義俱近，似當增一「莫」字。

不辜者誰也

孫詒讓曰：「不上亦當有「殺」字。』孫說是也。按：上文：『殺不辜者，天子不祥。』故下文接云：『殺不辜者，人也；予之不祥者，天也。』當依孫說補。

憎人賊人反天之意

畢沅曰：『「賊人」二字舊脫，據下文增。』吳毓江曰：『寶曆本有「賊人」二字。』畢補是也。

既可得留而已

王念孫曰：『當作「既可得而智已。」「智」即「知」也。』吳毓江曰：『寶曆本作：「既可得而知而已」。』于省吾曰：『「智」誤爲「留」，又誤在「而」字上。』當依王說改。

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肖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僂僂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

靈峯按：「大誓」乃尚書篇名，「大」亦作「泰」。今本作：「惟受罔有懷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之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文與此異。孫星衍曰：『「無僂僂務」，當作「無僂其務」，言不勦力其事。』張純一曰：『此文當有脫譌。上句當從孔書：「吾有民有命」，與非命上篇，中篇合；下句當合非命中篇審校作「無僂其務」。無、毋同。言紂恃有民有天命，不勦力於政事。廖、僂並是誅字。』張說可從。

既可謂而知也

孫詒讓曰：『「得」，舊本誤「謂」。今據吳鈔本正。王校亦改「得」。』吳毓江曰：『寶曆本作「得」。』當據孫說改正。

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

畢沅曰：『一本作「志」，疑俗改。』吳毓江曰：『寶曆本、堂策檻本、四庫本作「志」。』按：「之」下脫「意」字。墨子書，或云：「天志」，或云：「天之志」，或云：「天之意」，或云：「天之」；其義則一。作「天之」者，下皆脫「志」或「意」字。此篇上輒云：『天之意』，此中篇當係三墨中一派之傳本，「之」下奪「意」字無疑。當據上文例補「意」字。

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

孫詒讓曰：『「人」當作「之」。上文云：『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是其證。』孫說是也，當據改。

謂之不善意非

吳毓江曰：『「非」，寶曆本作「行」，今據正。吳（汝綸）云：「意行者，志行也；王懷祖刪「意」字，未是」。』吳說是也。按：上文：『謂之善意行。』此文：『謂之不善意行，』上下相對爲文，當據寶曆本改正。

中實將欲遵道利民

靈峯按：中，猶心也。史記韓安國傳：『深中寬厚。』尚賢中篇：『中實將欲治其國家，』又：『此非中實愛我也，』尚賢下篇：『中實將爲仁義。』義並同此。

天志（下）

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

畢沅曰：『據下文當有「矣」字。』畢校是也。「者」下當補「矣」字。王引之云：『「所以」「可以」也。』王連下讀，非也。按：此「所」乃指「處所」，下云：『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倘連下讀則不成義矣。

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

王引之云：『「極」字，義不可通。「極戒」當爲「儆戒」；字之誤也。上篇：「相儆戒」三字凡五見。』王說是也。按：「極」原當作「儆」，形近致誤。「儆」卽「儆」字。莊子天下

篇：『以自苦爲極』，「極」字義不可通，疑亦當作「儆」。

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

靈峯按：此文不可通，疑「大物」下奪「而人」二字。上文云：『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謂吾以此知天之意，故曰：『吾以此知大，』而天下之士君子不明於天之意。故曰：『而人則不知也。』尚賢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物，猶事也，義與此同。『不知』，卽『不明大物』也。當補「而人」二字，方可成義。

故子墨子置天之

畢沅曰：『「之」，當爲「志」。』按：下文：『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又：『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並以『天之志』三字爲句，「之」下疑奪「志」字，當據下文補一「志」字。

以天志爲法也

靈峯按：依上下文例，「天」下當有「之」字；作「天之志」。依例應補。

明鬼（下）

退無罪人乎道路

蘇時學曰：『「退」，疑當作「遇」。』俞樾曰：『「退」字無義，疑「迫」字之誤。謂迫而奪其車馬衣裘也。』孫詒讓曰：『「退」當爲「迓」，字之誤；「迓」與「禦」通。書牧誓：「弗迓克奔。」釋文引馬融本「迓」作「禦」。』吳毓江曰：『「退」疑當讀爲「迫」，禮記檀弓：「女子其中迫然如不勝衣」，釋文本作「退」。戰國策楚策：太子曰：「臣有傳，請追問傳」。「追」一作「退」。慎子亦作「退」；是其例。追，逐也，言以兵刃毒藥水火追逐無罪人于道路率徑，』吳說是也。按：列子說符篇言：『牛缺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下文有『盜追而問其故，』又：『乃相與追而殺之。』以牛缺遇盜事倣之，當以作『追』爲是，應據吳說改。

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暴罰也

畢沅曰：『「借」本書尙賢中作「籍」，此俗改。』畢說是也，因據改正。王念孫曰：『「上言若使，則下不得又言借若。』吳汝綸曰：『古人自有複語耳。上文並作「由此始」，亦複語也』

。』于鬯曰：『借若，卽若使。旣言若使，又言借若，惟墨子書中有此複疊文法。』又：『「暴罰」二字疑倒誤，依墨子文例，當作「罰暴」爲是。』

教誨乎天下之人

畢沅曰：『舊脫此「人」字，以意增。』王念孫曰：『畢補非也。此文本作：「旦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今本天下下有「之」字者，涉下句「天下之衆」而衍。畢不解其故，而於「之」下補「人」字，誤矣。下文天下之衆，卽天下之人也。』王說是也，當據刪。』

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

靈峯按：墨子各篇輒云：『中實欲將治其國家，』『此非中實愛我也，』『中實將爲仁義，』『中實將欲遵道利民。』『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中實將欲治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依諸文例，「實」上當有「中」字，應補此一字。

以爲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

蘇時學曰：『下「以」字當作「不」。』王樹楠曰：『下「以」字乃「不」字之誤。非攻篇：「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察此者也。」節葬篇：「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

。』尙賢篇：「故尙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句法與此皆一例。』一說並是也，當據改正。則必以爲無

王念孫云：『「則」上脫「則必以爲有莫聞莫見」九字。』並據下文及非命篇補此九字。王校是也，當據補。

今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

高亨曰：『執無鬼者不能出此言。疑「爲」當作「未」。「未」與「爲」音相近，且涉下文而誤。』高說是也，當據改。

其三年

俞樾曰：『「其」下脫「後」字，本作「其後三年」，太平御覽引此文，正作「後三年」，但刪「其」字耳。』按：左傳襄二十五年：『其五月，秦、晉爲成。』言此年五月秦、晉爲成也。此「其三年」，卽杜伯死後之三年也。孫詒讓曰：『宋尤袤本、文選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書注引「其」作「期」。』「期三年」猶言滿三年，卽後三年。或作「期年」，疑奪「三」字。

田於圃田車數百乘

俞樾曰：『田於圃田者，圃田地名。詩車攻篇：東有甫草，駕言行狩，』鄭箋以鄭有甫田說之。爾雅釋地，作：『鄭有圃田』，卽其地也。畢讀「圃」字絕句，非是。』孫詒讓曰：『周語云：「杜伯射王於鄩，」韋注云：「鄩，鄩京也。」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徐廣云：「豐在京兆鄩縣東，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周禮職方氏，鄭注云：「圃田在中牟，」以周地里言之，鄩在西都，圃田在東都，相去殊遠。……論衡死僞篇云：「宣王將田於圃，」則漢、唐舊讀並於「圃」字斷句；皆不以「圃」爲圃田。』孫說近是也。按：列子天瑞篇：「子列子居鄭圃，」居鄭圃，與「田於圃」均可斷句；當從畢讀。又下文：「田車數百乘。」孫云：『田車者，考工記云：「田車之輪，六尺有六寸。」鄭注云：「田車，木路也；駕田馬。」田車既係器物之名，更需從「圃」字斷句爲是。』

從數千人滿野

俞樾曰：『從，乃徒字之誤。車數百乘，徒數千人，「徒」與「車」爲對文；御覽引作「車徒滿野」，是其證。』俞說非也。按：此「從」字乃侍從；當讀「從」者之「從」，下文：『周人從者莫不見，』正應此而言；作「從」本自可通，『從數千，人滿野』。謂從者數千人，傍人

滿郊野也。無煩改字。

鬼神之誅

畢沅曰：『舊，作「謀」，據後文改。』吳毓江曰：『縣眇閣本、陳本、寶曆本、李本作「誅」。』按：作「誅」是，當從畢校。

昔者鄭穆公

畢沅曰：『郭璞注山海經引此，作秦穆公。又：『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引：「穆」作「繆」。』孫詒讓曰：『郭引作秦，是也。玉燭寶典引墨子曰：「昔者秦穆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賜之壽十九年也。」即約此文。論衡福虛篇云：「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繆子，相見講道；繆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又無形篇云：「傳言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北齊書樊遜傳：遜對問禍福報應，亦云：「秦穆公有道，句芒錫祥，」以諸書證之，不當作鄭明矣。下文凡鄭字並當作秦。』孫說是也，當據改。

面狀正方

畢沅曰：『太平廣記引作：「而狀方正」。』劉師培曰：『開元占經一百十三引作：「面

狀正方」。』按：「正方」指形狀言，「方正」指儀容言；此謂面形怪異，當作「正方」爲長。

神曰無懼

畢沅曰：『舊脫此四字，據太平廣記增。』王樹枏曰：『開元占經一百十三引作：「繆公乃懼，神曰無奔」。』吳毓江曰：『寶曆本、李本、堂策檻本、四庫本並有「神曰」二字。據占經增「無奔」二字。國語晉語曰：「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句法與此同。』吳說是也當依畢校；但「懼」應作「犇」爲長。

毋失鄭穆公

畢沅本從「失」字斷句，孫詒讓從「秦」字斷句。按：上云：「無奔」，此云：「無失」；上下文並作「秦穆公」，此亦當作「秦穆公」，「秦」字並連下讀；似以畢讀較長，當據孫說改。又疑「失」字下奪「隊」字。

敢問神明

畢沅曰：『「明」字舊脫，太平御覽引云：「敢問神明爲何？」太平廣說引云：「公問神明」。案：「明」同「名」也。』王念孫曰：『鈔本御覽神鬼部二，正作「敢問神明」。』孫詒讓

曰：『楚辭遠遊篇洪興祖補注引亦作「名」。』王樹枏曰：『開元占經引作：「公問神名，神曰句芒」。』作「名」字是也。釋名：「名，明也」老子四十七章「不見而名」。「明」、「名」古通用。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

靈峯按：「乎自」二字疑倒誤，當作：『故於此，自乎中人以上。』

則武王何祭分哉

靈峯按：「祭分」二字疑倒誤。上文：『使諸侯分其祭。』此當云：『何分祭哉。』

立以爲敢位

王孫念曰：『「敢」與「叢」同，「位」當爲「社」，字之誤也。……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太玄聚次四，曰：「牽羊于叢社。」皆其證也。」「置以爲宗廟」，承上「賞於祖」而言；「立以爲敢社」，承上「饗於社」而言；則「位」爲「社」之誤，明矣。』王說是也，當據改。

必擇六畜之勝脂肥倅毛

吳毓江曰：『縣眇闕本「勝」字闕，陳本無。』按：無「勝」字是也，當據陳本刪。畢沅曰：『「倅」字假音，作「倅」異文也。』孫詒讓曰：『淮南子時則訓云：「視肥脂全倅。」高注云：「倅，毛色之純也。」又齊俗訓云：「犧牛倅毛，宜於廟牲」。』按，左傳桓公六年：『牲牲肥脂』，杜注：「牲，牛羊豕也；牲，純色完全也。脂，亦肥也。」此謂祭祀之時必擇肥胖純毛之六畜以爲犧牲也。

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

王念孫曰：『「爲」下當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必以鬼神爲有，見上文；其下仍有脫文，不可考。』王說是也，當據增。陶鴻慶曰：『「爲」下當有「政」字。承上「聖王爲政若此」而言。』陶說亦通。

咸恐其腐蠹絕滅

王引之曰：『「咸」字，文義不順；當是「或」字之誤。』按：說文口部：『咸，皆也；悉也。』言『皆恐其腐蠹絕滅。』本自可通，不煩改字。

有恐後世子孫

孫詒讓曰：「『有』，吳鈔本作『又』；字通。畢云：『當爲猶。』非。」孫說是也，按：下文：『重有重之，』『有』並讀『又』，當從孫說。

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

王景曦曰：「『聖人』二字依下文當作『慎無』，慎無者，古人恒語；猶『慮無』、『文莫』之類。謂無有一尺之帛，一篇之書，不重複言鬼神之有也。」又曰：「『詩巧言』：『予慎無罪，予慎無辜。』」毛傳俱云：「慎，誠也。」按：「不」字承上「慎無」而言，當依王說增。

重有重之

畢沅曰：「此下舊有『亦何書』三字，衍文。」按：此文原文連下作：『重有重之亦何書之亦何書之有之哉』。孫詒讓曰：「『重』下『有』字亦讀爲『又』。」又曰：「吳鈔本『之有』二字倒。」吳毓江曰：「『之有』舊本並作『有之』。」疑『重有』下脫『重之』二字，全文當作：『重有重之，亦何書重之？亦何書有之？』乃反詰墨子上文，則『亦何書』三字非衍，當效

依上下文義，補此三字，以復原書之舊。

令問不已

靈峯按：「問」與「聞」通。尙同下篇、兼愛下篇：「光譽令聞」，並作「聞」。

矧佳人面

畢沅曰：「『佳』，古『惟』字，舊誤作『住』。」王引之曰：「《鹽鐵論》末通篇曰：『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人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繇役篇》曰：「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後漢書章帝紀曰：「訖惟人面，靡不率俾。」和帝紀曰：「戒惟人面，無思不服。」並與墨子同意。」孫詒讓曰：「人面，言有面目而爲人，非百獸貞蟲飛鳥之比也。國語越語：『范蠡曰：余雖覩然而人面哉？余猶禽獸也。』」畢說可從。

古曰吉日丁卯

劉師培曰：「『古曰』，無義，即『吉日』二字誤而衍者。」劉說是也，此二字當刪。孫詒讓曰：「『周以子卯爲忌日，疑此『卯』當爲『卯』，二字形近而誤。』」漢書翼奉傳云：「東方之

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是以王者惡子卯也。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己酉主之；是以王者吉午酉也，是吉卯之義。」于省吾曰：「孫說非是。友段：「唯四月初吉丁卯，」又傳：「唯二月初吉丁卯。」魏尊：「唯三月初吉乙卯。」是周人吉日不避卯之證也。」按：于說爲長，當從之。

周代祝社方

孫詒讓曰：「方，謂秋祭四方地示、后土、句芒等也。詩小雅甫田云：「以社以方。」毛傳：「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此「周代祝社方」，疑當爲：「用代祀社方，」「周」、「用」，「祀」、「祝」並形近而誤。」孫說是也，當據改。

然而天下之陳物曰

孫詒讓曰：「謂陳說事物。文選古詩，李注云：「陳，猶說也。」」于鬯曰：「陳物，猶言常事耳。」按：「陳物」二字費解，未可苟從。

若使鬼神誠有

畢沅曰：「舊作「請」，一本如此；下依改。」吳毓江曰：「潛本作「誠」，諸本並作「請」。」按：墨子書：誠、請、情、實常互用，猶云：「若使真有鬼神。」不改亦通。

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

蘇時學曰：「「特」字上當有「非」字。」俞樾曰：「畢云：「一本作「非特注之」，是也。直、特固得通用，而「非」字則必當有。」吳毓江曰：「潛本作「非直注之」。」當據補。

臣將何哉

唐敬杲曰：「「臣」，依陳柱說改「固」。」作「固」是也，當據改。按：陳柱墨子刊誤刊誤未見此說。

此非所以爲上士道

王念孫曰：「舊本「士」下脫「之」字，上文曰：「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與此文同一例，今據補。」王說是也，當據補「之」字。

非樂（上）

仁之事者

吳毓江曰：『兼愛下篇曰：「仁人之事者必務與天下之利除天之害。」此文與彼此全同，僅「仁」下少一「人」字耳。』靈峯按：曹耀湘本亦有「人」字，當據補。

華文章之色

曹耀湘曰：『「華」下脫「采」字。』吳毓江曰：『「華」下疑脫「飾」字。六韜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飭以傷農事」。』按：淮南子俶眞訓：「華藻鑄鮮，龍蛇虎豹，以成文章。」疑此字當作「藻」。

拆壤垣而爲之也

畢沅曰：『「垣」，舊作「坦」；以意改。』按：陳本作「垣」，當從之。又：寶曆本作「壞垣」，並通。

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

曹耀湘本移此『然則當用樂器』六字至上文：『竿笙之聲』下並在『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

『句上。曹校是也。當從之。』

以其反中民之利也

唐敬杲曰：『「反」，同「販」；大也。』按：說文「反，覆也。」此當同「翻」，猶復也。

其說將必賤人不與君子

陶鴻慶曰：『此文本云：「其說將必不與君子，必與賤人。」言其所與非君子，則必賤人也。下文云：「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亦先言君子，後言賤人；是其證也。』陶校是，當據改。

不可衣短褐

孫詒讓曰：『短褐，短即褐之借字。』劉師培曰：『書鈔一百四十三引晏子云：「人不衣短褐」。』按：列子力命篇『衣則短褐。』說文：『褐，粗衣也，』又：『短，布襦也。』疑當作「短」。

此掌不從事乎衣食之財

畢沅曰：『掌，一本作常。』孫詒讓曰：『掌、常字通；下同。』按：字當作「常」形近致譌。下同。

小人否似

靈峯按：「否似」二字費解，當從王闢運本改作「倍以」。張純一曰：『猶書呂刑云：「其罰惟倍。」言小人之罰，倍於君子也。』

三百黃徑

王闢運本改「徑」作「經」。王校是也，「經」與上「緯」對文。尹桐陽曰：『伯，帛也。謂罰小人，倍於君子，不出絲而出二匹之帛。』

舞佯佯

孫詒讓曰：『吳鈔本作「洋洋」。此猶詩魯頌閟宮云：「萬舞洋洋。」毛傳云：「洋洋，衆多也。」孫說是也，當據吳鈔本改。唐敬杲曰：「洋洋，舞樂之形容。」

降之百祥

畢沅曰：『「祥」，「祥」字異文。』按：「祥」即「殃」字異文。書序：『有祥，桑穀共生於朝。』此「祥」字，具災、害之義。

非命（上）

是故何也

靈峯按：尚賢上篇、兼愛中篇、天志下篇並作：「是其故何也」，「是」下當有「其」字。

命壽則壽命夭則夭

王念孫曰：『「命」下有脫文，不可考。』按：列子力命篇：『命曰……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窮達、貴賤爲墨子所無，疑此下當補「命窮則窮命達則達命貴則貴命賤則賤」十六字。

書鈞之上而立朝夕

畢沅曰：『廣雅云：「運，轉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鈞者。」』史記集解云：「駟案：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索隱云：「韋昭曰：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爲器具也。」言運鈞轉動無定，必不可立表以測景。」孫詒讓曰：『管子七法篇云：「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尹注云：「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按：「鈞」、「均」通用。

廢以爲刑政

王念孫曰：『「廢」，讀爲「發」。故中篇作「發而爲刑政」，下篇作：「發而爲政乎國。」「發」、「廢」古字通。』王說是也。按：老子三十九章：『地無以寧將恐「發」。』「發」讀爲「廢」；是此二字通用之證。

益蓋嘗尙觀於先王之書

王念孫曰：『「或以命爲有」絕句，下文云：「豈可謂有命哉」。「益」，卽「蓋」字之譌。「蓋」字俗書作「益」，形與「益」相近，故「蓋」譌作「益」。史記楚世家：「還蓋長城以爲防」，徐廣曰：「蓋作益。」今云：「益蓋」者，一本作益，一本作蓋，而後人誤合之耳。」「蓋」與「益」同。蓋，何不也。』王校是也，當據刪上「益」字。

吾當未鹽數

畢沅曰：『此「盡」字之譌。』畢說是也。下文：「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正承此言。寶曆本正作「盡」，當據改正。

不必得不亦可錯乎

王樹枏曰：『「可」字應在「必得」上，誤倒。言今求執有命者之言於先王之書，不可必得；不亦乖乎？後漢書第五倫傳注云：「錯，猶乖也」。』王校是也，當據改。

非命（下）

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

孫詒讓曰：『羣書治要：「問」作「聞」。尙同下篇亦云：「光譽令聞」。問、聞通。』吳毓江曰：『寶曆本、堂策檻本、四庫本並作「聞」。』按：下同。

若以說觀之

孫詒讓曰：『「若以說」，疑當作「以若說」。』孫說是也，當據乙。

非將勤勞其惟舌

畢沅曰：「『惟』，一本作『頰』。」王念孫曰：「『惟舌』，當爲『喉舌』，『喉』誤爲『唯』，因誤爲『惟』耳。潛夫論斷訟篇：『慎己喉舌，以示下民。』今本『喉』作『唯』，其誤正與此同。」王說是也，當據改。

不敢息怠卷

畢沅曰：「一本無『息』字。」孫詒讓曰：「即『怠』之衍文。」吳毓江曰：「潛本、繇眇閣本並無。」孫校是也。按：下文正作：「不敢怠倦，」當據刪。

多聚升粟

王念孫曰：「『升』，當爲『叔』。『叔』與『菽』同。尚賢篇云：『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其證也。草書『叔』字作『𣎵』，『升』字作『𣎵』；二形相似。」王校是也，當據改。

多治麻統

王念孫曰：「『統』，當爲『絲』。非樂篇：『多治麻絲葛緒，』是其證。墨子言麻絲者多矣，未有作『麻統』者；且麻絲爲古今之通稱。」蘇時學曰：「『統』、『絲』蓋形近而誤。」王校是也，按：寶曆正本作『絲』。

共耘其國家

畢沅曰：「『耘，失。』王念孫曰：「『共』字義不可通，當是『失』字之誤。隸書『失』字或作『失』，與『共』相似。說文：『耘，有所失也。』尚賢篇云：『失損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耘』、『損』古字通。天志篇云：『國家滅亡，耘失社稷，』齊策云：『守齊國，唯恐失耘之。』皆其證。」王校是也，當據改。

當若有命者言也

王念孫曰：「此本作：『當若有命之言，不可不强非也。』淮南子脩務篇注曰：『强，力也。』言有命者之言，士君子不可不力非之也。中篇作：『不可不疾非。』疾，亦力也。下文曰：『將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是其證。今言上脫『之』字，『也』上脫『不可不强非』五字；則義不可通。」王校是也，當據補。

不而矯其耳目之欲

畢沅曰：『而，讀如能；一本無此字，非。』畢說未然。按：當作「而不」。因倒誤作「不而」。此「而不矯」與下文「而不顧」文例正同。當依例乙改。

外之歐聘田獵畢弋

靈峯按：玉篇云：『古文「驅」字。』前漢書晁錯傳：『歐略畜產。』顏師古注：『「歐」與「驅」同。』老子第十二章：『馳聘田獵，令人心發狂。』意亦近此。

又曰吾命固將窮

戴望曰：『「又」，當依上文改作「必」。』吳毓江曰：『寶曆本、堂策檻本、四庫本並作「必」。』戴校是也，當據改。

疑衆遲樸

王引之曰：『「遲」字義不可通。「遲」當爲「遇」，字之誤也。「遇」與「愚」同。晏子春秋外篇：『盛爲聲樂，以淫愚民。』墨子非儒篇：『愚」作「遇」。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

愚不識。』釋文：『愚，一本作遇。』韓子南面篇：『愚竊竊情之民，』宋乾道本「愚」作「遇」。秦策：『今愚惑與罪人同心。』姚本「愚」作「遇」。言此有命之說，或作之，或述之；皆足以疑衆愚樸。「樸」，謂質樸之人也。中篇作：『教衆愚樸』，是其證。』王說是也，當據中篇改。

帝式是增

畢沅曰：『當作「惡」，或作「憎」，』顧廣圻曰：『「增」，卽「憎」字。』吳毓江曰：『潛本、寶曆本，縣眇閣本並作「憎」。』按：墨子書皆作「憎」，當據畢說改。

用爽厥師

孫詒讓曰：『「爽」，上篇作「喪」。』按：疑因形、聲並近致誤。當據孫校改。

於去發曰

畢沅曰：『未詳。』孫星衍曰：『或「太子發」三字之誤。』莊述祖云：『「去發」，當爲「太子發」；武王受文王之事，故自稱太子，述文王伐功告諸侯，且言紂未可伐；爲太誓上篇。』于鬯曰：『去發，亦書篇名。太誓爲大名，去發爲小名。』按：于說近是。下同。

貴義

爭一言以相殺

靈峯按：經上云：『言，口之利也。』此『爭一言』者，猶謂作是非、同異之辯也。

是貴義於身也

畢沅曰：『太平御覽引作「義貴於身」。』畢校是也。疑因篇名致誤。陶鴻慶曰：『貴義於其身，猶言義貴於其身。』耕柱篇：『我愛鄰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鄰人。』諸句例並與此同。』按：陶說並通。

五、荀子（據「古逸叢書」本）

勸學

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智明而行無過矣

梁啓超曰：『省，有察驗之義，謂博學則知識日明，常以所學切己參驗省察，則行無過。』

楊倞注：『參，三也。曾子曰：「日三省吾身」。』楊注是也。按：論語學而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所謂「三省」，卽對此「忠」、「信」與「習」三者之反省。荀子之言，蓋出曾子。又：「智」，疑當作「知」。「忠」與「信」指「行」言，「習」指「知」言；故云「知行無過」。梁說恐鑿。楊謂：『知，讀爲「智」。』亦誤。

吾嘗跂而望矣

楊注：『跂，舉足也。』按：老子河上公本二十四章：『跂者不立』，注：『跂，音企。』王弼本作「企」。注：『企，舉踵也。』梁啓雄說：『「跂」，借爲「企」。』是也。

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

梁啓雄曰：『爾雅釋言：「疾，壯也。」言順風而呼者，非視尋常而增加雄壯也。』按：國語周語：「高位寔疾債。」注：「速也。」易繫辭傳：「惟神也，故不疾而速。」此謂「順風而呼」，故傳播之速，易於聽聞；乃云：「而聞者彰。」當以訓「速」，於義爲長。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王先謙曰：『「生」，讀爲「性」，大戴記作「性」。』按：上文：『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因「教使之然」，故能「善假於物」；作「生」本自可通，似不必改讀爲「性」。

強自取柱柔自取束

王引之曰：『柱，當讀爲「祝」；祝，斷也。此言物強則自取斷折，所謂：「太剛則折也。」大戴記作「強自取折」。』王說是也。按：老子七十六章：『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折。』作「柱」者，疑因形近又漫漶而誤耳。當據大戴記改正。

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

楊注：『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按：「經」字疑有誤。莊子天道、天下二篇雖及「六經」，但此二篇似皆後出之文。「禮」亦「經」之一類，不能與「經」對言。論語泰伯篇：「興於詩、立於禮。」（按：此「立」字疑係「止」字之形譌。）亦即「始於誦詩，終於讀禮」之意。是此「經」字疑係「詩」字之誤，原文當作：『其數則始乎誦詩，終乎讀禮。』「詩」則言「誦」，論語子路篇、禮記禮器篇並云：『誦詩三百』，可證。故下文云：『故學至禮而止矣。』

修身

修正爲笑至忠爲賊

按：「笑」字，疑當作「戾」；形近致譌。說文：『戾，曲也。』此以「正」爲「曲」，與下文以「忠」爲「賊」相對。作「笑」則無義矣。

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

俞樾曰：「『過』與『禍』通。漢書公孫宏傳：『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遂，成也。言雖有大禍，天必不成之也。」楊注：『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之矣，此固不宜有災也。』按：「其」猶「豈」也，謂有此上三行，縱有過失，天豈有不成之耶？「過」似不必通假爲「禍」。

入乎耳出乎口鈞有須

楊倞注：「未詳所明之意，或曰，卽『山出口』也。」俞樾曰：「鈞，疑鈞之段字，說文女部：『鈞，嫗也。』嫗無須而謂之有須，故曰：『說之難持者也。』」按：孔叢子嘉言篇：「公孫龍又與子高汎論於平原君所，辯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三耳』甚辯析，子高弗應。」疑係「臧三耳，山出口」兩語之缺誤，校者不察，以勸學篇『入乎耳，出乎口』兩語臆改之耳。又：「山出口」一語見於莊子天下篇，爲惠施之說；故下文云：『是說之難持者，而惠施、鄧析能之。』

榮辱

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

楊倞注引或曰：「當爲『下忘其身』，誤爲『夏』，又『夏』轉誤爲『憂』字耳。」或說是也。按：唐景龍四年卜天壽寫本鄭玄注論語殘卷公治長篇：「不恥下問」句「下」作「夏」。八佾篇：「夏禮吾能言之」句「夏」亦作「下」。是唐人寫書「下」、「夏」互誤之證。又：增韻：「內，中也。」易坤卦：「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猶言：下忘其身，中忘其親，上忘其君也。如君道篇：「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又云：「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並以上、中、下並舉也。

長生久視

梁啓雄曰：「呂覽重己：『莫不欲長生久視。』注：『視，活也。』」按：老子五十一章：『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韓非解老篇：『柢固則生長，根深則久視。』

其功盛姚遠矣

按：上文：「其汙長矣，其溫厚矣。」楊倞注：「汙，古『流』字。」郝懿行曰：「溫與『蘊』同。蘊者，積也。溫假借字耳。疑『姚』字原當作『祧』，形似致誤；上並脫『矣』，「其」二字，句當作：『其功盛矣，其祧遠矣。』廣雅釋天：『祧，祭先祖也。』老子五十四章：『子孫祭祀不輟。』謂功業鼎盛而子孫不絕也。楊注：『姚與遙同。』恐非也。

非相

面如蒙俱

高亨曰：『蒙俱卽「彭蜺」。世說新語紙漏：「蔡司徒渡江，見彭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今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劉孝標注：「彭蜺小於常蟹。」……彭、蒙一聲之轉，……俱、蜺音同，故荀子作「蒙俱」。面如蒙俱，猶言面如「彭蜺」耳。』

按：列子仲尼篇：『見南郭子，果若欺魄。』任大椿曰：『按：欺魄之欺，以類爲本字。說文：「類，醜也。從頁，其聲。」今逐疫有類頭。玉篇、廣韻同。又作俱。周禮「方相氏」注云：「如今魘頭也。」又作「俱」。荀子非相篇：「仲尼面如蒙俱。」楊倞注：「方相也。」又作「𪔐」。玉篇云：「𪔐同類。」音皆同欺；故此文又作「欺」。楊注：「俱，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俱。子虛賦曰：「蒙公先驅。」韓侍郎云：「四目爲方相，兩目爲俱。」俱音欺。慎子曰：「毛廋，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也。」日本太田晴軒曰：『淮南子精神訓：「視毛廋，西施猶類醜也。」按：「欺」與「俱」、「類」通。魄卽「類」字，今此書作「欺魄」，假借也。「類」字從革從頁，卽慎子所謂「皮俱」，蓋假面，以皮爲之。』諸葛晃云：『物茂卿曰：「俱爲假面，故曰蒙。」其說是也。此謂孔子之面，如戴假面，極言其醜也。然史記孔子世家只言：「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未及其面之不美也。』

夫狻狻形笑亦二足而毛也

郝懿行曰：『按：狻狻人形，言笑如人；亦二足，惟有毛爲異耳。』俞樾曰：『笑、疑當作「狀」。「毛」上當有「無」字。上文：「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二足無毛也。」下文：「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則此文亦當作「無毛」，明矣。』俞說近是也。按：狻，同「猩」。猩猩，猿類，形似人，長四尺餘，被長毛，色赤褐，腦之皺紋似人，面部顯出，色青黑，額略圓而高，眼大，口突出，無頰，前肢甚長，直垂可及地，無尾。喜攀援樹上，善跳躍，步行須以前肢附地，或執斷枝作杖，偃偻而行。』（見辭海）猩猩被長毛，而曰「無毛」，說不可通。但猩猩「無尾」，則與人同而與猿猴異也。疑「毛」字乃「尾」之闕壞，脫去「尸」字而譌。句當作：『亦二足而無尾也。』

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

劉台拱曰：『其人，荀卿自謂也。所貴君子，其人之所宗仰，若仲尼、子弓也。』劉說非也。楊注：『則審其人』句云：『謂己之君也。審，謂詳觀其道也。』梁啓雄曰：『「所貴君子」四字，疑當在此「故曰」下。其人，謂後王。』梁說是也，楊於「所貴君子」無注，「則審其人

「文意已足，此四字非錯簡卽衍文耳。」

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

諸家並從「息」字讀：『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郝懿行曰：『節族，卽節奏。』按：楊注：『文，禮文；節，制度也。言禮文久，則制度滅息，宗族久，則廢也。』疑此文「息節」二字倒誤，依注此句當讀作：『文久而節息，族久而絕。』方與注合。又：宋本楊注作「宗族久則廢」，無「也」字。

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

王念孫曰：『觀本作勸，勸人以言，謂以善言勸人也。故曰「美於黼黻文章。」若觀人以言，則何美之有？藝文類聚人部十五、正引作「勸人以言」。』鍾泰曰：『觀讀去聲，示也。下言「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觀與聽正一類，不得改字。藝文類聚引作勸，此誤也。不可從。且觀可以曰美於黼黻文章，言勸則與黼黻文章何涉乎？王氏蓋未之思耳。』楊樹達曰：『觀與周語「先王觀德不觀兵」之「觀」同，謂示也。』鍾說爲長。按：楊倞注：『謂使人歡其言。』下文：「聽人以言」注：『使人聽其言。』則注「歡」字，疑亦當作「觀」，謂使人觀其言。說文：「觀，諦視也。」謂使人觀察其言也，說亦可通。

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

王念孫曰：『「求」當爲「衆」。唯寬容故能因衆以成事。上文：「與時遷徙，與世偃仰」，正所謂因衆也。楊注：「成事在衆」，言衆而不言求，則「求」爲「衆」誤甚明。』王說是也，當從之。

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

王念孫曰：『謀救當爲「諫救」。』（管子立政九敗解「諫臣死而諂臣尊」，今本「諫」誤作「謀」。淮南主術：「執政進諫」，注：「諫或作謀。」）周官有「司諫」、「司救」。說文：「救，止也。」論語八佾：「女弗能救與」，馬注與說文同。然則諫止其君之過謂之「諫救」。故曰：「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諫救是也。」王說是，當從之。

王制

序官……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

楊倞注「序官」云：「謂王者序官之法也。」按：此段文字，疑係古之禮書，序官師之職守

；非荀子本文。樂論篇：『其在「序官」也，曰脩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即引此處之文。惟此處「詩商」二字，乃「誅賞」之形譌。楊倞注：『「詩商」當爲「誅賞」，字體及聲之誤。故樂論篇曰：『其在「序官」也，脩憲命，審誅賞其徒屬之功過者。』楊說是也，當據改正。樂論篇首云：『其在序官也』五字，即係引經用語之證。又按：『修憲命審詩商』句，楊倞注又引：「或曰：『詩謂四方之歌謠，商謂商聲哀思之音，如甯戚之悲歌也』。』王引之曰：『商，讀爲章，章商古字通。……大師掌教六詩，故曰審詩章。賈子輔佐篇曰：「觀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音，息淫聲。」語意與此同。則「詩商」非「誅賞」之誤明矣。且誅賞非太師之職，而「商」、「賞」聲相近，樂篇之「誅」字恐轉是後人所改。楊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曲爲之說耳。』按：樂論云：『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此即誅賞之義也。若謂「誅賞非太師之職」，則「脩憲命」更非太師之職矣。禮記樂記：「審樂以知政。」「誅賞」本自可通，固毋庸穿鑿附會矣。

富國

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

楊倞注：『以言多之極也。』按：『不時焚燒』，語似費解，其實不然。此處「所」字乃處

所之「所」。謂生產過剩，無處藏放。爲求生存與消費之均衡，故將多餘之物資予以焚燬。近世資本主義國家，有將剩餘物資投海者。下文：「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汭汭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正重述此意。

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

日本豬飼彥博曰：『上功勞苦，功，事也；君上以勞苦爲事也。』梁啟雄曰：『按：苦，疑衍文。』梁說近是也。按：「上」通「尙」，下文：『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謂君上與百姓同尙功勞也。又疑「上功」二字，乃「勛」字之譌誤。上文：『或佚樂，或勛勞。』謂勤於勞苦爲事也。

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

按：『親之如父母』與上『歸之如流水』對文，「歡」字疑衍。又：王霸篇：『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議兵篇：『而其民親我，歡若父母』。則校者據此文而妄加之耳。

王霸

閨門之內懸樂奢泰

楊倞注：『懸、簞簋也。』「泰」與「汰」同。『按：仲尼篇：『閨門之內，般樂奢汰。』楊注：『般，亦樂也；汰，侈也；音太。』則「懸」固係「般」字之誤，而楊氏又別注之何耶？

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踴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

楊倞注：『楊朱，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與墨子弟子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衢涂，歧路也。秦俗以兩爲衢。或曰：「四達謂之衢」。』

按：事出列子說符篇，云：『楊子之鄰人亡羊，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其徒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則楊子寓亡羊以喻道，非爲歧路亡羊而哭也。

君道

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按：依荀子文例，『夫是之謂聖人』，文意已足結句，『審之禮也』四字已見上文，此處當

係衍文，

隆禮至法則國有常

按：「至法」二字於此無義，富國篇：『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至」疑當作「正」，形近致譌。「隆禮」與「正法」對文，作「正」於義爲長。

議兵

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順

梁啓雄曰：『今本「而」上有奪文，據汪（中）據下文補「之屬爲之化」五字，餘無考。』

按：性惡篇：『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疑此上尙脫「偏險悖亂」四字。則原文當作：『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爲者化。偏險悖亂之屬爲之化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順，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緣之屬爲之化而調，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又按：「至一」二字疑衍

彊國

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

楊倞注：『世謂繼世。』按：「後子孫」三字文復贅。後與子孫皆繼世也。言「後」或言「子孫」，其意俱足，似不必重疊。疑「子孫」二字乃係注文混入。句當作：『夫桀紂聖王之後也。』與下文：『有天下者之世也』相對。「子孫」二字衍文，當刪去。又：『正論篇：『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楊注：「後子，嗣子。」此疑亦當作「後子」；「孫」字衍文。』

天論

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

楊倞注：『言天道之難知。或曰：「當爲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或說是也。按：上文：『不見其事，而見其功。』此『無爲而物成』之義，言「天功」之巧妙也。「天」下當補「功」字；與下文：『夫是之謂天官』、『夫是之謂天君』、『夫是之謂天職』、『夫是之謂天政』，上文：『夫是之謂天職』諸句，文例一律。

唯聖人爲不求知天

楊倞注：『既天道難測，故聖人但脩人事，不務役慮於知天也。』楊說非也。按：下文明言：『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上文亦云：『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不爲而成，不求而得。』不「知天」，如何能「明天人之分」？論語爲政篇：『五十而知天命。』禮記中庸篇：『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孟子盡心篇亦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足證儒家思想首重「知天」無疑。又在『夫是之謂知天』句下，逕云：『故大巧在所不爲，大知在所不慮。』疑此句在「爲」上奪一「不」字。墨子經上篇：『慮，求也。』此「不慮」即不求之意。是此句原當作：『唯聖人不爲，不求，知天。』正與上文：『夫是之謂知天，故大巧在所不爲，大知在所不慮。』上下同意也。故中庸云：『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又哀公問篇云：『無爲而物成，天道也。』其篇首已言：『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非「知天」者，其能與於此乎！

所志於陰陽者已見其知之以治矣

楊倞注：『知或爲和。』作「和」是也。按：上文：『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

以生。』老子四十二章：『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莊子田子方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地），赫赫發乎地（天）；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皆言陰陽之和乃可成物。當以作「和」爲正。作「知」者，形近致誤，應據楊注改正。

君子敬其在己者

楊倞注：『求己而不苟。』俞樾曰：『敬當爲苟。說文苟部：「苟、自急救也。」經典通作「亟」。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曰：「字又作苟，」是也。君子苟其在己者，猶云：君子急其在己者，正與小人錯其在己者，相對成義。學者罕見「苟」字，因誤爲「敬」耳。』俞說是也。惟「敬」原當作「亟」，「亟」字漫漶又因形近，遂誤爲「敬」耳。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

楊倞注：『尊大天而思慕之，欲其豐富，孰與使物畜積而我制裁之。』胡適曰：『物畜，是把天當作物看待。「物畜」之文法，猶言「奴畜」。「制之」，疑當作「制裁之」，涉下誤脫耳。「之」字指天。』楊注、胡說並非也。按：上文明言：『故人之命在天。』如何可以「制天」？「制」，疑「利」字之形誤。『物畜而利之』，物畜猶言畜物，謂畜積天生之物而利用之。

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

楊倞注：『頌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德，豈如制裁天之所命而我用之；謂若曲者爲輪，直者爲桷，任材而用也。』按：上文云：『天行有常，……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是荀子言順應，不言制裁。』論語泰伯篇：『惟天爲大，惟堯則之。』疑此「制」字乃「則」之形誤。說文：『用，可施行也。』此猶謂：從天而美其盛德，何如順天之命而施行之也。依義當作『則天命而用之。』

正論

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與謀知坎井之龜不可語東之樂此之謂也

楊倞注：『言小不知大也。司馬彪曰：「坎井，壞井也；龜，蝦蟆類也。」事出莊子。』按：莊子秋水篇：『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蓋此係當時常語。

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

楊倞注：『一本作：「決德而定次。」』按：儒效篇：『若夫謫德而定次。』楊注：『「決」

「與「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次。本或亦多作譌，譌與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決德而定次也。」按：「圖」字疑係「商」之誤；下文：「論德而定次。」「論」亦當係「謫」字之形誤也。是三者俱當從儒效篇作「謫」。

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

按：「性」字疑誤。富國篇：「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又下文：「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此「性」字，依例亦當作「時」。孟子公孫丑篇：「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相配。

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

楊倞注：『文曲，文章也。』王念孫曰：『曲，當爲「典」，字之誤也。』王說是，當據改。

禮論

喪禮之凡

按：宋本「喪」作「卒」，疑「喪」字俗寫作「喪」，因下半闕壞，遂誤爲「卒」耳。

亦則斂

楊倞注：『「亦」與「邇」同。』按：敦煌寫本六朝、唐人常書「爾」作「亦」。楊注蓋以「爾」、「邇」通用。

正名

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

楊倞注：『恐異實異名卒不可偏舉，故猶使異實者有時而同一名也。或曰：「異實，當爲同實，言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如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或說是也。按：上文：「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可證。當據或說改「異」作「同」。

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綬其與無足無以異

按：「夫」字疑當作「大」，形近致誤。「大盜」與下「無足」對文。又：莊子胠篋篇云：「彼竊國者爲諸侯。」又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大盜」乃春秋戰國之常語。俞樾曰：「按：無足，謂別者也。乘軒戴綽而行，榮之至矣；實與無足者之矜卓而行無以異也。」劉師培曰：「無足，猶云「不足」。」失之。

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爲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爲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

按：此段文字自『生之所以然者』至『而後成謂之爲』止，疑係性惡篇之錯簡混入於此。因正名篇下文輒云：「謂之事」、「謂之行」、「謂之知」、「謂之智」、「謂之能」、「謂之病」、「謂之命」等等與此句法一律，校者未審，遂移置於此。且其中並有顛倒譌誤，茲略整理於後：

一、「不事而自然謂之性」當在「生之所以然者」句下，上句「謂之性」三字疑衍，蓋此句錯入下文，僅存「生之所以然者」六字，文意不足；校者據下文補之耳。此三字文複，當刪。則全文應作：『生之所以然者，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此卽性惡篇所謂：『凡性者，天之就也』

，不可學，不可事。』

二、「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此句「和」字倘作連詞「與」字解，則古書無此用法，若「性之和」讀，則「和」必因感而起，非本性矣；說亦不通。疑「和」字當在「所生」之下，「合」字之上；而此「精」字又係「情」字衍文而譌。句似當作：「性之所生，和合感應。」禮記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和合感應」，卽「感物而動」之義。

三、「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此句「性之」二字疑涉上文而衍。因「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句乃上文錯簡，故此數句當逕接「和合感應」句下，全句作：『和合感應：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楊倞注：『人性感物之後，分爲此六者，謂之情。』此卽朱熹所謂：『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分矣；性之欲，卽所謂情也。』

四、「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按：然，說文：『燒也。』孟子公孫丑篇：『若火之始然。』情然，猶言情作也。禮論篇：『能思索，謂之能慮。』子經上篇：『慮，求也。』此謂：感物而動，欲念萌生，故心爲之選擇，而謂之慮。性惡篇所謂：『今人之性』，疑當作「生」，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又榮辱篇：『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也。』此三「欲」字皆具心擇之義。

五、「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按：此句「能」乃「心」之誤，又錯在「慮」字之上。「僞」字又係「能」字因下涉文而訛。原當作：『慮而心爲之動謂之能。』此「能」字即「本能」之「能」。性惡篇所謂：『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

六、「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楊倞注：『心雖能動，亦在積久習學，然後能矯其本性也。』按：慮積焉，謂積累人之思考與經驗；能習焉，謂使人之本能成爲習慣。前者爲增進知識，後者乃發生行爲；此就「知」與「行」之成就言；皆非人之本性如此。由於「知」、「行」相合而起，故云：『而後成謂之僞。』性惡篇所謂『化性而起僞』。又云：『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之性也。』此數句文義與性惡篇下文：『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之也；』完全同意。

又按：性惡篇首句：『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頗不類起句之文，但未明何者爲「性」，即直言「性惡」：疑非篇首起句。上引正名篇一段錯簡，依行文順序，當移接此句之上，置性惡篇之篇首。則全文原當如下：『生之所以然者，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所生和合感應：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慮，而心爲之動謂之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利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

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姑備此說，以俟夫知者。

性 惡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

楊倞注：『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梁啓雄曰：『據楊注：「故惡也」，正文「故」下似奪一「惡」字。』梁說是，當據補。

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

王念孫曰：『此下亦當有「其善者僞也」句。「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二句，前後凡九見，則此亦當然。』王說是，當據補。

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

楊倞注：『以塗之人無可知可能之論爲不然也。』俞樾曰：『不然二字當在「今」字之下。』「今不然」三字爲句。上文云：『今不然，人之性惡，』是其例也。』梁說是，當據乙。

君子

君子

楊倞曰：『凡篇名多用初發之語名之，此篇皆論人君之事，即「君子」當爲「天子」，恐傳寫誤也。』楊說近是也。按：此疑係君道篇錯簡，「子」字當爲「道」字之訛。

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

楊倞注：『均，同也；謂同被其刑也。』王紹蘭曰：『均，謂商均。此言衰世連坐之法，德雖如舜，不免坐罪於商均；謂因商均連及舜也。』按：孟子萬章篇只云：『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史未聞刑及商均而連坐及舜也。疑此「均」是指刑罰均平之意。如韓非子有度篇所謂：『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如孟子萬章篇所謂：『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其事必有株連，故云：『是以族論罪也。』王說不可從。

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

陶鴻慶曰：『無上當有「論」字。』按：上文：『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楊倞注：『論議效法聖王。』疑「無」上當一「言」字；謂言無不聽，與下文：『事無所而不用』相應也。

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

陶鴻慶曰：『「國」字衍文。』陶說是也。『事無所往而不用』，此應上文：『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並無「國」字，且可與上句：『言無所往而不聽』相對爲文。

大略

按：大略篇目下，楊倞注：『此篇蓋弟子雜錄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總謂之「大略」也。』楊說是也。按：

一、引用荀子書中本文者：

(一)文貌情用相爲內外表裏，禮之中焉。

禮論篇：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竝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

(二)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

禮論篇：同

(三)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於成康，則案無誅矣。

仲尼篇：同。惟「康」作「王」，「案」作「安」。

四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而流喆然；雖辯，小人也。

非十二子篇：同。惟上「言」字作「少」；「喆」作「涵」。

五博而窮者，譬也；清之而愈濁者，口也。

榮辱篇：同。

六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

非十二子篇：同。惟「不能使人必貴己」句下多「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二句。

此可證楊說：『弟子雜錄荀卿之語。』

二、不合荀子引用詩書文例者：

按：荀子引詩、書、傳語，其下文例多有：「此之謂也」一句，而大略篇所引皆無此例；足

證本篇非荀卿所自作。

三、荀子及其後學俱傳述六經：

(詩)

(1) 詩曰：顛之倒之。……

(2) 詩曰：我出我輿。……

(3) 詩曰：物其指矣。……

(禮)

(1) 聘禮志曰：……

(2)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3) 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

(易)

(1) 易之威，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威，感也，以高下下，以男

下女；柔上而剛下。

(2) 易曰：「復自道，何其咎？」

(書)

(1) 誥、誓不及五帝。

(春秋)

(1) 春秋賢穆公，以爲能變也。

四、綜述六經者：

「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善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其心同也。」

惟此篇不及「樂」經。

然在荀子本書中，除引詩最多外，其論六經亦甚中肯綮。如：

勸學篇：

「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

非相篇：

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

儒效篇：

「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六、韓非子（據正統道藏本）

初見秦

初見秦

靈峯按：此以「初見秦」三字題篇，疑當有誤。考韓子全書，有以義名篇者，如：難言、說難、孤憤；有任擇篇首二字名篇者，如：主道、問田、和氏；而「初見秦」三字於義不明，又非取自篇首；且與全書標題之體例未合。若謂乃「初見秦王」之省；而文中又云：「願望見大王。」「未見」而言「望見」，則不能謂爲「初見」；既稱「初見」，則是已見之矣；固不當自云：「望見」。若「既見」而求「再見」；亦不得謂爲「初見」。則此文似當作於「已見」之後而求「再見」也。觀全篇之意，當作於韓非囚秦時，獄中所上之奏疏也。是知此題有誤。

連荆固齊

靈峯按：此文又見戰國策秦策，題「張儀說秦王」。吳師道補注云：「張儀誤，當作韓非。」吳說是也，此乃非文闢入國策也。考國策皆稱「楚」，獨此篇改「楚」爲「荆」；共十五字之

多。本篇全文亦全部作「荆」不作「楚」，此皆秦人避莊襄王子楚之諱而改也。益證此篇爲韓非入秦後之所作；抑爲秦時之傳本。

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於行而出知伯之約

陳奇猷曰：「此文脫誤頗多，蓋張孟談之潛行而出，非爲降而出也。以十過篇證之，此文當作「何國可降，其臣張孟談曰：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於是張孟談乃潛行而出。」今「其」上衍「乃使」二字，張孟談下脫「曰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十五字，「於是」下脫「張孟談」三字，「潛」下又衍「於」字；義遂不可通矣。」按：戰國策秦策作：「而使張孟談，於是張孟談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高誘注：「使韓、魏背之。」則是「韓魏之約」上奪一「反」字。趙用賢本、迂評本，凌瀛初本並有「反」字。顧廣圻曰：「今本「潛」下無「於」字。」孫詒讓曰：「十過篇云：「張孟談曰：臣請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潛下亦無」「於」字。」國策正無「於」字，則「於」字爲衍文無疑。是此文當從國策爲正，固不必以十過篇文加以補足也。惟「張孟談」下疑脫「見韓、魏之君」五字。原文當作：「乃使其臣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於是張孟談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

存韓

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荆

靈峯按：此篇亦稱「楚」爲「荆」，下文又云：「則荆、魏又必自服矣。」又云：「以堅荆、魏之心。」則此文作於韓非入秦之後，上疏秦王，更無疑義矣。至云：「二國事畢，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此蓋緩兵之計，與「存韓」之旨不相背也。據下文：「詔以韓客之所上書，言韓子（按：此「子」字衍）之未可舉。」此秦王已明言韓非上書求秦之不攻韓也。而李斯更直言：「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陛下；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故史記本傳云：「李斯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並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之常也」。」

見二疏非所以強於諸侯也

陳奇猷曰：「所謂「見二疏」，即指上文：「一動而弱於諸侯，爲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陳說非也。此乃疏中陳述所見；而「二疏」乃指兩上奏書也。按：「見二疏」三字，在此不應有。上文：「夫一動而弱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至殆也。」下文當逕接：

「非所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幸熟圖之。」中加「見二疏」三字，無所着落，則不詞甚矣。疑此三字乃下文：「詔以韓客之所上書」上之脫簡，誤入於此。下文當作：「見二疏，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此「二疏」除此「存韓」一疏外，則必另有一疏；「言韓之未可舉。」故秦王下詔李斯使議其事；而李斯知此乃韓非「自便之計」，故奏云：「臣斯甚以爲不然。非終爲韓不爲秦」也。梁啓雄曰：「『一疏』即『粗疏』或『疏忽』之『疏』，現二疏，謂表現出「一動而弱於諸侯」及「爲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二種疏忽。」更望文生訓矣。

難言

臣非非難言也

靈峯按：下文：「此臣非所以難言而重患也。」兩稱：「臣非」，顯係韓非所上奏疏之文。疑係存韓篇前半之文。秦欲吞併六國，今上秦王書而欲存韓，措辭至難；故先舉例加以文飾，如云：「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末又云：「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然存韓篇稱「陛下」，此則兩稱：「大王」，豈即「見二疏」中之另一疏邪？姑誌之待考。

主道

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

陶鴻慶曰：「此篇之旨，言人君當虛靜無事，故上文云：『去好去惡，臣乃見素，』此云去智，亦其旨也，去舊則非其倫也。『舊』疑當作『舊』，舊字俗作『舊』，顏氏家訓證書篇『舊、奪從舊』，是也。『舊』字俗書作『舊』，故『舊』誤爲『舊』。下文云：『去智而有明，』又云：『去勇而有強，』；去舊即去勇也。』孫人和曰：『智、故同誼，實古人之恒言。管子：『去智與故，』即此文之去智與舊，易故爲舊者，與備協韻也。』按：下文：『有勇而不以怒，』去勇而有強，皆應此而言；蓋「好、惡」與「智、勇」並相對成文。疑「舊」字乃「勇」字漫漶而訛。又疑：「舊」當作「巧」，聲近致誤。揚權篇：『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

有度

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

舊注：「無憂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王先慎曰：「此篇多本管子明法篇。」陳奇猷曰

「臣，韓非自稱，不必爲對帝王之自稱也。」舊注、陳說並非也。胡適云：『第六篇有度說荆齊燕魏四國之亡，韓非死時，六國都不曾亡。齊亡最後，那時韓非死十二年了。』胡說是也。按：此當係奏疏之文，自非韓非所作。上文云：「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此文必作於楚、齊、燕、魏亡國之後。考魏亡於始皇二十二年（西元前二二五年），楚亡於始皇二十四年（西元前二三三年），燕亡於始皇二十五年（西元前二三二年），齊亡於始皇二十六年（西元前二二一年），秦乃統一天下。韓亡於十七年（西元前二三〇年），早於魏、楚、燕、齊諸國。而韓非於始皇十四年（西元前二三三年）身死雲陽，不及見魏、楚、燕、齊亡國之事。則此文非韓非所作，無可疑矣。又全篇稱「楚」作「荆」者，共九字之多，無有例外。當在秦統一之後，子嬰未降漢之前也。

和氏

未爲主之害也可得而安

顧廣圻曰：『「書」字起，藏本脫。』陳奇猷曰：『藏本脫至姦劫弑臣篇「亦知方正之不止。」按：道藏本因有脫文，故無「姦劫弑臣」篇名。但以全書例之，韓子多以二字名篇，「初見秦」雖以三字名篇，恐亦非原書之舊。此以「姦劫弑臣」四字名篇，更非舊例。考書中言

「劫殺」者多矣。如：難三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難四篇：「劫殺之功。」八經篇：「則有劫殺之事，」備內篇：「則劫殺之徵也。」八經篇：「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二柄篇：「故劫殺擁蔽之主。」外儲說右上篇：「則必無劫弑之患矣。」外儲說篇：「一則專制而劫弑。」說疑篇：「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據今本姦劫弑臣篇前段，軋言：「姦臣」。如云：「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固左右姦臣之所害，」「故姦私之臣愈衆。」自「諺曰」以下，則屢言「劫殺」。如云：「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崔子之徒以戈斫君而死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卓齒之用齊也，擢滑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必甚於厲矣。」疑一諺曰「以前爲第一篇，名曰：「姦臣」，後別爲一篇，名曰：「劫殺」或「劫弑」，因中有關文，故混爲一篇也。又：自「諺曰：厲憐王」起至於篇末「可也」止，並見於戰國策越策，作「孫子（荀卿）謝春申君書」，蓋韓非襲取其師說爲之也。

飾邪

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

陳奇猷曰：『臣字非對君之稱，如問田篇韓非對堂谿公之言，亦自稱臣可證。梁啓超謂此篇

蓋非上韓王書，未可必。」按：臣固不必對君之稱，如漢書高帝紀：「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注：「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然此篇稱：「臣故曰」者三，皆非相對與語者；當亦係奏疏之文。輒言：「韓國小而恃大國，」又云：「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又云：「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就韓之利害言；梁謂非上韓王書，當非無據。惟全篇稱「楚」爲「荆」者，共九字。入秦後似不能上此疏也。以此篇爲入秦前所作，而爲秦人所傳鈔之本也。

解老

禮者外節之所以諭內也

盧文弨曰：「『節』，凌本作『飾』。」陳奇猷曰：「節，讀如節行之節。諭，表明也。禮者，外節所以諭內也，猶言禮者，形於外之節行，所以表明內心之意。王氏集解，據凌本改，非是。」按：上文：「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王先慎曰：「荀子大略篇：『文貌情用，相爲表裏。』」文貌，即文飾也。『禮記樂記：『合情飾貌，禮樂之事也。』合情，指樂言；飾貌，指禮言。韓非又云：『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又云：『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

不美也。』禮爲外飾之文，故云：『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貌情也』。』仍以作「飾」爲長。蓋「節」、「飾」形近且並通而誤。王說未可厚非。此文解「禮者，忠信之薄」，而謂禮爲「節行」之事，適與原意相反，又「諭內」，謂明其內之質衰也。

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

王先慎曰：「稽合萬物之理。」陳奇猷從「盡」字斷句，並云：「盡，猶言完畢。物各有理，理則有道，一物有一理，即有一道，萬物有萬理，則有萬道，故物盡，則道亦盡。」又云：「稽，察也。化，讀爲教化之化。謂稽察萬物之理，故物不得不隨理而化。」陳說不知所云。按：廣雅釋詁：「稽，合也；當也；同也。」上云：「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故下云：「而道盡稽萬物之理。」猶云：「道盡同萬物之理。」蓋萬物爲道之所然；故萬物之理亦必盡合於道。「而道盡稽萬物之理」，即應上文：「道者，萬理之所稽」而言也。又云：「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萬物既皆由道而成，而萬理皆同於道，道成萬物，則萬物不得不隨道而化，故云：「不得不化」。道爲萬物之母，乃客觀存在之本體，豈有意識而「稽察萬物之理」乎？況道爲「常」，即上文所謂：「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衰。」物無常操，即上文所謂：「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如何可謂『故物盡，則道亦盡』！」

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

陶鴻慶曰：「案：『見功』、『處見』，兩『見』字皆涉上而衍。『處』字無義，當爲『虞』字之誤。虞，度也。『執其功以虞其形』。與上文『案其圖以想其生』相對成文。」高亨曰：「『處者，審度之誼。周語：『目以處義。』大戴禮：『以其聲處其氣。』呂覽：『察其情處其形』。淮南子：『援黑白而示之則不處焉，相地形，處次合，』論衡：『惡則處凶妖之禍，』諸『處』字皆審度之誼，此王念孫說。」依高說，則陶氏無煩改『處』作『虞』矣。按：此文必有缺誤，疑『執』字乃『執』字之譌，『處』字乃『虛』字之誤，『執』上奪一『以』字，『其』、『見』兩字又倒誤。原文當作：『聖人以執見其功，以虛見其形。』即下文：『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之義。『以執見其功』，『用其周行』也；『以虛見其形』，『觀其玄虛』也。蓋由於道之不可得聞見，故由『執』與『虛』而意想之者也。

無定理非在于常是以不可道也

陶慶鴻曰：「『非』字乃『而』字之誤。」陶說是也。按：上文：『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此云：『無定理，非在于常』。則矛盾甚矣！故當云：『無定理，而在于常』。

上文云：『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又云：『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凡方圓、短長、麤靡、堅脆有形之物也，故有存亡、死生、盛衰。而道則無形、無狀，不死，不衰。故曰：『無攸易，無定理。』『而在于常』。此老子所謂：『獨立不改』，是也。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

靈峯按：此『書』，指老子所著之書言也。顧廣圻曰：『解第五十三章：『行於大道』也。』顧說是也。

喻老

甲冑生蟣蝨鵲雀處帷幄

陳奇猷曰：「『甲冑生蟣蝨』，謂甲冑長期不離體內而生蟣蝨也。周禮天官：『幕人掌帷、幕、幄、帟、綏之事。』鄭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比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則古人在室內以布爲帷幄也。鵲雀處帷幄，謂人皆出征，房屋無人居住，鵲雀爲巢也。」按：漢書張良傳：『高帝曰：『運籌帷幄（按：史記留侯世家作『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蓋帷幄指軍中帳幕言。謂駐軍相守數年，而兵不歸，使甲冑生蟣蝨，帷幄爲鵲雀所居；此喻勞師

遠征、曠日持久，罷於修飾。甲冑附體之物，固可生蟲。若謂「人皆出征，房屋人無居住，鷦雀爲巢，」則失之鑿矣。

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

按：此句當在「超然已無趙矣」句下，錯入上文。此節全文當作：「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居。』」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故曰聖人蚤從事焉

顧廣圻曰：「『曰』字當衍。新序云：『故聖人早從事矣』其明證也。」陳奇猷曰：「顧說是，松臯圖亦刪『曰』字。」王先慎曰：「以上見德經六十三章。」按：今本原文作：「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上文云：「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而謂「聖人猶難之」，意不相屬。喻老云：「是以欲制物於其細也。」又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皆言「早從事」之意。末云：「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謂「爭之於小者」即「其未兆易謀」之意，作「猶難之」，義不可通。是知此句乃引老子古本原文。當有「曰」字；惟今本失誤耳。校之馬王堆帛書甲本老子亦作「猷難之」，則此文自韓非以後即已譌誤矣。

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王先慎曰：「以上見六十四章。」顧廣圻曰：「『恃』字，傳本、今德經皆作『以輔』。」按：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並作「能輔」。作「輔」，於義不順。焦竑曰：「『恃』，一作『輔』；非。既曰『自然』矣，而又『輔』之；非『自然』。今從韓非本。」焦說是也。疑「恃」與「待」通。顯學篇：「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王先慎曰：「意林、御覽九百五十二引『恃』作『待』。」待有因義。上文云：「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又云：「故靜則建乎德，動作順乎道。」後文云：「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曰因，曰隨，曰順，皆不具人爲輔助之意。作「輔」則失「不敢爲」之旨矣。當以喻老之文爲正。

此君之所以後也

王先慎曰：「此當連下爲一條。」陳奇猷曰：「四部叢刊本此適至行末，今各本與下條分離、非是，今從叢刊本。」王、陳二說並非也。此上並與下白公勝慮亂事不相干。並云：「凡御之

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意謂學御安於車、調於馬，有不可爭先恐後之心。疑此下脫文，乃引老子之語。當補：「故曰後其身而身先」一句。

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顧廣圻曰：『傳本「希」作「稀」。按：希、稀同字也。』王先慎曰：『見四十一章。』陳柱曰：『晚者，「免」之借，免成，猶無成；與上文之無隅，下文之希聲、無形一例。無隅與大方相反，希聲與大音相反，無形與大象相反；故知免成與大器相反也。』「晚」借爲「免」，義通於無，猶莫本朝、暮本字，而訓爲無也。『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作「晚」，乙本正作「免」，與陳說合。陳說雖辯，固未得老子本旨。第二章云：「難易相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三十四章：「故能成其大」，四十五章：「大成若缺。」六十七章：「故能成器長。」本章下文云：「夫唯道善貸且成。」此「成器長」，「善貸且成」；豈可謂爲「大器無成」。證諸韓子喻老之文：「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正明「大器晚成」之義也。』

說林

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

王應麟曰：『疑此爲蘇秦所讀周書、陰符之類。』按：此文又見於戰國策魏策，惟「予」作「與」。老子三十六章亦有此文，作：「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較此爲詳。疑老子亦本自周書者。程伊川曰：「老氏之言，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其術蓋有所自。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弊也。」又曰：「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予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程子既知：「予、奪、翕、張，理所有也。」則老子引周書而明消息盈虛之理，豈可以「權詐」目之哉！史記陳丞相世家：『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陰謀」既爲「道家之所禁」，而道家以老子爲宗，而稱曰：「權詐」，亦厚誣之矣。陳平生於秦、漢之世，去古未遠，其言斷可信也！

安危

如此則人失其所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

靈峯按：「安術」下「七曰有信而無詐」後，無類似之文，此在「危道」下「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後，例不當有。疑係下文錯簡混入於此，當在「覆舟之下無仲尼」句下，「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句上。全文當作：「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

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故號令者，乃應上「則令不行也」句而言也。

難 三

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

顧廣圻曰：「『智』讀爲『知』。按此老子十七章文。『老子作『知』，下有『其次親之譽之。』」河上公注：「太上，謂太古无名之君也。」河注失之。按：太上，猶言最上，故下有「其次」之文。說疑篇：「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此作「太上之下民」，則「太上」乃指君言也。下文：「安取懷惠之民？」意謂民有懷惠，則「親之譽之」矣。疑此下「之」字乃係衍文，句作「此言，太上，下民無說也。」正應上文：「下知有之」而已。下「之」字當刪。

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

靈峯按：據此，則韓非時，孫、吳之書固已盛行於世也。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已引吳王闔廬之言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證之臨沂出土之竹簡十三篇殘簡，可斷其書之非僞矣。

五 蠹

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奉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不免於亂

按：此與近世英人馬爾薩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0-1860) 人口論相似。馬氏謂：人口以幾何級數倍增，而食物僅以數學級數增加，故不給也。

顯 學

愚誣之學雜反之行

靈峯按：「雜」字沿下文：「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諸句而誤。上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皆自謂眞孔墨。」皆自謂眞孔墨，即：「離反之行」，亦即此所謂「繆行」。學可稱「雜」，行不可稱「雜」。「雜」疑「離」字形近致誤。

忠孝

臣之所聞曰

尹桐陽曰：「此自稱曰臣，說韓王之言也。」陳奇猷曰：「爲一篇學術論文，不類上書也。」
 「尹說近是。按：下文稱：『臣曰』者二，稱：『臣以爲』者二，非相與對語自稱，乃奏書之文。下云：『山東之言縱橫，未嘗一日而止也。』又云：『三王不務離合而正，五霸不待縱橫而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明係爲反對縱橫之術而上書也。此文當作於戰國末年，縱橫之說盛行之時。陳氏實未研讀全文。」

老子王弼注勘誤補正序

校讎老子之風，盛於遜清一代，名家輩出；如：紀昀、姚鼐、嚴可均、畢沅、王念孫、魏源、俞樾、魏錫曾、易順鼎、孫詒讓、陶紹學，皆其著者也。民國以來，續緒其業者，有：劉師培、張熙、羅振玉、奚侗、陳柱、高亨、馬叙倫、羅運賢、譚禪生、勞健、于省吾、蔣錫昌諸氏；於五千言之考訂異同，校正譌脫，其間不無矯枉過正之嫌；尤其偏重於經文之校勘，對古注之謬正者蓋寡；然其功終不可沒。竊以魏王弼所注老子，爲書最古，於義最勝；可謂冠絕古今，妙得虛無之旨。惟現行王本，其注文錯亂闕誤實多，易滋強解。誠如晁以道所言：『其文字則多誤謬，殆有不可讀者。』俗儒則任意穿鑿，望文生訓；牽強傳會，曲爲之說。眞老學之厄也夫！清鹽城陶鴻慶氏曾著『讀老子札記』一書，其對王注之勘誤，輒有獨到之見解；恐當代諸賢，無或能出其右者，王氏之功臣也；但亦難免拘泥割裂之失。而日本學者，於王注之校正，亦頗有可取者。爰據陶氏『勘誤』原書，兼采衆說，並附己見；闕者補之，訛者正之，爲『老子王弼注勘誤補正』；使後之讀王注者或可稍減魯魚帝虎之病矣。而王氏之『老子微旨例略』，有助於考校者不少；如十九章注：『聖智才之善也，仁義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陸德明釋文出：『之善』，注云：『一本作「傑」。』「行」，下孟反。』『例略』之文作：『聖智才之傑也，仁義行之善者也，巧利用之大也。』與釋文相合，且辭藻亦較美。又：列

子天瑞篇張湛引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與四十一章注大異，而反與『例略』全同也。此更足證：道藏本『老子微旨例略』，確爲輔嗣所撰無疑矣。至於經文之校覈，以蔣錫昌之『老子校詁』爲詳盡，拙著『老子章句新編』既有論列；不再贅辭。今此篇之據古逸叢書本，而不依陶氏用武英殿聚珍本者；以古逸本於錯字已多有改正也。末附陶氏『札記』原書，無非欲讀者臻融會貫通之效耳。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三月四日，連江嚴靈峯序於臺北市。

『陶鴻慶老子王弼注勘誤』補正（據『古逸叢書』本）

上篇

一章

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

陶鴻慶曰：『愚案：「萬物」二字當疊，「所以」下奪「然」字；其文云：「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二十一章注云：「以無形始物，不繫成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與此同。』

靈峯案：陶說是也。疑「然」字當在「其」字之下。莊子齊物論云：「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此正指道而言。「所以」二字當連下讀，作：「所以玄之又玄也。」否則，「然」下應疊「所以」二字，方成文義。

故常無欲空虛可以觀其始物之妙

案：道藏河上公等四家集注本，劉惟永道德真經集義本，「空虛」下並有「其懷」二字。「空虛其懷」四字，乃爲「常無欲」足句；當據以補正。

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謂之玄者，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一玄而已。則是名則失之遠矣。故曰：玄之又玄也。衆妙皆從同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

陶氏曰：『愚案：自「不可得而名」下，謬誤幾不可讀。今以義考之，元文當云：「不可得而名，故不言同名曰玄，而言同謂之玄；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不可得而謂之然，則不可定乎一玄而已；故曰：玄之又玄也。則是，名則失之遠矣。衆妙皆從玄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

案：陶說當矣，然而未盡。道藏四家集注本：「則不可以定乎一玄」句下，有「若定乎一玄」五字：當據以補入。又：日本波多野太郎云：『則是名，「則」當作「制」，「制」、「則」形似而誤。』其說是也。但集注本「是」下有「其」字，亦當據以補入；惟應在「制」下，而「是」字並須在「制」上。元文當作：「不可得而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一玄；若定乎一玄，而已是制其名，則失之遠矣。」三十二章：「始制有名」，注云：「始制，謂樸散始爲官長之時也。」故弼著老子微旨例略云：「名必有所分，稱必有所由；有分則有不兼，有由則有不盡；不兼則大殊其真，不盡則不可以名；此可演而明也。」二十五章注云：「有繫則必有分，

有分則失其極矣。」既制其名，則樸散爲器，物離其真；故云：「則失之遠矣。」是則，「故曰玄之又玄也」七字，不當移至「則不可以定乎一玄」句下矣。

三章

尚賢顯名榮過其任爲而常校能相射

陶氏曰：『愚案：自「唯能是任」以下十二句，句皆四字，「能相射」三字上，當有脫文。陸氏釋文，以「爲而常校能相射」七字連文，是其誤已久。或「能」上仍是「校」字，因重文而誤奪歟？相射猶言相勝。』

案：道藏四家集注本作：「下奔而競，効能相射。」劉惟永集義引同；惟「競」作「競」，「効」作「效」。疑「爲」字乃「下奔」二字的闕壞又併成一字；「競」字止剩「竟」旁，因而曼漄不可識別；校者不察，誤作「常」字。又：校、効、效三字，在此俱可通。競、競本一字，或書作竟。是此文當據集注本補正。句作：「尚賢顯名，榮過其任；下奔而競，校能相射」也。

四章

夫執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執一國之量者不能成國窮力舉重不能爲用故人雖知萬物治也治而不以二儀之道則不能瞻也地雖形魄不法於天則不能全其寧天雖精象不法於道則不能保其精

案：以上七十八字，乃二十五章注文；錯入於此。又兩「治」字俱當作「法」，末「精」字應作「清」。（說詳後。）自「沖而用之用乃不能窮」以後，則是本章注也。

五章

有恩有爲列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

陶氏曰：『愚案：「備」當爲「被」字之誤；被，覆也。』

案：陶說是也。此章言天地，故云「被載」；「被載」猶「覆載」也。上章注：「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懷其象，德不能過其覆。」亦以覆、載對言。又七十章釋文：「被，音備。」疑同音致誤也。又「列」字乃「則」字之訛。張之象本、道藏本俱不誤。

地不爲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

案：波多野太郎引「或曰」：『「不爲」上脫「天」字。』是也。但彼又謂：「地」上當補「天」字，未確。蓋此亦地、天二語，上、下對文；對「爲獸」則言「地」，對「爲人」則言「天」也。故云：「地不爲獸生芻，而獸食芻；天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以天生動物，地生植物也；當據「或曰」補正。

物樹其惡事錯其言不濟不言不理必窮之數也

陶氏曰：『愚案：「惡」爲「慧」字之誤，慧與惠同。上文云：「若慧由己樹，未足任也；」是其證。「不濟」上當奪「不慧」二字，「不慧不濟不言不理」，即承上二句而言。』

案：陶說：『「惡」爲「慧」字之誤，』是也。但謂：「不濟」上當奪「不慧」二字，非也。日本字佐美惠云：『「不言」之「不」，一作「其」。』東條弘云：『「不言」二字衍，舊刻作「其言」。』案：日本岡田實本作「其言」；是也。釋文：「數，王云：理數也。」疑「不理」下奪「違其」二字。句作：「不濟其言，不違其理。」即承上「天地任自然，無爲無造」之意。此與十章注：「不塞其源」，「不禁其性」；文例一律。又：「必」字疑係「不」字之譌，蓋古文形近似也。是「物樹其慧，事錯其言」；承上「愈爲之，則愈失之矣」而言；

「不濟其言，不達其理；」蒙下「不窮之數也」而言。

橐籥而守數中則無窮盡棄已任物則莫不理

案：「數」字在此無義，疑涉上「之數」句而衍；當刪去。「棄已任物，則莫不理。」即上文：「無爲無造，萬物自相治理。」三十八章注：「舍已任物，則無爲而泰。」莊子應帝王篇所謂：「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若橐籥有意於爲聲也則不足以共吹者之求也

案：「共」當作「供」。釋文：「共，音恭；或音拱。」道藏四家集注本正作「供」，應據以改正。

六章

谷中央無谷也

案：釋文：「谷，中央無者也。」又：「中央無，一本作空。」依釋文當無下「谷」字。疑「谷」乃「物」字之譌。下文：「物以之成」，「物」亦誤爲「谷」。日本桃源藏云：「註」

無谷」，疑當作「無物」。是也。列子天瑞篇引「谷神不死」，張湛注曰：「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又釋文出「空」字，疑「央」字即「空」字之訛；形相近似也。是元文當作：「谷，中空無物也。」與列子張注「至虛無物」合。

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

陶氏曰：『愚案：「谷以之成」，當作「物以之成」。下文云：「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即承此言；今誤作「谷」，則不成義。』

案：陶說是也。十四章注：「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四十一章注：「物以之成，而不見其成形。」王弼老子微旨例略云：「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由乎無名。」意亦近是。

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天地之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門玄牝之所由也

陶氏曰：『愚案：上文釋「谷神不死」，下文釋「是爲天地之根」以下三句；則此當爲「是爲玄牝玄牝之門」二句作注。元文當云：「處卑守靜，不可得而名，故謂之玄牝。門，玄牝之所由也。」「處卑守靜」，承上文「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而言；今奪「守靜」案按：此恐奪「二」字。〕字，則文義。（案按：正恐奪「不順」二字。）「不可得而名」，見一章注；比注「而」

字誤奪在上耳。「天地之根」以下十二字，分見下文，則此複衍無疑。列子天瑞篇張注，引「處卑」句誤同，惟「故謂之玄牝」不誤。」

案按：陶說是也。惟「此至物也」四字，陶氏未及之耳。案：上文：「無形無影」，又言：「中空無物」，此不得謂「至物」。疑「物」當作「無」。列子天瑞篇張注「皆無爲之職也」句云：「至無者，故能爲萬變之宗主也。」上注云：「至虛無物」，疑此當作：「此至無也」，於義較長。

本其所由與極同體

案案：列子天瑞篇張注引作：「本其所由，與太極同體。」「極」上有「太」字，是也。此言道與太極同體，十四章所謂：「混而爲一」也。當據張注補正。

故縣縣若存也

案案：列子天瑞篇張注引作：「故曰縣縣若存。」「故」下有「曰」字，是也。蓋此引經文，與下「故曰用而不動也」，相對成文；當據補正。

七章

不自生則物歸也

案案：二十八章注：「谿不求物，而物自歸之。」三十四章注：「萬物皆歸之以生。」六十章注：「交歸之也」。六十一章注：「靜而不求，物自歸之也。」又：「以其靜復能爲下，故物歸之也。」依王注文例，「歸」下疑脫「之」字：當補入。

八章

人惡卑也

案案：說文：「卑，賤也。」「惡」有垢穢之義，左傳成公六年：「有汾、澮以流其惡。」此章言「水善利萬物」，即「就下」之意。「處衆人之所惡」，如七十八章：「受國之垢」。謂能處卑賤，善下也。六十一章：「能爲下」。六十八章：「爲之下」。是此文以「卑」訓「惡」，當作：「惡，卑也。」謂居衆人之卑下，「人」字疑衍。

十章

而國治之也

陶氏曰：『愚案：「國治之」，當作「國自治」。』

案：陶說是也。四家集注本正無「之」字。然刪去「之」字，說自可通；固不必臆增「自」字也。

十一章

言無者有之所以爲利皆賴無以爲用也

案：「無者」二字在此無義，一章注：「凡有之爲利，必以無爲用」；意亦同此。疑「無者」二字衍文，當刪。

十三章

寵必有辱榮必有患驚辱等榮患同也爲下得寵辱榮患若驚則不足以亂天下也

陶氏曰：『愚案：「驚辱」亦當作「寵辱」。』

案：陶說是也，當據改；但「亂」字應有誤。下文注云：「大患榮寵之屬也」，「爲下得寵辱榮患若驚」，此正如下注：「人迷之於榮寵。」如此，適足以亂天下者也。不當謂：「不足以亂天下也」。波多野太郎云：『「亂」字疑「託」字之譌，「亂」字或作「乱」。』形近致誤，其說是也。後文：「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注云：「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說文：「付，與也。」又：「託，寄也。」義亦相近。是「亂」當作「託」無疑。當據改正。

十四章

不得而知更以我耳目體不知爲名故不可致詰混而爲一也

案：波多野太郎引桃源藏云：『「得」上疑脫「可」字。王弼語法：此章下注：「不可得而定也」。五章注：「不可得而窮」，十五章注：「不可得而形名也」，十七章注：「不可得而見也」，「不可得而覩也」。二十一章注：「不可得而見」，二十五章注：「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定」。』其說是也。「得」上當增「可」字。又「不知爲名」句，「名」字疑係「何」字闕壞而訛；蓋上注云：「無狀無象，無聲無響」，下注云：「不可得而定也。」更以我之

耳聽之，之目視之，之體搏之，仍不可得而知；故云：「不知爲何。」此所謂「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也。又「故」下當有「曰」字，元文應作：「故曰：不可致詰，混而爲一也。」「不知爲何」，猶云：「不知爲何物」也。

無形無名萬物之宗也雖古今不同時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其治者也

案：「治」當作「始」，形近致誤也。五十一章注：「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有所由焉，則莫不由乎道。」老子微旨例略云：「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由乎無名；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又一章注：「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二十一章注：「無名則是其名也，自古及今，「萬物」（按：原無此二字，說詳後。）無不由此而成。」五十一章注：「道者物之所由也。」「由乎此」，即「由乎道」，萬物莫不由道而成；上云：「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四十一章：「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四章：「淵兮似萬物之宗。」「無形」，「無名」，「萬物之宗」，皆指道言。二十一章注：「以無名說萬物始也」。故云：「以成其始也。」下注又云：「上古雖遠，其道存焉，故雖在今，可以知古始也。」此注明釋：「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明宇宙生成變化之理，而昔人往往以「治道」解之；故校者不察，妄改「始」作「治」也。又：「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句上，似亦當據微旨例略增：「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由乎無名」數句，於義較長。

十六章

失此以往則邪入乎分則物離其分故曰不知常則妄作凶也

案：「則物」之「則」不當有，疑係衍文；當刪。下「分」字疑當作「眞」，蓋涉上文而誤也。五章注：「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眞。」二十五章注：「有繫則有分，有分則失其極矣。」老子微旨例略云：「然則，言之者失其常，名之者離其眞。」此正可爲「不知常」作解也。是元文當作：「失此以往，則邪入乎分，物離其眞；故曰，不知常，則妄作凶也。」

窮極虛無得道之常則乃至於不有極也

案：道藏四家集注本「不有」二字作「窮」。二十五章注：「周行所不窮極。」又：「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四十章注：「柔弱同通，不可窮極。」三十五章注：「然乃用之，不可窮極也。」疑「不有極」當作：「不可窮極」，言其自古固存之意；蓋釋經文：「道乃久」三字。「道乃久」即二十五章：「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也。列子天瑞篇所謂：「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是也。

十七章

不能法以正齊民而以智治國下知避之其令不從故曰侮之也

陶氏曰：『愚案：「不能法以正齊民」，疑本作：「不能以法齊民」；「法」字古文作「金」，遂誤爲「正」。後人輒增「法」字以足義耳。』

案：陶說非也。老子言「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無爲而治，不言法治也。疑「法」字衍文。五十七章云：「以正治國」，六十五章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此云：「以正齊民」，猶云「以正治國」也。下文注云：「非智之所齊也」，猶云：「以智不足以治國」也。此云：「以智治國，下知避之。」倘「以法齊民」，則「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矣。是「法」字當刪，方不背老氏之旨。

十八章

失無爲之事更以施慧立善道進物也

案：「道進物也」，「道」上必有脫文。二十四章注：「物尚進則失安。」三十八章注：「

下德求而得之，爲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蓋「進物」，「治物」必至於失道也，疑「道」上當有「失」字；而此「失」字又誤入於「無爲」句上也。又：「失無爲」之「失」，竝疑乃「去」字形近而訛。「去無爲」即「求而得之，爲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也。此卽三十八章：「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之意；故以注「大道廢有仁義」也。

魚相忘於江湖之道則相濡之德生也

陶氏曰：『愚案：「之道」上奪「相忘」二字，下奪「失」字。其文云：「魚相忘於江湖之道失，則相濡之德生也」。』

案：陶說是也，但不增「相忘」二字，說亦可通。

十九章

聖智才之善也仁義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

案：釋文：『之「善」，一本作「傑」；「行」，下孟反。』是「善」當作「傑」，且此句必有一「行」字。易順鼎曰：『釋文出「行」字于「之善」兩字之下，「唯之與阿」之上。』

今攷其間並無「行」字，疑「仁義人之善也」，當本作「行之善也」。才、行、用爲三事；蓋儒家以仁義爲人之善，道家以仁義爲行之善；若云仁之善而絕之，是直絕其本來之善。老子所絕之仁義，乃謂有意行仁義者；王注以爲行之善，真得其旨矣。『易說埤埭。老子微旨例略云：「夫聖智才之傑也，仁義行之大者也，巧利用之善也。」』當據『例略』文改正。

二十一章

恍惚無形不繫之歎

案：孫人和云：『二十一章：「唯恍唯惚」，文選王簡棲頭陀寺碑文注引王注云：「恍惚，無形不繫之貌」，今「貌」誤爲「歎」。下文：「窈冥，深遠之歎。」「歎」亦「貌」字之誤。』孫說是也，當據改正。

窈冥深遠之歎

案：「歎」字亦從孫氏說改「貌」，說見前。

信信驗也

案：疑衍「信」字，元文當作：「信，驗也。」國策齊策：「亦驗其辭於王前。」注：「信也。」是「信」、「驗」古可互訓；當刪「信」字。

無名則是其名也自古及今無不由此而成

案：無名，道也；「不繫」即「無名」也。上文注：「以無形始物，不繫成物；萬物以始以成。」一章注：「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二十五章注：「混然不可得而知，萬物由之以成。」疑「無不」上脫「萬物」二字，元文當作：「萬物無不由此而成。」「由此」即由無名，亦即由道也。應予補正。

以無名說萬物始也

案：蔣錫昌曰：『王注：「以無名說萬物始也」之「說」，實爲「閱」字之誤。宋李霖道德真經取善集引王弼曰：「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閱萬物始也；」可證。』蔣說是也。經文作：「以閱衆甫，」則注亦當從之。當據改正。

二十三章

言暴疾美興不長也

案：「美與」二字無義。疑「美」字乃「戾」字之形誤。禮記：「風戾以食之。」文選潘岳賦：「疾風戾而吹帷。」言飄風驟雨，疾戾而興也。惟三十章注：「壯，武力暴興，喻以兵強於天下者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故暴興必不道早已也。」兩作「暴興」，其中俱無「疾美」二字，抑亦衍文歟？

以無爲爲君不言爲教

案：蔣錫昌曰：『二十三章王注：「以無爲爲居，（原誤作「君」，形近而誤。）不言爲教」。』蔣說是也。十七章注：「太上，大人在上；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七十二章注：「清靜無爲謂之居。」「處」、「居」同義，是「君」當作「居」；應從蔣說改正。又「不言」上疑奪「以」字，六十三章注：「以無爲爲居，以不言爲教。」依王文例，當據補。

得少也少則得故曰得也行得則與得同體故曰同於得也

陶氏曰：『愚案：「得少也」，義不可通。「德」、「得」二字，古雖通用，而經文自作「德」。此注當云：「德，得也，少則得；故曰：德也。行得則與德同體，故曰：同於德也」。「少則得，多則惑」，本上章經文。』

案：陶氏曰：「德，得也，少則得。」以意改，非是。書旅獒：「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疏：「終必損累大德。」下注：「失，累多也」。疑此當作：「得，累少也；少則得，故曰：得也。」

失累多也累多則失故曰失也行失則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也

陶氏曰：『愚案：此當云：「失，累也，多則累；故曰：失也。行累則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也」。』

案：陶氏曰：『失，累也，多則累。』亦以意改，並非也。疑下「累」字衍文，元文當作：「失，累多也；多則失，故曰：失也。」「多則失」，猶云：「多則惑」也。

二十五章

不知其誰之子故先天地生

案：此引經文，「故」下當有「曰」字。

周行無所不至而免殆能生大形也

陶氏曰：『愚案，「而免殆」，當作：「而不危殆。」永樂大典本：「免」正作「危」，而奪去「不」字；後人輒改「危」爲「免」，非注意也。』

案按：「免殆」猶「不殆」，說亦可通。

故可以爲天下母也

案案：此引經文，「故」下當有「曰」字。

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稱最大也責其字定之所由則繫於大

案案：「字定」二字疑倒誤。上注云：「名以定形，混成無形，不可得而定也。」又云：「取其可言之稱最大也。」名既「不可得而定」，則「取其可言之稱最大」者，以定其字。故云：「責其定字之所由，則繫於大」也。

處人主之大也

案案：此下疑有奪文。末段注：「所以爲主，其一之者主也。」與上文：「地法於天，人故象焉，」誼不甚相應；疑卽此下之脫誤。而兩「主」字，俱當作「王」；其文云：「處人主之大也，所以爲王；其一之者王也。」上注：「而王是人之主也。」經文：「王亦大」，故云：「

處人主之大也，所以爲王。」三十九章：「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故云：「其一之者王也。」

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

陶氏曰：『愚案：「乃得其性」下當有「法自然也」四字，與上文：「法地也」，「法天也」，「法道也」一律；因下有複句而誤奪之。』

案案：陶說是也，當據補正。惟此節在「窮極之辭也」句下脫去七十餘字，錯入四章注文；其云：「故人雖知萬物治也，治而不以二儀之道，則不能瞻也。」此兩「治」字，俱當作「法」字；形近致誤也。又：「萬物」下疑當有「之」字。又：「地雖形魄，不法於天，則不能全其寧，天雖精象，不法於道，則不能保其精。」三十九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又：「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俱以「清」、「寧」相對爲文；此「清」字疑係因涉上「精象」並形近而誤爲「精」也。是此節王注全文元當作：「法，誚法則也。人不違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違天，乃得全載；法天也。天不違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夫執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執一國之量者，不能成國；窮力舉重，不能爲用。故人雖知萬物之法也，法而不以二儀之道，則不能瞻也。地雖形魄，不法於天，則不能全

其寧；天雖精象，不法於道，則不能保其清。用智不及無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及無形，有儀不及無儀；故轉相法也。道順自然，天故資焉；天法於道，地故則焉；地法於天，人故象焉。」應予補正。

二十七章

順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故物得至而無轍迹也

陶氏曰：『愚案：「始」當爲「施」，「不造不施」，見下節注。』

案案：陶說未必然也。五章注：「無爲無造」，又：「造立施化。」十八章注：「施慧立善。」下文注：「不設不施」，「不造不施」。王文或「爲」、「造」對文，或以「造」、「施」對文，或以「立」、「施」對文，或以「設」、「施」對文；順文變改。下文云：「聖人不立形名，以檢於物；不造進向，以殊棄不肖；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爲始。」依此注，則元文：「順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正與此相應，無煩更改也。

不別不析故無瑕譴可得其門也

案案：「門」字在此義晦。疑係「閒」字之闕誤。說文：「閒，隙也。」上云：「不別不析，

」故無閒可入，無隙可乘也。

不造進向以殊棄不肖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爲始

案案：「輔」字疑誤。焦竑曰：「既曰自然矣，而又輔之；非自然也。」韓非子喻老篇：「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恃」疑「待」之誤，「待」萬物之自然，即順物自然之意。十七章注：「輔物失眞，則疵弊作。」三十章注：「爲始者務欲立功生事，」是不當作「輔」明矣。此弼依六十四章文作注，經文「以輔」亦當作「以待」。

二十八章

雄先之屬雌後之屬也知爲天下之先也必後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

陶氏曰：『愚案：「知爲天下」以下十字，文有脫誤，「必」蓋「心」之誤；意蓋謂：知爲天下之先，心居天下之後。』

案案：陶說鑿矣。疑「必」下奪「身」字。下文明引二章：「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又二章注：「身先、身存，」此作「身後」，正與「身先」反正互明。是元文當作：「知爲天下之先也，必身後也。」此與六十七章：「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辭異而旨同也。

三十章

爲始者務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務欲還反無爲

陶氏曰：『愚案：「始」字無義，疑當作「強」；承上「不以兵強天下」而言，以右偏相似而誤。』

案案：陶說非也。十七章注：「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爲始。」二十三章注：「以無爲爲居，以不言爲教；縣縣若存，而物得其真。」二十七章注：「順自然而行，不造不始。」又：「聖人不立形名，以檢於物，不造進向，以殊棄不肖；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爲始。」又五十六章：「言者不知，」注：「造事端也。」爲始則立功生事，不能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造事端也。是原注不誤。又：釋文出「治」字，云：「直吏反。」集注本作「治」。「治」、「始」形近，古並通用，作「治」亦通；惟不應作「強」。

言用兵雖趣功濟難然時故不得已當復用者但當以除暴亂不遂用果以爲強也

陶氏曰：『愚案：「果濟難」，「果」字涉經文而衍；「當復用」，「當」字涉下文而衍；「復」爲「後」字之誤。其文云：「言用兵雖趣功濟難，然時故不得已後用者。」「時」與「是」；

「故」與「固」，皆通用。』

案案：陶說固當，惟有未盡。「功」字疑係「以」字形似而誤。上注云：「務欲立功生事。」此言「不得已」，當不可言「趣功」。上注：「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正作：「趣以濟難。」是此亦當作「以」。又：「不得已」下當有「而」字。三十章：「不得已而用之，」正當作：「不得已而後用者。」又：「用果以爲強」之「用」字，疑當作「因」，形近致誤。經文：「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此注云：「不遂因果以爲強也，」猶云：「不致因其果之，故而至於爲強也；蓋「強梁者，不得其死」也。

三十一章

此章無注。

案案：四家集注本引有：「弼曰疑此非老子之作也」十字，當附此章之末。

三十二章

樸之爲物憤然不偏近於無有

案案：釋文：『「憤」，徒回反。』易順鼎曰：『據釋文，「憤」當作「隤」。易下繫：「夫

坤，隤然示人簡矣。」虞注：「安也。」王義當同。故云：「隤然不偏。」憤，亂也，非其義。」易說是也，當據改。

川谷之以求江與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歸者世行道於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陶氏曰：『愚案：「川谷之求江與海」，「求」字不當有；本作：「川谷之與江海」，因「與」字誤倒在下，後人妄增「求」字以足句耳。「而自歸者」下當有「也」字，「世」即「也」字之誤；隸書「世」、「也」二字極相似。』

峯案：陶謂：『「世」即「也」字之誤，』是也。惟「川谷之以求江與海」，陶所據聚珍本無「以」字。疑「以」字乃「自」字之誤，古文形近似也。下文云：「不召不求而自歸者，」又云：「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則元文當作：「川谷之自求江海，非江海召之。」方可與下文意義相承也。陶說不可從。

三十三章

明用於己則物無避焉力用於己則物無改焉

峯案：「改」字疑誤。波多野太郎引服部南郭云：『「改」當爲「攻」，』是也。四十九章注：「甚矣，害之大也，莫大於用明矣。夫任智則人與之訟，任力則人與之爭；智不出於人，而立乎訟地，則窮矣。力不出於人，而立乎爭地，則危矣。未有能使人無用其智力乎己者也。如此，則己以一敵人，而人以千萬敵己也。若乃多其法網，煩其刑罰，塞其徑路，攻其幽宅，則萬物失其自然，百姓喪其手足。」此注正言「用智」，「用力」；「攻其幽宅」，即「物有攻焉」；反正同意，是「改」當作「攻」。應據改正。

三十四章

言道汜濫無所不適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則無所不至也

峯案：「用」字疑係「周」字，形近而誤；而下又奪「行」字。二十五章注，「周行無所不至。」此言道可左右上下周旋，故下疊云：「而周行則無所不至也。」當予補正。又：「行」疑亦當作「旋」，皆通。

萬物皆歸之以生而力使不知其所由此不爲小故復可名於大矣

峯案：波多野太郎引屋代輪池云：「小」恐當作「主」。』是也。又「力」字在此無義，疑係

「功」字之闕誤；下又奪「之」字，本作「功之」；並當在「其」字下。二章注：「使功在己，則功不可久也。」此言「生而不有」之意，元文當作：「萬物皆歸之以生，而使不知其功之所由；此不爲主，故復可名於大矣。」

三十五章

大象天象之母也不寒不溫不涼故能包通萬物無所犯傷主若執之則天下往也

陶氏曰：『愚案：「不涼」上奪「不炎」二字，此承上「天象之母」，故隱括四時言之。四十一章注云：「不溫則炎，不涼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

案：陶說非也。老子微旨例略云：「不溫不涼，不宮不商。」又云：「若溫也，則不能涼矣；宮也，則不能商矣。」又云：「不炎不寒，不柔不剛。」又云：「無鹹味之狀，溫涼之象。」是王文常以「不溫不涼」；「不炎不寒」；各自連文。是「不炎」二字當在「不寒」上，其文當作：「不炎不寒，不溫不涼」也。

三十六章

將欲除強梁去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假刑爲大以除將物也故曰微明也

案：二十七章注：「因物之數，不假形也。」又：「此五者，皆言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刑制物也。」又：「聖人不立形名，以檢於物，不造進向，以殊棄不肖。」四十一章注：「因物之性，不執平以割物。」下文注云：「唯因物之性，不假刑以理物。」此文：「爲大以除將物」六字，義不可曉，當有錯失。波多野太郎云：『「將」當作「戕」，疑形近誤；似當作「戕」。又「除」下疑脫「強」字，並當在「爲大」之間，作：「爲除強大」，方與上：「將欲除強梁，去暴亂」相應。且此四字，並應在「不假刑」句上，元文當作：「爲除強大，不假刑以戕物也。」正承「因物之性，令其自戮」句也。』

足其張令之足而又求其張則衆所歛也與其張之不足而改其求張者愈益而已反危

陶氏曰：『愚案：足其張，乃釋經「固張」之義；疑此句之上當疊「固張」二字。「則改」二字亦有誤，未詳所當作。』

案：七十七章云：「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此「足其張，令之足而求其張。」是 higher 舉之，反天之道；故云：「則衆所歛也」，此盈則必溢也。「與」、「舉」古通，「改」疑「致」之形誤。「而已反危」四字倒誤，當作：「反危而已」。元文當云：「舉其張之不足，而致其求張者愈益反危而已。」其意若云：彼本不足，吾舉之而使之足；彼而又求其張，張之不已，致爲「衆所歛也」。故云：「而致其求張者愈益反危而已。」此即「

欲歛固張」之意也。

三十七章

萬物無不由爲以治以成也

陶氏曰：『愚案：古逸叢書本注文無「之」字，然此注之文，實有錯亂。元文當云：「無不爲，萬物由之以始以成也」。乃先疊文而後釋其義。』由之」蒙上文「無爲」而言，萬物之始成，由於無爲，故曰：「無爲而無不爲也」。句中「之」字非衍，但誤倒耳。古逸本刪「之」字，文雖較順，而實非其旨。一章及二十一章注皆云：「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明「治」爲「始」字之誤。』

峯案：陶云：『「治」爲「始」字之誤，』是也。惟「爲」字疑涉經文「無不爲」而衍。元文當作：「萬物無不由之以始以成也。」上文注：「順自然也，」即釋經文「無爲」之義；此句正釋經文「無不爲」也。「之」字指道而言也。五十一章注：「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可證。是改「爲」作「之」則可矣。

『陶鴻慶老子王弼注勘誤』補正（據「古逸叢書」本）

下篇

三十八章

何以盡德以無爲用以無爲用則莫不載也故物無焉則無物不經有焉則不足以免其生

峯案：「故物無焉」句，「物」字衍，並當在「莫不載」上；元文當作：「以無爲用，則物莫不載也。故無焉，則無物不經；有焉，則不足以免其生。」其意猶云：以無爲用，則無物不可用。以有爲用，則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也。

將明德之上下輒舉下德以對上德至於無以爲極下德下之量上仁是也足及於無以爲而猶爲之焉

陶氏曰：『愚案：「之量」上不當有「下」字，言至於上仁之無以爲，已極下德之量也。』

峯案：陶說是也。惟「至於無以爲極」句，疑「無」下奪去「德」字，「極」下當有「焉」字

；元文當作：「至於無德以爲極焉」。上云：「以對上德」，「上德不德，是以無德；」此故云：「至於無德」也。又「足」字疑係「是」字之形近而譌。

愛不能兼則有抑抗正眞而義理之者

案：集注本「眞」作「直」。字佐美惠曰：「『正眞』據後語，當作『正直』。是也。下云：『忿枉祐直』，「而貴正直，不能正直；」當據改正。惟「義理」上疑奪「失」字，否則義不相應。元文當作：「愛不能兼，則有抑抗正直而失義理之者。」

故雖德盛業大富而有萬物猶各得其德

案：集注本無「而」字。易繫辭傳：「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此弼引易文作注。疑「富而」二字倒誤，當作：「德盛業大而富有」。

雖貴以無爲用不能捨無以爲體也不能捨無以爲體則失其爲大矣

陶氏曰：「『雖貴以無爲用』，當作『雖貴無以爲用』。十一章經云：「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案：陶說強解。「以無」與下文「捨無」正相應也。惟下「不能」二字當衍，元文當作：「

捨無以爲體，則失其爲大矣」。蓋「捨無以爲體」，猶云：「不以無爲體」，不以無爲體，則不得以無爲用矣。

以無爲用德其母

案：集注本「德」上有「則」字，是也，當據增。又「德」、「得」雖通，此當作「得」。五十一章：「既得其母」，亦作「得」。

通簡不陽

案：集注本「陽」作「暢」，是也。陽、暢形近而誤，當據改正。

故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案：此引經文，「故」下當有「曰」字。

雖德其情姦巧彌密

案：集注本「德」作「得」，是也，當據改正。

夫載之以大道鎮之以無名則物無所尚志無所營各任其貞事用其誠

案：「貞」字疑當作「眞」，二十八章注：「樸，眞也。」三十七章：「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上云：「鎮之以無名。」二十三章注：「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爲爲居，不言爲教；縣縣若存，而物得其眞。」此注云：「物無所尚，志無所營，」正復相同；是當作「眞」，於義爲長。

三十九章

物皆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以居成居成則失其母

案：集注本「舍」下有「一」字，是也。「舍一」卽上章注：「捨母而適其子。功雖大焉，必有不濟。」故云：「居成則失其母。」當據集注本補正。

貴在其母而母無貴形

案：「無貴」二字疑倒誤，當作「母貴無形」。五十二章注：「母，本也。」二十五章：「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是「母」卽「道」也。三十二章注：「道無形不繫

」可證。

故致數與乃無與也

案：道藏王本並集注本，經注兩「與」字俱作「譽」。釋文出「譽」字，注：「毀譽也。」范應元古本集註同，注云：「譽，美稱也，王弼同古本。」當據改正。

四十章

動皆知其所無則物通矣

案：「知」集注本作「之」，是也；音近致誤。下文注：「有之所始，以無爲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四十二章注：「從無之有，」此言從有之無，反於其本也。作「之」於義爲長；當據改正。

四十一章

儉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儉匹

案：「匹」字無義。說文：「偷，苟且也。本作殫。」疑上「匹」字乃「且」字之闕壞，又橫豎之而誤；上又奪「苟」字。末「匹」字係「也」字之形譌；校者不察，沿上訛字之「匹」而並改之。疑元文當作：「偷，苟且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也。」「不立不施」，正若苟且也。

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別故必晚成也

陶氏曰：『愚案：上「成」字衍文，當云：「大器，天下大器」，乃疊經文，「全」蓋「分」之誤：「不持分別」，即「無所別析」也。』

案：陶謂：『「全」蓋「分」之誤』，是也。二十九章：「天下神器。」注：「器，合成也。」六十七章：「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注：「唯後外其身，為物所歸，然後乃能立成器為天下利，為物之長也。」疑「成」下奪「器」字，而「成器」又在「天下」二字之下；作「天下成器」。元文當作：「大器，天下成器：不持分別，故必晚成也。」

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

陶氏曰：『愚案：「不可得聞之音也」句上當有「大音」二字。』

案：不增「大音」二字，本自可通。

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

案：波多野太郎云：『列子天瑞篇張湛注引作：「若宮也則不能商」。按：似張湛以意改也。』非是，此湛引老子微旨例略文也。又：「有」字當作「音而」，元文本作：「音而聲者，非大音也。」與下文注：「象而形者，非大象也。」句法一律。微旨例略正作：「音而聲者，非大音也」。當據改正。

有形則有分有分者不溫則炎不炎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

陶氏曰：『愚案「不炎則寒」，當作「不涼則寒」；此隱括四時之序言之，可與三十五章「大象」注互證。』

案：陶說非也。老子微旨例略云：「不溫不涼，」又云：「不炎不寒。」王文常以溫、涼，炎、寒，各自相對成文。文選顏延年應詔曲水讌詩，李善注引王弼曰：「有形則亦有分，有分者不溫則涼，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正作「不溫則涼，」惟奪「不炎則寒」四字。釋文出「炎」字云：「于沾反。」則當有此四字。是上「炎」字乃「涼」字之誤，當據改正。波多野太郎云：『按：列子注：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宮也則不能商。」蓋張湛約王注引之，非其全文。』非也；此引微旨例略文，非老子注也。又：「大象」

下當有「也」字，文選注引微旨例略文，並有此「也」字；當據增。

物以之成而不見其成形

案：集注本無下「成」字，是也。當據刪。

成之不如機匠之裁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

案：三十八章注：「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爲匠也。」疑「其形」二字當在「裁」字下。

「機匠」即「器匠」。元文當云：「成之，不如機匠之裁其形，無物而不濟；故曰：善成。」

四十二章

損之而益豈虛言也

陶氏曰：『愚案：中奪「益之而損」四字，二句乃疊經文。』

案：本自可通。似不必增此四字。二十二章：『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亦未及下文：「枉則直」諸句也。

而用夫自然舉其至理順之必吉違之必凶

案：二十七章注：「因物自然，不設不施。」四十一章注：「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四十五章注：「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爲異端。」五十六章注：「因自然也。」疑「用」字乃「因」字之誤；形近故也。作「因」可與下「順」字相應，於義爲長。元文當作：「而因夫自然，舉其至理；順之必吉，違之必凶。」

強梁則必不得其死人相教爲強梁則必如我之教人不當爲強梁也

陶氏曰：『愚案：「則必如我之教人」，「則」當爲「非」；作「則」者，涉上文而誤也。』

案：疑「必」字當作「非」，元文作：「則非如我之教人」。謂我與人之教，趣舍不同也。依陶說作：「非必如我之教人」，則是人之教人，或亦有與我同也。是作「則非」，於義爲長。

四十四章

得多利而亡何者爲病也

案：魏源引「多」作「名」，是也。上文注：「尚名好高，其身必疏；貪貨無厭，其身必少。」正以「名」、「利」與「身」對言。當據改。

四十五章

大盈沖足隨物而與無所愛矜故若沖也

陶氏曰：『愚案：沖，虛也，與足相反，「沖足」二字，不得連文：疑當爲「常足」，乃釋「大盈」之義。下章經云：「知足之足常足矣」。』

案：陶說未確。浙江圖書館本校勘記云：『原刻「充」作「沖」，今據閣本，江、閩兩聚珍本正。』作「充」是也。當據改。

隨物而直直不在一故若屈也

案：「一」字無義。彭耜云：『「一」作「己」。』波多野太郎云：『作「己」是也。言直不在己，則隨物而直，故若屈也。』當據改正。

躁罷然後勝寒無爲以勝熱

案：義不可曉，必有譌誤。蔣錫昌曰：『經文：「躁勝寒，靜勝熱。」疑作：「靜勝躁，寒勝熱。」二十六章：「靜爲躁君。」「靜」、「躁」對言，其證一也。六十章王注：「躁則多害，靜則全眞。」六十一章王注：「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七十二章王注：「離其清淨，行其躁欲。」皆「靜」、「躁」對言，其證二也。……「靜勝躁，寒勝熱，」言靜可勝動，寒可勝熱也。』蔣說是也。韓非子解老篇云：『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亦「靜」、「躁」對言。淮南子原道訓：『夫精神氣志者，「靜」以日充者以壯；「躁」以日耗者以老。』兵略訓：『「靜」以合「躁」，彼「躁」我「靜」。』又云：『「靜」爲「躁」奇。』詮言訓：『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不僅「靜」、「躁」對文，且直云：「靜之勝躁」也。且下文注：「靜則全物之眞，躁則犯物之性。故惟清靜，乃得如上諸大也」。若「躁勝寒」，則大背老氏之旨；且下文亦不能謂：「清靜爲天下之正也」。經既有誤，注又譌脫；遂至不可解。疑此注：「罷」字乃「則能」二字之闕誤屬混，「然後」二字當在「靜」字之下。「以」上又奪「可」字。又七十二章注：「清靜無爲謂之居。」「無爲」二字當在下文注內，「清靜」二字之上。司馬遷史記老子列傳末云：「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則此章經文當作：「靜勝躁，寒勝熱；清靜爲天下正。」其注當云：「靜則能勝躁，寒然後可以勝熱；以此推之，則清靜無爲爲天下正也。」

四十九章

百姓與能者與之資者取之

案：集注本無上「者」字，是也。此弼引易繫辭文作注也。易文無「者」字。「者」字當刪。

夫以明察物物亦競以其明應之以不信察物物亦競以其不信應之

陶氏曰：「物亦競以其明應之」，「應」當爲「避」；「以不信察物」，「察」當爲「求」。下文云：「無所察然，百姓何避；無所求焉，百姓何應」。承此言。」

案：原文說亦可通。

是以聖人之於天下歛歛焉心無所主也爲天下渾心焉意無所適莫也

案：「莫」字於此無義，疑衍文。此當作：「意無所適也」，正與上文：「心無所主也」，相對成義。

五十一章

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有所由焉則莫不由乎道也故推而極之亦至道也

案：老子微旨例略：「功之所以成」下，有「必生乎無形，由乎無名；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數句，當補入。又：「至」下疑脫「於」字，當增。元文當作：「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出乎無形，由乎無名。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皆有所由，有所由焉，則莫不由乎道也。故推而極之，亦至於道也。」

命並作爵

案：「爵」字無義。疑當作「爲」，形近誤也。莊子田子方篇：「無爲而才自然矣。」繕性篇：「莫之爲而常自然。」當即引此經文。是經文「命」字亦當作「爲」；「命」字雖亦可通，然不如作「爲」義長。或以「爵」釋「爵命」，鑿矣。

謂成其實各得其庇蔭不傷其體矣

案：此文有譌脫。孫人和曰：「五十一章：『亭之毒之，』初學記九引王注云：『亭謂品其

形，毒謂成其質。」文選辯命論注引同，今本脫：「亭謂品其形毒」六字。「質」又誤爲「實」字。孫說是也，當據補正。

五十二章

爲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

案案：「治」疑「始」之誤；「之」亦「立」之誤；皆形近也。三十章注：「爲始者，務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務欲還反無爲。」又疑：「在」係「任」字之譌，其上又奪「足」字。元文當云：「爲始立功，不足任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見小者，乃「有道者，務欲還反無爲也」。「見大不明」者，乃「不足任大」也。

五十四章

修之不廢所施轉大

案案：三十八章注：「故有弘普博施仁愛之者」；又：「不能無爲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俱「博施」連文。「轉」疑係「博」字之誤，形近故也。集注本正作「博」，作「

博」義長。

所謂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也

案案：「以」上當有「可」字。

五十五章

赤子無求無欲不犯衆物故毒蟲之物無犯之人也

陶氏曰：「愚案：『毒蟲之物』，疑當作『毒螫人之物』；『無犯之人』，『人』字衍；卽上句『人』字誤奪在下者。」

案案：陶謂：『「無犯之人」，「人」字「衍」』，是也。經文：「蜂蠆虺蛇不螫，」俞樾曰：『河上公本作「毒蟲不螫」，注云：「蜂蠆蛇虺不螫」；是此六字乃河上公注也。』俞說是也。疑王本與河上本經同而注亦相似也。此「毒蟲」二字由經混入注文，而「蜂蠆虺蛇」四字又從注文闢入正文也。陶謂「毒蟲」疑當作「毒螫」並是也；惟「毒螫」下不當有「人」字。是此注文元文當作：「赤子無求無欲，不犯衆物；故蜂蠆虺蛇毒螫之物，無犯之也。」

以柔弱之故故握能周固

案：集注本「周」作「堅」，並通。

不皦不昧不溫不涼此常也無形不可得而見曰明也

案：東條弘曰：『知常曰明』，既出十六章；彼注曰：『常之爲物，不偏不彰，無皦昧之狀，溫涼之象；故曰：知常曰明也。』文義與此注同；則注「曰」上，脫「故曰知常」。其說是也。老子微旨例略云：『無皦昧之狀，溫涼之象，故知常曰明也。』少一「曰」字，當據東條說補正。

五十七章

本不立而未淺民無所及故必至於奇用兵也

案：「及」字疑係「復」字之闕壞而訛；五十八章注：『此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復也。』可證。桃源藏云：「及」疑當作「反」，亦通。經云：『以奇用兵』，又疑：「於」下脫「以」字。元文當作：『本不立而未淺，民無所復；故必至於以奇用兵也。』

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強則國家弱

案：「己」字乃「民」字之闕壞而誤。下文云：『民強則國家弱』，蓋有利民之器，故民強而國家弱也。此釋上經文：『民多利器，國家滋昏。』與三十章注：『利器，利國之器也。』異，蓋彼注乃釋經文：『國之利器』也。

利器欲以強國者也而國愈昏多

陶氏曰：『昏多』爲「昏弱」之誤，上節「國家滋昏」注云：『民強則國家弱。』

案：陶謂：『昏多』爲「昏弱」之誤，『未必是。惟「利器」上疑奪「多」字。上文云：『多忌諱欲以恥貧，而民彌貧。』此當云：『多利器欲以強國者也，而國愈昏。』前者指經文：『天下多忌諱』言，後者指經文：『民多利器』言也。蓋「多」誤入下文「昏」字下也。無「弱」字本自可通。

五十八章

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政可舉悶悶然卒至於大治

陶氏曰：『愚案：「無形」以下十字，疑本作：「無可形名，無可正舉。」下節注云：「誰知善治之極乎？唯無可正舉，無可形名；悶悶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極也。」承此言。』

案：原注本自可通，下節注當係變文；似不必拘泥。

立善以和萬物

案：集注本無「萬」字，是也。下文：「以方導物」，「不以方割物」，「劇傷於物也」，「以直導物」，「激沸於物也」，「物」上俱無「萬」字；當據集注本刪。

言人之迷惑失道固久矣不可便正善治以責

案：「不可便正善治以責」，詞意晦昧，疑當作：「不可便責以正善治」。

以方導物舍去其邪不以方割物所謂大方無隅

陶氏曰：『愚案：「舍去其邪」，依下二節注，當作：「令去其邪」。』

案：陶說是也，釋文出「令」字，當據改正。又：「無隅」下當有「也」字，下文注：「所謂大直若屈也」，與比句法一律；當有「也」字。

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也

案：「沸」疑當作「拂」，釋文作「拂」；李霖道德真經取善集引，亦作「拂」。作「拂」義長。

六十章

神聖合道交歸之也

案：此文當有脫誤。上文：「道洽，則神不傷人。」又：「道洽，則聖人亦不傷人。」疑此「合」字乃「洽」字之闕壞，又與「道」字倒置。此當云：「神聖道洽。」又：「交歸」上疑脫「故德」二字。元文當作：「神聖道洽，故德交歸之也。」「神聖道洽」，即所以釋經文：「兩不相傷」也。

六十一章

以其靜故能爲下也牝雌也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

案：經文：「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則此注當作：「牝，雌也；以其靜，故能爲下也。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先以雌言，後以雄言；乃能與經文相應也。

六十二章

無所而不施

案：「而」字疑係衍文。

六十四章

以其安不忘危持之不忘亡謀之無功之勢故曰易也

案：老子微旨例略云：「夫存者不以存爲存，以其不忘亡也。安者不以安爲安，以其不忘危也。」易繫辭傳云：「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此弼約引易文作注也。「持」字疑係「存」字，涉經文：「其安易持」而誤也。是元文當作：「以其安不忘危，存之不忘亡，謀之無功之勢；故曰：易也。」

未足以興大功故易也

案：上節注云：「謀之無功之勢，故曰：易也。」依例，在此「故」下當有「曰」字。

六十五章

智猶治也以智而治國所以謂之賊者故謂之智也

陶氏曰：「愚案：注文多譌，下文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僞。』又云：『思惟密巧，奸僞益滋。』疑元文本云：『智，猶巧也。以智巧治國，乃所以賊之；故謂之賊也。』」

案：陶說非也。三章：「使夫智者不敢爲也」，注：「知，謂知爲也。」知，釋文云：「音智。」二章注：「智慧自備，爲則僞也。」二十五章注：「用智不及無知。」，疑當作：「智，猶知也。」下文云：「當務塞兌閉門，令無知、無欲。」以智而治國，則是令民有知、有欲。五十二章所謂：「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故云：「所以謂之賊者，故謂之智也。」

六十七章

唯後外其身爲物所歸然後乃能立成器爲天下利爲物之長

陶氏曰：『愚案：「立成」無義，「立」疑「善」之壞字；四十一章注云：「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是其證也。「器」字當在「爲天下利」下。』

峯案：注文不誤，此弼引易文作注也。易繫辭傳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與此義同，陶氏疏矣！

六十九章

彼遂不止

陶氏曰：『「彼」字疑當爲「進」，「進遂不止」；釋經文：「不敢進寸而退尺」之義。』

峯案：陶說恐非。波多野太郎云：『按：此注與下注：「行，謂行陳也」，其誼戾矣；且分置不得其理。疑河上公注攙入。經文：「行無行」下，河上公注曰：「彼遂不止，爲天下賊；雖行誅之，不行執也」。其說是也。疑集注本衍「彼遂不止」四字，校者誤爲弼注，臆增「弼曰」二字；今本據集注誤增也，當刪去。』

不敢爲物先用戰猶行無行

峯案：經云：「用兵有言」，疑「戰」當作「兵」。作「兵」義長。

七十章

知我益希我亦無匹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也

陶氏曰：『愚案：「我亦無匹」，「亦」當爲「益」字之誤；「知我益希，我益無匹」；二句語氣相承。』

峯案：作「亦」本自可通。

七十一章

以其病病是不病

峯案：此章無注，惟集注本有：「弼曰病病者知所以爲病」十字，各本俱無。當是經文：「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二句下之注文。當據補正。

七十二章

清淨無爲謂之居

峯案：集注本「淨」作「靜」，是也。各章俱作「靜」，獨此章及下文注作「淨」；應據改

正。

離其清淨行其躁欲

案：集注本「淨」作「靜」，與上文同；應並據改正。

自貴則物狎厭居生

陶氏曰：『愚案：「物」蓋「將」字之誤；草書似之。「狎厭居生」，當作：「狎居厭生。」本章經云：「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案：陶謂「物」乃「將」之誤，是也。惟「狎厭居生」，說自可通；不必強改。

七十三章

孰誰也言誰能知天下之所惡意故邪其唯聖人夫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

陶氏曰：『愚案：此多衍文。列子力命篇引此經文，張注引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意耶？其唯聖人也。」可據以訂正。』

案：陶說是也。此文多錯亂。疑「下」字爲「天」字之誤。「天之所惡」四字，本當在「孰

誰也」下；而錯入下文。又：「故」字上奪「孰知其」三字；並應在「天之所惡」下。「邪」字正直接於「意」字之下。元文當作：「孰，誰也。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誰能知天意邪？其唯聖人夫！」「夫」字連上讀，下文自「聖人之明」起句。

天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案：集注本「天」作「夫」，是也。二十二章經文：「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引經文作注，「天」字蓋涉經文：「天之道」並形近而誤也。

處下則物自歸

案：依弼注文例，「歸」下當有「之也」二字。

垂象而見吉凶先事而設誠

案：集注本「誠」作「誠」，是也。「誠」、「誠」形近致誤。作「誠」義長。下文：「安而不忘危，未兆而謀之」；即「先事而設誠」也。當據改。

七十四章

不仁者人之所疾也

案：勞健曰：『王注「人」字，當爲「天」字之譌；語出前章：「天之所惡」。』勞說是也。
河上公注云：「司殺者天，居高臨下，司察人過；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也。」經文：「司殺者」與「大匠」，皆指「天」言也。當據改。

七十五章

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從上也

案：集注本彌注末有：「疑此非老子之所作」八字，似當附此注末。

七十九章

不明理其契以致大怨已至而德和之其傷不復故有餘怨也

案：文有脫誤。疑「大怨」下奪「大怨」二字；又：「德」上當有「以」字。六十三章經云：「報怨以德。」此當云：「不明理其契，以致大怨；大怨已至，而以德和之，其傷不復；故

有餘怨也。」

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念怨生而後責於人也

案：集注本下「念」字作「令」，是也。「念」、「令」形近，又因涉上「念」字而誤；當據改正。

八十一章

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

案：波多野太郎云：『按：「自」字疑作「不」。二章：「生而不有」。』其說是也。當據改。

本書引用及參考書目

- | | |
|--------------|---------------------------|
| 老子道德經王弼注 | 古逸叢書本武英殿聚珍本道藏本浙江書局本浙江圖書館本 |
| 老子河上公章句 | 世界書局本日本岡田實本宇佐美惠本 |
| 陶鴻慶讀老子札記 | 道藏本涵芬樓影印宋建安虞氏本明世德堂刊本 |
| 王弼老子微旨例略 | 待曉廬老莊札記排印本 |
| 陸德明經典釋文老子音義 | 道藏本無求備齋影印本 |
| 張氏四家道德真經集注 | 通志堂本抱經堂叢書本 |
| 彭耜道德真經集註並釋文 | 道藏本 |
| 劉惟永道德真經集義 | 道藏本 |
| 李霖道德真經取善集 | 道藏本 |
| 范應元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 | 續古逸叢書本 |
| 魏源老子本義 | 漸西村舍叢刊本世界書局本 |
| 俞樾老子子平義 | 春在堂全集諸子平義本世界書局本 |
| 易順鼎讀老子札記 | 寶瓠齋雜俎本 |

- | | |
|-------------|------------------------|
| 蔣錫昌老子校詁 |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
| 勞健老子古本考 | 手稿影印本 |
| 劉國鈞老子王弼注校記 | 圖書館學季刊第八卷第一期本 |
| 桃源藏老子評注 | 手鈔本 |
| 東條弘老子王注標識 | 手鈔本老子注釋全書本 |
| 波多野太郎老子王注校正 | 橫濱市立大學紀要本 |
| 嚴靈峯老子章句新編 |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本 |
| 嚴靈峯老子衆說糾繆 | 無求備齋排印本 |

(二) 陶鴻慶老子王弼注勘誤

讀諸子札記序

讀諸子札記若干卷，鹽城陶君筱石著也，同縣陳生鐘凡屬爲題詞，序其端曰，疇昔漢儒，考文稽古，刊改漏失，倣始鄭君，修理舊文，抑聞汲冢，世相祖述，沿襲有章，至于諸子，校讐亦興，漢世陰陶既辨，其術寔昌，魏晉而還，歲遠文遺，篆隸迭更，舛互不一，辨言觀古，尋究爲難，子雲徒嘆俄空，張敞未聞正讀，是以雌霓偶識，便副啓予，淮雨未通，曾無先覺，踳論曠稔，學者傷之，輒近學儒，推檢舊記，謾審音讀，匪無牆面，推測形失，猶有望文，惟君識綜九流，術該百氏，存雅言于既廢，幸缺文之猶及，慮乖典正，或謬研求，上起管書，下極法言，定其可知，以示百世，徵之竹素，備審精微，推迹故言，獨恢昭曠，將使朱紫有別，丹素無爽，亥豕之辨，有驗于昔談，焉烏之惑，永昭于來冊，此則思誤自適，道契邢生，刊謬成書，功均顏籀者矣，是宜油素傳美，殺青昭業，傳之同好，垂示後昆，俾知羽琫靈簡，信非難識，天祿校書，方斯差擬，故述其梗略，次爲序贊云爾，民國八年四月，儀徵劉師培。

清故舉人內閣中書鹽城陶君墓誌銘

鹽城兼有漢射陽鹽漬之地，忠義之士，若臧洪、陳容，負其高節冠於季世，文學如陳琳，則亦炳焉相與頡頏，孫曹列戍之後，江淮之間，往往不居者數百里，南北兩朝，則以淮陰爲出入兵爭之所，唐至五代，亦渺無人物可稱，宋季陸忠烈君實，始以忠節著，然陸幼育於丹徒宛童之寓，兩地爭之，意所謂嶠蔚供游談者，因不能專擅也，忠烈沒落六百餘年，而吾友陳君玉樹，甫以樸學與大郡先輩抗，吾前銘陳君，言鹽城得縣以來，未嘗有者，陳死，則有吾友陶君繼之，陶君諱鴻慶，字小石，又字秋農，自其大父諱隣者，用積，箸起家。考諱荀龍，益昌其業，而修善相繼，鍾美於君，特張厥門，君中光緒已卯鄉舉，年甫逾冠，嘽然若有不足，就業如平時，所治皆非科舉求速化者，累赴禮部試不第，閉門絕人事，喜學顏平原書，得其形似，因棄去，一意治經，及諸子之學，其法在審其文字歧互，證之故訓，通以聲音假借，更以他書例推定其謬謬衍攷，縝密虛靜，無適輕重，求之冥然，得之渙然，君之此學，蓋隱師高郵大儒王氏石臞文簡父子，旁及於德清俞氏蔭甫，壯歲之後，君病肺，喘嗽嘆，倚息不意，全所治又雕鏤肝腎之業，以程石自厲，不竟不休，鑽研疲茶至二十餘年，而學大成，君遂以此死矣，陳君之學，高亢絕俗，有范孟博攬轡澄清之志，君之學沈冥隱曜，避名若浼，出其所蓄，動靜翕閤，無不如志，不得不以儒者許之，君於余爲僚壻，同以咸豐己未生，病肺又與余同，余

謬以文辭見知當世，揚子雲所謂壯夫不爲者，君獨謂余可與道古今學術，每相見，叩以疑義，數言而解，既莫逆於心，又重有視蔭不保之歎，君沒後，從其子祖彝求君遺書，得讀禮志疑五卷，左傳列疏二卷，諸子札記：老子至尹文子凡二十三卷，讀通鑑札記十二卷，皆經寫定，可臧可傳，於是始知君著書之夥，不自表襮如此，吾愧爲子雲，當以蜀莊擬君矣，陳君之沒，直國家碑兀不安危亡交迫之際，其材能已爲當世貴顯者所稱，其學又爲通人達士咨嗟，許之陳君，可以無憾，君之死，當桑海之後，方以儒爲詬病，偷息人世，溘然就盡，上無所忠之，求其子息，雖欲爲汝南許沖抱父書表上於朝，漢建光初元之事，豈可再見，是君於陳君，其遇與不遇，已不能相仿佛，況更後數十年，又誰能繼君之學者，此余讀君書而潛焉出涕也，君沒於丁巳十二月，年五十有九，配趙恭人，余姨也，先君數年卒，子三，存者祖彝，銘曰：

生同歲，長同病，抱獨覲，幽制賢，命重鼎，屹舉賈，餘勁學，不自肥，嚮者橫，蛇年促，起高密，鄭哀哉，若士詞，累行銘，微有道，許無竟，揚州興化李詳撰

讀諸子札記一

鹽城陶鴻慶著

老子（據清武英殿「聚珍叢書」本）

十三章，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愚案，寵爲下，自來讀者皆以三字爲句，玩王注云，寵必有辱，榮必有患，驚此寵字之誤辱等，榮患同也，爲下得寵辱榮患若驚，則不足以亂天下也，是弼讀寵字爲句，爲下二字屬下讀之，下讀如下，知有之之下，謂下民也，使爲下者之於榮寵，皆忘情得失，則不足以亂天下，即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之義，陳、李二本作寵爲上，辱爲下，夫既寵辱相等矣，何上下之有乎，畢氏道德經考異，已斥其謬，俞氏平議從之，非也。

二十章，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愚案，傳奕本，我獨下有欲字，據王注云，皆棄生民之本，貴末飾之華，故曰我獨欲異於人，是王所見本，亦有欲字，而傳寫奪之，老子狀道之要妙，多爲支離惝怳之辭，曰或曰若曰如曰似曰

將曰欲，皆此旨也，道不異人，人自異道，當以有欲字爲勝。

二十四章，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愚案，王注云，其唯於道而論之，若卻至之行，盛饌之餘也，俞氏據此謂王所見經文在道作於道，此說非也，注中唯即在字之誤，而論之三字，當在下文，本雖美之下，本云，其在於道，若卻至之行，盛饌之餘也，說詳王注勸誤，俞氏據誤注以改不誤之經文疏矣。

三十五章，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愚案，案傳突本，出口作出言，乎作兮，據王注云，道之出言淡然無味，而二十三章希言自然注亦云，下章言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也，似其所見本與傳同也，豈言字闕壞爲口歟。

三十八章，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愚案，上德無爲而無以爲，當從韓非子作而無不爲，俞氏已訂正矣，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以字亦當作不，與上句反正互明，他書雖無可印證，然可以注義推之，注云，下德求而得之，爲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爲而成之，必有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故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此正釋經文有不爲之義，注又云，凡不能無爲而爲之者，以亦當作不

皆下德也，仁義禮節是也，然則經云下德即包上仁上義上禮言之，下文云，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三句，義各有當，若此句作有以爲，則與上義句無所區別，而與上仁上禮諸句，不相融貫矣，注末又云，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患憂，功在爲之，豈足處也，此皆申言上德所以有德者，以其無不爲，下德所以無德者，以其有不爲也，疑王氏所見本，正作有不爲，今作有以爲者，涉上義句而誤，注又沿經文之誤也。

六十章，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愚案，非其二字，蓋涉上文非其鬼不神而誤衍也，王注云，道治則神不傷人，神不傷人則不知神之爲神，道治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則不知聖人之爲聖也，猶云不知神之爲神，亦不知聖人之爲聖也，是其所見經文，本作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下文注所謂神聖合道是也，下文注又云，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神亦不傷人，故曰兩不相傷也，尤神聖對舉之明證，韓非子解老篇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引此並無神不傷人句，亦以經文疊句無關要旨，故省略之耳，如今本則其義不可曉矣。

六十八章，善勝敵者不與。

愚案，王注云，不與爭也，不與爭而但云不與，不辭甚矣，與即爭也，墨子非儒下篇云，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與下文若兩暴交爭云云文義相對，是相與即相爭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古者相當敵，皆謂之與，疏證最詳，當與敵並與爭義近，疑注文本作與爭也，後人不達其義，臆增不字耳。

七十八章，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愚案，此節末句，傳奕本作以其無以易之也，據王注云，以，用也；其謂水也，言用水之柔弱，無物可以易之也，是其所見本，亦有以字，故順文解之。

七十八章，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愚案，七十章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七十三章云，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此云天下莫不知，與前章之旨違戾，而淮南道應訓引與此同，此知字當訓爲見，言柔弱之勝剛強，天下莫不見也。

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愚案，俞氏據河上公注，知經文兩言字，皆當作者，與下文一律是也，今案王注云，實在質也，

本在樸也，但釋信與不美之義，而不及言，似其所見本亦作者也。

王弼注勘誤

章一注，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元之又元也。愚案：萬物二字當疊，所以下奪然字，其文云，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二十一章注云，以無形始物，不繫成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與此同。

注，元者冥也，默默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元，而言謂之元者，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一元而已，則是，名則失之遠矣，故曰元之又元也，衆妙皆從同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愚案，自不可得而名以下，謬誤幾不可讀，今以義考之，元文當云不可得而名，故不言同名曰元，而言同謂之元者，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不可得而謂之然，則不可定乎一元而已，故曰元之又元也，則是，名則失之遠矣，衆妙皆從元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注意謂經文不言同名曰元，而言同謂之元者，若不可得而謂之者，然猶言無以稱之強以此稱之而已，既無稱而強以此稱，則不可定乎一元，元且不可定，況可以始與母者名之乎，故曰名則失之遠矣，從同當爲從元，涉上文而誤。

三注，尚賢顯名，榮過其任，爲而常校，能相射。愚案，自唯能是任以下十二句，句皆四字，能相射

三字上，當有脫文，陸氏釋文，以爲而常校能相射七字連文，是其誤已久，或能上仍是校字，以重文而誤奪歟，相射猶言相勝，文子上德篇，兇兇者獲，提者射，列子楊朱篇，樓上博者射，釋文，食亦反，張注云，凡戲爭能取中皆曰射，史記孫吳列傳，田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重射，射亦當讀食亦反，謂以重注賭勝也，索隱解爲好射，非是。

注，心懷智而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愚案，懷食讀如士而懷居之懷，言以穡事爲急也，懷智則爲不辭，且與老子絕聖棄智之旨違反，十章注云，治國無以智，猶棄智也，疑此注本作心棄智，下文心虛則志弱，正申言棄智之義，虛有智則沿懷智之誤而誤者，疑本作虛無欲，經下文云，使民無知無欲，注義本之，故云虛無欲，而實無知也，虛無欲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實無知，如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是也。

五注，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愚案，備當爲被字之誤，被覆也。

注，物樹其惡，事錯其言，不濟不言不理，必窮之數也。愚案，惡爲慧字之誤，慧與惠同，上文云，若慧由己，樹未足任也，是其證，不濟上當奪不慧二字，不慧不濟不言不理，即承上二句而言。

六注，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愚案，谷以之成，當作物以之成，下文云，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即承此言，誤作谷，則不成義。

注，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天地之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動，門元牝之所由也。愚案，上文釋谷神不死，下文釋是爲天地之根以下三句，則此當爲是爲元牝元牝之門二句作注，元文當云，處卑守靜，不

可得而名，故謂之元牝，門元牝之所由也，處卑守靜，承上文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而言，今奪守靜字，則文義不可得而名，見一章注，此注而字誤奪在上耳，天地之根以下十二字，分見下文，則此爲複衍無疑，列子天瑞篇，張注，引此文處卑句誤同，惟故謂之元牝不誤。

十注，言能滌除邪飾，至於極覽，能不以物介，其明疵之其神乎。愚案，上能字當衍，疵之其神，當作疵其神，介讀爲界限也，疵類也，謂不以物限其明，類其神也。

注，能無以智乎，則民不辟而國治之也。愚案，國治之當作國自治。

十一注，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實統衆也。愚案，實爲寡字之誤，此釋三十共一之義。

十三注，寵必有辱，榮必有患，驚辱等，榮患同也。爲下得寵辱榮患若驚，則不足以亂天下也，愚案，驚辱亦當作寵辱。

注，無以易其身，故曰貴也，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愚案，下句注云，無物可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此注當云無物可以易其身，故曰貴也，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十七章悠兮其貴言，注云，無物可以易其言，釋貴字與此同，是其證也，託當爲寄與下注互易。

十五注，上德之人，其端兆不可覩，德趣不可見，亦猶此也。愚案，德趣當爲意趣，十七章注云，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見也，其意趣不可得而覩也，與此同。

十六注，言致虛物之極篤，守靜物之真正也。愚案，物之極篤四字，蓋涉下文是物之極篤也，吾以觀而誤衍，元文當云致虛守靜，物之真正也，真正即釋極篤之義。

注，失此以往，則邪入乎分，則物離其分，故曰不知常則妄作凶也。愚案，釋文出注則物離乎分五字，云扶問反，而不爲上句分字作音，則上句分爲誤字無疑，以義求之，疑當作知，其文云，失此以往，邪入乎知，則物離乎分，故曰，不知常妄作凶也，首末兩則字皆誤衍。

注，與天合德，體道大通，則乃至於極虛無也。愚案，極虛無上奪窮字，下文云，窮極虛無，得道之常，承此言。

十七注，不能法以正齊民，而以智治國，下知避之，其令不從，故曰悔之也。愚案，不能法以正齊民，疑本作不能以法齊民，法字古文作金，遂誤爲正，後人輒增法字以足義耳。

十八注，魚相忘於江湖之道，則相濡之德生也。愚案，之道上奪相忘二字，下奪失字，其文云，魚相忘於江湖，相忘之道失，則相濡之德生也，魚相忘於江湖，語出莊子，而莊子天運篇郭注云，失於江湖，乃思濡沫，義與此同。

二十注，分別別析也。愚案，此章經文，以有爲無爲對舉成義，上文注兩言無所別析，疑此注分別，即有所二字之誤。

注，食母生之本也，人者皆棄生民之本，貴末飾之華，故曰，我獨欲異於人。愚案，人下不當有者字，即皆字之誤而衍者，或當在食母下。

二十注，不自見，其明則全也。愚案，此當云不自見則其明全也，與下三節之注一律皆依經文爲說。

二十注，得少也，少則得，故曰得也，行得則與得同體，故曰同於得也。愚案，得少也，義不可通，

德得二字，古雖通用，而經文自作德，此注當云德得也，少則得，故曰德也，行得則與德同體，故曰同於德也，少則得，多則惑，本上章經文。

注，失累多也，累多則失，故曰失也，行失則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也。愚案，此當云失累也，多則累，故曰失也，行累則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也，累讀如莊子有人者累之累。

注，言隨行其所，故同而應之。愚案，隨行其所，當作隨其所行，承上文行得行累而言，故字疑衍。

二十注，其唯於道而論之，若卻至之行，盛饌之餘也，本雖美，更可藏，本雖有功而自伐之，故更爲耽賢者也，愚案，唯當爲在字之誤，而論之三字，當在下文本雖美之下本雖美而論之，與本雖有功而自伐之，文義一律，論謂言說，論與自伐，皆承經文：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而言也，本雖美而論之二句，釋經文餘食，本雖有功而自伐之二句，釋經文贅行。

五章注，無物之匹，故曰獨立也。愚案，之匹二字誤倒。

注，周行無所不至而免殆，能生全大形也，愚案，而免殆當作而不危殆，永樂大典本，免正作危，而奪去不字，後人輒改危爲免，非注意也。

注，責其字定之所由，則繫於大，大有繫則必有分，有分則失其極矣，故曰，強爲之名曰大。愚案，大有繫，大當爲夫。

注，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愚案，不守一大體而已，大字當在不守上，乃疊經文。

注，遠極也，周無所不窮極，不偏於一，逝故曰遠也。愚案，周下奪行字，周行見上節注。

注，天地之性人爲貴，而王是人之主也，雖不職大，亦復爲大與三匹，故曰王亦大也。愚案，亦復爲大與三匹，當作亦復與三大爲匹，職主也，匹偶也，相對成義。

注，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謂之爲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不若無稱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愚案，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是道二字誤倒，曰域也上奪故字。

注，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愚案，乃得其性下當有法自然也四字，與上文法地也，法天也，法道也一律，因下有複句而誤奪之。

注，道順自然，天故資焉，天法於道，地故則焉，地法於天，人故象焉，所以爲主，其一之者主也。愚案，所以爲主其一之者主也，上句之首奪王字，下句一主二字，當互易，其文云，王所以爲主，其主之者一也，上節注云，天地之性人爲貴，而王是人之主也，此承人故象焉而言，故曰王所以爲主，四十二章注云，故萬物之生，吾知其主，雖有萬形，沖氣一焉，百姓有心，異國殊風，而得一者，王侯主焉，案得三者三字當以一爲主，一何可舍云云，故曰其主之者一也。

二十章注，順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故物得至而無轍迹也。愚案，始當爲施，不造不施，見下節注。

注，舉善以師不善，故謂之師矣。愚案，上師字當作齊，下節注云，善人以善齊不善，卽承此。

注，善人以善齊不善以善棄不善也。愚案，以善棄不善上奪不字，經所謂無棄人也。

注，雖有其智，自任其智，不因物於其道必失，故曰雖智大迷。愚案，物於二字誤倒，不因於物四字

爲句。

二十章注，雄先之屬，雌後之屬也，知爲天下之先也必後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愚案，知爲天下以下十字，文有脫誤，必蓋心字之誤，意蓋謂知爲天下之先，心居天下之後。

九章注，聖人達自然之至，暢萬物之情。愚案，至當爲性字之誤，上節注云，萬物以自然爲性。

三十章注，爲始者，務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務欲還反無爲。愚案，始字無義，疑當作強，承上不以兵強天下而言，以右偏相似而誤。

注，吾不以師道爲尙，不得已而用，何矜驕之有也。愚案，不爲本字之誤，師字當在用字下，其文云，吾本以道爲尙，不得已而用師，何矜驕之有也。

注，言用兵雖趣功果濟難，然時故不得已當復用者，但當以除暴亂，不遂用果以爲強也。愚案，果濟難，果字涉經文而衍，當復用，當字涉下文而衍，復爲後字之誤，其文云，言用兵雖趣功濟難，然時故不得已後用者，時與是，故與固，皆通用。

注，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故暴興必不道早已也。愚案，必不道，必字當在早已上。

三十章注，川谷之求江與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歸者，世行道於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與江海也。愚案，川谷之求江與海，求字不當有，本作川谷之與江海，因與字誤倒在下，後人妄增求字以足句耳，而自歸者下當有也字，世卽也字之誤，隸書世也二字極相似。

三十章注，大象天象之母也，不寒不溫不涼，故能包統萬物，無所犯傷，主若執之，則天下往也。愚案

，不涼上奪不炎二字，此承上天象之母，故隱括四時言之，四十一章注云，不溫則炎不涼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

三十章注，足其張令之足，而又求其張，則衆所歎也，與其張之不足，而改其求張者愈益而已反危。愚案，足其張，乃釋經固張之義，疑此句之上當疊經文固張二字，而改二字亦有誤，未詳所當作。

三十章注，萬物無不由爲，以治以成之也。愚案，古逸叢書本注文無之字，然此注之文，實有錯亂，元文當云，無不爲萬物由之以始以成也，乃先疊文而後釋其義，由之蒙上文無爲而言，萬物之始成，由於無爲，故曰無爲而無不爲也，句中之字非衍，但誤倒耳，古逸本刪之字，文雖較順，而實非其旨，一章及二十一章。注，皆云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明治爲始字之誤。

三十章注，將明德之上下，輒舉下德以對上德，至於無以爲極，下德下之量上仁是也。愚案，之量上不當有下字，言至於上仁之無以爲，已極下德之量也。

注，本在無爲，母在無名，棄本捨母，而適其子云云。愚案，棄本捨母，而適其子，當作棄本而適其末，捨母而用其子，見下文。

注，故上德爲之，而莫之應。愚案，德當爲禮，古逸叢書本不誤。

注，雖貴以無爲用，不能捨無以爲體也。愚案，雖貴以無爲用，當作雖貴無以爲用，十一章經云，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注，故名仁義可顯，禮敬可彰也。愚案古逸叢書本無名字，是也。

四十章注，質真者不矜其真，故渝。愚案，故渝當作故若渝，乃舉經文。

注，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別，故必晚成也。愚案，上成字衍文，當云大器天下，大器乃疊經文，全蓋分字之誤，不持分別，即無所別析也。

注，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愚案，不可得聞之音也句上當有大音二字。

注，有形則有分，有分者不溫則炎，不炎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愚案，不炎則寒，當作不涼則寒，此隱括四時之序言之，可與三十五章大象注互證。

四十章注，由無乃一，一可謂無，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從無之有，數盡乎斯，過此以往非道之流。愚案，一可謂無，謂無乃無言二字之誤，由無乃一一可無言，已謂之一，豈得無言，語氣自爲呼應，莊子齊物論云，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皆此注所本。

注，異國殊風，而得一者，王侯主焉。愚案，得一者三字，當在王侯下，三十九章經云，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注，損之而益，豈虛言也。愚案，中奪益之而損四字，二句乃疊經文。

注，我之非強，使人從之也。愚案，我之下奪數字，人字又誤脫在下，當云我之教人，非強使從之

也。

注，強梁則必不得其死，人相教爲強梁，則必如我之教人，不當爲強梁也云云。愚案，則必如我之教人，則當爲非，作則者，涉上文而誤也，此章經旨，言人與我之教人，趣舍不同，而歸宿則一，人相教爲強梁，我之教人，不當爲強梁，此其異也，舉其強梁不得其死以爲教，則強梁者適可以爲教父，此其同也，卽經所謂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也，今本以隻字之譌，使經注全文俱不明瞭，不可不正。

四十章注，大盈沖足，隨物而與，無所愛矜，故若沖也。愚案，沖虛也，與足義相反，沖足二字，不得連文，疑當爲常足，乃釋大盈之義，下章經云，知足之足常足矣。

四十章注，夫以明察物，物亦競以其明應之，以不信察物，物亦競以其不信應之云云。愚案，物亦競以其明應之，應當爲避，以不信察物，察當爲求，下文云，無所察焉，百姓何避，無所求焉，百姓何應，承此言。

注，夫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人之爭。愚案，兩在字皆任字之誤，二句本出淮南詮言訓，今本淮南兩任字，已譌爲在，說見王念孫讀書雜誌，此注及列子楊朱篇，張注蓋皆沿其誤。

五十章注，善攝生者，無以生爲生，故無死地也。愚案，無以生爲生下生字不當有，七十五章經云，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五十章注，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何由而形物也，何使而成勢也。愚案，於道言由，於物不當言由，本作何因而形物也，下文云，唯因也，故能無物而不形，承此言。

注，由之乃得，故曰不得不失，尊之則害，不得不貴也。愚案，失尊二字誤倒，故曰二字亦有誤，元文當云，由之乃得，故不得不尊，失之則害，故不得不貴也，經下文云，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注依以爲說。

五十章注，赤子無求無欲，不犯衆物，故毒蟲之物，無犯之人也。愚案，毒蟲之物，疑當作毒螫人之物，無犯之人，人字衍，卽上句人字誤奪在下者。

五十章注，以道治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正起也云云。愚案，王讀正爲政，故與道對文，奇正起當作奇兵起，奇讀爲奇袤之奇，七十四章經，而爲奇者，注詭異亂羣謂之奇是也，下節注云，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卽此義。

注，利器欲以強國者也，而國愈昏多。愚案，昏多爲昏弱之誤，上節國家滋昏注云，民強則國家弱。五十章注，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政可舉，悶悶然卒至於大治。愚案，無形以下十字，疑本作無可形名，無可正舉，下節注云，誰知善治之極乎，唯無可正舉，無可形名，悶悶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極也，承此言。

注，以方導物舍去其邪，不以方割物，所謂大方無隅。愚案，舍去其邪依下二節注，當作令去其邪。注，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汙，不以爲清廉劇傷於物也。愚案，當云以清廉導民，令去其汙，上節注云，以方導物，令去其邪，下節注云，以直導物，令去其僻，故知此亦爲導也，令去其邪四字，涉上節注文而複。

六十一章注，言唯修卑下，然後乃各得其所。愚案，各得其所下，當有欲字，下節經注，皆云各得其所欲。

六十二章注，不善當保道以免放。愚案，放爲於字之誤，下又奪罪字，其文云，不善當保道以免於罪，保道承上節經文，不善人之所保而言，免於罪依下節經文，有罪以免爲說也。

六十三章注，不學而能者自然也，喻於不學者過也。愚案，喻蓋喻字之誤，喻於不學，謂學而後知能者。

六十四章注，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愚案，多見當爲多智，下節注云，多智巧詐，故難治也。

注，智猶治也，以智而治國，所以謂之賊者，故謂之智也云云。愚案，注文多謬，下文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僞，又云，思惟密巧，奸僞益滋，疑元文本云，智猶巧也，以智巧治國，乃所以賊之，故謂之賊也。

注，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愚案，防隨二字，當倒乙，承上文復以巧術防民之僞而言。

六十五章注，唯後外其身爲物所歸，然後乃能立成，器爲天下利，爲物之長也。愚案，立成無義，立疑善之壞字，四十一章注云，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是其證也，器字當在爲天下利下。

六十六章注，彼遂不止。愚案，彼字疑當爲進，進遂不止，釋經文不敢進寸而退尺之義。

注，言吾哀慈謙退，非欲以取強無敵於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之所以爲大禍也。愚案，此當云言吾哀慈謙退，非欲以兵取強於天下，不得已也，無敵而卒至於輕敵，斯乃吾之所以爲大禍也，傳寫錯誤，遂不可通。

七十章注，宗萬物之宗也，君萬物之主也。愚案，宗亦主也，注釋宗君二字，義無區別，疑元文當云，宗萬物之主也，君萬事之主也。

注，知我益希，我亦無匹，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也。愚案，我亦無匹，亦當爲益字之誤，知我益希，我益無匹，二句語氣相承。

七十二章注，自貴則物狎厭居生。愚案，物蓋將字之誤，草書似之，狎厭居生，當作狎居厭生，本章經云，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七十三章注，孰誰也，言誰能知天下之所惡，意故耶，其唯聖人。愚案，此多衍文，列子力命篇引此經文，張注引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意耶，其唯聖人也，可據以訂正。

注，安而不忘危，未召而謀之。愚案，召爲兆字之誤，六十四章經云，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七十五章注，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從上也。愚案，皆由上不由其下也，其字誤奪在下，當云皆由其上不由下也，其上二字，乃舉經文。

七十七章注，言唯能處盈而全虛，損有以補無，和光同塵，蕩而均者，唯其道也。愚案，唯能，乃誰能之誤，其道乃有道之誤，順經文解之。

跋

諸子札記，吾鄉陶壘石先生遺著之一也，乙丑之秋，先生令姪德曾寄稿京師，命爲校字，忽忽兩載，未及檢閱也，友人橋川子雍，商請擺印老莊二種，因先次檢點，數日而畢，嘗謂老莊之書，魏晉以來，自爲說，雖字句多異，無關弘旨，今當制中舊說，闡發道心，先生以爲周秦解老，既非全文，漢志所載，亦已遺佚，河上公注，又不足馮依，唯有王弼，妙達玄言，向郭說莊，亦昭聞在昔，故多用注語以正原文，蓋欲推還王所據，與夫今之侈列異文以相銜耀者有閒矣，唯輔嗣注語，今多錯落，先生王注勘誤一卷，頗爲精覈，然如二十一章，唯恍唯惚，文選王簡棲頭陀寺碑文注引王注云，恍惚，無形不繫之貌，今本貌誤爲歎，下文竊兮冥兮注云，竊冥深遠之歎，歎亦貌字之誤，五十一章亭之毒之，初學記九引王注云，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文選辯命論注引同，今本脫亭謂品其形毒六字，質又誤爲實字，是尙有待于校補者也，鹽城孫人和。

(三) 讀「論語」札記 (據日本正平本)

福州嚴靈峯撰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則亡矣 (衛靈公)

包曰：「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包說恐非也。楊時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朱熹曰：「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又引胡氏曰：「此章疑義，不可強解」。楊說近是，惟「史闕文」、「馬借人」，乃一事而非二事也。靈峯按：鄉黨篇：「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足證古禮，朋友有以車馬相饋餉也。故公冶長篇：「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則借馬與人，古有此風；至孔子之時已不多觀。子路尚有古風，以此爲難能；遂以言志也。則「有馬者，借人乘之。」乃史之闕文，孔子言此七字闕文，彼曾及見；今已亡佚，不可得見矣。蓋時人不以馬借人乘也。姑備此說，俟夫知者。

六言六蔽（陽貨）

說文：「直言曰言。」按：論語中有一字爲「言」者，亦有數字爲「言」者。如爲政篇：『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此以三字爲一言。又子路篇：『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是此以七字爲一言。朱熹曰：「六言，皆美德。」靈峯案：即下文：仁、知、信、直、勇、剛六者；此皆以一字爲一言也。朱熹又曰：「蔽，遮掩也。」按：廣雅釋詁：「蔽，障也。」荀子解蔽篇，楊倞注：「蔽者，言不能通明，滯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何晏曰：「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知、信、直、勇、剛也。」何說非也。按：此六事乃「六言」而非「六蔽」。六蔽者，乃「不好學」而致之後果；即：愚、蕩、賊、絞、亂、狂六事也。

不可以作巫醫（子路）

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靈峯按：周禮春官：「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式；三曰巫目；四曰巫比；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鄭玄注：「此九「巫」

，讀皆當爲「筮」，字之誤也。』鄭說是也。禮記緇衣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而況人乎？』金樓子立言篇引論語，亦作：「不可卜筮。」是「巫」當作「筮」爲是。又：周禮春官賈公彥疏引世本作篇：「巫威作筮。」是作「巫」亦通。

譬如平地（子罕）

靈峯按：平，猶治也。書大禹謨篇：「地平天成，」孔安國傳：「水土治曰平。」是此當指從凸處夷平或從凹處填平也。故馬融曰：「平地，將進加功。」蓋「平」作動詞，與上「爲山」相對爲文也。

天何言哉（陽貨）

鄭玄曰：「魯讀「天」爲「夫」，今從古。」鄭說非也。靈峯按：禮記哀公問篇：『孔子曰：「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下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正指自然之「天」而言。作「天」是也。王弼曰：「寒暑代序，則不言之令，行乎四時；天豈諄諄者哉？」皇侃曰：「天亦不言，而四時遞行，百物互生；此豈天之有言使之然乎？故曰：「天何言哉」。」』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爲政）

「孝乎惟孝」皇侃本「乎」作「于」。包咸曰：「孝乎惟孝者，美孝之辭也。」朱熹曰：「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是朱從「孝乎」斷句。靈峯按：書君陳篇「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友於兄弟，克施有政。』」與此文異。疑論語此處所引，上有脫文：而「乎」字係「恭」字之譌；致解者紛歧。孔安國傳曰：「言善父母者，必友於兄弟，能施有政令。」依孔傳，是亦當從「惟孝」斷句；而朱從「孝乎」二字斷句，非尚書之本文，殊與古人引書之例不合；且對兄弟不應稱「孝」，似不可從。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

靈峯按：此章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至末重出於「里仁篇」。邢昺曰：「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篇是孔注，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皇侃疏引『或曰：『若父政善，則不改爲可；若父政惡，惡教傷民；寧可不改乎？』答曰：『本不論父政之善惡，自論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風政之惡，則家宰自改政；若卿大夫之心惡，則其家相邑宰自行事；無關於孝子也。』尹惇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酢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呂祖謙曰：「至於事之害理，父在固

當諫而改之；苟以父沒之故而不改，是以存沒二其心也。」以上諸說，意俱未達。按：「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必父道爲「善」乃可；若父道爲「不善」，生事尚須「幾諫」，況死後而又從之乎？考中庸、論語言道，皆指「善」言。如公冶長篇：「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若言「不善」，必曰「無道」、「非道」或「違道」。「父在觀其志」，當即中庸：「孝者，善繼人之志。」禮記祭統篇：「養則觀其順也。」所謂「先意承志」也。「父沒觀其行」，即中庸：「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即曾子所謂「慎終追遠」是也。故曰：「孝之至也」。儒者親死服喪三年，陽貨篇：「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故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又疑「於」字原作「于」，蓋「事」字之缺壞而訛；原當作：『三年無改「事」父之道。』則其義自明矣。考子張篇：『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也」。』豈「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即「無改於父之道」者與？

父母唯其疾之憂（爲政）

說文：「憂，愁也。」本作「憊」。馬融曰：「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朱熹曰：「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二說恐並非也。靈峯按：此爲「問孝」，當以子對父母之關切而言。禮記曲禮篇：「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

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孝經孝行章：『子曰：「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論衡問孔篇：『武伯善憂父母，故曰：「惟其疾之憂。」』淮南子說林訓：「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注：『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以上皆以人子憂父母之疾爲孝，是也。里仁篇：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又：『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皆可證明此說。

無友不如己者（學而）

皇侃曰：『凡結交友，必令勝己；勝己則己日有所益之義。不得友不如己，友不如己，則己有日損；故云：「無友不如己者。」或問曰：「若人皆慕勝己爲友。則勝己者豈友我耶？」蔡謨曰：「本言同志爲友，此章所言，謂慕其志而思與之同；不謂自然同也。夫上同乎勝己，所以進也；下同乎不如己，所以退也。閔天四賢上慕文王，故四友是四賢，上同心於文王；非文王下同四賢也。然則求友之道，固當見賢思齊，同志於勝己；所以進德修業，成天下之臺臺也。」今言敵則爲友，此直自論才同德等，而相親友；非夫子勸教之本旨也。若如所云，則直、諒、多聞之益；便辟、善柔之誡，奚所施也。」靈峯按：此仍指求「益友」而言，見賢思齊，要與善人交也。季氏篇云：「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故曰：「無友不如己者。」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爲政）

皇侃曰：「異端，謂雜書也。」范祖禹曰：「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靈峯按：子張篇：「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何晏注：「小道，謂異端。」皇侃曰：「小道，如今諸子書也。」皇侃又曰：「『斯害也已矣』者，爲害之深也。」何晏曰：「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皇侃又曰：「古人謂學爲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其經也。異端，謂雜書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於諸子百家，此則爲害之深；故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何、皇二說並非也。范祖禹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孫奕曰：「攻，如攻人之攻；已，止也。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也。」靈峯按：孫謂：「攻，如攻人之攻；」是也。其曰：「已，止也；」則非也。「也已矣」三字，今本多作「也已」，並爲句末助詞；論語書中其例甚夥。如：「可謂好學也已」，「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斯亦不足畏也已」，「其終也已」，「可謂遠也已矣」，「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其餘不足觀也已」，「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可謂好學也已」，「末由也已」，不一而足；以文例觀之，蓋無作「止」解者。是此「攻」字亦當如「小子鳴鼓而攻之」之「攻」。憲問篇：『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顏淵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禮記中庸篇：「正己而不求諸人，則無怨。」衛靈公篇：『子曰：「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陽貨篇：「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疑孔子之意，不必攻訐異端；「見不賢而內自省」可也。易繫辭傳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禮記中庸篇：「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又云：「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況孔子之時，楊、墨、未興；今以楊、墨爲「異端」，亦屬無據。「道不同，不相爲謀；」不爲已甚也。則何氏謂：「異端不同歸者」，亦失孔氏之旨。否則，結怨於人；故曰：「斯害也已矣，」舊注俱未達其旨，則孟軻闢楊墨之說，殊失夫子「忠恕之道」矣。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

楊伯峻曰：「『富與貴』可以說『得之』；『貧與賤』却不是人人想『得之』的。這里也講『不以其道得之』，『得之』應改爲『去之』。」楊說未必是也。皇侃曰：「若依道理，則有道者宜富貴，無道者宜貧賤；則是理之常道也。今若有道而身反貧賤，此是不以其道得之也。」靈峯按：顏淵篇：「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堯曰篇：「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孔子以富貴貧賤皆由命定。如季氏篇：「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既貧賤，則由於「天命」；若必欲「去之」，是違天命；故亦曰：「不以其道得之」，非謂「得貧賤」也。所以述而篇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蓋因富「不可求」，乃「命」也。雖欲爲「執鞭之士」以求富；是「不以其道得之」也。然里仁篇又云：「士志於道，而恥惡

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衛靈公篇：「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君子憂道不憂貧。」則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即「不以其道得之」。猶云：「不由其道」也。倘從楊說，則「得」字必反訓爲「失」；如：「亂」之訓「治」，「祥」之訓「殍」；「不亦」之訓「亦」，「無寧」之訓「寧」。猶陽貨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何晏曰：「患得之者，患不得之也。」則亦無煩改字矣。蓋此「不以其道」「得」富貴，亦即「不以其道」「去」貧賤；文雖異而意實同，更鄭重言之也。

而致孝乎鬼神（泰伯）

馬融曰：「致孝乎鬼神，祭祀豐潔也。」靈峯按：對「神」而稱「孝」，疑祀「圖騰」（Totem）也；對「鬼」而稱「孝」，謂祭祖考也。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季氏）

包咸曰：「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也。」皇侃曰：「上云：『不患寡，患不均；不患貧，患不安。』則下應云：『均無寡，安無貧。』」今云：「均無貧，和無寡。」又長云：「安無傾」者，並相互爲義；由均、和，故安無傾也。」俞樾羣經平議曰：「上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當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

安。』俞說非也。靈峯按：「安」與「貧」當上、下相應爲文。「貧而無詔，」「貧而無怨，」「貧而樂；」卽「安貧」也。不安貧，則「窮斯濫矣」。當從皇說爲長。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

張憑曰：「若爲政以刑，則防民奸；民知有防，而爲奸彌巧；故曰：不可使知之。」皇侃曰：「不可用刑，民知其術也。」朱熹曰：「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頤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衆說並曲也。靈峯按：孟子盡心篇：「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又商君書更法篇：「語曰：『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此卽「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意。足證商鞅之時，民間已流行此謬；鞅既引此說，則未必爲法家言也。則孔子之出此言，後人固無用爲之曲諱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陽貨）

何晏曰：「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也。」——楚俗言也。」皇侃曰：「言初未得事之時，恒慙慙患已不能得事君也。」又曰：「楚之風俗，其言語如此也。呼「患不得」爲「患得之」也。」靈峯

按：里仁篇：「貧與賤，是人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與此章中之「其未得之，患失之」之文例相似。皇侃又曰：「患失之，患不失之也。既得事君，而生厭心；故患已不遺失之也。」皇說恐非。按：皇氏泥於上文「患得之」之何註，故有此解。夫鄙夫在欲「得」而「患失」；因「患失」，遂「無所不至。」其意甚明。老子十三章云：「何謂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患得、患失，此所以爲鄙夫也。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八佾）

孫綽曰：「諸夏有時無君，道不都喪；夷、狄強者爲師，理同禽獸也。」釋惠琳曰：「有君無禮，不如無禮無君也；刺季氏有君無禮也。」皇侃曰：「重中國，賤蠻、夷也。言夷、狄雖有君主，而不及中國無君也。」程頤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程說非也。靈峯按：憲問篇：「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馬融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也。」史記孔子世家云：「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起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八佾篇：「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尊王攘夷，乃春秋大義；故孔子慨乎言之也。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八僭）

包咸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尙知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包說恐非也。靈峯按：泰山之神不能言語，又何從而拒季氏之祭乎。疑「泰山」二字，乃「季氏」或「季孫」之誤；文當作：「曾謂季孫不如林放乎？」意謂季氏身為大夫，尙不如林放之知禮也。蓋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故云：「不如林放。」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

朱熹曰：劉聘君（名勉之，字致中。）見元城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金履祥曰：『篆文「五」字與「卒」字其中皆有交互之形，以故致誤。史記此章作：「假我數年，如是，我於易則彬彬矣。」玩其辭意，則「五十」當是「吾」字。』皇侃曰：『此孔子重易，故欲令學者加功於此書也。當孔子爾時，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也。」所以必五十而學易者，人年五十，是知命之年也。易有大演之數五十，是窮理盡性之書；故五十而學易也。』

本竹添光鴻曰：『正文「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則其爲五十以前語，明白無疑。集注云：「加作假，」此說非也。加者，積而成數也。此與五十有五章體例同。五十有五章，皆追溯以前；此章乃豫期以後也。』靈峯按：衆說並晦。爲政篇：「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則孔子固不必待五十而始學。又云：「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五十之年，既已過「不惑」，又「知天命」；此時自「無大過」，更何須申言：「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乎？」疑「五十」二字，當讀「五、十」，謂「五年」或「十年」；「五年」、「十年」，正明上文：「數年」之義。其意如云：「予我以五年或十年之時間，用以讀易也。姑備此說，以質高明。」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憲問）

何晏曰：「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也。」靈峯按：疑「必有言」上奪一「不」字。里仁篇：『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陽貨篇：「子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正謂：「有德者，不必有言」。恰與下文：「有言者，不必有德」；相對成文也。

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衛靈公）

馬融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者也。」皇侃曰：「水火乃能治民人，民人若誤履蹈

之，則必殺人；而仁是恩愛政行之，故宜爲美；若誤履陷之，則未嘗殺人。」王弼曰：「民之遠於仁，甚水火也；見有蹈水火死者，未嘗見蹈仁者也。」按；此言愚人有因一朝之憤蹈水火而戕死者，未聞「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而蹈仁而死者也。此蓋歎仁人之難得見也。此章可與同篇：「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一章參證：當以王說爲長。

脩己以敬人（憲問）

孔安國曰：「敬其身也。」皇侃曰：「身正則民從，故君子自修己身以自敬也。」靈峯按：依注，皆指己身言，不當有「人」字。雍也篇：「居敬而行簡。」孔安國曰：「居身敬肅。」皇侃曰：「言人若居身以敬。」顏淵篇：「君子敬而無失。」皇侃曰：「君子自敬己身。」又：「荀子天論篇：「君子敬其在己者。」皆「脩己以敬」之義。則「人」字當刪。然下文：「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並先推己而後及人，則此作「脩己以敬人，」與下二句正相對爲文；於義亦自可通，似可兩存。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公治長）

靈峯按：「何如」疑問形容詞也。莊子人間世篇：「何如德之衰也？」成玄英疏：「何如，猶如何也。」論語全書用「何如」發問者頗多，計有二種用法；茲分列於後：

（一）用「何如」於句首者：

1.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路）
2. 何如斯可謂士矣？（子路）
3. 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顏淵）
4. 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堯曰）

（二）用於句末者：

1. 今之從政者何如？（子路）
2. 鄉人皆好之何如？（子路）
3. 鄉人皆惡之何如？（子路）
4. 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公治長）
5. 違之何如？（公治長）
6.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學而）
7. 求爾何如？（先進）
8. 赤爾何如？（先進）
9. 點爾何如？（先進）
10. 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先進）

11 求也何如？（先進）

12 赤也何如？（先進）

13 賜也何如？（公治長）

14 以德報怨何如？（憲問）

15 如能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雍也）

依全書用「何如」例，即知此二字當於白話：「怎麼樣？」凡是用起首者，則係發問「未然」之事；用於句末者，則是發問「已然」之事。「何如斯可謂之士矣？」「何如斯可以從政矣？」皆問「未然」之事；「今之從政者何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皆問「已然」之事。此「居蔡，山節，藻稅，」皆指臧文仲已行之事，猶如八佾篇：「邦君樹塞門，管仲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仲亦有反玷。」亦皆已行之事。故此「何如」二字，依文例應連上讀，即表示問文仲既有此三事，爲是、爲非？或爲知、爲不知也？不過此章文字乃自問自答，非一問一答也。其意猶云：臧文仲有此居蔡、山節、藻稅三種僭禮之事；則是人爲何如人耶？至於朱熹集註謂：「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說近傳會。夫蔡雖大龜，長不過一尺二寸；豈必爲畫棟彫梁以居之耶？又：「其」猶「豈」也。書盤庚：「若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雍也篇：「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知」皇侃本作「智」。朱熹曰：「知，去聲。」靈峯按：「也」語末助詞，表疑問。如：易同人卦象辭：「出門同人，又誰咎也？」爲政

篇：「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舊說此三字連上讀，作：「何如其知也。」孔安國曰：「非時人謂以爲知也。」皇侃曰：「時人皆謂文仲是有智之人，故孔子出其僭奢之事而譏時人也。」孔、皇二說並非也。「何如其知也？」依義猶云：「臧文仲之知爲如何也？」猶堯曰篇：「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路篇：「何如斯可謂之士矣？」乃發問之詞，並無譏誹他人之意；義不可解。今以「何如」二字連上讀，此三字則指文仲言；謂其所爲僭奢之事，「豈知也？」猶云，文仲豈知者之人耶？此三事又豈知者之所爲耶？則不致有疑義矣。此蓋孔子對門人評論臧文仲爲人，而自問自答之語也。

興於詩立於禮（泰伯）

靈峯按：「立」當爲「止」，形近致誤也。荀子勸學篇：「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故學至乎禮而「止」矣。」此處「經」字疑有誤。荀子之時疑向無「六經」之稱，詩、書、禮之稱「經」，在稍後始有。「禮」亦「經」之一種，則不能與「經」對言。疑此「經」字當係「詩」字之誤。原文當作：「其數則始乎誦詩，終乎讀禮。」「終乎讀禮」，即「學至乎禮而止矣」；故曰：「止於禮。」荀子書乃「詩」誤爲「經」，故論語此文，則「止」誤爲「立」。蓋亦由於季氏篇：「不學禮，無以立」句，因而附會爲「立」也。

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公治長）

孔安國曰：「簡，大也。」又曰：「狂者，進趨於大道。」朱熹曰：「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二注俱晦昧。靈峯按：疑「簡」字乃「狷」字之聲近而訛也。狷，唐韻：「古縣切。」又：韻會：「規縣切。」簡，廣韻：「古限切。」又：韻會：「賈限切。」說文：「狷，褊急也。」國語晉語：「小心狷介，」賈逵注：「守分有所不爲也。」又簡，荀子非十二子篇：「其容簡連，」楊倞注：「傲慢不前之貌。」呂氏春秋驕恣篇：「自驕則簡士，」高誘注：「傲也。」狷介與傲慢意頗相近。又孟子盡心下篇：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嚒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孟子之言，爲解此文之最古者也。又史記孔子世家引「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正合：「守分有所不爲」與「傲慢不前」之意。子路篇：「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與！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狂狷不得中行，故下云：「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也。此章當從孟子舊說爲是。

我待賈者也（子罕）

馬融曰：「得善賈寧賣之耶？」皇侃曰：「言孔子聖道，如美玉在此；爲當韞匣而藏之？爲當得貴賈而賣之否乎？」包咸曰：「沽之哉！不銜賣之辭也。我居而待賈者也。」皇侃曰：「言我雖不銜賣，然我亦待貴賈耳。有求者則與之也。」王弼曰：「重言『沽之哉』，賣之不疑也；故孔子乃聘諸侯，以急行其道也。」靈峯按：此與「待賈」義不相合。倘如弼言，則「賈」當作「價」解；「待賈」，猶「待高價」也。王說恐非。按：范祖禹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大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當以范說爲是。

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憲問）

馬融曰：「我於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朱熹曰：「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馬、朱二說並非也。皇侃曰：「公得孔子告，不敢自行；更令孔子告三卿，孔子辭之而不告也。」皇說是也。靈峯按：「君曰：『告夫三子者。』」乃孔子向哀公重述其言，故下云：「之三子告，不可。」意謂：「君命我告夫三子，以三子當政，權重自專，本非忠臣；君尚不能自命三子，而

我往告三子，既有所諱，乃辭「不可」也。」左傳哀公十四年曰：「六月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依左傳，是孔子辭哀公而未嘗告諸季孫；自不得謂往「告夫三子」也。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

孔安國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李充曰：「聖人無想，何夢之有？蓋傷周德之日衰，哀道教之不行；故寄慨於不夢，發歎於鳳鳥也。」皇侃曰：「孔子不敢期於天位，亦猶願夢乎周公；故年少之日，恆存慕發夢。及至年齒衰朽，非唯道教不行，抑亦不復夢見；所以知己德衰，而發衰久矣，即歎不夢之徵也。」又：「久矣」二字，朱熹集註本連下讀。靈峯按：八佾篇：「天下之無道也久矣！」雍也篇：「民鮮久矣！」禮記中庸篇：「民鮮能久矣！」依例當連上讀，應從皇疏爲是。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顏淵）

皇侃曰：「亡，無也。」鄭玄曰：「牛兄桓魋行惡，死喪無日；我獨無兄、弟也。」靈峯按：既司馬牛自言：「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而下子夏所言亦與桓魋事不相關；似難作此強解。惟上

章孔安國注亦云：「牛兄桓魋將爲亂。」考左傳哀公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羣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羣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按：杜預注：「左師向魋兄。向巢也。」）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順聘而告桓司馬。（按：杜注：「子順，桓魋弟；司馬，即魋也。」）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杜注：「車，亦魋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

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杜注：「牛，桓魋弟也。」）依左傳及杜注，則桓魋有兄弟五人：兄一人，左司向巢；弟三人：子順、子車及司馬牛。據史實，不能謂爲無兄、弟；如指桓魋言，亦只可謂之「無兄」，不可謂之「無兄弟」。若從鄭說，謂：「牛兄桓魋行惡，死喪無日；我獨爲無兄弟也。」則向巢固亦曾從君命伐魋，且言於公，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而其弟子車並曾阻魋作亂；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則向巢、子車原不黨於魋而賢於魋者；又豈可謂：牛「無兄弟」乎？惟杜注未及：「子犁」或「子耕之字」；而直稱「司馬牛」，亦屬疑問。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司馬耕，字子牛。」家語弟子解云：「司馬犁耕，宋人，字子牛。牛爲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常憂之。」則以牛爲桓魋之弟，恐皆漢人之說；而春秋傳言司馬牛只此一處，傳未言及桓魋之弟，惟杜注及之；牛蓋係魋之族人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罕）

何晏曰：「仁者，行之盛也。」皇侃曰：「仁者，惻隱濟衆；行之盛者也。弟子記孔子爲教化所希言及所希許與人者也。」程頤曰：「計利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王若虛曰：「此章應讀：『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與，許也。謂少言利，但許命與仁也。」楊樹達曰：「論語一書，言仁者不一而足，夫子言仁非罕也。所謂罕言仁者，乃不輕許人以仁之意

；與罕言利、命之義似不同。」諸說並晦也。靈峯按：考論語全書用「仁」字百零四次，用「命」字有二十一次，用「利」字有十次。孔子言「仁」最多，約四十章。如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丁寧反覆，寢饋不忘；而稱之曰：「罕言」，於事不符，於理難通；即曰：「不可得而聞」，亦尚不可。其自言「命」有八次，言「利」有六次；亦不可謂爲「罕言」也。疑「子罕」二字，乃係人名。其所以用題篇者，一如：公冶長、顏淵、子路、衛靈公、陽貨、微子、子張之類；但論語書中未及子罕其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無子罕，惟家語曲禮子夏問篇：「子罕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爲？』」孔子曰：「重主道也。」則此子罕似爲孔子之弟子矣。又：春秋之世有兩子罕：一爲鄭子罕，春秋成公十六年經云：「鄭公子喜帥師侵宋。」杜預注：「喜，穆公子；子罕也。」左氏傳：「鄭子罕伐宋。」公羊傳：「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又昭公二十年公羊傳：「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又曰：「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一爲宋子罕，襄公六年左氏傳云：「司城子罕曰：『同罪而異伐，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又襄公七年傳：「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杜預注：「樂喜，子罕也；爲政卿。」又二十七年傳：「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又襄公十五年傳云：「宋人或得玉獻之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

，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尸子曰：「富乎？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爲寶。」此以不貪爲義，而義與利常兼言之；豈卽子罕之「言利」歟？又羣書治要引尸子勸學篇曰：「論爵列，亦可以却敵服遠矣。農夫比粟，商比財，烈士比義；是故監門、逆旅、農夫、陶人皆得與焉。爵列，私貴也；德行，公貴也。奚以知其然？司城子罕遇乘封人而下，其僕曰：「封人也，奚爲下之。」子罕曰：「古之所謂良者，良其行也；貴人者，貴其心也。今天爵而人良其行而貴其心；吾弗敢敬乎？」以是觀之，古之所謂貴者，非爵列也；所謂良，非先故也；人君貴於一國，而不達於天下；天子貴於一世，而不達於後世；唯德行與天地相弊也。爵列者，德行之舍也，其所息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仁者之所息，人不敢敗也。」此子罕所謂「天爵」，卽孟子告子上篇：『孟子曰：「有天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趙岐注：「天爵，以德。」又老子五十一章：「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王弼注：『「命」，並作「爵」。』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本正作「爵」。是命猶爵，豈子罕亦曾「言命與仁」歟？又禮記檀弓篇：「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覬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覬國乎？」」又：孟子萬章篇：「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隄，主司城貞子。」趙岐注：「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諡爲貞子。」貞子事迹不可詳考，豈卽司城子罕之諡乎？果爾，則此章之言，當屬之司城子罕矣。

。又案：此篇第七章又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日本安井衡曰：『子罕、大宰章書：「牢曰」，琴牢去姓而書名；憲問、首章書：「憲問」，原憲去姓而書名；乃二子所記；門人編輯此書，直取其記而載之耳。』竹添光鴻曰：『子罕篇、牢曰章、琴張所自記。』故書其名云：「牢曰」。『憲問篇，「憲問恥」章，劉寶楠正義：「憲不稱氏，疑此篇卽憲所記。」是則子罕篇，「牢」不稱氏，疑亦爲子罕所記也。鄭玄曰：「牢，弟子子罕也。」家語弟子解：「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左傳昭公二十年云：「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也；女何弔焉！」琴張，姓琴，名牢；字子罕。猶宰我，姓宰，名我；字子我。公治長，名長；字子長。其一例耶？且「牢」與「罕」字形極近似，疑「罕」乃「牢」字之譌；則此篇固亦當作：「子罕篇」矣。是其原文又當讀：「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則文義不至相乖矣。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此章，亦云然爾。然此兩千年未解之疑義，詎可率爾翻案？謹備所知，以俟君子！

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述而）

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禱之久矣」。』皇侃曰：「子路既不達孔子意，而引舊禱天地之誅，孔子不欲非也。故云，我之禱已久，今則不復須也。」樂肇曰：『不謂上下神祇非所宜也。在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祈山川，大夫奉宗廟；此禮祀典之常也。然則「禱爾于上

下神祇，」乃天子禱天地之辭也。子路以聖人動應天命，欲假禮祈福二靈；孔子不許，直言絕之也。『靈峯按：述而篇：「子不語怪力亂神。」雍也篇：「敬鬼神而遠之。」八佾篇：「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顏淵篇：「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足見孔子不欲禱鬼神以祈求福祉也。至於祭祀在「敬」，故曰：「敬鬼神，」此屬於禮制，非謂鬼神可以因祈禱而福祐於人也。故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如有可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衛靈公）

皇侃曰：「謂若此善民也。」朱熹曰：「斯民者，今此之人也。」郭象曰：「無心而付之天下者，直道也。有心而使天下從己者，曲法。故直道而行者，毀譽不出於區區之身，善與不善，信之百姓；故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試之斯民也。」『靈峯按：依郭注，則「斯民也」三字，當連上讀；但下不當隔一「矣」字，而「矣」字亦當作「之」乃可。疑郭氏所見本如此，其義亦較長。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

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也。」范寧曰：「習洙泗之教爲君子，習申商之術爲小人；斯相遠也。」皇侃曰：「及至識，若值善友，則相効爲善；若逢惡友，則相効爲惡；惡、善既殊，故云相遠

也。」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家語六本篇：「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此則習相遠之說也。皇侃引「舊釋」云：「性者，生也。情者，成也。性是生而有之，故曰生也。情是起欲動彰事，故曰成也。然性無善惡而有濃薄，情是有欲之心，而有邪正。性既是全生而有，未涉乎用；非唯不可名爲惡，亦不可目爲善；故性無善惡也。所以知情者，夫善惡之名，恒就事而顯。故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此皆據事而談。『靈峯按：此謂「性」乃「先天」，無善、無惡；「情」是「後天」，感物而有反應；反應厚薄，乃起善、惡。是孔子未及性之善、惡也。蓋善、惡相對，若謂人性本「善」，則衆人皆「善」；不得言「近」。既云「近」矣，則「近善」者必不及乎「本善」者矣。「善」、「惡」由於比較，則「本善」者爲「善」；則「近善」者，當爲「不善」；「不善」亦可稱「惡」矣。反之，亦然。是知孔子之言「性」，乃無善、無惡者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陽貨）

靈峯案：說文：「移，禾相倚移也。」韻會：「今遷徙之迭借作移。」孔安國曰：「上智不可使強爲惡，下愚不可使強賢也。」孔說非也。既有「上智」與「下愚」不移之性，則孔子不言「相近」矣。倘此而不移，則孔子蓋言人性之有善、有惡；不得獨言「性善」，明矣。季氏篇：「孔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或以此明人性之有善有不善，殊不知此指人之知識而言也。故禮記中庸篇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豈可謂「下愚不可使強賢也！」故荀子勸學篇云：「騏驥一躍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疑此「唯」字，當與「雖」相通。言人之智慧雖有上智與下愚之別，但其「性」則「相近」而「不移」。而於食、色之「性」，人人則必固有之也；否則，則衆解紛拏，將無以爲說者矣！又：此章疑與前章原爲一章，因中衍「子曰」二字，故分而爲二也。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公治長）

朱熹曰：「材與裁同，古字借用。」鄭玄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程頤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程說與鄭注異，當以程說爲長。靈峯按：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子路不明孔子慨嘆之語，信以爲眞，喜而欲往；故孔子謂其勇過我。以其於事理不通，不加考慮，即欲乘桴浮海；故謂其「無所取材」。「無所取材」，「材」借爲「裁」；猶云：「不知所以裁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述而）

皇侃曰：「文，文章也。」何晏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皇侃曰：「無，猶不也。」靈峯按：「莫吾猶人」與子路篇：「而莫予違」，憲問篇：「莫我知」、「莫知子」、「莫已知」諸句「莫」字用法相同。「文莫吾猶人也」與顏淵篇：「聽訟吾猶人也」，用法亦相類。何晏曰：「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皇侃曰：「孔子謙也，言我之文章不勝於人；故曰：吾猶人也。」

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述而）

靈峯按：朱熹集註本無「樂」字。周生烈曰：「聞習「韶樂」之盛美。」又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於肉味也。」依周生注，當有「樂」字。皇侃曰：「韶者，舜樂名也。」朱熹曰：『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述而）

皇侃曰：『若因多所見，則識錄也。不云「擇善」者，與上互文，亦可從知也。』皇說是也。靈峯按：「而識之」上當有「擇其善者」四字，蓋上下相對成文也。原當作：「多見，擇其善者而

識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罕）

靈峯按：孟子離婁篇：『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疑徐子、孟子之言，均出於此。徐子明言：「水哉！水哉！」乃仲尼之語；論語此文脫佚久矣。考論語孔子之言，多用疊句，如：「禮云禮云」，「樂云樂云」，「歸與歸與」，「已而已而」，「鳳兮鳳兮」，「使乎使乎」，「時哉時哉」，「彼哉彼哉」，「觚哉觚哉」；則此處當有「水哉水哉」四字。疑此章文，原當作：『子在川上，曰：「水哉！水哉！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憲問）

靈峯按：此「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二語重疊，無義。皇侃引衛瓘曰：「此難事，而子路狹掠之；再云：「如斯而已乎？」故云：「過此則堯、舜所病也。」」據此，疑衛氏所見本，在上「修己以安百姓」句下，當有『曰：「如斯而已乎？」』六字。此即「子路狹掠之，再云如斯而已乎」之意。「此難事」即指「修己以安百姓」言也。故下文並當有「曰」字，按云：「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所以塞子路之問，故子路不再質問之也。疑原文當作：『曰

：「修己以安百姓。」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顏淵）

鄭玄曰：「此詩小雅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以是為異耳。」皇侃曰：「誠不足以致富，而只以為異事之行耳。」靈峯按：此八字係顏淵篇之文。在「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諸句之下，義不相涉。程頤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有「齊景公」字而誤也。」在「其斯之謂與」句下，朱熹註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程、朱二說近是也。然而未盡。考古人評論人物，多引經典以證事；其例數見不鮮。茲舉其類似者如下：

（一）作「其此謂乎」者：

1. 左傳隱公元年：「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2. 左傳成公七年：「詩曰：『不予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
3. 禮記中庸篇：「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4. 禮記學記篇：「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

5. 又：兌命曰：「數學半」，其此之謂乎？
6. 又：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7. 又：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8. 又：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二)作「其是之謂乎」者：

1. 左傳隱公元年：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2. 又：三年：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3. 又：四年：「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4. 又：襄公四年：君子曰：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5. 又：十三年：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
6. 又：二十四年：「晉主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
7. 又：昭公三年：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8. 又：四年：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9. 又：八年：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
10. 又：十年：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11. 又：十六年：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大夫離居，莫之我肆。」其是之謂乎？
12. 又：哀公十八年：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於元龜。」其是之謂乎？

(三)作「其斯之謂與」者：

1. 穀梁傳僖公二年：宮之奇諫曰：語曰：「唇亡而齒寒。」其斯之謂與？
2. 又：昭公四年：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3. 學而篇：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依上各例觀之，則當如朱說，此八字應在「其斯之謂與」句上；蓋舉小雅之詩，以證景公與夷、齊之異行也。否則，中無此詩，則本事既已明白直敘：「其斯之謂與」一語，又何所取喻乎？當依朱說，移此句上。又：論語全書無「此」字。皇侃曰：「斯，此也。」「是」猶「此」也。如子路篇：「誠哉是言也」之「是」。至於「與」，亦作「歟」，與「乎」字俱爲語末助詞，可以互用。所以：「其此之謂乎」，「其是之謂乎」，「其此之謂與」，「其斯之謂與」四者，意義無異。上引諸例，不問詩、書、禮、記乃至古諺，必在「其斯之謂與」句上，且上每有「詩曰」、「書云」、「記曰」等語標示出處。因此八字出「小雅」，故在其上當補入「詩云」二字；又上再補「子曰」二字，以明此下之文，乃孔子引詩以證之也。此外，「異」字當如微子篇：「我則異於是」之「異」。言夷、齊不可致富如景公之有馬千駟，而以異行行義而餓死首陽；猶云：異於爲富，而民有德而稱之也。疑此章全文當作：『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

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子曰：「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憲問）

皇侃曰：「或人問於孔子，鄭之子產，德行於民何如？」靈峯按：依「賜也何如？」「點爾何如？」例之，「子產」後疑當補「何如」二字。下文「子西」、「管仲」之後，亦當如是。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憲問）

王肅曰：「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之不當死也。」皇侃曰：「溝瀆小處，非宜死之處也；君子直而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小信自死於溝瀆，而世莫知者乎？喻管仲存於大業，不爲召忽守小信。」朱熹曰：「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靈峯按：「八佾篇：『管仲之器小哉！』」孟子梁惠王上篇：「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荀子仲尼篇：「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閭門之內，般樂奢汰，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則詐鄰襲莒，並國三十五；其行事也，若是其險汙淫汰，彼固曷足稱乎

大君子之門哉！」又曰：「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心也！」以上數章，孔子亟稱桓公、管仲，豈孔子「稱」之，而門人反「羞稱」之耶？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季氏）

朱熹曰：「語，蓋古語也。」朱說是也。靈峯按：此古語即：「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二語。下文：「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公冶長篇：「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語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則應先言「聞其語」，後言「見其人」。依下文例，此二句疑係倒誤；原當作：「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方與行文順序相合。

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述而）

朱熹曰：「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朱說是也。顧歡曰：「夫人之爲行，未必可一；或有始無終，或先迷後得。故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日行非我所保也。」鄭玄曰：「往，猶去也。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鄭說恐非也。靈峯按：此謂「難與言」乃已往之事，非謂其「潔己以進」之後；故「往」字當如顧說爲是。蓋「人既潔己以進」，自此以往，則不得謂爲「難與言」者矣。依朱說，則原文當作：「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

，不保其往也；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泰伯）

孔安國曰：「斯，此也；此於周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此周；周最爲盛。」孔氏蓋爲曲說也。季彪曰：『今云：「唐、虞之際，於此爲盛。」言唐、虞之朝，盛於周室；周室雖隆，不及唐、虞，由來尙矣。故曰：「巍巍、蕩蕩，莫之能名。」今更謂唐、虞人士不及周室，反易舊義，更生殊說；無乃攻乎異端，有害於正訓乎？』季說近是也。靈峯按：審文意，「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斯，指舜也。言唐、虞之際，「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故云：「於斯爲盛」也。況「唐、虞之際」，周德未興；何來「比於此周」？疑此八字當在「而天下治」句後。「於斯爲盛」，乃指「唐、虞之際」而言。「舜有臣五人」，自不應再言：「九人而已。」是此二句，乃武王之語，錯入下文。「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十人」之數；非指武王而何？孔安國曰：「尙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皇侃曰：「尙不滿十人；十人之中，有文母一婦人，爲十人之數。」此二句亦當在「亂臣十人」句後。「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皇侃曰：「記者先列虞、周二國之臣數，而後書孔子之言於下也。」則「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不當爲孔子之言也。「則不其然乎」應在「九人而已」句後，繼以孔子感歎之言；以結全章也。」

孔安國曰：「良才難得，豈不然乎？」皇侃曰：「孔子數曰：良才之難得，不其如此乎？言如此。」朱熹曰：「『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竊謂孔子所歎「才難」，意謂：唐、虞之際，以舜之盛，不過「五人」；武王雖有「亂臣十人」，然中有一婦人，不過「九人而已」；極言人才之難得見也。疑此章全文原當作：「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泰伯）

朱熹集註引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爲一章；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或說是也，但猶未盡。僉謂「三分天下」，不類起句之文；卽加「孔子曰」，義亦晦昧。本篇首章：「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依其文例，則「三分天下」二句，當在「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句之下，末並當加一「焉」字。原文應作：「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焉。」則文從字順矣。又十八章：「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文雖不同，而句法結構亦與此相類。崔適曰：『案：高誘注呂氏春秋古樂篇云：論語曰：「文王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高氏所見論語，「三分天下」句上，有「文王爲西伯」句也。』崔說是也。倘必以「三分天下」起句，則上宜加：「子曰文王爲西伯」七字。依包注亦有「文王爲西伯」之語。考左傳哀公四年：「文王帥殷之畔

國以事紂，「卽其事也。則此章全文亦可作：『子曰：「文王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憲問）

袁宏曰：「不求分外。」皇侃曰：「君子思慮當已分內，不得出己之外而思他人事；思於分外，徒勞不可得。」程頤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靈峯按：禮記中庸篇：「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云：「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可與此章相互發明。朱熹曰：「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又：「曾子」下疑脫「易曰」二字。易艮卦象辭作：「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學而篇：『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如何？」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又八佾篇：『子夏問曰：（按：此下疑亦當有「詩云」二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觀上二例，則此章全文，疑當作：『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子曰：「參也，始可與言易已矣！」』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哉（子罕）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二句，何晏曰：『逸詩也。』靈峯按：疑此二句上當有「詩曰」二字。而此章上既有「子曰」，引詩後不當復出「子曰」；疑「詩曰」二字誤入下文「未之思也」句上，「詩」字又因漫漶不可辨識，校者不察，遂改作「子」，而成「子曰」；故兩見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也（學而）

朱熹曰：「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也。」靈峯按：上文云：「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切磋琢磨，與富貴禮樂何涉？而舊注自孔安國以下，鄭玄、孫綽、江熙、皇侃乃至朱熹俱無異見；眞可謂膠柱鼓瑟矣。詩淇澳篇：「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鄭玄注：「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此乃明事賢、交友之事。蓋取善輔仁，皆資朋友。衛靈公篇：『子貢問：「爲仁？」』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當在此文之上。故禮記大學篇云：「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荀子大略篇：「詩曰：『如切如琢，如磋如磨』；謂學問也。」且上文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尤與切、磋、琢、磨相對應也。蓋彼此皆由子貢之問，因而互誤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里仁）

馬融曰：「雖急遽、僵仆，不違於仁也。」皇侃曰：「言雖復身有急遽之時，亦必心存於仁也；雖身致僵仆，亦必心不違仁也。」靈峯按：此章「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三十七字，與上下文義俱不相屬。疑因上文有「不去」二字，校者不察，以下文有「去仁」二字，誤而連接之也。此節言：「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正明：「志於仁」之義；與富貴貧賤何關？疑係他處錯簡，當刪。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陽貨）

朱熹曰：「與，平聲。」皇侃曰：「言其譬如小人為偷盜之時也。小人為盜，或穿人屋壁，或踰人垣牆；當此之時，外形恆欲進為取物，而心恆畏人，常懷退走之路；是形進心退也。內外相乖

，如色外矜正而心內柔佞者也。」靈峯按：此節只論「小人」，而不及「君子」。依全書例，「君子」、「小人」常相對為文，並先言「君子」，後言「小人」；或只言「君子」，不及「小人」。惟子路篇：「子曰：小人哉！樊須也。」此非論「小人」、「君子」，乃直責樊遲之言。又子張篇：「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此乃子夏之言，非孔子之言；並疑上亦有脫文。易履卦九五彖辭：「九五，夬履貞厲。」王弼注：「得位處尊，以剛決正。」是厲，亦具剛正之義。此「色厲而內荏」，猶言外剛而內柔，而衛靈公篇：「子曰：『貞而不諒』，只言「君子」而未及「小人」，其義則是外順而內固。上、下兩節正、反互相發明，可謂珠聯璧合。疑即係此處之脫簡，誤入他篇；校者照例加以「子曰」二字，遂分作二章。若合成一章，則原文當作：「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子曰君子不器（為政）

說文：「器，皿也。」包咸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也。』」熊埤曰：「用有定施，故舟、車殊功也。」皇侃曰：「明君子之人不守一業也。器者，給用之物也；猶如舟可泛於海，不可登山；車可陸行，不可濟海。君子當才業周普，不得如器之守一也。」朱熹曰：「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靈峯按：禮記學記篇：「大道不器，」鄭玄注：「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蓋大道無所不容，無所不包；言其量之大也。故八佾篇：「子曰：『管仲之器小哉！』」何

晏曰：「言其器量小也。」是量小爲器，量大則不器也。按：此句義有未盡，疑此下尚有脫文。
衛靈公篇：『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何晏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張憑曰：「謂之君子，必有大成之量；不必能爲小善也。故宜推誠闇信，虛以將受之；不可求備，責以細行也。」依張憑注：「謂之君子，必有大成之量；」卽是「君子不器」之義。疑此章原文，在「君子」下並「不可」上脫去「不器」二字，而別本在「君子不器」下，又脫以下之文；校者未審，遂分作兩章矣。若刪去「子曰君子」四字，兩者合爲一章；則天衣無縫矣。疑此章全文當作：『子曰：「君子不器，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憲問）

皇侃曰：「曰者，亦不必然也。」是皇疏以「曰」字爲孔子再答之語也。靈峯按：朱熹集注引：『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金履祥曰：「此段語意，明是子路之言。」劉寶楠正義曰：『文選曹植責躬詩注、沈約別范安成詩注，引此文：「曰」上有「子」字，蓋夫子移時復語也。集註引胡說，獨以爲子路言；於義似較長。』胡氏說是也。此章乃問答體，上爲孔子答語，下當係子路復言也。

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衛靈公）

皇侃曰：『人生當思漸慮遠，防於未然；則憂患一事不得近至。若不爲遠慮，則憂患之來，不朝則夕。』又曰：『若不先慮而如之何之事，非唯凡人不能奈何矣，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故云：「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孔安國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也。』靈峯按：此章自「不曰如之何」以下至於章末，皆同篇下第十六章之文。上第十二章：「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八字，何晏集解本無注，而此章李充注云：「謀之於其未兆，治之於其未亂。」皇侃疏：「逆而防之，不使有起；若無慮而事歛起，是不曰如之何事也。」皆指「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而言；注、疏顯與此文有關。又：『荀子大略篇：「如之何？憂之長者。」春秋繁露執贄篇：「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玉至清而不蔽其惡，內有瑕穢，必見於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此俱言「如之何」爲「近憂」也。是此章應接「必有近憂」句下。疑此二者本係一章，因中錯入：「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三章、五十六字；校者不察，以爲：「則遠怨矣」與「不曰

如之何」意不相屬，又不知「不曰如之何」五字非起句之文；遂妄如「子曰」二字，使別爲一章矣。若依上下文義，此五十六字當刪移他章爲是。

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子曰作者七人矣（憲問）

靈峯按：作者上「子曰」二字，隔斷上下文氣，疑係衍文。包咸曰：「作，爲也。」朱熹引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包咸曰：「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簞封人、楚狂接輿也。」鄭玄曰：「伯夷、叔齊、虞仲；避世者；荷蕢、長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連，避色者；荷蕢、楚狂接輿避言者也。」七當爲「十」字之誤也。按：古文：「十」作「」；「七」作「」；形近易誤。各家所說，未知孰是？又：微子篇：「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何晏曰：「逸民者，節行超逸者也。」朱熹曰：「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史記伯夷叔齊列傳：「伯夷、叔齊者，孤竹君之二子也。」朱熹曰：「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又：吳太伯世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是史記有兩虞仲：一逃荆蠻，一封於故夏墟。此謂「逸民」，當以竄荆蠻者爲是；受周室封者爲非也。朱熹曰：「少，去聲。少連，東夷人。」劉寶楠正義引禮記雜記篇：「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

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包咸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又：王弼注「作者七人矣」句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王說近是也。疑「逸民」諸句當係「作者七人矣」以下之脫簡，下文引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此舉「避世之士」也。又曰：「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此舉「避色之士」也。又曰：「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此舉「避言之士」也。獨朱張一人而孔子未及之，其爲避地之士也歟？倘移接於此「作者七人矣」之後，則全文當作：「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作者七人矣。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包咸曰：「桓魋，宋司馬黎也。」朱熹曰：「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包咸曰：「合德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也。」皇侃曰：「桓魋雖無道，安能違天而害我乎？故云：如予何也。」又曰：「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桓魋其奈我何？」靈峯按：「天生德於予」，不類起句之文；下言桓魋，無所着落；其上必有脫文。崔述曰：「子罕篇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述而篇：『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二章語意正同，亦似一時一事之言，而記者各記所聞，是以其詞小異；未必孔子生平每遇患難卽爲是言

也。』崔說近是也。考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匡既爲宋地，畏匡之事，疑卽桓魋謀殺孔子之事；一事兩記，恐由傳聞之誤。桓魋既謀孔子，故使匡人圍之。故孔子既責匡人，曰：『匡人其如予何！』又責主謀之桓魋，復曰：『桓魋其如予何！』因係錯簡，校者遂加『子曰』二字；致別成一章。疑此文當接子罕篇：『子畏於匡』章之後，全文應作：『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憲問）

靈峯按：左傳哀公十四年曰：『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是孔子辭哀公後，以此語告之他人。依左傳，『孔子』下，當有『退而告人』四字；意始明確。又：三子，孔安國曰：『謂三卿也。』皇侃曰：『三卿：仲孫、叔孫、季孫。』朱熹曰：『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子罕）

朱熹曰：『與，平聲。』何晏曰：『顏淵則解，故語之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也。』何

說非也。范祖禹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顚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范說是也。靈峯按：先進篇：『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禮記中庸篇：『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所謂「不惰」，非謂「孔子語而有疲懈」。又公治長篇：『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雍也篇：『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此「中道而廢」者也。況孔子「誨人不倦」，豈有「疲懈」之時乎？又朱熹曰：『未見其止，只是不息；非得其止之止。』朱說是，此卽指上文「不惰」而言也。按：此章出「子謂顏淵曰」五字，依馬注，則下文所言乃孔子痛惜顏淵之語，非謂孔子告語顏淵；則下不當有「曰」字。如：八佾篇：『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公治長篇：『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又：『子謂：『公治長，可妻也。』』又：『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子路篇：『子謂：『衛君子荆，善居室。』』又如孟子滕文公下篇：『子謂：『薛居州，善士也。』』倘是孔子與顏淵對話、面命之辭，則當如：八佾篇：『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公治長篇：『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陽貨篇：『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雍也篇：『子謂子貢，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述而篇：『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張篇：『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此既痛惜顏淵，則「

曰「字當刪」。又：「惜乎」二字，應連上讀；但上無他文，必有脫誤。考論語全書，其用感歎助詞之例有二：（一）贊歎個人者，連下讀。如：「子罕篇：『大哉！孔子。』」衛靈公篇：『直哉！史魚。』又：『君子哉！蘧伯玉。』雍也篇：『賢哉！回也。』先進篇：『孝哉！閔子騫。』子路篇：『野哉！由也。』又：『小人哉！樊須也。』泰伯篇：『大哉！堯之爲君也。』述而篇：『甚矣！吾衰也。』但有三處，名字在感歎之前。如：①泰伯篇：『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然此章末句，又重：『禹，吾無間然矣！』②憲問篇：『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按：此孔子與人對答以後而贊之也。③公治長篇：『子曰：『子賤，君子哉！若人。』』此不用「子曰」，而用「子謂」；並疑在「子賤」下及「君子」，上有脫文。以上三章，俱屬例外。（二）言事者必連上讀。如：顏淵篇：『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又：『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八佾篇：『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子路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又：『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衛靈公篇：『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又：『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八佾篇：『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先進篇：『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衛靈公篇：『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憲問篇：『『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以上諸例，感歎詞句

俱連上讀。又左傳宣公二年：『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成公二年：『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昭公三年：『齊公孫竈卒。司馬穰見晏子，曰：『又喪子稚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嬖將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個焉；姜其危哉！』』依上各例，則此「惜乎」二字，當連上讀。又論語同書與此章最近者，爲顏淵篇：『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也。』』鄭玄注云：『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舌也。』皇侃曰：『言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爲過之甚；故云：『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依皇疏，則此處「惜乎」二字當屬下讀。日本竹添光鴻亦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九字一句。』朱熹曰：『「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據鄭注，則「惜乎」二字當上屬；蓋指子成所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爲文』之失言。下文：『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則說明其所以痛失之由。如：左傳：『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此「惜也」，乃痛惜上文：『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也。因責其：『子爲正卿，亡不越境；』故末云：『越境乃免。』非惜其「越境乃免」也。倘連下讀，作：『惜也越境乃免。』則不倫矣！有上諸證，則本章「惜乎」二字，當

與前章有關；即指：「語之而不情者，其回也與」而言。或惜：不情者惟顏回一人，而餘人則不及。或痛惜：「語之而不情」之顏回，不幸短命死矣。但非連下讀則是矣。因下文：「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正明「不情」之意，更說明所以痛失之由也。疑此兩章原屬一章，因中錯入：「子謂顏淵曰」五字，以致文義隔斷；校者未審，遂分成二章。復疑「子謂顏淵曰」五字，原作：「子謂顏淵云」，實乃上云「語之」二字之古注闕入正文；「云」字又被後人改作「曰」字，遂不可辨識矣。若依上下文義，則此五字當刪。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顏淵）

孔安國曰：「片，猶偏也。」朱熹曰：「片言，半言。」皇侃曰：「折獄，謂判辨獄訟之事也。」朱熹曰：「折，斷也。」又曰：「與，平聲。」孔安國曰：「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孔說恐非也。孫綽曰：「謂子路心高而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衛；聽訟者便宜以子路單辭爲正，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也。非謂子路聞人片言而便能斷獄也。」朱熹曰：「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不待其辭之畢也。」孫、朱二說並是也。下云：「子路無宿諾」，惟其「無宿諾」，故可以「片言折獄」；則「片言」，當指子路之言無疑。朱熹曰：「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靈峯按：憲問篇：「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公冶長篇：「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

先進篇：「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又：「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憲問篇：「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依上各例，皆先舉事實，後加孔子評語；依全書文例，則「子路無宿諾」五字當移「子曰」之上。

不佞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子罕）

皇侃曰：「終身長誦『不佞、不求、何用不臧』之言也。」又曰：「孔子見子路誦之不止，故抑之也。言此不佞、不求乃可，是道亦何足過爲善；而汝誦之不止乎？言尙復有勝於此者也。」馬融曰：「尙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爲善也！」顏延之曰：「懼其伐善也。」朱熹曰：「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劉寶楠曰：「尙復有美於是者，言學道無止境也。」靈峯按：「不佞不求」上原有：「子曰衣弊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二十字，孔廣森曰：「此以下當別爲一章。言子路終身常誦『不佞不求』二言，猶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子以其取於詩者小，故語之曰：『不佞、不求』，是或一道也；然止於是而已，則亦『何足以臧哉！』」尋省舊注，絕不與上「衣蔽緼袍」相蒙；作疏者，始以引詩爲美，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爲聞譽自足。既重誣賢者，且夫子先既取詩詞「何用不臧」，而後頓抑之；謂「何足以臧！」是自異其言，柄鑿不可通也。」又云：「集注本三十章，註疏本『唐棣之華』合於『未

可與權」，而「牢曰」自爲一章，故亦三十章；唯釋文則云：「三十一章。」竊疑陸氏所見古本多一章者，正分「不佞不求」以下矣。『劉寶楠曰：『案：仲尼弟子列傳，載「衣敝緇袍」一節，無「不佞不求」二句；亦一證。』孔說是也。疑在「不佞不求」句上當補「詩云」二字，以明引詩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子張）

朱熹曰：「文，去聲。文飾之也。」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其情實也。」繆播曰：「君子過由不及，不及而失，非心之病，務在改行；故無吝也。其失之理明，然後得之理著；得、失既辨，故過可復改也。小人之過，生於情僞，故不能不飾；飾則彌張，乃是謂過也。」皇侃曰：「君子有過，是已誤行，非故爲也；故知之則改。而小人有過，是知而故爲；故愈文飾之，不肯言己非也。」朱熹曰：「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考論語全書文例，多「君子」與「小人」上、下相對爲文；或但言「君子」，而不及「小人」，然無有以「小人」爲上文起句者；此以「小人」起句，實爲獨特之例；疑其文必有闕誤。上、下對文之例如：里仁篇：「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衛靈公篇：「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又：「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此三例中，上文：「君子喻於」，下文作：「小人喻於」；又：上文：「君子求諸」，下文作：「小人求諸。」又：上文：「君子不可」，下

文作：「小人不可。」靈峯按：後章：『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亦只言「君子」，未及「小人」。此兩章，上文：「君子之過也」，下文：「小人之過也」；正與此同例。上言「君子之過」，下言「小人之過」，當係原屬一章之文。由於錯簡或異本遂致復出；而「夏」字又與「貢」字形極相近。兩簡並脫，校者未諸，乃別爲兩章。疑「夏」字乃「貢」字之形譌，以詳者並「前文」爲正，略者並「後文」爲誤；應刪去「子夏曰」三字，附於「人皆仰之」句後，合成一章。縱屬臆測，或兩者並爲子夏之言，但斷非兩人各說其一也。全文當作：『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小人之過也，必文。」』

四、本書作者著述年表

- 1 辯證法的唯物論（譯） 民國十八年
- 2 歷史唯物論入門（譯） 民國十九年
- 3 經濟學的基本概念（譯） 民國十九年
- 4 西方經濟學家及其理論（譯） 民國二十年
- 5 中國經濟問題研究（有日譯節本） 民國十九年
- 6 追擊與反攻（前書續編） 民國二十年
- 7 胡適中國哲學史批判 民國二十九年
- 8 老子章句新編 民國三十三年
- 9 易學新論 民國三十六年
- 10 蘇聯現狀研究 民國三十九年
- 11 易簡原理與辯證法 民國四十一年
- 12 老子章句新編纂解 民國四十四年
- 13 老子微旨例略校字 民國四十五年
- 14 老子衆說糾繆 民國四十五年

- 15 老子同字異義 民國四十五年
- 16 老子異字同義 民國四十五年
- 17 陶鴻慶老子王弼注勘誤補正 民國四十六年
- 18 中外老子著述目錄 民國四十六年
- 19 陸德明老莊音義引用書目考 民國四十八年
- 20 老莊研究 民國四十九年
- 21 列子章句新編 民國四十九年
- 22 楊子章句新編 民國四十九年
- 23 列子莊子知見書目 民國五十年
- 24 論語講義（章句新編） 民國五十二年
- 25 三種古本道德經辨僞 民國五十三年
- 26 黑毛內闕之研究 民國五十三年
- 27 輯嚴遵老子注 民國五十四年
- 28 嚴遵道德指歸論輯補 民國五十四年
- 29 輯葛玄老子節解 民國五十四年
- 30 輯成玄英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 民國五十四年

- 31 輯李榮老子注 民國五十四年
- 32 輯王安石老子注 民國五十四年
- 33 輯程大昌易老通言 民國五十四年
- 34 老列莊三子知見書目 民國五十四年
- 35 讀論語札記 民國五十四年
- 36 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編) 民國五十四年
- 37 無求備齋論語集成(編) 民國五十五年
- 38 注音老子章句新編 民國五十五年
- 39 老列莊三子知見書目補正 民國五十六年
- 40 墨子簡編 民國五十七年
- 41 老子哲學中若干重要問題 民國五十七年
- 42 道家四子新編(內有莊子章句新編) 民國五十七年
- 43 墨子知見書目 民國五十八年
- 44 無求備齋學術論集 民國五十八年
- 45 無求備齋孟子十書(編) 民國五十八年
- 46 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編) 民國五十九年

- 47 老子章句新編全文(寫本) 民國六十年
- 48 莊子選註 民國六十年
- 49 無求備齋列子集成(編) 民國六十年
- 50 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編) 民國六十年
- 51 老子衆本考異 未刊
- 52 輯王雱老子注 未刊
- 53 輯劉驥老子通論 未刊
- 54 輯劉涇老子注 未刊
- 55 輯黃茂材老子注 未刊
- 56 輯劉槩老子注 未刊
- 57 輯林東老子注 未刊
- 58 輯曹道沖老子注 未刊
- 59 輯朱熹老子解 未刊
- 60 輯賈大隱老子述義 未刊
- 61 老子達解 民國六十年
- 62 管子晏子知見書目 民國六十二年

- | | | |
|------------------|--------|-------|
| 63 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編) | 民國六十二年 | (編印中) |
| 64 無求備齋序跋 | 民國六十三年 | (編印中) |
| 65 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 | 民國六十四年 | (編印中) |
| 66 無求備齋墨子集成(編) | 民國六十四年 | (編印中) |
| 67 無求備齋易經集成(編) | 民國六十五年 | (編印中) |
| 68 馬王堆帛書老子試探 | 民國六十六年 | (編印中) |
| 69 中英對照老子章句新編 | 民國六十六年 | (編印中) |
| 70 無求備齋荀子集成(編) | 民國六十六年 | (編印中) |
| 71 無求備齋韓非子集成(編) | 民國六十六年 | (編印中) |
| 72 書目類編(編) | 民國六十六年 | (編印中) |

無求備齋諸子讀記

嚴靈峯撰

發行者：**成文出版社**

郵 址：臺北市一四四四七號

郵 址：臺北市郵政二二六〇五信箱

電 話：三四一〇一三一，三九三一六四一一

局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三號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月